

目 录

卷之一 下层

钟情丽集

卷之一 上层

华阳奇遇记

张于湖宿女真观记

玩江楼记

芙蓉屏记

连理树记

成令言遇仙记

崔生遇仙记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卷之二 下层

三妙传锦

白锦琼奇会遇

白生锦娘佳会

饮宴赏月留连

白生琼姐佳会

三妙寄情唱和

白生奇姐佳会

庆节上寿欢会

凉亭水阁风流

玉枕卜缔姻

锦娘割股奉亲

奇姐临难死节

徽音坚贞守义

碧梧双凤和鸣

卷之二 上层

裴航遇云英记

秋香亭记

张老夫妇成仙记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听经猿记  
天致续缘记  
斐秀娘夜游西湖记  
卷之三 下层  
觅莲记传  
卷之三 上层  
东坡三过记  
羞墓亭记  
卖妇化蛇记  
联芳楼记  
王生渭塘奇遇记  
甘节楼记  
会真记  
卷之三 上层  
本疏联对书判类十一篇  
李玉英本  
陈茂烈乞恩终养疏  
御制联句  
上幸多宝联  
店主还联  
斧头梯子联  
以姓为联  
佛印出联  
王探花判  
尼姑嫁人判  
妇嫁判  
附录：卷之三 上层全目  
卷之四 下层  
    浙湖三奇传  
情义奇姻  
卷之四、五、六 上层  
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  
君臣弈棋  
君臣赠答

咏诗见志  
咏鹰知贤  
愍肃诗讖  
题项羽庙  
摯牌卖诗  
遇盗索诗  
鬼女联诗  
束绫赠诗  
杨谢联句  
相约一笑  
投诗配仙  
盘塘仙女  
苙罗仙女  
元宵佳偶  
田叟赠药  
咫尺相思  
宠妾寄诗  
折柬复诗  
紫燕传书  
读书吟  
白头吟  
惜花吟  
虞美人草行  
结交行  
竹枝词  
彩花词  
寄外词  
乐学歌  
勉学歌  
明日歌  
行乐歌  
采桑赋  
捣衣曲  
题老妇骑牛图

## 浩歌行

附录：卷之四 上层全目

附录：卷之五 上层全目

附录：卷之六 上层全目

卷之五 下层 天缘奇遇

卷之六 下层 传奇雅集

卷之一 上层

### 【华阳奇遇记】

天历二年，己巳之岁，于潜秀才文信美，偶出游，至半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履，联袂而来，长揖于前曰：“华阳丈人，薰沐而请！”信美仓卒辞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华阳地肺之灵境，仙凡既隔，造诣何由？”二使曰：“已办轩车，愿勿多让。”遂与同行。果有竹兜子一乘，俟于道左。信美既上，昇去如飞，顷刻即至。使者偕信美入，丈人玉冠绀衣，秉筒出迓，且致辞云：“潜越奉邀，曲承枉顾，幸勿以牵率见罪也！”与之抗礼，并坐于堂。茶罢出，杯珍罗列，丈人亲执盃于信美前曰：“老夫叨处洞天，久思闲逸，而男婚女嫁，尚尔关心。今弱息及笄，议婚震泽，将纳其次子为婿。佳期式届，聘礼已临，诸事皆备，惟回书未得人耳。稔闻名士，尤擅才华，特此樊迓，无非借重。”命左右，取笔砚鸾笺，置于几案之上。信美肘若神运，思如泉流，挥洒无停，略不经意。云：

福地阴阳合，洞天谐二姓之缘；龙池岁月深，水府缔万年之好。专凭兔颖，虔复鸾緘。恭维震泽主者顺济昭祐王亲家阙下：乾坤粹气，星斗寒芒。果证真仙，受害资于上界；位齐海渚，膺显号于明时。为霖运仁静之施，体道存智之用。涓流必纳，廓其量于有容；众派爰归，汇其涯于无际。久著朝宗之望，夙推润下之功。视事坐鱼鳞堂，斑行肃睦；休退晏玳瑁殿，歌舞鲜妍。官联天上之豪华，庙食吴中之绵，远民虔崇于香火，世尊俯仰于威灵。福禄攸同，商农均赖。某，志耽冲素，体法谦虚，通籍金门，生杀忝司于下土；秉钧玄省，朝参幸近于清光。既交邻壤之欢，仍羨华腴之盛。如令嗣某，颀昂闻望，允为白面绣衣；即小女某，婉婉听从，诂谓红楼富家。仁厚慕象美之公子，肃雍愧下嫁之王姬。自顾何人，敢辞非耦。宜其家，宜其室，纳微式谨于初盟；投以桃，投以李，将意莫酬于厚贶。长春不老，永世齐芳。

丈人读罢，称叹再三，遂留宿以光花烛之会。于是遣价赍书。遍请附近洞府群仙，壮观礼席。至日骈集，车马之多，旗麾之盛，盖世所未有。

丈人顶九旒之冠，佩五岳之图，被赤霜之服，宿客于别殿。俄而千驷万骑

，擂鼓鸣笳，翠盖文旌，拥雕鞍之先后；绣裳袞服，俨珠履之尊崇。灯烛辉煌，笙歌嘹亮。待者走报：“新婿及门也！”群从起迎，引入幕次。忽内间传命，索催妆诗甚急。而婿所带相行之人，艰涩殊甚。从者数十辈，络绎不绝。婿揖知信美在坐，私下遣人致。信美即代吟之。诗曰：

玉镜台前绿鬓，象牙梳滑坠床间。  
宝钗金凤都簪遍，早出红罗绣幔看。

又

十八鬟鬓气力桥，妆成不觉夜迢迢。  
风流自有张生笔，留取双眉见后描。

媒持以入，众皆喝彩。但见得，红妆百队，画烛两行。箫管喧哗，香风淡荡。引婿入洞房合卺。执事者又忘将撒帐文来，左右皆失色。婿呼媒耳语，复使出致信美，信美撰附之曰：

伏以缊未判，固溟滓之无形；清浊既分，使刚柔之有对。粤从开辟之始，已生配匹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谨。恭惟震泽新婿郎君，华阳元姬淑女，早钟间气，夙孕真姿。礼乐文章，端可作吴彩鸾之倩；工容言德，允宜为王君迥之妻。非能自从于灵源，红华肯题于流水。天作之合，神助其成。惟化工不离于阴阳，而道妙造端乎夫妇。曲房窈窕。罗帟翠被。郁金香盛服辉光，火烷罩衣绣方领。揭盖露珠冠之饰，交杯互玉斝之尝。锦褥平铺，软衬金莲之袜；黛螺浓染，轻描偃月之眉。二姓百年，一双两好。燕婉既谐于伉俪，绸缪宜合于琴瑟。于以采藻，于以采苹，蒸尝之荐。载弄之璋，载弄之瓦。合欢讵让于名花。并带宛同于奇果。嗷嗷似朝阳之凤，雍雍类春渚之鸿。响犀帟幔，蹙龙鳞之轻细；梦回鸳枕，口含鸡舌之芳馨。奇逢已遂于结缡，善颂更陈于撒帐。请歌辞语，庸助17万锦情林欢声。

撒帐东：罗帟绣幕围春风，红绽樱桃含白雪，元精耿耿贯当中。

撒帐西：歌舞留人月易低，惊起芙蓉睡新足，倚风情态被春迷。

撒帐南：新人轿上着春衫，云鬓半偏新睡觉，断肠春色在江南。

撒帐北：云楼半开壁斜白，小语低声问玉郎，春色恼人眠不得。

撒帐上：两雨红妆笑相向，淡云轻雨拂高堂，睡觉不知新月上。

撒帐下：满山明月东风夜，水簟银床梦不成，美酒清歌曲房下。

伏愿撒帐之后，姑媳交庆，家室攸宜。一掬琼浆，漫说裴航之奇遇。五双白璧，可知雍伯之阴功。纵石烂而海枯，谅天长而地久。螽斯秩秩。麟趾振振。

奈何婿之宾相，多作吴语，不善于读，复传呼文秀才抵内寝。珠玉相辉，绮罗交映；桃腮杏脸，粉颈酥胸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如非女与婿对坐象床

，断不能辨其孰为新归也。信美抗声朗诵，从容闲雅，抑扬高下，甚得其宜，听者齐声道好，礼成而出。须臾，婿遣媒致谢，利市冰绡二匹，明珠二颗。信美拜受，便赴礼筵。所设皆非烟火之食，不能名识。丈人遍告坐宾，赞誉信美之才调。且作而言曰：“惟兹嘉礼，旷劫罕遇。今文士贲临，群仙光降。愿留珠玉，以为洞天之重，不识可乎。”信美献《洞天花烛》。诗曰：

玄黄初分□灵壤，峭壁穹岸绝来□。深岩不遣俗人到，窈窕惟宜法宫敞。重重叠叠峙华构，画栋凌霄挂金榜。丈人华盖钧轴相，佐治蓬莱生杀掌。神明自与世尘异。婚嫁本无情欲想。阴阳动静合橐龠，示有偶配非惚恍。高阁孰是可作对，震泽尊居百川长。时良日嘉车辆多，琼树瑶柯顿成双。烹龙凤设宾筵，拷鼓挝钟震霆响。蹇予凡陋忝司笈，利市平分珠与镪。雍容喜得厕衣冠，宾相宁期近屏幌。庖丁络绎进珍羞，座客纷纭□□□。饮河鼯鼠愧盈腹，止鲁惭厚享。幸观花烛献新篇，留与千年洞天赏。

众宾传玩，咸赞新奇。宴罢酒阑，扶携而出。明日，丈人于玄清内殿，特待新婿，专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让不敢当，翁婿交请，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红罗二端、文锦二匹为谢。既终宴，遣前二使送出。还家，家人惊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出诸物货卖，遂成富室，子孙甚盛，号遇仙文氏。于潜人至今称之不绝。

### 【张于湖宿女真观记】

话说宋朝淮西和州涇阳县，有一秀才，姓张，名孝祥，字安谷，号于湖。腹中背记五车书，胸内包藏千古史。因恋新婚，不赴科第。其父作诗以诫之：

西风飒飒逼槐黄，文士纷纷赴选场。

休恋凤衾鸳帐暖，桂花香似麝兰香。

于湖见诗，遂赴京应举。幸喜高登，除授江西临江县尹。在任一清如水，四民咸仰。

一日余闲，往临江亭观玩。但见山青水秀，景物鲜明。见正面屏风画着潇湘八景，左壁“范蠡归湖”，右壁“子房归山”。攸攸之乐，猛然触心，遂于壁上题诗一首云：

洞庭潮送客，景物晚烟笼。

雨过山岚静，潮回港舫通。

北去搜千叠，南来转万篷。

不如趋潮去，江边学钓翁。

题毕，归衙，不在话下。

不觉四季光阴如拈指，两轮日月似奔梭，三年任满，升越州通判。未任一年，改升金陵建康府尹。带领伴仆王安，雇船前去。

饥食渴饮，夜住晓行，来到扬子江，过金山寺，见十数人驾快船一只，问云：“来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张爷的么？”于湖叫王安答道：“只说不是。”王安回道：“后船来的是。”那接官公人去了。王安问道：“相公何意，不要公人跟随入城？”于湖曰：“他们跟着，不得闲行游玩。且同你入城，寻亲访友，茶坊酒肆，勾栏寺观，俱以游玩，方可理任。”

来到通江桥边。时八月天气，尚且炎热。于湖吩咐王安：“上岸寻个寺观，烧汤水洗浴。解凉则个。”王安上岸，行无半里，见一座道观，向前与门公唱喏，道曰：“我官人行船辛苦，欲借浴堂与官人洗澡则个。”门公曰：“请坐，待小人与观主说知。”门公转过鹤轩，与观主说道：“有一官人，借浴堂洗澡。禀过观主得知。”观主曰：“天气炎热，洗浴何妨。”传语请入。

王安报知于湖。于湖即入轩前，与观主相见。于湖将眼觑见：观主头戴星冠，身披鹤氅，人物清标，丰姿伶俐。于湖暗暗喝彩道：“不知来到女真观，得遇此观主，半老佳人，恁般风韵。”遂调《西江月》词一阕，单道观主妙处：

半旧鞋儿着稳，重糊纸扇风多。隔年煮酒味偏浓，雨过天桃色重。强距公鸡快斗，尾长山雉袅雄。烧残银烛焰头红，半老佳人可共。

吟毕，与观主分宾主而坐。观主问曰：“尊官何处？高姓贵名？因甚到此？”于湖曰：“小生洛阳人氏，姓何，名通甫。游玩至此，天气炎热，敬到上宫，借求一浴。请问观主高姓？贵庚？”观主答曰：“贫道在俗姓潘，年四十有八，讳名法成。”正说之间，帘栊响处，只见一人俄然而入。头戴七星冠，身披紫霞服，皂丝绦，红履，约有二十余岁。颜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临凡世，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女下瑶池。生得丰姿伶俐，冠乎天成。于湖一见，荡却了三魂，散却了七魄。观主令他进前。稽首施礼毕，伫立侧边，启唇问曰：“官宰高姓？”于湖答道：“姓何，名通甫。”那道姑曰：“小道事冗，不及陪奉。”稽首而去。于湖想：“好个佳人，可惜做了道姑。”又问观主曰：“适间来者是何人？”观主曰：“就是敝观知客。”

正问之间，只见小童请相公沐浴。于湖至浴堂浴罢，到客房梳篦整冠。值门公在侧，便问门公：“多少年纪？”门公曰：“小人今年六十二岁。”于湖曰：“你在此几年？”门公曰：“有二十余年。”于湖又问曰：“你身上衣服，谁管你的？”门公道：“告相公得知，小人但得三餐足矣。岂望衣服有无。”于湖谓王安曰：“你去船中取布一匹，赐与门公做衣服穿。”王安取与门公。门公拜谢。于湖就问门公曰：“方才鹤轩相见那个知客，姓名甚么？那里人氏？今年几何？”门公曰：“姓陈，名妙常，今年二十三岁，金陵建康府人氏，十五岁在此出家。”于湖曰：“他的宿房在哪里？”门公曰：“在东廊第一间便是。”言未已，被女童来请相公晚斋撞散。

于湖到鹤轩相见，谓观主曰：“蒙容洗浴，又赐晚斋，何以克当？生之舟中炎热，故假馆借宿一宵，来日便行，自当拜谢。”观主曰：“无妨。如若未行，宽住几日。”

当晚斋罢，于湖闲步东廊之下，明月如昼，吟诗一首：

浩荡偏宜八月秋，蟾光皎洁照诸州。

谁家玉镜新磨出，挂在长空忘却收？

乘此月明，信步闲行，听得琴声响亮，见座黑门楼未关，挨身而入。见十余个道姑盘环而坐，知客中坐抚琴。于湖叹曰：“此女正是凤凰与鸡伴，难以类比。”正看之际，忽然琴弦已断。知客曰：“莫不是有人盗听吾琴？”于湖慌忙而转，自言曰：“何年月日，再逢此女，吾愿足矣。可怜落在空门。”乘此月色，题诗一首于粉壁上：

星斗当天月正圆，忽闻窗下理琴弦。

瑶池降下真仙子，看罢教人独惨然。

尾后书“洛阳才子何通甫题”。题毕，回房歇息。

次早，门公来请早斋。斋罢，却待收拾起程，只见门公报曰：“知客有请。”于湖即至知客房中，分宾主而坐。茶罢，知客曰：“夜来轩中有失迎迓。”于湖曰：“冒渎多端，不罪幸矣。”观见壁上有诗，而读曰：

晓日瑶台夜气清，天风吹落步云声。

尘根未尽俗缘在，千里关山月正明。

于湖读罢，问曰：“此诗何人所作？”知客答曰：“昔汉光武游王母宫，见仙妃在彼，数日抚琴，故作‘天风吹落步云声’。”于湖暗忖道：“十分人物，写作俱高，有十二分奇妙。”知客曰：“小道今日上殿回来，见壁间题先生佳作，重蒙过奖。”于湖曰：“小生冲撞贵寓，窃听琴音，回房乱道《临江仙》小词以奉。伏乞勿掷。”就袖中取出，递与知客拆开观看：

误入蓬莱仙洞里，松荫忽睹数婵娟。众中一个最堪怜。瑶琴横膝上，共坐饮霞觞。云锁洞房归去晚，月华冷气侵高堂。觉来犹自惜余香。有心归洛浦，无计到巫山。

知客看了暗道：“正是引贼入寨。”于湖曰：“知客休哂。”知客曰：“重蒙所赐佳章，又好笑，又好恼，书云：夫人必自侮，然后侮人。小道欲言，尤恐冒渎洪威。”于湖曰：“久闻知客佳妙，小生诚为抛砖引玉。”知客道：“相公勿罪。”落笔即写《杨柳枝》词一阙：

襄王魂梦云雨期，两心知。子今无计恋琼姬，自着迷。道心坚似絮沾泥，不往飞。任取杨枝作柳枝，强挨尸。

写罢，于湖观看，大笑。知客曰：“班门弄斧，幸勿哂焉。”于湖曰：“诚所

谓人才双全，非世之常出也。”于湖看毕，亦作《杨柳枝》词以奉云：

碧玉冠簪金缕衣，雪如肌。从今休说西施，怎如伊。    杏脸桃腮不傅粉，最偏宜。好对眉儿好眼儿，觑人迟。

写毕，知客观见，不语，亦作前词以答：

清静堂前不卷帘，景幽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    独坐黄昏谁是伴？一炉烟。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于湖看毕，即忙起身。知客曰：“言词冒犯。”于湖谢别，到船中叫王安取绢一匹，送至观中，谢了观主。进城上任理事。于湖自言：“特性急了，今回错过，何时再逢这般聪明女子。”悔之不已。

那陈妙常懊恨不及，从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不觉又是十月初一日，本观设斋，会集众道姑，道姑齐来与观主稽首。正问答间，门公报曰：“观处有一秀才，言称和州泾阳县人，姓潘，要见观主。”观主曰：“请他进来。”门公出去，引到鹤轩相见。观主问道：“侄儿几时到此？”那潘必正拜了四拜，退而言曰：“列位姑姑，就此相见。”众道姑还礼，俱各请坐。观主与众道姑道：“这是我侄儿潘必正也。从家而来，家眷安否？”必正道：“俱各平安。有书在此。”观主道：“几时离家？”必正道：“旧岁十二月离家，正月到京应举，二月初九日头场过了，第二场忽然患病，未得终场。等欲回家，奈有书在此，未及下得，如今特来拜见姑娘。”观主道：“行李安在何处？”必正回道：“在船上。”观主道：“你与门公去搬上来，住数日，另讨船回去。”必正同门公将行李搬至观中。观主叫女童洒扫后房，与必正安歇。必正道：“一朝半日便要回家，不须多事。”观主道：“宽住几日，我要与你说话。”到晚歇了。

次早，必正到各道姑房里相访讷。闲坐之间，问门公姓名。门公曰：“小人姓戚，名中立。”必正又道：“东廊尽头那间房住的道姑，姓甚名谁？”门公道：“是本院知客陈妙常。一院之中，只是他生得秀丽，吟诗作赋，抚琴诵经，无有不能。”必正道：“曾有秀才过客与他赓诗和韵否？”门公道：“适问小人这件衣服，便知是个官人，姓何名通甫，号洛阳才子者送与小人的。”必正道：“为甚的送与你？”门公道：“是我引他见妙常。将布一匹，送与小人。”必正即将丝绸海青一件与他，又吩咐道：“休对人说我衣服送你。”门公道：“小人谨领。”必正就调一个相思《杨柳枝》词封了，门公递与知客，通报道潘官人特来相访。妙常微微冷笑道：“在那里请进。”潘必正向前施礼，邀入客位，分宾而坐。茶罢，必正道：“适间小生门公送一柬，乱道《杨柳枝》词一阙奉上。知客拆观：

傍观道观过茅屋，惊人目。星冠珠履逍遥服，能妆束。    绝世仪容琼姬态，倾城国。淡妆全无半点俗，荆山玉。

妙常见了大惊：“此人言词典雅，字若龙蛇，况兼人物厚重，比那何家大不同。”妙常道：“多承佳句。请问官人青春有几？”必正曰：“二十有五。”又曰：“那月寿诞？”必正曰：“八月十三。”妙常曰：“官人是。”必正曰：“知客是几时寿诞？”妙常曰：“目下不远。”

正说之间，小童来请道：“观主有请。”必正即回，到鹤轩见了观主，观主问道：“你这几日身体如何？”必正道：“托庇姑娘清福，颇安。”观主道：“你且住一程回去。”必正道：“只是搅扰姑娘。”茶罢，相别。

到房中，自思曰：“回心甚急，奈被此人勾住，又得姑娘相留。”十分喜悦，就在房中抚琴。陈妙常在房外听曰：“此曲乃《凤求凰》也。”暗暗喝彩，自回房中。

次日，妙常使女童来请必正吃茶。必正即到房内，依次而坐。茶罢，妙常将琴放在几上，烧炷好香，打个稽首，请必正抚琴。必正曰：“不能。”妙常曰：“何故太谦？”观主曰：“必正先抚一曲，然后知客亦抚。”抚毕，各自散了。

自此，往来半月。一日，必正走到妙常房中。女童曰：“官人请坐。”必正：“师父何在？”女童曰：“去石城长春院访一观主，未回。”必正见书橱未锁，拿一部《通鉴》来看。内有一帖，见了大惊，去了三魂，荡了七魄。乃是《西江月》一首：

松院青灯闪闪，芸窗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懒睡思愁不稳。 一念静中有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

必正曰：“既是凡胎俗骨，何苦出家，有此怨意？不若乘机嘲戏，他若不从，却有招词在此。”亦写《西江月》一首云：

玉貌何须傅粉，仙葩岂类凡花。终朝只去恋黄芽，不顾星前月下。 冠上星替北斗争，案头经诵《南华》。未知何日到仙家，曾许彩鸾同跨。

写毕，放在砚匣底下，露些纸角出来。把《通鉴》安顿了，却待转身，妙常回来，与必正相见，叙礼坐定。必正问曰：“何往？”妙常曰：“长春院观主患病，去访，留吃中饭。有失相迓。潘官人中膳否？”必正曰：“正欲回房吃饭。”妙常曰：“宽坐，取琴来请教一曲。”见砚匣下一筒，拿出观看。不看万事俱休，看了柳眉剔起，星眼圆睁，叫道：“好也！好也！潘必正，是何道理！此间是清净道场，祝圣之处，写甚淫词艳曲，调戏良人！先到观主处说明，再到官府处定夺！”必正双膝跪下道：“望师兄高抬贵手，一时狂兴，误写此词，伏乞恕罪！”妙常道：“你是读书之人，此理难容！定要与观主说知，再不许上我们来！”必正道：“自古道：‘有风不可使尽帆’。有应即对，有问即答。”妙常道：“我有甚言词许你‘彩鸾同跨’？”必正道：“我说出来你不要赖。”妙常道：“你说，你说。”必正曰：“‘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斯言何谓耶？”妙常

回嗔作喜曰：“从何而来？”必正道：“在我袖中。”妙常用手来取，却被必正拖住道：“同你到观主处说明，再送官司定夺。”妙常赔笑道：“罢了，落在你手中。”先前硬似生铁，向后软如糖绵，眉来眼去，情兴如火。必正道：“且将这两个女童如何发落？”妙常就叫两个女童送一幅素绢与张春院观主。这两个女童去了。必正妙常乃携手同入兰房。必正道：“死生不忘卿恩。”妙常道：“你莫此等闲看，我身犹处子，并无点泄。”卸下星冠，脱下衣服，取一幅白香绫帕，亲手取红。必正见了，心中大喜。妙常曰：“潘郎，这是五百年前结了这段姻缘，今日交付与君，休使贱妾有白头之叹。”交会间：

恰似鸳鸯戏水，浑如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共枝，美甘甘同心结蒂。恰恰莺声不离耳畔，喃喃燕语甜吐舌尖。杨柳腰，点点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荡，涓涓露滴牡丹心。真合美爱色情多，怎比偷香滋味别。

又有一篇《南乡子》词，单道日间云雨。其词曰：

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帖腮。手摸酥胸软似绵，美奇哉，褪裤儿脱绣鞋。玉体着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倒凤颠鸾云雨态，多情今夜千万早些来。

云雨罢，起来，妙常戴了冠子道：“还是戴冠子好，不戴冠子好？”必正遂作《鹧鸪天》一阙云：

卸下星冠睹玉容，宛如神女下巫峰。霎时云雨欢娱罢，无限恩情两意浓。轻搂抱，款相从，时间一度一春风。若还得遂平生愿，尽在今宵一梦中。

妙常看罢道：“今夜不许你再来。我要上殿诵经，不可污了身体。”必正道：“总不如锦帐欢娱，便是非常之乐。”妙常曰：“不要闲说。”必正遂出一联，与妙常对云：

霎时云雨，难同彻夜之欢娱；

妙常对云：

半晌恩情，怎比通宵之快乐。

必正道：“承蒙不阻，犬马不能报也。今夜莫上殿罢。”妙常道：“待我上殿回来也无妨，你房正连着我房，晚间掇梯从墙上过来，使观主不疑。”必正欢喜无限，吟诗一首云：

一见仙容不下怀，愁眉深锁几曾开？

多蒙窈窕殷勤意，暮暮朝朝暗约来。

写毕，妙常看罢，回诗一首：

君心欲我隔千山，我欲还君弹指间。

今日与君成配偶，莫将容易意阑珊。

必正道：“承蒙师兄佳意，我辈如何发遣？”妙常道：“自今为始，以夫妇叙

礼，不许以师兄称。”正说之间，女童回来，阻住。必正作别回房。

次早，见姑娘。姑娘道：“侄儿身体如何？”必正道：“稍安。”辞别回房，坐定自思：“妙常生得十分人物，写作俱高。”正欲掇梯过墙，只见日色未落，不得到晚，口吟一诗云：

红轮何苦不衔山？伫立阶前几度看。

但得疏星三四点，免教仙子候花间。

吟毕，只闻楼头鼓播，寺内钟鸣，众道姑上殿各散，回房睡了。必正关了房门，正欲掇梯过墙之际，只听得隔墙叫一声：“潘必正！”叫者是何人？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织就豺狼。法场斗帐，牢狱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香舌，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纤尘落水，片雪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也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何不妨。必正听叫，连忙下来，却是姑娘。姑娘道：“你那里去？”必正道：“登厕。”姑娘道：“你弹一曲《凤友鸾交》与我听者。”必正就抚。及毕，姑娘回房去了。

必正依旧上墙，陈妙常接着下来。两个携手到亭子上，并肩而坐。妙常道：“你先上墙来了，如何又下去抚琴？”必正道如此，如此。妙常道：“早是不曾过来，倘若被他看见，如何是好？”必正看看一座好花园，但见：

淡烟笼院宇，薄雾罩池塘。双双粉蝶宿花丛，对对游蜂穿柳浪。湖山隐隐，依稀见着峰尖；池沼汀清，仿佛一天星斗。飒飒金风穿绣幕，团团明月透珠帘。

妙常曰：“等你不来。因见湖山石眼透出月光，遂吟一绝。”云：

蟾蜍一线透湖山，斜倚栏杆偷眼看。

仰观斗柄横三点，心忙移步出花间。

必正听得，大笑道：“我不能得日落，口吟四句，韵脚一般相同。”妙常曰：“愿闻。”必正吟曰：

红轮何苦不衔山？伫立阶前几度看。

但见疏星三四点，免教仙子候花间。

妙常道：“何期不约而自同如此？”必正曰：“我与你同心同意，前世分定夫妻。”言罢，二人入房，解衣共寝，覆雨翻云。正是：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不觉天晓。必正仍归旧路去了。

次日，见姑娘。姑娘道：“吃早饭未？”必正曰：“未曾吃。适来偶见一太医，看脉，说我身甚是虚弱，若不用荤腥调理，恐伤性命。”姑娘听罢，吃了一惊。便叫门公买酒肉鸡鹅果品之类，送在必正房中。必正捡入。到晚，将酒肴与妙常同饮。正是：竹叶穿心过，桃花上脸来；茶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灯光之下，看妙常有倾国倾城之色。口占《菩萨蛮》一阙云：

芸堂空锁倾城色，万态千娇谁能及？何幸到鸾帏，春心不自持。点染香罗片，遂我平生愿。此处会云英，何须上玉京？

妙常听罢，亦口占《菩萨蛮》云：

香衾初展芭蕉绿。垂杨枝上流莺宿。花嫩不禁揉，春风卒未休。千金身已破，默默愁眉锁。密语嘱檀郎，人前口谨防。

必正看罢，情兴越浓，遂解带云雨。及罢，即于枕上说海誓山盟，就中诉深情密意。忽闻邻鸡三唱，最怪的晓霞穿碧落，偏嫌的红日照纱窗。必正披衣而起，回房。

夜去明来，约有半年之期。必正一日与妙常闲坐，只见妙常两眼垂泪，眉头不展。必正将手帕与妙常拭了眼泪，问道：“因何这等烦恼？”妙常袖里取出一个帖子，递与必正，必正看时却是《临江仙》词一阙，云：

眉似云开初月，纤纤一搦腰肢。与君相识未多时，不知因个甚，裙带短些儿。茶饭不餐常似病，终朝如醉如痴。此情尤恐外疑，专将心腹事，报与粉郎知。

必正看毕，曰：“既有此事，何不早说？有甚难哉！”妙常曰：“我平日在此欺着手下的人，今日做出这丑事来，如何是好？只得寻个死路，免污他人耳目。”泪下如雨。必正曰：“但放心怀。待我明日入城，切一帖堕胎药，吃了便好。”妙常曰：“我晓得你做个脱身之计，去了不回。我命只在今夜。”必正曰：“若有此心，天地不祐。”

必正辞别妙常，入到城中。正行间，只见喝道前来，必正避不及，街傍伫立。却是必正的故友张于湖。于湖一见必正，连叫住轿，与必正相见。邀必正同到府中，分宾主而坐。茶罢，于湖问道：“行馆何处？”必正道：“在城外女贞观姑娘处。”于湖道：“令姑是何人？”必正道：“是住持潘法成。”于湖道：“既是此观，其中有一好物在彼。”必正道：“兄长何以知之？”于湖曰：“旧岁在彼借水洗浴，曾作《杨柳枝》词。”必正道：“莫不是洛阳才子何通甫之作？”于湖细说，二人大笑。必正亦备言前事。于湖曰：“不难。你捏作指腹为亲，为因兵火离隔，欲求完聚，告一纸状来，我自有道理。”

必正别了于湖，回到观中，与妙常具说前事。晚间，到姑娘房中，必正双膝跪下，将妙常之事，说与姑娘。姑娘道：“我也有些知觉，但不知你肯娶他么？”必正道：“小侄愿娶。”姑娘道：“叫他来，问他。”必正叫妙常到房里，见了姑娘。姑娘道：“你做得好事！”妙常低头不语。姑娘道：“去写状子来，明日进城去告。”

次日，三人同到建康府中下状。当日，太守升堂，三人跪下。太守问道：“告甚么状？”观主人道：“乞还俗事。”太守道：“卷帘。抬头。”叫妙常，问

道：“你曾云‘清静堂前不卷帘’？”唬得陈妙常魂不附体。太守道：“潘必正、陈妙常二人既是指腹为亲，各供本身之事。供得明白，准你还俗。”必正供曰：

乡贯举人潘必正，伏蒙琴堂判府龙图侍郎台下：告为结亲完娶事。伏闻才愧相如，无挑琴之兴；贤同颜子，有秉烛之忧。先母与陈母，指腹为婚，因兵火流离，情意俱绝；岂期偶然之会，共诉前因。各留原剪衫襟之表，堪为执证。幸望仁恕，许配终身，偕老终身。所供是实。

女贞观知客陈妙常供曰：伏闻生居宦族，乃无谢女之才；长在玄门，叨沐孙姑之德。尘根已尽绝孟光之慕梁鸿；俗缘以再断云英之约裴航。闹中取静，打坐看经；忙里偷闲，寻师讲道。岂期百年冤债来寻，况是严师力学。今有度牒，系是官文，未敢自专。伏望判府俯察来词，特赐与决。

金陵建康府女贞道姑潘法成状供：

本观女姑陈妙常，伊母陈谷英存日，将女妙常曾指腹与潘必正为妻。现有原割衫襟合同为照。为因兵火离散。各无音耗。幸蒙天赐，偶然相会，所说旧日根苗，辐辏姻缘。俱在青春之际，如乐昌破镜重圆，似文君驾车之愿。因有原关度牒在身，未敢自便还俗。恕蒙准告。望乞台判。

太守看毕，援笔判曰：

道可道，名可名，强名曰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做曰真空。清者浊之源，守不住练药丹炉；动者静之机，熬不过凡情欲火。大都未撞着知音，多管是前生注定。抛弃了布袍草履，再穿上翠袖罗裳；收拾起纸帐梅花，准备着罗帏绣幕。无缘处，青浦黄庭消白日；有分时，洞房花烛照乾坤。

张于湖判毕，即令还俗。

潘必正与陈妙常成亲后，于湖举必正贤良方正，除授苏州府吴江县尹。后官至礼部侍郎。妙常生一男一女。夫妻衣锦荣归，享天年而终。

### 【玩江楼记】

谁家柔女胜姮娥，行步香尘体态多。

两朵桃花焙晓日，一双星眼转秋波。

钗从鬓畔飞金凤，柳傍眉间锁翠蛾。

万种风流观不尽，马行十步九蹉跎。

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当时是宋神宗朝，东京有一才子，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柳七官人。年二十五岁，丰恣洒落，人材出众，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无所不通。专爱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无不瞻仰。他在京师，与三个出名上等行首家取乐。一个唤作陈师师，一个唤作赵香香，一个唤作徐冬冬。这三个行首，赔钱争养着那柳七官人。曾作词儿一阙为证。词名《西江月》：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 撰  
字苍生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奸字中间着我。

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闲耍。一日做一篇歌头曲尾，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白莲到好摸藕吃，红莲只好结莲蓬。  
莲蓬好吃藕玲珑。开花虽结子，也是一场空。一时乘酒兴，空肚里吃三盅。翻  
身落水寻不见，则听得采莲船声扑咚咚。

柳七官人一日携仆，到金陵城外玩江楼上，独自个玩赏。吃得大醉，命仆  
取笔，作词一阙，词寄《虞美人》，乃写于楼中粉壁上：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却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江流。

柳七官人词罢，掷笔于楼，拂袖而返京师。这耆卿，诗词文采，压于才士  
。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举孝廉，保奏耆卿为浙江管下余杭县宰。耆卿乃  
辞官僚，别了三个行首，各各钱别而不忍舍。遂别亲朋，带将仆人，携琴剑书  
箱，迤邐在路。不则一日，来到余杭县上任。端的为官清正，讼简词清。过了  
两月，使用己财起造一楼于官塘水次，效金楼之楼，题之额曰玩江楼，以自取  
乐。本处有一美歌妓，姓周名字月仙。那柳七官人每召至楼上歌唱祇应。柳县  
宰见月仙果然生得：

云鬓轻梳蝉翼，娥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  
媚脸，水剪明眸。意态娇娆，精神艳冶。岂特余杭之月色，犹胜都下之名花。

当日酒散，柳县宰看了月仙，春心荡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不从乃  
去。柳七官人叫兵隶打听，原来这周月仙自有个黄员外，情密甚好。好黄员外  
宅，与月仙家离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来往。耆卿备知其事，乃密召其  
舟人至，吩咐交伊夜间，船内强奸月仙，可来回话，自有重赏。那舟人领命去  
了。

却说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竟投黄员外家去。其夜月明如昼，船行半程  
，舟人将船泊于无人烟处，走入船仓内，舟人把月仙搂抱在舱中，逼着定要云  
雨。月仙自料难以脱身，不得已而从之。与舟人云收雨散，月仙惆怅而作诗歌  
之：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过了，不敢明言，乃往黄员外家至晓回家，那舟人  
已自回复柳县宰。县宰设计，乃排宴于玩江楼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令舟  
人假作客官预坐。酒至半酣，柳县宰乃歌月仙所作之诗曰：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柳耆卿歌诗毕，周月仙惶愧，羞惭满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语。耆卿命舟人退，月仙向前跪下而告曰：“伏望相公恕容贱妾之罪，怜而惜之。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会，心无二矣。”当日，月仙遂与耆卿欢会云雨。耆卿大喜而作诗曰：

佳人不肯奉耆卿，却驾孤舟犯夜行。

残月晓风杨柳舞，肯教孤员此时情。

诗罢，月仙拜谢耆卿而回。自此，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纸笔，作词一阙，词寄《浪里来》。其词曰：

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谋。我教那打鱼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我，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惭愧，我将那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

柳七官人写罢，付与周月仙。月仙谢了自回。这柳县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侍，两情爱笃。却恨任满回京，与周月仙相别。自回京都，至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有诗云：

一别知音两地愁，任他月上玩江楼。

来年此日知何处？遥指白云天际头。

### 【芙蓉屏记】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极富。以父荫，补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经苏州之山，泊舟少憩，买纸钱牲酒，赛于神庙。既毕，与妻小饮舟中。舟人见其饮器皆金银，遽起恶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仆杀之，谓王氏曰：“尔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与人撑船往杭州，一两月归来，与汝成亲，汝即吾家人，第安心无恐。”言讫，席卷其所有，而以新妇呼王氏。王氏佯应之，勉为经理，曲尽殷勤。舟人私喜得妇，渐稔熟，不复防闲。将月余，值中秋节，舟人盛设酒肴，雄饮痛醉。王氏伺其睡熟，轻身上岸，行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乡，惟芦苇菰蒲，一望无际；且生自良家，双弯纤细，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寻至，于是尽力狂奔。久之，东方渐白，遥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则门犹未启，钟梵之声隐然。小顷开关，乃一尼院。王氏径入，院主问所以来故，王氏未敢以实对，给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游江浙，挈家偕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数年，舅以嫁永嘉崔尉为次妻，正室悍戾难事，捶辱万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赏月，命妾取金杯酌酒，不料失手坠于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归舟，家乡又远，欲别求匹配，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将何所托？”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劝，未审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师有以见处，即死无憾！”尼曰：“此间僻在荒滨，人迹不到，菱葑之与邻，鸥鹭之与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数人，又皆淳谨。娘子虽年芳貌美，奈命蹇时乖，盍

若舍爱离痴，悟身为幻，被缁削发，就此出家，禅榻佛灯，晨餐暮粥，聊随缘以度岁月，岂不胜于为人宠妾，受今世之苦恼，而结来世之仇讎乎？”王拜谢曰：“是所志也。”遂落发于佛前，立法名慧圆。王读书识字，写染俱通，不期月间，悉究内典，大为院主所礼待，凡事之巨细，非王主张，莫敢辄自行者。而复宽和柔善，人皆爱之。每日于白衣大士前礼百余拜，密诉心曲，虽隆寒盛暑弗替。既罢，即身居奥室，人罕见其面。岁余，忽有人至院随喜，留斋而去。明日，持画芙蓉一轴来施，老尼张于素屏。王过见之，识为英笔，因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问：“檀越何姓名？今住甚处？以何为生？”曰：“同县顾阿秀，兄弟以操舟为业，年来如意，人颇道其劫掠江湖间，未知诚然否？”王又问：“亦尝往来此中乎？”曰：“少到耳。”即默识之。乃援笔题于屏上曰：

少日风流张敞笔，写生不数黄筌。芙蓉画出最鲜妍。岂知妖艳色，翻抱死生冤！  
粉绘凄凉疑幻质，只今流落谁怜！素屏寂寞伴枯禅。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

其词盖《临江仙》也。尼皆不晓其所谓。

一日，忽在城有郭庆春者，以他事至院，见画与题，悦其精致，买归为清玩。适御史大夫高公纳麟退居姑苏，多募书画，庆春以屏献之，公置于内馆，而未暇问其详。偶外间忽有人卖草书四幅，公取观之，字格类怀素而清劲不俗。公问：“谁写？”其人对：“是某学书。”公视其貌，非庸碌者，即询其乡里姓名，则蹙眉对曰：“英姓崔，字俊巨，世居真州，以父荫补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为舟人所图，沉英水中，家财妻妾，不复顾矣。幸幼时习水，潜泅波间，度既远，遂登岸投民家，而举体沾湿，了无一钱在身。赖主翁善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食，赠以盘缠，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闻官，不敢奉留，恐相连累。’英遂问路出城，陈告于平江路，今听候一年，杳无音耗，惟卖字以度日，非敢谓善书也。不意恶札，上彻钧览。”公闻其语，深悯之，曰：“子既如斯，付之无奈！且留我西塾，训诸孙写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内馆，与饮。英忽见屏间芙蓉，泫然垂泪。公怪问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笔也。何得在此？”又诵其词，复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识？”曰：“识其字画。且其词意有在，真拙妇所作无疑。”公曰：“若然，当为子任捕盗之责。子姑秘之。”乃馆英于门下。

明日，密召庆春问之。庆春云：“买自尼院。”公即使宛转诘尼：“得于何人？谁所题咏？”数日报云：“同县顾阿秀舍，院尼慧圆题。”公遣人说院主曰：“夫人喜诵佛经，无人作伴，闻慧圆了悟，今礼为师，愿勿却也。”院主不许。而慧圆闻之，深愿一出，或者可以借此复仇，尼不能拒。公命舁至，使夫人

与之同寝处，暇日，问其家世之详。王饮泣，以实告，且白题芙蓉事，曰：“盗不远矣，惟夫人转以告公，脱得罪人，洗刷前耻，以下报夫君，则公之赐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语公，且云其读书贞淑，决非小家女。公知为英妻无疑，嘱夫人善视之，略不与英言。公廉得顾居址出没之迹，然未敢轻动。惟使夫人阴劝王蓄发返初服。

又半年，进士薛理溥化为监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旧日属吏，知其敏手也。具语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财尚在，惟不见王氏下落。穷讯之，则曰：“诚欲留以配次男，不复防备，不期当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置之于极典，而以原赃给英。英将辞公赴任，公曰：“待与足下作媒，娶而后去，非晚也。”英谢曰：“糟糠之妻，同贫贱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不卜，且单身到彼，迟以岁月，万一天地垂怜，若其尚在，或冀伉俪之重谐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别娶之言，非所愿也。”公凄然曰：“足下高谊如此，天必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饯，然后起程。”翌日，开宴，路官及郡中名士毕集。公举杯告众曰：“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客莫喻。公使呼慧圆出，则英故妻也。夫妇相持大恸，不意复得相见于此。公备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示“了今生缘”，乃英妻词中句，而慧圆则英妻改字也。满座为之掩泣，叹公之盛德为不可及。公赠英奴婢各一，赍遣就道。英任满，重过吴门，而公薨矣。夫妇号哭，如丧其亲，就墓下建水陆斋三昼夜以报而后去。王氏因此长斋念观音不辍。真之才士陆仲，作画芙蓉屏歌，以纪其事，因录以警世云：

画芙蓉，妾忍题屏风！屏间血泪如花红。败叶枯梢两萧索，断缣遗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只影成飘泊。成飘泊，残骸向谁托？泉下游魂竟不归，图中艳姿浑似昨。浑似昨，妾心伤，那禁秋雨复秋霜！宁肯江湖逐舟子，甘从宝地礼医王。医王本慈悯，慈悯怜群品，逝魄愿提撕，莹嫠赖将引。芙蓉颜色娇，夫婿手亲描，花萎因折蒂，干死为伤苗。蕊于心尚苦，根朽恨难消。但道章台泣韩，岂斯甲帐遇文箫。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弃。幸得宝月再团圆，相并相爱莫相捐。谁能听我芙蓉篇？人间夫妇休反目，看比芙蓉真可怜。

### 【连理树记】

上官守愚者，扬州江都人，为奎章阁授经郎时，居顺天。馆东与国史检讨贾虚中为邻。贾，柯敬仲友也，工诗善画，家藏古琴三张，曰：“琼瑶音”、“环佩音”、“蓬莱音”，皆敬仲所鉴定。守愚亦雅好吟咏，兼嗜绿绮，与贾交游特厚。每休暇过从，诗酒琴棋，从容竟日。贾无嗣，止三女，尝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聪敏，生时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岁，因遣就贾学，贾夫妇爱之如子，三女亦视之犹兄弟，呼为

粹舍。尝与其幼女蓬莱同读书学画，深相爱重，贾妻戏之曰：“使蓬莱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归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议，各已许诺。粹二人亦私喜不胜。不期贾忽罢归，姻事竟弗谐。后三年，守愚出为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楼三楹，而对街一楼，尤清雅，问之，乃贾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访，则琼瑶、环佩已适人，惟蓬莱在室，亦许婚林氏矣。粹闻之，悒悒殊甚！蓬莱虽为父母许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会而无由，彼此时时凝立楼栏，相视不能发语。蓬莱一日，以白练帕裹象棋子掷粹，粹接视之，上画绯桃，题一诗曰：

朱砂颜色瓣重台，曾是刘晨旧看来。

只好天台云里种，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识其意，然静而思之，彼业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画梅花一枝，写诗以复，诗曰：

玉蕊含春捏素罗，岁寒心事谅无他。

纵令肯作仙郎伴，其奈孤山处士何？

用彩绳系琴轸三枚，坠之，投还蓬莱。蓬莱展看有“孤山处士”之说，知其谓已订盟森氏，衷情不白，惟闷闷而已。未逾时，值上元节，闽俗放灯甚盛，男女纵观。粹察贾氏宅眷必往，乃潜伺于其门。更深人静，果有舆夫舁轿数乘而前，蓬莱与母三四辈上轿，婢妾追随，相续不绝。粹尾其后，过十余街，度不得见，乃行吟轿傍曰：

天遣香街静处逢，银灯影里见惊鸿。

彩舆亦似蓬山隔，鸾自西飞鹤自东。

蓬莱知其粹也，欲呼与语，放其所怀，而从者纷纭，不敢启口。亦于轿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负岁寒盟！

调羹欲问真消息，已许风流宋广平。

粹听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觉感叹！归坐楼中，念蓬莱之意虽坚，而林氏之聘，终不可改，乃赋《凤分飞》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鲜飙起，五色琅夜新洗，

矫翮踟蹰拟并栖，九苞文彩如霞绮。

惊飞忽作丹山别，弄玉箫声怨呜咽。

咫尺秦台隔弱流，琐窗绣户空明月。

□□扫尾仪朝阳，可怜相望不相将！

下谪尘寰伴凡鸟，不如交颈两鸳鸯。

诗成，无便寄去，忽贾遣婢送荔枝一盘来，粹诡曰：“往在都下，与蓬莱同

学，有书数册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见还也。”婢不悟是诗，持去，递与蓬莱，读之，垂泣曰：“嗟乎！郎尚不余谅也。”乃作《龙剑合》曲答之，示终身相从之意，写以鱼笺，密置《古文真宝》中，付婢绿荷曰：“粹舍取旧所读诗，此是也，汝持去还之。”婢送粹所，揭之，中有笺烂然，知必诗也，题曰《龙剑合》曲，词曰：

龙剑埋没狱间久，巨灵昼卫鬼夜守，蛟螭藏，魍魉走，精光横天气射斗。冲玄云，发金钥，至宝稀世有。奇姿烁人声撼牖，鹧膏润锷凤刻首。龙剑煌，新离房，静垂流电舞飞霜，影含秋水刃拂，团金宝珠装。司空观之识其良，悬诸玉带间金章，紫焰煌煌明，星折中台事岂常！逡巡莫敢住，一去堕渺茫。龙灵是龙精，莹如鸂尾摇清冰，雄作万里别，雌伤千古情，暂留尘埃匣，何日可合并？会当逐风雷，相寻入延平。纯钩在，纵然贵重非我匹。我匹久卧潭水云，一双遥怜两地分。度山仍越壑，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焕儿，佩之大泽，铿然一跃同骏奔，骇浪惊涛白昼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万岁肯离群。

粹读之曰：“清才丽句，无妇人女子萎之气，宛然李青莲之韵度也。是岂寻常庸碌者之配哉？”俄而闽中大疫，蓬莱所议林生竟死，贾夫妇知粹未婚，乃遣人报守愚求终好，守愚欣跃从之。六礼既备，亲迎有期，花烛这夕，粹与蓬莱相见，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赋诗一首以志喜，时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

粹诗曰：

海棠开处燕来时，折得东风第一枝。  
鸳枕且酬交颈愿，鱼笺莫赋断肠词。  
桃花染帕春先逗，柳叶舒黄画未迟。  
不用同心双结带，新人原是旧相知。

蓬莱诗曰：

与君相见即相怜，有分终须到底圆。  
旧女婿为新女婿，恶姻缘化好姻缘。  
秋波浅浅银灯下，春笋纤纤玉镜前。  
天遣赤绳先系足，从今唤作并头莲。

蓬莱自入上官之门，孝事舅姑，恭顺夫子，一家内外，罔不称贤。暇则与粹唱和诗词，娱情琴画。平生所作，编成一集，粹题之曰《絮雪稿》，且为序于首简。诗与序多不录，姑载一二以传好事者：

闺怨

露颗珠团团，冰肌玉钏寒。杏梁栖只燕，菱镜掩孤鸾。残树枯黄遍，圆荷湿翠乾。绣奁生画色，窗下还愁看。

白苧词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红，飞絮轻桃花风。缓歌白苎捧玉盅，娇音芳韵绕帘栊，梁尘飞堕云凝空。秋波回目蛾扫黛，余声悠扬歇还在。歌当细听杯当再，绿鬓朱颜能久待！

响如苍玉触鸣玕，蹁跹锦袖红地衣，回风激雪当世稀。翻身按节疾如飞，香尘蒙蒙发委坠。玳筵夜静纱灯晦，蛟绡湿透胭脂泪。

#### 春晓曲

芳池冰影薄，曲槛鸟声娇。鸾镜红绵冷，蛾眉翠黛消。冶容舒嫩萼，幽思结柔条。纤指收花露，轻将雪粉调。

#### 秋夜曲

幽兰露华重，罗幌凉风动。木匣掩香纨，绣衾谁与共？萤影度疏帘，兽炉袅裊烟。银芳焰灭，自脱翠花钿。

#### 咏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黄。  
风流谁得似？两两宿花房。

#### 谢大姊惠鞋

莲瓣娟娟远寄将，绣罗犹带指尖香。  
弓弯著上无行处，独立花阴看雁行。

#### 咏并蒂荔枝

植物生联蒂，应知造化成。  
深闺憔悴质，见尔重含情！

#### 园中咏菜

满圃绿纤纤，芳苗雨后添。  
惟应穷措大，咬得寸根甜。

粹时才名藉甚，当道有欲荐之者，蓬莱苦口止之曰：“今风尘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岂可舍父母之养，而远赴功名之途乎？独不见王儒仲妻之言曰：令狐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哉？”粹然之，亦无意于出，乃以亲老辞。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为至正壬寅，闽城为盗所据，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盗踪迹得之，尽戕其一门，留蓬莱一人不杀，将以为妻。蓬莱知不免，给盗曰：“我一家尽死，无所于归，将军纵舍我，我亦何以为生乎？愿事将军终身，乞埋其故夫，然后相从未晚也。”盗喜从之，同至尸所，拔佩刀为掘一坑，掘讫，植刀于地，坐于旁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莱，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莱即举刀自刎曰：“死作一处，无恨也。”盗遽起夺刀，已绝咽矣。盗怒曰：“汝死则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处。”遂埋蓬莱二十步外，使两冢相望。其年，燕只普化为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诸县民兵克城，民方复业。又数年，有同

避寇者，始备说蓬莱事。平章遣人视之，将以礼改葬；至则两墓之上，各生一树相向，枝连柯抱，纠结不可解。使者归报，平章亲往视之，果不谬。乃不敢发，但加修葺，仍设奠祭焉。人呼为连理冢树，闽人至今称之不绝。

### 【成令言遇仙记】

处士成令言，不求闻达，素爱会稽山水。天历间，卜居鉴湖之滨，诵“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句，终日遨游不辍。常乘一叶小舟，不施篙橹，风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观鱼水涯，或盟鸥沙际，或洲狎鹭，或柳岸闻莺。沿湖三十里，飞者走者，浮者跃者，皆熟其状貌，与之相望，自去自来，不复疑惧。而樵翁、耕叟、渔童、牧竖遇之，不问老幼，俱得其欢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观下，金风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辉，水天一色，时闻菱歌莲唱，应答于洲渚之间。令言卧舟中，仰视天汉，如白练万丈，横亘于南北，纤云扫迹，一尘不起。乃叩船舷，歌宋之问明河之篇，飘飘然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意。舟忽自动，其行甚速，风水俱，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测。须臾，至一处，寒气袭人，清光夺目。如玉田湛湛，琪花瑶草生其中；如银海洋洋，异兽神鱼泳其内。乌鸦群鸣，白榆乱植。令言度非人间，披衣而起，见珠宫岌然，贝阙高耸。有一仙娥，自内而出，被冰绡之衣，曳霜纨之帔，戴翠凤步摇之冠，蹑琼纹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执金柄障扇，一捧玉环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侧，谓令言曰：“处士来何迟？”令言拱而对曰：“仆晦迹江湖，忘形鱼鸟，素乏诚约，又昧平生，何以有来迟之问？”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识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盖以卿夙负高义，久存硕德，将有诚悃，藉卿传之于世耳。”乃请令言登岸，邀之入门。

行数十步，见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殿后有一高阁，题曰：灵光之阁。内设云母屏，铺玉华葦，四面皆水晶帘，以珊瑚钩挂之，通明如白昼。梁间悬香球二枚，兰麝之气，芬芳触鼻。请令言对席坐而语之曰：“卿识此地乎？即人世所谓天河，妾乃织女之神也。此去尘间，已八万余里矣。”令言离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与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游天府，足践仙宫，获福无量，受恩过望。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授以何言？愿得详闻，以释尘虑。”仙娥乃低首敛躬，端肃而致词曰：“妾乃天帝之孙，灵星之女，夙禀贞性，离群索居。岂意下土无知，愚民好诞，妄传秋夕之期，指作牵牛之配，致令清洁之操，受此污辱之名。开其源者，齐谐多诈之书；鼓其波者，楚俗不经之语；傅会其说而倡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铺张其事而和之者，张文潜七夕之咏。强词雄辩，无以自明；鄙语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诸简牘，播于篇章。有曰：‘北斗佳人双泪流，眼穿肠断为牵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有曰：‘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又曰：‘时人不用穿针待，没

得心情送巧来。’似此者不一而足，褻侮神灵，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对曰：“鹊桥之会，牛渚之游，今听神言，审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会，后土灵佑之事，湘灵冥会之诗，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恍然曰：“嫦娥者，月宫仙女；后土者，地祇贵神；大禹开峡之功，巫神实佐之；而湘灵者，尧女舜妃。是皆圣贤之裔，贞烈之伦，乌有如世俗所谓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云英之遇裴航，兰香之嫁张硕，彩鸾之配文箫，情欲易生，事迹难掩者也。世人咏月之诗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题峡之句曰：‘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夫日月两曜，混沌之际，开辟之初，既已具矣，岂有羿妻之说，窃药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云者，山川之灵气；雨者，天地沛泽，奈何因宋玉之谬，辄指为房帷之乐，譬之衽席之欢？慢神天，莫此为甚！湘君夫人，帝舜之配，陟方之日，盖已老矣。李群玉者，果何人欤？敢以淫邪之词，溷于黄陵之庙曰：‘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自述奇遇，引归其身，诞妄矫诬，名检扫地！后土之传，唐人不肯明斥则天之恶，故假此以讽之耳。世俗不识，便谓诚然，至有‘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看《太白经》’之句。夫欲界诸天，皆有配偶；其无偶者，则无欲者也。士君子于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造术鄙猥，诬谤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于世，而自处于有过之域哉！幸卿至世，悉为白之，毋令云霄之上，星汉之间，久受黄口之谗，青蝇之玷也。”令言又问曰：“世俗之多诬，仙真之被诬，今听神言，知其伪矣。然如张骞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将信然欤？抑妄谈欤？”仙娥曰：“此事则诚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门直吏，严先生乃玉府仙曹，暂谪人间，灵性具在，故能周游八极，辨识异物。岂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缘，今夕亦乌得至此！”遂出瑞锦二端以赠之，曰：“卿可归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辞登舟，但觉风露高寒，涛澜汹涌，一饭之顷，却回旧所，则淡雾初生，大星渐落，鸡三鸣而更五点矣。取锦视之，与世间所织不甚相异，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后遇西域贾胡，试出示焉，抚玩移时，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宝，非人间物也。”令言问：“何以知之？”曰：“吾见其文顺而不乱，色纯而不杂。以日映之，瑞气葱葱而起；以尘掩之，自然飞扬而去。以为幄帐，蚊蚋不敢入；以为衣帔，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挟纩而燠；盛夏张之，不必乘风而凉。其蚕盖扶桑之叶所饲，其丝则天河之水所濯，岂非织女机中之物乎？君何从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轻舟短棹，长游不返。后二十年，有遇之于玉笥峰者，颜貌红泽，双瞳湛然，黄冠布裘，不巾不带。揖而问之，则御风而去，其疾如飞，追之不能及矣。

### 【崔生遇仙记】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周遯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葺名

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行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馭当疲，敢具箠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单马甚疲，暂歇无妨。”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聘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席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以不告而娶，但启聘媵。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慈母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侍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川，川中异香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生遗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消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遣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盒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回望千岩万壑，无路径，自恸哭归家。常见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叩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盒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他姊亦负美名在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迨卒。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延佑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风调，善吟咏，为众所推重。素闻临安山水之胜，思一游焉。甲寅岁科举之绍兴，遂以乡书赴荐。至则侨居涌金门外，无日不往于南北二山，及湖上诸刹灵隐、天竺、净慈、宝石之类，以至玉泉、虎跑、天龙、灵鹫。石室之洞，冷泉之亭，幽涧深林悬崖绝壁，足殆将遍焉。七月之望，于院赏莲，因而宿湖，泊雷峰塔下。

是夜，月色如昼，荷香满身，时闻大鱼跳掷于波间，宿鸟飞鸣于岸际。生已大醉，寝不能寐，披襟而起，绕堤观望。行至聚景园，信步而入。是时，宋亡已四十年，园中台馆，如会芳殿、清虚阁、翠光亭，皆已颓毁。惟瑶津西轩，巍然独存。生至轩下，倚栏少憩。忽见有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随之自外而入。风鬟雾鬓，绰约多姿，望之殊若神仙。生于轩下，屏息以观其所为。美人曰：“湖山如故，风景不殊，但时移世换，令人有黍离之悲尔。”行至园北太湖石畔，遂咏诗曰：

湖上园林好，重来忆旧游。  
徵歌调玉树，漫舞按梁州。  
径狭花迎辇，池深柳拂舟。  
昔人皆已没，谁与话风流。

生放逸者，初见其貌，已不能定情。及闻此作，技痒不可复禁耶。于轩下续吟曰：

湖上园亭好，相逢绝代人。  
姮娥辞月殿，织女下天津。  
未会心中意，浑疑梦里身。  
愿吹邹子律，幽谷发阳春。

吟毕。即趋出赴之。美人亦不惊讶，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来寻访耳。”生问其姓名，美人曰：“妾弃人间已六十年矣。欲自陈叙，诚恐惊动郎君。”生闻此言，审其为鬼，亦无所惧。固问之，乃曰：“芳华姓卫，故理宗朝宫人也。年二十三而歿，殡于此园之侧。今晚因往演福堂访贾贵妃，蒙延久坐，不觉归迟，致令郎君于此久待。”即命侍女曰：“翘翘，可于君舍中取茵席酒果来，今夜月色清明，郎君又至，不可虚度，可便于此赏月也。”翘翘应命而去。须臾，以氍毹铺于中庭，设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盏，醪醴馨香，闻于空际，与生笑谑笑咏，言词清婉。复命翘翘歌以劝酒。翘翘请歌柳耆卿《望海潮》词，美人曰：“对新人，不宜歌旧曲。”即于席上，自制《木兰花慢》一阙，令翘翘歌之曰：

记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向月砌云阶，重携翠袖，来拾花钿。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废巷芙渠滴露，断堤杨柳垂烟。刃峰南北只依

然，辇路草芊芊。恨别馆离宫，烟销凤盖，波没龙船。平生银屏金屋，对漆灯无焰夜如年。落日牛羊陇上，西风燕雀林边。

歌毕美人潜然出泪，生言尉解，仍以微词挑之，以观其意。即起谢曰：“殂谢之人，久为尘土，若得奉事巾栉，死且不朽。且郎君适间诗句，固已许之矣。愿吹邹子之律，而一发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诗率口而成，实本无意，岂料便为语讖。”良久，月隐西垣，星沉北岭，即命翘翘撤席。美人曰：“敝居僻陋，非郎君之所处，只此西轩可也。”遂与生携手而入，息于轩下。交会之事，一如人间。将旦，挥涕而别。

明日，生往访于园侧，果有宋宫人卫芳华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翘翘墓也。生感叹逾时。至墓，又赴西轩，则美人已见在矣。谓生曰：“日间感君相访，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昼，故不敢奉见。数日之间当得无间矣。”是后，生无夕而不往。一旬之后，白昼亦见。生遂携归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东归，美人愿随之去。生问：“翘翘何以不从？”曰：“妾既奉侍君子，旧宅无人留之看守耳。”生遂与之回乡里，见亲党诒之曰：“娶于杭郡之良家。”众见其举止温柔，言词慧利，信且悦之。美人处生之室，奉长上以礼，待婢仆以恩，左右邻里，俱得其欢心。且又勤于治家，洁于守己，虽中门之外，未尝轻出。众咸贺生得内助。

荏苒三载，当丁巳岁之仲秋，又治装赴外省乡试。行有日矣，美人请于生曰：“临安，妾乡也。从君至此已得三秋今而君往，愿得一归，以访翘翘也。”生许诺，遂买舟同载，直抵钱塘，僦屋居焉。至之明日，适值七月之望，美人谓生曰：“三年前曾于今夕与君相会，今而适当其期，欲与君一往聚景园，再续旧游可乎？”生如其言，载酒而往。

至晚，东城月上南浦，荷香露柳，烟篁动摇，堤岸宛若昔时之景。行至园前，则见翘翘迎拜于路左曰：“娘子陪侍郎君，遨游郡邑，首尾三车，已极人间之乐，独不念旧居乎？”三人入园，同至西轩而坐。美人忽涕泪俱下，而告生曰：“感君不弃，侍奉许时，未遂深欢又当永别。”生曰：“何故？”对曰：“妾本幽阴之质，久践阳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与君有夙世之缘，故冒犯条律以相从耳。今而缘尽，自当奉辞。”生惊问曰：“然则何时？”对曰：“正在今夕矣。”生凄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终事君子，永奉频繁。然而程命有限，不可违越。若更迟留，须当获咎。非止有损于妾，亦当不利于君。岂不见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悟，然亦悲怨凄切，彻晓不眠。及山寺钟鸣，水村鸡唱，急起与生相抚为别，解所御玉指环系生衣带曰：“异日见此，勿忘旧情。”遂分袂而去，然犹频频而倾，良从始灭。生恸而返。

翌日具肴，焚纸钱于墓下，作文以吊祭之曰：

惟灵生而寂美，出类超群夫。奇姿于宇宙，钟秀气于乾坤。烂然如花之丽，粹然如玉之温。达则天上之金屋，穷则路左之孤坟。托松柏而共处，对狐兔之群奔。落花流水，断雨残云，中原多事，故国无君。抚光阴之过隙，视日月之奔轮。然而，三灵不泯，一性长存。不必仗少翁之奇术，自能现倩女之芳魂。玉匣骖鸾之扇，金泥扑蝶之裙。声冷冷兮瑶佩，香蔼蔼兮兰荪。方欲同欢而共老，奈何说合而复分。步洛妃凌波之袜，赴王母瑶池之樽。即之而无所睹，叩之而不复闻。怅后会之莫续，痛前事之谁论。锁杨柳春风之院，闭梨花夜雨之门。恩情断兮情漠漠，哀怨结兮云昏昏。音容杳而莫接，心绪乱而纷纭。谨含哀而奉吊，庶有感于斯文。呜呼，哀哉尚飨。

### 卷之一 下层

#### 钟情丽集

时，海宇奠安，黎民乐业。百年间，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烽火狼烟之警。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呜呼，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寿，须闲北海之樽。可信是轻尘弱草，休辜负美景良辰。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三杯酒度韶华。闲敲棋子心情乐，慢拨瑶琴心趣赊。分外不须多着意，且将风月作生涯。尝有辜生者，辄其名。本贯广东琼州人氏。丰姿冠玉，标格魁梧，涉猎经史，吞吐云烟，真士林中之翘楚者也。一日，父母呼而命之曰：“尔有祖姑，适临高之黎氏。乃子奉朝廷命而为士官。经今数载，音问杳然。皆尔亲之薄幸，以致睽违之久，疏阔之甚也。孔子云：‘新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此人道之当然。’即辰春风和畅，景物熙明，今备微贽，代我探访一度，以将情意。”生唯唯听命，收拾琴书，命仆童佑哥随行。生即至，入谒表叔，见之尽礼。乃引赴中堂，进拜祖姑暨婶，并诸兄弟。皆相见毕，询及故旧，生一一答之，尽恭且详。乃馆生于西庑清桂西轩之下。

明日侵晨仲春晖堂揖祖姑，适瑜侍焉。将趋屏后避生，祖姑止之曰：“瑜儿出拜四哥。（生行第四也）都是一家人，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即下阶与生叙礼。生窃视之，颜色绝世，光彩动人。真所谓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

厥后，祖姑甚钟爱生。几晨昏，命生与瑜侍食左右。

一日谓生曰：“诸生久失训诲，汝叔屡求西宾无可意者。幸子之来，可姑舍此以发其蒙，一二年回家不晚矣。”复顾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与之，勿以吝嗇。”女唯唯听命，生亦拜谢。然生虽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动静有常，言词简约，知其决不敢犯。又以亲情之故不敢少肆也。

表叔择日设帐，生徒日至。虽用意于书翰之间，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累累行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尽述，特摘其尤者，以传诸好事者焉，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其夜，作舒怀二律，诗曰：

连城韞匱已多时，耻效荆人抱璞悲。  
白璧几双几地种，灵台一点有天知。  
青灯挑尽难成梦，红叶飘来不见诗。  
寂寂小窗无个事，娟娟斜月射书帏。  
多愁多病不胜情，怅味萧然似野僧。  
绿绮有心知者寡，白简无字梦难凭。  
带宽顿觉诗腰减，身重应知别恨增。  
独坐小窗春寂寂，感怀伤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后，凡有所需，无不得之。一日，生命侍童佑哥问瑜娘取槟榔，遂以蜡纸封密酿者十颗馈生，并标书于其上曰：“进御之余，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纳。”生但谓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识字也。见之，大喜曰：“西厢之事，可得而谐矣。”乃制《西江月》词，命佑哥持以谢云：

蜡纸重重包裹，彩毫一一题封。谓言已进大明宫，特取余甜相奉。 口  
嚼槟榔味美，心怀玉友情浓。物虽有尽意无穷，感德海深山重。

女见之，微微而哂，就以云笺裁成小简书数字以复云：

感承佳作，负荷良多。第以白雪阳春，难为和耳。

生得此简，欢喜欲狂，不觉经史之心顿释，花月之思愈兴，他无所愿也，惟属意瑜娘而已。朝夕求间寻便，欲以感动于瑜。然瑜训谨稳实，生挑之，不答，问之，不应，莫得而图之。

一夕，月初出，叔婶会饮于漱玉亭上，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挥之，使先行。生徐徐后赴。至兰房东轩之隅，海棠树下，遇瑜独归。生曰：“五姐何归之速耶？”瑜曰：“倦矣，故归。”生曰：“久怀一事，欲以相闻，不识可乎？”女以他辞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羨！”生曰：“不为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大惭，悒悒而赴宴，半酣而回。自是棠下之遇，不果所怀，遂制平韵《忆秦娥》以泄悒悒之意云：

忆秦娥，忆秦娥，无意奈渠何！奈渠何，一场好事，从此蹉跎。 茫茫  
日月如梭，悠悠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毕竟闲过。

一日，生就外馆。女窃入其所居之轩，发其书笥，见所作之诗词，知生之意有在也，默记归，感叹移时。及察见生之容色变常，饮食减少，颇怜之焉。

一夕，女晚绣绿纱窗下。生行过窗外，偶念周美成词“些小事，恼人肠”之句，瑜隔窗问曰：“四哥何事恼愁肠也？盍为我言之？”生曰：“子自思之。”女曰：“兄欲归乎？”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非也。”女又曰：“春寒逼兄耶？”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拨之乎？”生曰：“谁肯与我拨之？”女笑而不答。生欲进而与之语，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轩

间，思向者窗前之言，乃作词以识其事，名曰《花心动》：

万绪千端，恼人肠肚事，有谁共说？多丽多娇，有意有情，特地为人撩拨。绿纱窗晚珠帘卷，绣床貌如花模月。如簧语，一声才歇，千愁顿雪。惟恨衷肠未竭。空惆怅，归亲又成间绝。一片乍灭，千种仍生，拥就心头成结。琴心未必君知，何日也？山盟同设。休猜讶，不是狂蜂浪蝶。生浓墨楷书，命侍童持以示女。

女览之，掷地曰：“我本无此意，四哥何诬人也！”童归以告。生殆无以为怀，乃于轩之西壁画一莺，后题一绝于其上云：

迁乔公子汇金衣，独自飞来独自啼。

可惜上林如许树，何缘借得一枝栖？

见者谓其题莺，殊不知觉其托意于其中也。

一日，瑜之侍妾碧桃偶过生轩，归谓瑜娘曰：“向来见西边轩里琼州官人画一鸟于壁上，甚是可爱。”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轩，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词，书于片纸之上，置于几间而归。诗曰：

金衣今已换人衣，开口如啼却不啼。

自是傍墙飞不起，休悲无树借君栖。

生归，见瑜所和之诗，正想象间，忽见绛桃持一简至。生启之，鱼笺烂然绚目，乃是《喜迁莺》词也。

娇痴倦极，正柳困花柔，东风无力。桃锦才舒，杏花又褪，种种恼人春色。不恨佳期难遇，惟恨芳年易掷。堪据处，有东逝流水，西沉斜月。记得此去意，早筑盟坛，共定风流策。也不须愁，更休烦恼，务要身亲经历。欲使情如胶漆，先使心同金石。相期也，在西厢待月，蓝田种璧。生得此词，大喜过望，愿得之心，逾于平昔，每寻间便，思与女一致款曲，终不可得也。

过数日，表叔赴县，婢又宁归，女乃潜出，直抵生轩。生偶辍讲而归，适瑜在焉，揖而谢曰：“往日之词，直中阿堵中，诚能践之，虽死无憾。”瑜曰：“前词聊以宽兄之意耳，岂有他哉？”生曰：“所谓‘身亲经历’者，果历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生掩窗扉而阻之，因谓瑜曰：“辘自二月来抵仙乡，今则譔莢已三更矣。自从见卿之后，顿觉魂飞魄散，废寝忘餐，奈何无间可乘。今蒙下顾寒窗，而辘偶出适归，抑且不先不后，岂非天意乎？而卿又欲见拒，此辘之所深不识也。”瑜曰：“兄言良是，妾岂不知而为是沽娇哉？抑以人之耳目长也。”生曰：“为之奈何？”瑜曰：“俗语云，心坚石也穿，但迟之岁月而已。”生曰：“青春易掷，若迟之以岁月，岂不错过了时节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浅，无有深谋远虑，在兄之图之则善矣。”言未已，忽闻众声喧哗，遂遁去，不得再语。生乃制《浣溪沙》以记其事云。

云淡风轻午漏迟，昼余乘兴乍归时，忽惊仙子下瑶池。有意鹧鸪窗下语，无端百舌树梢啼，教人如梦又如痴。

一日，生陪叔婶宴于漱玉亭上，生辞倦先归。至和乐堂侧，闻有讽诵声，生趋视之，见瑜独立蔷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曰：“花已谢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幸之甚耶！宁不念其轻香嫩色之时也？”生曰：“轻香嫩色时不能侘赏，及其已落而后拂之而惜，虽有惜花之心，而无爱花之实，与薄幸何异？”女不答。生曰：“往日‘图之’一言何如？”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觉人声稍近，遂隐去。生作《减字木兰花》一阙：

小亭宴罢，偶到蔷薇花架下。忽惊兰香，独立花荫纳晚凉。手拈花瓣，轻轻整顿频频看。花落花开，厚薄之情何异哉！

又一夕，叔婶俱赴邻家饮宴，生独视若有失。正忧闷间，忽见瑜娘掀扉而入，谓生曰：“兄何忧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肠断为可惜耳。”女曰：“何事肠断？”生曰：“尽在不言中。”女曰：“妾试为兄谋之。”生曰：“卿言既许矣，不可只作一场话柄，恐断送人性命。惟子图之。”女曰：“兄尚不念图，况妾乎？”生曰：“辍图之熟矣。”女指墙，谓生曰：“奈此何？”生曰：“事至如此，虽千仞之山，尚不足畏，数仞之墙，何足道哉！”女曰：“所谓图者，其计安出？”生乃以扇指示所达之路。女笑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从而已。事若不遂，当以死相谢。第恐兄之不能践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欢，女不从。正反复间，忽闻叔婶回，遂出迎接。次日，生乃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之句以示女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气，天生才貌无双。算来十洲三岛，列此娇娘。堪笑兰台公子，虚想象，赋咏高堂。何如花解语，玉又生香。茫茫！今宵何夕，亲曾见姮娥，降下纱窗。又以将合，风雨来访。记得何时，约言难践，空悉断肠。肠断处，无可奈何，数仞危墙。

生念瑜娘之言，欲实其心，奈何无路可达。将欲越危墙，恐伤身命，终日沉思，计无所出。因自思之：“惟有得向春晖堂安寝，则身可通矣。”遂称病不起。表叔省之，生诈之曰：“近来数夜卧此轩间，才瞑目，便见鬼魅或牛头或马面等来相击闹，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所至，不以为意。昨夜又梦一长牙者，语余曰：‘明日大王来请你，你勿复起。’不觉今日身体沉重，不能起也。”叔闻此语，大惊，遂移之东轩，命其小子名铭者伴生寝焉。生私念：“本欲设计寻入中堂，只得移向东轩，无以异于西轩也。”至夜半，佯狂大叫，举家惊视。生良久始言曰：“向见一人冠黄巾，同昨所见长牙者坐，骂余曰：‘我叫你莫起，你强要起。’黄巾者曰：‘大王请先生去作平贼露布耳，无他也。’言未已，又见一红发尖嘴者至，促曰：‘连忙去，无羁滞。’将扶余出，我与之抵敌良久。

喜诸人起来，散去。不然，被伊捉去矣。”祖姑闻言大惊，令人请良巫祈禳。生乃厚赂巫者，命伊言曰：“若在此宿卧，恐性命难保。除非移入中堂，则无事矣。”彼时即移生入中堂。生病渐安，日则肄业于轩间，夜则住宿于堂上。

后第三夜，生谓诸侍伴曰：“今宵服药，忌人见，你辈回后间宿歇”。至夜静，生步入兰房西室之前，正见瑜于月桂丛边焚香拜月，生潜出，立墙荫以俟之。闻其微吟云：

炉烟袅袅夜沉沉，独立花间拜太阴。

心事不须重跪诉，姮娥委是我知心。

瑜吟讫，突见生至，且惊且喜曰：“闻兄被魅，今夜乃得至此耶？”生曰：“若非被魅，安能得会卿于此乎？”相与携手入室，明灯并坐。生熟视之，容貌愈娇，肌肤愈莹，情不能忍，乃曰：“我肠断尽矣。”欲挽女以就枕。女坚意不从，因谓生曰：“妾与兄深盟密约，惟在乎情坚意固而已，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间也。苟以此为念，则淫荡之女也。淫荡之女，兄何取耶！”生曰：“卿虽不从，辍之至此，设使他人知之，宁信无他事也？”女曰：“但秉吾心而已。”生虽不能自持，然见其议论，生亦喜其秉心坚确，不得已而从之，遂相与终夜坐谈。女曰：“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生之才情，自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妾鄙陋之质，有愧二女不足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选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今宵之遇，固不异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将欲深藏固蔽，以待善价之沽也？”女正色而言曰：“妾岂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满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图一时之乐，玉壶一缺，不可复补，合盃之际，将何以为质耶？”生曰：“此事辍任之，勿虑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卿请勿疑。”女曰：“谚语有云：‘但得王湖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正此之谓也。兄自此勿复举矣。”生兴稍阑，乃口念《菩萨蛮》词以赠之：

不因色胆如天大，何缘得入天台界？辜负阮郎来，桃花不肯开。    芳心空一寸，柔肠千万束。从此问花神，何苦逼人情？

女亦口念《西江月》以答生云：

借问朝云暮雨，何如地久天长？殷勤致语示才郎，且把芳心顿放。    苦恋片时欢乐，轻飘一点沉香。那时三万六千场，乐尔无灾无障。

自后，生凡数次就瑜，瑜终固执如前，委道百端，略不经意；或与并坐，或与并卧，见生才有异意，即厉色正言以拒之。生作《望江南》词以示瑜焉。

堪叹处，空到碧纱厨。一寸柔肠千寸断，十回密约九回孤，夜夜相支吾。

驹过隙，借问子知乎？弱草轻尘能几许，痴云阁雨待何如？后会恐难图。

生情不能已，复继之以诗一绝云：

青鸾无计入红楼，入到红楼休又休。

争似当初不相识，也无欢喜也无愁。

女见词与诗，笑曰：“兄岂不喻往夜之言乎？”生曰：“余岂不喻？但以兴逸难当，姑排遣之耳。”暨晚，生归独坐，自思：“费尽心机，得达女室，终不见从，必无意于己也。”

至夜，复思：“不如与女作别。”至则长吁短叹，凭几而卧，终不与女一言，问之亦不答。百般开喻，逼勒再三，始一启口曰：“我今夜被你断送了也。”女大悟，谓生曰：“兄果坚心乎？”生曰：“若不坚心，早回去矣。”女因呼碧桃添香，呼生共拜于月下，祝曰：“妾瑜，生居深闺，一十七岁于兹矣。今夕以情牵意绊，不得已，以千金之体许之于情人辜辍者，非惟有愧于心，亦且有愧于月也。敬以月下共设深盟，期以死生不忘，存亡如一，无负斯心，永远无也。苟有违者，天其诛之。”祝罢，挽生就寝，因谓生曰：“妾年殊幼，枕席之上，漠然无知，正昔人所谓‘妖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望兄见怜，则大幸矣。”生笑曰：“彼此皆然。”遂相与并枕同衾，贴胸交股。春风生绣帐，溶溶露滴牡丹开；檀口香腮，淡淡云生芳草温。曲尽人间之乐，不啻若天上之降也。虽鸳鸯之交颈，鸾凤之和鸣，亦不足形容其万一矣。展转之际，不觉血渍生裙。女乃起而剪之，谓生曰：“留此以为他日之验。”生笑而从之。女以口念《虞美人》词以赠生云：

平生恩爱知多少，尽在今宵了。此情之外更无加，顿觉明珠减价玉生瑕。霎时丧却千金节，生死从今决。祝君千万莫忘情，坚着一钩新月带三星。

生亦口念《菩萨蛮》词以答女云：

春风桃李花开夜，烛烧凤蜡香燃麝。鱼水喜相逢，犹疑是梦中。感情良不少，报德何时了。细语问莺莺，何人解此情？

瑜得生词，谢曰：“妾今夕溺于兄之情爱，故致丧身失节，殊乖礼法，非缘兄亦不至此也。幸为后日之图，则妾之终身庶得所托矣。”生曰：“五姐千金之身为我而丧，犹当铭肝镂骨以报子之深恩矣，岂肯负月下之盟耶。”

自后，生夜必至。一夕，谓女曰：“我以亲舅托于门下，人皆罔知，诚恐他日此事彰闻，亲庭谴责，何颜重上春晖堂乎？”瑜曰：“妾虽女流，亦颇知礼，岂不知韞椟之可嘉，失节之可丑！以兄之情牵意绊，遂至于斯，倘他日事情彰明，寻奉巾栉于房帟之中。事若不果，当索我于黄泉之下矣。”相与泣下数行。

又一夕，生复赴约，女目生良久，曰：“观子之容色辞气，决非常人，他日

得侍房帟，则虽不得为命归，亦不失为士夫之妻耳。苟流落俗子手中，纵使金玉堆山，田连阡陌，非所愿也，惟兄之是从而已。”生感其节义，作诗以赠云：

水月精神冰雪肤，连城美璧夜光珠。  
玉颜偏是书中有，国色应言世上无。  
翡翠衾深春窈窕，芙蓉褥软绣模糊。  
何当唤起王摩诘，写出和鸣鸾凤图。  
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

多感阳春一气嘘，吹开玉砌未生枝。  
合欢幸得逢萧史，快睹曾应识紫芝。  
碧沼鸳鸯交颈处，妆台鸾凤下来时。  
此情纵有成终始，莫把平生雅志亏。

初，瑜父选民间女之艳色者以为媵，得八人焉。分四与瑜：曰碧桃，曰绛桃，曰仙桃，曰小桃；分四与琼：曰腊梅，曰月梅，曰春梅，曰素梅。父命姆诲之，皆颇识字晓音律。自瑜交通生后，四桃心怀忧惧，惟恐事泄，罪及于己。一日，四桃上书谏曰：

娘子生长名门，深居幽阒，世荣封袭，家极华腴。况且仙态芳菲，懿德清淑，才华充赡，妙手精工，芳名洋溢乎三洲，美誉昭彰于十邑。尚不保身律己，却乃失节丧身，理义有亏，彝伦败。倘或闺中事露，门外风闻，非惟有污损于己身，抑且玷辱于父母。亲庭谴责，他人笑讥，名节荡然，性命难保。诚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后悔难追，噬脐莫及。苟能先事改过自新，勿蹈前非，待时而动，则娘子幸甚，妾辈亦幸甚！

瑜得书，览毕，喟然叹曰：“尔言良是，但余既以死许辜生，背之不祥。今日之事，其咎在余，谅必不相累也。”碧桃曰：“其然，岂其然乎！娘子若不自新，我辈终有去志。”瑜泣而谕之曰：“余与辜生牵情溺己而成痼疾，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虽苏张更生，不能移吾之初志耳。汝欲去则去之。”四桃同泣而应之曰：“妾辈侍奉闺帟，已非一日。娘子开心见诚，推恩均惠，感戴不已，补报无由。倘若事露，娘子捐身，妾辈安能独存，誓必不相负也。”乃相抱唏嘘而泣久之。至暮，生至，女乃出所吟诗并四桃所谏书以示。生读之赧然。

一轮明日本团圆，才被云遮便觉残。  
欲把相思从此绝，别君容易望君难。

自后，暮聚晓散几月余，温存缱绻之情，益以加矣，不觉大火西流，金风又起。父母以生久别，遣仆持书促归甚急。生得书，言之叔婶，治装将为归计。生至夜复抵女室，告以将别之由。二人不忍离别之情，见于颜色，短叹长吁，悲不能已。久之，女徐拭泪曰：“第无伤感，且尽绸缪，未知后会何时也

？”生曰：“我去三两月，必至再来，子勿劳苦构思成疾，此特暂别而已。”女乃吟诗二绝以别生云：

乌啼月落满天霜，执手相看泪满眶。  
明月相如归去也，文君从此倍凄凉。  
秋雨梧桐叶落时，悲秋怀抱正凄凄。  
多情自古伤离别，莫笑莺莺减玉肌。  
生乃以玉耳环馈女，并留题一绝云：  
黄雀衔来已数年，别时留取赠婵娟。  
莫将闲事萦衷曲，常把佳音在耳边。

暨晚，生以他事不果行。至夜，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锭、青布四端、花巾二十条、裙带二十双并词一阕以贶生。词名《柳梢青》：

南陌花残，西厢月暗，风雨凄凄。见说君归，明松金钏，暗减玉肌。  
吁嗟后会难期，将何物，表人别离。万斛离愁，千行情泪，两地相思。

生亦立缀排十韵以赠女别云：

驱驰来戚里，特地探仙乡。  
推馆开纱帐，拦阶随雁行。  
二天恩不断，一德感难忘，  
况复蒹葭质，亲陪兰蕙旁。  
尘埃沾洁节，襟袖染余香。  
月下深盟固，花边思语长。  
绝胜鱼得水，何异凤求凰。  
只谓欢娱永，谁知归思忙。  
百年终有在，一别不须伤。  
若问重来日，橙黄与菊香。

生别，至家之后，行止坐卧，食息起居，无非为女记忆也；经史家事，略不介意，终日昏昏而已。先是，城之西北隅有林曰迈游，山明水秀，多生佳丽。有名小馥者，字微香，亦美丽超群。其俗有纺纱场之习，生尝游畋其间，与之亦相好。生有诗以赠之曰：

生长茅茨在迈游，微香两字动炎舟。  
玉般温润兰般馥，花样娇妍柳样柔。  
巧笑千金苏氏小，清歌一曲杜家秋。  
也知好事人人爱，不可明知但暗求。

微香缉知生归，意其必访己也。日日候待，杳无消息，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乃效温飞卿体作《懊恨曲》以怨之云：

莲藕抽丝那得长？萤火作灯那得光？  
薄幸相思无实意，可怜蝶粉与蜂黄。  
君何不学鸳鸯鸟，双去双来碧纱沼。  
兰房白玉尚抛捐，何况风流云散了。  
大堤儿女抹翠娥，贵财贱德君知么？  
夭桃浓李虽然好，何似南山老桂柯。  
悠悠万事回头别，堪叹人生不如月。  
月轮无古亦无今，至今长照丁香结。

微香亲书于鸾笺之上以寄生。适生之友王仲显者与生检阅诗书，得此曲，问：“谁之笔也？”生以实告。遂与王生共探之。微香以生久别，见生至大喜，而生忧闷之怀凄然可掬。微香以王生在，亦不诘生。

迄至夜分，王生倦而寝矣，微香乃谓生曰：“自从君之别妾也，不觉乌兔沉东西矣，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近闻君归，喜动颜色，思得一见而无由。今夜既蒙垂顾，正当缱绻以偿契阔之情，而君之短叹长吁，愀然不乐，何也？岂非疑妾有外意，抑亦君有外遇乎？”生曰：“感子之情，亦已多矣。奈何将新变故易，以故变新难。”微香笑曰：“妾之言果不差矣。君盍均而惠乎？”生不答。微香曰：“君寓临邑，所遇者得非临邑之人乎？”生曰：“然。”复问：“女为谁名？何氏之女也？”生不肯言。再三逼勒，良久，始言曰：“子亦我之情人也，语亦何害。子宜秘之，勿言其姓名于人，斯可矣。微香指灯而言曰：“我若违子之嘱，有如此灯。请言之，勿虑也。”生乃曰：“黎氏，名瑜娘，字玉真。”微香叹息而言曰：“此女无双也。其面团而光，其质富而润，其目凝而澄，其声清而婉，果然乎？”生曰：“子之言，若亲见也。何以知之？”微香曰：“妾之表亲有善穿珠者，前日往临邑，知黎土官宅有此女也。且闻其善诗，有作赠君否？”生乃诵其《柳梢青》与微香，微香击节叹曰：“才貌兼全，真天上之人也。子之视我如土块，不亦宜乎！”乃缀《满庭芳》一阕自歌以贺生：

月下歌声，风前笛韵，遥思当日风流。枕边言语，尤记在心头。玉玎，别后空惆怅，永巷闲幽。行云去，才离楚岫，却又入瀛洲。仙境里，奇逢姝丽，端好绸缪。羨金桃玉李，凤偶鸾俦。一个文章清雅，一个体态娇柔。谁念我，雕栏独倚，一日似三秋。

生观讫，起谢曰：“余受卿之情不为不多，负卿之罪亦不为不少。”立缀《木兰花》一阕以答之：

念当时行乐，乌乍落，兔乍生。向花下重门，柳边深巷，弄笛三声。毕声断，柴门启，见花颜玉脸笑相迎。喜气春风习习，歌喉山溜冷冷。自从别

后阻归程，非是我无情。奈故思漫漫，新欢款款，誓下深盟。情已固，心意谁评？从今长揖谢芳卿。肠断纺纱场上，月轮依旧光明。

明日，生与王仲显回归。抵家后，因念微香之语，乃赋长歌一篇以贻之云

:

我生幸值升平时，春风和气长熙熙。  
幸今喜在繁华地，山水清佳人秀丽。  
此生此世岂徒然，好展情怀乐所天。  
不须贪富贵，何必求神仙。  
万岁虚生耳，纵有千金亦须死。  
世间万事非所图，惟慕娇娆而已矣。  
君不见，卓文君，至今千载芳名传。  
古人今人同一致，有能逢之亦如是。  
人生少年不再来，人生年早少开怀。  
黄金买笑何足吝，白璧偷期休更猜。  
我曹不是风流客，懒向金门献长策。  
脚跟踏遍海天涯，久慕倾城求未得。  
亲家有貌倾长城，养在深闺十八龄。  
蕙性芳心真慧敏，玉颜花貌最娇婷。  
春山远远秋波浅，嫩笋纤纤红玉软。  
暗麝芬芬百合香，绿云绕绕双乌绾。  
上迫能字卫夫人，下视工诗朱淑真。  
柳絮才华应绝世，梅花标格更超群。  
云闺雾阁深深处，罗帏锦帐重重贮。  
绝似姮娥住广塞，世人有恨无由睹。  
记得春光三月天，曾寻流水到桃源。  
春晖堂上分明见，晚绣窗前款语言。  
童仆往来传意绪，诗词络绎通情素。  
数向花前密约时，同于月下深盟处。  
烛摇红影照兰房，香喷清烟袭象床。  
一线枕痕生玉晕，碧梧枝上凤求凰。  
芳情百纽丁香结，真心一点蔷薇血。  
个中顿觉两心知，妙处偏难向人说。  
朝朝暮暮恋高唐，忘却人间日月忙。  
回望白云归思切，金刀寸寸断人肠。

美满意情呻吟绝，销魂怕唱阳关叠。  
依依牛女隔星河，杳杳行云归楚峡。  
香罗重结又何时，惆怅西风泪湿衣。  
旧恨牵连推不去，新愁郁结有谁知？  
惟有知情旧知己，每把甘言慰愁耳。  
多承佳惠感难忘，自觉违心惭不已。  
徐徐思后更思前，回首西风亦怅然。  
应是前生曾种福，今生偏得美人怜。

微香得此歌，以示其同伴，众口称夸，乃用手卷以赠生，名《双美》，请善画者绘图于其首。微香又摭妙思，作《并美序》一篇以冠其端，复继之以长歌一篇，以传好事者：

琼南人物倾天下，才子佳人两无价。  
吴门锦里何足数，蓬岛瑶池此其亚。  
画堂重重闭广寒，青聪白马跃金鞍。  
奇才美貌皆潘岳，腻体香肌尽弱兰。  
弱兰潘岳今何许，听说琼林鸾凤侣。  
凤友鸾朋绝世无，一双两好真无比。  
天与风流年少郎，声名籍甚动炎荒。  
凤皇骥子麒麟种，绘句文章锦绣肠。  
往来洒落起尘俗，绣虎雕龙总入目。  
万卷诗书刘曾风，千首词曲要同淑。  
清风明月四清香，胜景名山足遍经。  
曾向朱崖开绛帐，忽从戚里遇娉婷。  
娉婷自是豪家子，长养绮罗丛队里。  
天上丽质自起群，百媚千娇谁与比。  
水月精神冰雪肌，芙蓉如面柳如眉。  
春山淡淡横蛾黛，秋水盈盈漾碧漪。  
飘飘柳絮才情绝，戛玉鉴金满箱帙。  
光风溜溜泛崇兰，碧涧溶溶涵皓月。  
久擅芳名荡海天，风流年少总夸研。  
笑他有眼何曾见，羨子相逢岂偶然。  
偶然相逢真奇遇，时人那得知幽趣。  
红叶飘时传丽情，绯花泛水知山路。  
直入蓬莱第一层，云轩谒拜许飞琼。

蛟绡帕上题佳句，鹄尾炉前结好盟。  
黄莺唤友迁乔木，丹凤求凰栖翠竹。  
醉风芍药暗生香，着雨天桃红杏肉。  
绝似姮娥下月宫，宛如神女在巫峰。  
翻嫌月殿非人世，却笑巫山是梦中。  
何似相逢明盛世，早能偿此风流债。  
负兹通古通今才，遇此倾国倾城态。  
倾国倾城世无多，通古通今谁复过。  
绝胜兰香伴张硕，宛然萧史共秦娥。  
秦娥萧史虽无比，不过如斯而已矣。  
天香国色产南方，不让中州独专美。  
嗟予与子素相知，记得纱场夜月时。  
浪作狂歌赞并美，聊传盛事记佳期。  
有善儿者，它纯叔，微香之侄也。年最妙，亦善歌词，继诗于卷上曰：

才子风流正少年，佳人窈窕更婵娟。  
一双两好真无比，百媚千娇出自然。  
瑶树琪花欺众卉，金山玉海冠群贤。  
闻君此遇真奇异，故献风流并美篇。  
有何真者，字洁节，亦继诗曰：

好事多偏自古然，佳人才子贵双全。  
文君司马夸重见，崔氏张生岂独专。  
窃玉偷香输妙手，连珠合璧羨良缘。  
云英若问纱窗事，为道花开月未圆。  
生得卷，感三美人之厚意，亦作一律以谢之：

云锦霞笺照眼明，长篇短韵总含情。  
微香妙手奇还健，纯叔新诗宛更清。  
团也相应如小小，真兮端不让琼琼。  
朝思暮想心常念，欲报深恩愧未能。

生自别瑜娘之后，倏尔斗柄三移，而相思之心如一日也。奈鳞鸿杳绝，后会无由。是月某日，适值祖姑生诞，乃托所亲，言于父母曰：“某日祖姑诞辰，理当往贺。何吝四哥一行，而不使之往庆之耶？”父母从之。次日，遂命生起行。

既至，表叔一家见生，莫不欣然喜其再至。于是复馆生于清桂西轩之下。生遍视，窗轩如故，诗画若新，惟庭前花木有异耳。不胜旧游之感，遂吟近体

一律以寓意云。诗曰：

一年两度谒仙门，前值春风后值冬。  
草木已非前度色，轩窗还是旧游踪。  
重临杨柳三三径，专忆高唐六六峰。  
知是盟深应不负，虚言万事转头空。

生至数日，不能与瑜一语。因设卧中之计，尚未克果，而祖姑之寿日届矣。乃制《千秋岁令》一首以庆寿云：

菊迟梅早，报道阳春小。坡老说，斯时好。北堂萱草茂，南极箕星皎。人尽道，群仙此日离蓬岛。宝炬红光耀，金兽祥烟袅。丝竹嫩，蟠桃老。永随王母寿，却笑口铿天。画堂年年，膝下斑衣绕。

后二日，生侍祖姑于春晖堂上，忽见堂侧新开一池，乘隙处趋往视之，正见瑜倚墙观画，生笑而言曰：“不期而遇，天耶？人耶？”瑜娘曰：“天也，岂人之所能也。不期然而然，非天而何？”遂挽生共坐于石砌之上，且曰：“此地僻陋，人迹罕到，姑坐此，徐徐而入可也。”遂相与诉其间阔之情、梦想之苦，自未及酉，双双不离。忽闻呼唤之声，女遂辞去，复顾生云：“自此路可以达妾室，兄其图之。”生颌而归馆。

至更深夜静，生遂窬垣而入，直抵女室。时女已睡熟矣。生叩窗良久，女始惊觉，欣然启扉相迓，携手入室，添灯共坐。生谓女曰：“自别之后，思子之心，恍然在前，忽然在后，未尝一日而离也。所嘘所吸，所起所止，何者而非相思乎！”女曰：“非特兄也，妾亦皆然。待兄久不至，聊集古句一绝，方凭几而卧不觉酣矣。”生问：“诗安在？”乃出以示生。诗曰：

月娥霜宿夜漫漫，鬓乱钗横特地寒。  
有约不来过夜半，月移花影上栏杆。  
生览毕，亦口占律诗一首云：

再到天台访玉真，入门一笑满明春。  
罗帏绣被虽依旧，璧月琼枝又是新。  
可喜可嘉还可异，相恰相爱更相亲。  
何当推广今宵事，永作天长地久人。  
女亦口占以和之：

洞房今夜降仙真，软玉温香满被春。  
慢说别离情最苦，且夸欢会事重新。  
意中有意无他意，亲上加亲愈见亲。  
欲得此情常不断，早寻月下检书人。

是日，二人眷恋之情，逾于平昔。一日，生携微香手卷示瑜。看未毕，怒

曰：“祝兄勿多言，却又多言！妾之名节扫地矣！”生解说百端，女终不与一言。后夜复往，坚闭重门，无复启矣。女方悔己前非，咎生薄幸，终日闭门愁坐，对镜悲吟，一二日间才与生相见。见之，亦不交半语。凡半月间，生不能申其情，悒悒满怀，大失所望，乃述近体一律以示之。诗曰：

巧语言成拙语言，好姻缘作恶姻缘。  
回头恨拈章台柳，赧面惭看大华莲。  
只谓玉盟轻荡泄，遂教钿誓等闲迁。  
谁人为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女玩味良久，始笑曰：“兄寓此久矣，盍归访纱场之情人乎？”生曰：“卿何以出此言也？独不记月下深盟乎？且辘当时不合失于漏泄，罪咎固无所逃矣。然古人有言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遽忍以往者之小过而阻来者之大事乎？”瑜回嗔曰：“兄之心金石不渝，妾之怒聊以试兄耳。”亦续吟一律云：

一洗前非共往愆，从今整顿旧姻缘。  
声名荡漾虽堪怨，情意殷勤尚可怜。  
任是春光走漏泄，忍教月魄不团圆。  
莫言幽约无人会，已被纱场作话传。

自此之后，情好如初。一日，以前卷展开评论，瑜曰：“微之才调何如？”生曰：“卿乃天下之碧桃，月中之丹桂，彼不过微芳小艳而已，岂敢与卿争妍媸也？正昔人所谓西施、王嫱争洗脚脸，与天下妇人斗美者也。”女感其言，乃吟《长相思》词一阕以戏生：

大巫山，小巫山，暮暮朝朝云雨间，谁怜凤偶闲？    歌已阑，乐已阑  
，才向瑶台觅彩鸾，金波依旧团。

一夕，天色阴晦，生与瑜待月久之，乃同归兰室，席地而坐，尽出其所藏《西厢》、《娇红》等书，共枕而玩。瑜娘曰：“《西厢记》如何？”生曰：“《西厢记》，不知何人所作也。考之于唐，元微之尝作《莺莺传》并《会仙诗》三十韵，清新精绝，最为当时文人所称羨。《西厢记》之权舆，其本如此也欤？然莺莺有诗寄引生云：‘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愁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此诗最妙，可以伯仲义山、牧之，而此记不载，又不知其何故也。且句语多北方之音，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瑜又问：“《娇红记》如何？”生曰：“亦未知其作者何人，但知其铺叙格局，井井有条而可观，模写言词朗朗可听而不厌也，苟非有制作之才，焉能若是哉！然其诸小词多鄙猥，可人者仅一二焉。子观之熟矣，其中有何词最佳？”瑜曰：“《一剪梅》。”生曰：“以余看之，似有病。”女曰：“兄勿言，待妾思之。”顷曰：“诚有之。”生曰：“何在？”曰：“离有悲欢，合有悲欢乎？”生笑道：“夫离别，人情之所不忍

者也。大丈夫之仗剑对樽酒，犹不能无动于心，况子女之交者。其曰离有悲，固然也；离有欢，吾不之信也。至若会合者，人情之所深欲者也。虽四海五湖之人，一朝同处，而喜气亦有不期然而然者，况男女交情之深乎？谓之合有欢，不言可知矣；谓之合有悲，吾未之信也。”瑜曰：“兄以何者为佳？”生曰：“”如此钟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头非；汪汪两眼西风泪，洒向阳台化作灰’一诗而已。”瑜曰：“与其景慕他人，孰若亲历于己？妾之遇兄，较之往昔，殆亦彼此之间而已。他日幸得相逢，当集平昔所作之诗词为一集，俾与二记传之不朽，不亦宜乎？”生感其意，乃口占一曲，自歌以写怀云。歌曰：

西江月尚团团，锦江水尚潺潺，荒坟贵贱总摧残，回首真堪叹。回首真堪叹，可怜骨烂名难烂。残篇留得在人间，付与多情看。待月情怀，偷香手段，这般人真好汉。想崔、张行踪。忆申、娇气岸，相对着肠频断。此情此恨，我尔相逢岂等闲。须教通惯，休教明判，若还团圆，且作风流传。

初，生与女交通后，收敛行踪，无罅隙之议，故人无知者。及其再至，情欲所迷，罔有忌惮，一家婢妾，皆有所觉，所不知者，惟瑜父母而已。瑜亦厚礼诸婢，欲使缄口，奈何各怀旧憾，皆欲白之。自度不可久留，乃设归计。尚未果也，忽一婢惧事露而罪及己，窃言之祖姑。祖姑以生之驯谨达礼，必无此事，反答其婢。自是众口渐息。时又叔婶同寓别馆，况又祖姑昏耄，不知防备，始大得计，略无畏惧之心，暮乐朝欢，无所不至。

一日，生与女同步后园晴雨轩中，徘徊观行。正谈谑间，而瑜之弟黎铭值而见之。生大骇，恐言于叔婶，乃厚结铭心。初，生有一琴，名曰“碧泉”，平生所嗜好者，铭尝问取，生不之与，至是而遗焉。虽得铭之欢心，然而诸婢切切含恨，惟待叔婶回而发其事。生自思其形迹不宁，“设使叔婶知之，负愧无地矣！”托以归省，告于祖姑。祖姑固留之再三，生终不从。瑜夜潜出，与生别曰：“好事多磨，自古然也。欢会未几，谗言祸起，奈之何哉！兄归，善加保养，方便再来，毋以间隙，遂成永别，使设盟为虚言也。”因泣下而沾襟。生亦掩泪而别。女以《一剪梅》词一阙并诗一首授生，曰：“妾之情意，竭于此矣。兄归，展而歌之，即如妾之在左右也。”词曰：

红满苔阶绿满枝，杜宇声归，杜宇声悲。交欢未久又分离，彩凤孤飞，彩凤孤栖。别后相逢是几时？后会难知，后会难期。为言何以表相思？一首情词，一首情诗。

诗曰：

万点啼痕纸半张，薄言难尽觉心伤。

分明一把离情剑，刺碎心肝割断肠。

生亦缀《法驾引》词一首以别女云：

归去也，归去也，归去几时来？峡口云行仙梦杳，雨中花谢鸟声哀。落叶满空阶。真个是，真个是恼人肠。沙上鸳鸯栖未稳，枝头鸚鵡叫何忙。相对泪沾裳。须记得，须记得月前盟。料必两人扶一木，莫移钩月带三星。了此此生情。

女览毕，谓生曰：“往者迈游诸女所赠之诗，意甚忠厚，今将薄礼寄兄以馈之，可乎？”生曰：“可。”女乃命侍女取花巾十条、裙带三十三双，与生收讫。女含泪再拜而别。生既归家后，命仆以女所寄之物送与微香。微香寄声于仆曰：“寄语四郎：彼岂不知赵姬之言乎？”仆归以告。友王仲显在焉，生微笑之。友曰：“何谓也？”生曰：“按《左传》赵姬有言曰‘好新慢故易’，微香特讽予也。”次日，复命仆持书以贻。微香展而视之，乃唐体诗一律：

传与多情旧故人，几乎为尔丧良姻。  
空怀杜牧三生梦，难化瞿昙百忆身。  
雨散云收成远别，花红柳绿为谁春？  
不堪回首纱场上，风雨潇潇月一轮。

微香静而思之，终疑于“为尔丧良姻”之句，欲生之来以实之，亦次韵一律以答之。诗曰：

彼情人是我情人，就说无因亦有因。  
千里相思愁里句，几番欢会梦中身。  
天边依旧当时月，洞口时非往日春。  
若念小楼移手处，重来花下赏冰轮。  
生感其意，复以诗一律而绝之焉：  
纺纱场下好情缘，回首西风倍惨然。  
已按赤绳先系足，免劳青鸟再衔笺。  
任从柳色随风舞，莫惜韶光彻夜圆。  
不是怜新违旧约，由来好事两难全。

微香得此诗，知生之绝已也，然而慕生之心，未尝少替，亦和一律以答生云：

纺纱场下旧情缘，怕说情缘只默然。  
今日翻成班氏扇，当时休制薛涛笺。  
玉箫已负生前约，金镜偏教别处圆。  
自是人心多亦易，休言好事不双全。

生时名籍甚，郡邑咸欲举生为庠生。生父爱子，不欲远涉利途，恐致离别之苦。然而众论纷纷，无时休息。生潜喜，乘间言于父母曰：“除非出外可避。”父喜曰：“可往祖姑家少避五六个月，众口无不息矣。”生曰：“如或官司逼勒

，如何？”父曰：“只言随伯父之任可也。”父即日命促装起行。

既至，祖姑一家欣喜，待礼如初。生告所来之由，叔曰：“倘不厌寒微，姑寓于此，朝夕与诸生讲明理义，此某之所深幸也。”生拜谢，退居所寓之轩，偶见绿纱窗上题诗一绝云：

壁上莺还在，梁间燕已分。

轩中人不見，无语自消魂。

生知是瑜之笔，亦书一绝于其旁曰：

肠断情难断，春风燕又回。

东风和且暖，雅称结双飞。

生思玩间，忽见瑜娘独至，且喜且悲，再拜谓生曰：“兄真信士也。缘自兄归之后，媒妁议姻，逮无虚日，父母亦有许之者，但未成事耳。妾心想，迫于父母之命，不得已而饮恨于九泉之下，不及与君诀别为欠。今幸不死，尚得相见，殆天意乎！未审计将安出？”生曰：“此辍之所以日夜切思者也。盖尝思之有三不可：亲戚不可为婚，一也；父母之命不可违，二也；不敢言于父母，三也。为今之计，惟在乎卿主之而已。”瑜曰：“凡妾可为者，敢不自效！望兄指引，斯善矣。”生密附于女耳边低言。女曰：“正合妾意。”言未已，忽听笼中鸚鵡叫：“大人回！大人回！”女闻之，遂遁去。临行，反顾生曰：“兰房之约，三更后四更前，正其时也。妾倚窗以俟。”生许之。

是夜，月明如昼，万籁无声，生视诸仆皆睡熟，轻步潜至女室。女正倚窗而立。相见之际，喜不自胜。生欲挽之就寝，女曰：“丑陋之质，于兄故不敢辞，但以月明花开之景，不可常得，思与君少同侔赏，以度良宵耳。”生然其言，遂并立于玩月亭右厢阶下。俄而，婢女数辈捧馐肴至，罗列满前。二人相与劝酬，极尽款曲。女曰：“人会几何，既逢佳景，可无述作以记之乎？”生曰：“短章寂寥，片文拘泥，与其合笔而和题，孰若同声相应，亦足以见吾二人之敌也。”瑜曰：“就以‘月夜喜相逢’为题，五十韵为率。”

生即为首倡曰：

今夕是何夕，奇逢不偶然。

况当明媚景，正是艳阳天。（生）

烂烂星珠灿，圆圆月鉴圆。（女）

风轻万籁寂，露百花鲜。（生）

河影清还浅，奎缠断复连。（女）

乾坤真罔极，光景自无边。（生）

大地冰壶隐，长空雪浪翻。（女）

连枝横鉴发，素晕隔檐穿。（生）

更漏转三鼓，槐荫过八砖。（女）  
溶溶春似海，缓缓夜如山。（生）  
织女偷情看，姮娥着意怜。（女）  
千年逢一会，二鸟降双仙。（生）  
谈笑幽亭上，追随小院前。（女）  
分明双美具，端的四兼全。（生）  
旧恨应皆释，新愁觉欲颠。（女）  
重来谐素约，又共展华筵。（生）  
何须金石奏，且把海螺传。（女）  
美酒倾珠落，香羹和玉涎。（生）  
脍用金刀切，茶将活火煎。（女）  
冰壶双髻执，罗扇小鬟掾。（生）  
并枕挨肩玉，低鬟动髻蝉。（女）  
柔肠频眷恋，莲步漫周旋。（生）  
红袖深藏笋，罗衣懒上船。（女）  
献酬多节重，议论每牵缠。（生）  
不必宣金石，何劳奏管弦。（女）  
休辞同坐久，且共把诗联。（生）  
共吐珠玑唾，同裁月露篇。（女）  
声声争响亮，字字竞鲜妍。（生）  
可羨唐商隐，（女）  
堪夸燕丽鲜。（生）  
新清开府句，（女）  
秀丽薛涛笺。（生）  
佳兴如流水，（女）  
神词若涌泉。（生）  
孟郊应退舍，（女）  
蔡琰可齐肩。（生）  
转战敌逢敌，□词玄又玄。（女）  
剡藤烦字扫，香剂倩思研。（生）  
宴罢情将困，吟成意尚牵。（女）  
掀帟香自馥，入室步争先。（生）  
好事虽多舛，佳期喜独偏。（女）  
笑携双玉手，共卧五花毡。（生）

莲步移红玉，珊瑚堕翠钿。（女）

交加连理树，掩映并头莲。（生）

色胆大如斗，丽情深若渊。（女）

耳边言切切，心上意悬悬。（生）

凤蜡摇红影，龙涎薰碧烟。（女）

情痴疑是梦，骨冷不成眠。（生）

缱绻两情好，绸缪一意专。（女）

既如鱼水乐，又似漆胶坚。（生）

了毕平生愿，深酬宿世缘。（女）

愈亲须愈敬，相守莫相捐。（生）

密约长如此，深盟永不迁。任他沧海竭，此乐尚绵绵。

联成，女出云笺，命小桃书之。书毕，已四鼓矣。不复就枕，但立会而已。生口占一绝曰：

名花并立笑春风，谁识常空一窍通。

欲验佳期何处见，白罗裆上有残红。

自是之后，幽会佳期，殆无虚日；眷迹之情，亲昵之意，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所作诗词，不可尽述，姑记含蓄意深者八绝：

昨夜东风透玉壶，零零湛露滴真珠。

寄言去问飞琼道，曾识人间此乐无？

一线春风透海棠，满身香汗湿罗裳。

个中好趣惟心觉，体态惺松意味长。

宝鸭香消烛影低，波翻红浪枕边欹。

一团春色融怀抱，口不能言心自知。

淡淡溶溶总是春，不知何物是吾身。

自惊天上神仙降，却笑阳台梦不真。

形体虽殊气味通，天然好合自然同。

相怜相爱相亲处，尽在津津一点中。

半夜牙床戛玉鸣，小桃枝上宿流莺。

露华湿破胭脂体，一段春娇画不成。

烛尽香消夜悄然，洞房别是一般天。

若教当日襄王识，肯向阳台梦倒颠？

鱼水相投气味真，不胶不漆自相亲。

两身忘却谁为我，恐是天生连理人。

一日，祖姑独坐春晖堂上，生侍之，顾生谓之曰：“昔传姻事为‘下玉镜台

’，何谓也？”生以温峤事为对。祖姑曰：“汝知发问之意乎？”生曰：“不知。”祖姑复曰：“汝宜益加进修，吾之女孙，誓不他适，当合事汝，亦使温峤之下玉镜台也。”生拜谢。至暮，生以此告瑜。瑜喜，笑曰：“古人有言：’人心同欲，天必从之。’岂虚语乎！”生曰：“明日当辞归，遣媒言议，勿失时也。”

明日，遂告归。及抵家，以祖姑之语告其父。父欣然从之。

择日命媒行。既至，以所来之由告叔。叔曰：“四哥才貌，出众超群，可敬可爱，得婿如此，足慰人心。奈他人讥笑何？”媒曰：“何伤乎？温峤之下玉镜台，娶姑之女。”又曰：“老泉女适程氏，舅之子也，况乃孙乎？自古迄今，但闻传其事以为佳话，未闻以是病之者，夫何疑之有？”叔婶允之，遂备黄金二锭、羊一牵为定礼。生婢有名朝华者，从媒同至，潜至瑜室，递生书与瑜，瑜展读曰：

玉真小娘子妆次：辘世忝姻缘之契，缔结丝萝；叨因叔侄之情，寓居门馆。诂意天缘会合，亲逢旷世之娇娆；人意交孚，果是前生之配偶。荣生意外，喜溢眉间。缅想淑候，兰蕙其芳，冰霜其洁。秋水为神玉为骨，倾国倾城；芙蓉如面柳如眉，欺花欺月。柳絮因风起，蔼然谢道韞之才；寒藻漾涟漪，粲若朱淑真之文采。诚所谓天上之神仙，君子之好逑者也。辘一寒如此，百技无能，才匪逮人，貌非出众，忝得一拜于云阶，幸已足矣。何况侧身于玉树，恩莫大焉。粉身不足报深恩，万死亦难酬厚德。扞心有愧，揣已何堪！曩闻太夫人因亲致亲之言，归心如箭；今见椿府君执柯伐柯之举，喜意若川。倘得叔婶不以他辞，想应汝我心谐所愿。百岁姻缘，在此一举；千金会合，于此片时。专望竭力赞襄，毋使青蝇污白玉；同心协力，庶教丹桂近嫦娥。则平生之心愿足矣，月下之深盟遂矣。兹因媒氏之行，敬緘鸾而申微悃，特诉凤以候佳音。即辰天地皆春，山川自秀，伏乞保重千金之体，永终百岁之期。不宣。

后二日，媒氏告归，瑜乃出笺以寄生。书曰：

伏自一别，倏尔旬余。蝴蝶之粉未干，麝兰之香犹在。松竹之表，尝仿佛于目睫之间；金石之盟，每念昭于心胸之内。忽喜冰人之传事，又兼云翰之飞来，千欣千喜！恭惟文候，学贵天人，博通古今。风采迈贾少年之弱冠，文华负李长吉之奇才，诚所谓文苑中之英华，士林中之翹楚者也。瑜也，貌微无艳，才非道韞，自谓于世而无取，夫何在兄而见怜！幽谷发阳春，多感吹嘘之力；葵花倾晓日，幸蒙光照之私。托庇二天，已非一日。诂意人心有欲，天意果从。因亲复得致其亲，莫非命也；发愿竟能谐所愿，不亦宜乎！勿然手舞足蹈不自知者，自此生顺死安而无复憾。事已定矣，言更何云。惟冀尊所闻行所知，益励占鳌之志；宜其家宜其室，伫看协凤之祥。不须待月于西厢，正好挑灯于兆牖。毋使前人独专其美，免思微弱致丧厥躬。伏乞鼎调，以副时望。不宣

是月也，忽御史按临，遴选其民俊秀者补弟子员。乡老举生为庠生。后数日，生父命仆赍书以告瑜父。生乃吟诗一首，并写花笺以寄瑜云。诗曰：

书寄平生故友知，白前今已换蓝衣。  
微躯从此如鹰系，佳兆何时协凤飞？  
上苑杏花愁客去，西厢明月为谁辉！  
几回暗想兰房事，不觉临风泪雨霏。  
瑜得生书，亦作一书并歌一篇以复云：  
寂寂兰房愁独倚，忽见长须致双鲤。  
云是琼林天上郎，如今已入黉官里。  
已入黉宫为何如？渐磨仁义乐菁莪。  
方巾圆领真超卓，黄卷青灯好切磋。  
君不见，买臣衣锦归乡里，至今名姓光青史。  
又不见，县官负弩迎相如，至今千载扬芳誉。  
男儿得志皆如此，男儿莫厌穷经史。  
上方治定崇文儒，彬彬济济纓青紫。  
夫君子，真英豪，器宇堂堂气象高。  
心通万卷犹嫌少，日诵千篇不惮劳。  
此时已入文章岛，如今遂却平生志。  
鏖战文场应可期，太平治化真堪异。  
蒲柳应知得所依，凤凰何日又同飞？  
坐看花诰班班降，羞杀人间俗子妻。

仆归，将诗以示生。生与同学生览之，无不叹服称美者。启中有傲句云：“但能有理可明，不怕无官可做。”又云：“前日之良心因妾既丧，今日之放心在君当收。”又云：“莫为蒲柳之姿，堕却云雷之志。”若此之言，非见理分明者，案能及此耶？但恨不见全篇以书记耳。

时生入泮宫，不两月间，生父忽然捐馆。生哀毁逾礼，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既葬，躬自负土，不受人助。事丧之后，终日哭泣而已，不复视事。时有白鹤双竹之祥，人以为孝感所致。自是家道日益凌替，而瑜娘之父始有悔亲之心，遂不复相往来。而生以守制故，不暇理事，不相闻者二载。

然而，瑜娘慕生之心，曷尝少置？风景之接于目，人事之感于心，累累形诸诗词，多不尽录，姑记一二，以语知音者：

鹊桥仙

征鸿无信，游鲤无信，更相望断春潮无信。玉郎何处不归来，怎禁许多愁

闷。青山有尽，绿水有尽，惟有相思无尽。眼中珠泪几时干？一寸肠截成千寸。

### 瑞鹧鸪

芭蕉叶上雨难留，松柏梢头风未收。万闷千愁无着处，并归心上与眉头。肠如袜线条条断，泪似源头涓涓流。倚遍栏杆人不见，满天风雨下西楼。

### 长相思

春望归，秋望归，目断江山几落晖？啼痕点点垂。朝相思，暮相思，终日何时是尽期，伤心寄与谁？

### 一剪梅

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伤心乐事共谁论？花下消魂，月下消魂。愁聚眉峰尽目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晚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 满庭芳

愁锁春山，泪潺秋水，时时独向西楼。望穷千里，山水两悠悠。惆怅故人独在，离别后，日月难留。肠断处，愁愁闷闷，风雨五更头。相思何日了？无肠可断，有泪空流。湘江潮信断，楚峡云收。只恐寻春来晚，东君去，花谢莺愁。兰房下，何时与你，交颈绸缪。

时有同郡富室符氏者，素闻瑜娘才色，闻生久不至，遂散财赂，冀必得瑜娘为婚而后已焉。故有与瑜娘父言者，非誉符家道之华腴，必称符才貌之出众；非言生家道之萧条，必毁生行止之落魄。瑜父遂欲解盟，然犹虑构成词讼，犹豫未决。又有为其画策者，曰：“内外兄弟姊妹，不可为婚，法律所禁，倘或兴讼，以此推之，何畏之有？”遂决意许符氏，然犹未敢轻动。或劝其家纳符氏聘礼者，瑜父从之。

后瑜娘缉知，悲不自胜，以死自誓，终不他适。黎性方严，闻之大怒。瑜乃以白巾自缢，赖众知觉救解，得免。黎方觉悔。

然瑜之心虽不肯从，而符之盟终不可解。正忧闷间，忽值其姑适王氏者归宅，黎命之解慰瑜心。姑乃从容劝瑜百端，瑜应之曰：“结亲即结义，是以寸丝既定，千金莫移。儿非不爱荣盛而爱贫贱，但以弃旧怜新、厌贫就富，天理有所不容，人心有所未安。”姑以瑜言告黎。黎曰：“瑜言诚有理，奈彼符氏何！”凡瑜所亲爱者，皆令劝之。

一日，碧桃乘间谏瑜曰：“娘子懿德娇颜，为诸姊妹中之巨擘，然诸娘子俱适名门宦族，或统制黎民，或操驭军政，或田连阡陌，或金玉盈箱，娘子独许寒酸，妾辈甚不惬意。近见大人别缔良姻，甚喜，甚喜。娘子何故短叹长吁，减却饮食，损坏形容，而为伤感之甚耶？”瑜曰：“汝知其一，不知其二。古

人有言：‘今日之富贵，安知异日不贫贱乎？今日之贫贱，安知异日不富贵乎？’彼符氏虽富，而子弟之品不过一庸夫而已，纵有金玉盈箱，田连阡陌，生为无名人，死亦作无名之鬼，何足道哉！且辜生虽贫，丰姿冠世，学问优长，他日折丹桂如采薪，取青衿如拾芥，何患不至富贵乎？未受他人盟约，尚当求择其人，况先受其人之聘而负之，可乎？有死而已，誓无他志！”

一日，绛桃复谏曰：“自从定亲于辜生之后，一别三年，谅必他聚矣。娘子何故劳心苦志以思之乎？且符氏家道盛大，亦胜辜生百倍。而辜生徇迹儒门，他日远涉利途，未免离别之若。孰若符氏，优游自在，谐老百年，岂不快哉。”瑜曰：“汝勿多言，吾意已决，纵苏张更生，不能摇动。且辜生久不至者何哉！盖生之为人，孝心纯笃，乃翁捐馆，方泣血而不暇，况有心相忆乎！夫愿相守而厌相离者，淫妇之所为也；托终身而期远大者，贤女之所虑也。尔何以淫妇期我，而不以贤女期我也？”绛桃惭愧，拜谢而去。

琼娘亦劝瑜，瑜亦不听。且应之曰：“大人当时若以亲故不许，可也；以生贫寒故不许，亦可也。今既许之，而又背之，岂结亲结义之谓乎！以富以易盟，乃夷虏之所为也，我岂为之。汝亦当识之。”

未几，生家苍头忽持书至，密以一笺付瑜。瑜泣读之，乃叠韵诗一首，别无所言。读毕叹曰：“兄尚不余信也。”诗曰：

一自往年边扁便，无奈鳞鸿专转传。

劝君莫把海山盟，移向他人擅闪善。

自是生既之后，夜就枕间，忽梦往黎家延至于春晖堂后新创亭上，坐，顾其额曰“剪灯西窗”，壁间所挂吹弹歌舞图画，上题有诗，附录于此：

谁家有女颜如玉，手持几竿昆仑竹。镂玉编云一片形，含商弄羽千般曲。一声迟，晓起丹山彩凤啼。一声疾，半夜孤母嫠妇泣。一声喜，秦楼仙侣同飞起。一声悲，异时忠臣乞食归。十分妙趣真无比，良工写入霜缣里。时人莫道是无声，仙声不入凡人耳。右调《佳人品玉箫》

中虚外实木一片，吟向佳人怀里见。玎玎□□几点声，细细粗粗四调线。一声清，半夜天空万籁鸣。一声浊，八月秋风群木落。一声苦，昭君马上啼红雨。一声欢，妃子宫中洗禄山。风流画史龙眠老，笔端写出心机巧。劝君莫道是无声，仙声不入凡人耳。

右调《美人弄琵琶》

自是，生夜就枕间，心甚忧闷。正想间，忽见瑜至，相见之际，再拜再悲。遂相携手入于兰房之内，二人席地而坐，历道其梦想之苦、解盟之由，相对泣下。已而，瑜收泪言曰：“今日相逢，将以为可喜，则又可悲；将以为可悲，则又可喜。悲耶？喜耶？吾不得而知之。”生曰：“苦尽甘来，一定之理，前

日之别因为可悲，今日之逢则又可喜。可悲者既已过矣，可喜者当与卿共之。“瑜遂命绛桃取酒，与生共饮；复命仙桃，歌以侑觞，仙桃请歌东坡《水调歌头》。生曰：“时势不同，情怀各异，彼调虽妙，非吾事也。”乃止。缀《念奴娇》一曲，命仙桃歌之，绛桃和之。

牵情不了，叹人生无奈别离多少。一自殷勤相送后，天际归舟杳。倩女魂消，崔徽梦断，瘦得肌肤小。寒闺深闭，肠断几番昏晓。 怅望凤鸟不至，妖禽怪鸟，恣狂呼乱叫。悄悄忧心何处告，且喜故人重到。满酌流霞，浩歌明月，与尔开怀抱。等闲信笔，写出《念奴娇》调。

曲尽，二人相顾，泪洒数行。已而，复相谓曰：“今夜相逢，何啻梦中，可无述作以记之乎？”生请其题。女曰：“《如梦令》为题，不亦宜乎？”生遂援笔书于纸屏之上曰：

久别喜相会，春从何处来？四眼频相顾，双睛何快哉！对此一盏灯，如醉又如痴。大旱见云霓，和羹得盐梅。忧心冰似泮，笑脸天如开。呼童且奉酒，与君开此怀。

写毕，忽听角起谯楼，钟鸣梵宇，推枕少欠身，乃是南柯一梦。且忆其诗词，因起录之。始欲治装，竟寻旧约，奈何秋闺在迳，正吾人当发愤之际也，更兼有司催逼赴试甚急，生无奈何，只得起服回学肄业。故特命苍头北行，以申前好。岂知瑜父不以生为念，终无一言以及亲事，但厚赂以馈生耳。苍头临行之际，瑜乃以笺付之，令持以奉生。

苍头抵家复命，具言已结盟符氏，生心大悲。复闻瑜有书奉寄，生大喜，拆而视之，乃情札一纸，并诗十韵，生读之，叹曰：“清才丽句，虽李易安、朱淑真不过是也。”书曰：

妾瑜，盖尝因亲致亲，虽有惭于圣训，以义结爱，岂有负于初心，敬陈之诚，上达高明之听。伏念妾瑜三才末品，一介女流，愧无倾国倾城之姿，且有至愚至陋之累。叨蒙不弃，肯结契缘；复感纳聘，重申结好。知恩有自，报德无由。岂期凶变于门，山崩水竭，遂使信沉潮水，雁杳鸿稀。一别悠然，三年在迳。寸心千里。眼穷云海之微茫；一日三秋，肠断光阴之转递。前言难践，后会何时？风风雨雨不曾停，闷闷愁愁何日了！罄南山之竹简，写意无穷；决东海之洪波，流情不已。愁如云而常聚，泪若水而难干。春苑花开，怅满艳阳之景；夏凉燕乳，情嗟长养之天。秋观明月倍伤神，冬玩香梅增感慨。警于心，触于目，无非惆怅之时；俯乎人，仰乎天，尽是相思之处。一心怏怏，两泪汪汪。一日十二时，时时怅望；更更三四点，点点生愁。坐如尸，立如斋，形同枯木；瞻在前，忽在后，目若紫芝。簪折瓶沉，月下已辜向日约；香消玉减，镜中无复旧时容。密约成虚，怕过旧时游处；欢娱陈迹，难期后会何

时。深怀千言万语，与谁说浼；决尽一心一意，惟子是从。愿若果乖，虽生无益；情如不遂，便死何妨！岂抛彩凤文鸾，去逐山鸡野鹭？父纵许盟于异姓，妾肯委质于他人？誓于此生，靡敢失节，皇天后土，实所鉴临！碧落黄泉，要同一处。天作比翼鸟，地成连理枝，允副王郎之愿；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鬼，毋为居易之言。赵璧重完，尚希躬往；乐镜再合，早致良图。姑共挽桓君之车，庶免抱淑贞之恨。偿足死生之债，莫负锱铢；未终龟鹤之龄，长坚金石。诚能如此，妾虽垂首九原之下，亦且甘心矣。惟兄图人，毋使落他人之手也。临书肠断，不知所云。更有平日所作鄙句，并此奉呈。

朝朝暮暮忆崔徽，鬓雾蓬松泪两垂。  
蚕茧丝丝何日了，鹭鸶骨瘦几时肥！  
西厢待月人何在？北里锵鸾事已违。  
肠断画梁双紫燕，飞来飞去又飞归。  
相思想望泪频倾，欲化云娘恨未能。  
帘外厌闻无喜鹊，窗前愁伴有心灯。  
千般娇媚颜何在？一种风流病又增。  
可惜佳期成阻隔，愁愁闷闷几层层。  
红颜薄命古今同，不怨苍天只怨侬。  
松柏岁寒终不改，鸳鸯愿曰也相从。  
要知赵客终完璧，莫学陈工只凤龙。  
今日西厢门下过，汪汪雨泪洒西风。  
鸾凤分群失一友，朝思暮忆倍凄凉。  
当时何啻鱼游水，今日方成参与商。  
流泪泪流流尽泪，断肠肠断断无肠。  
风流有债难偿子，独对西风叹几场。  
平生志愿未能酬，百岁姻缘一旦休。  
两股钗分诚有日，一根簪折整无由。  
愁攒眉上铭难尽，泪落床头枕欲浮。  
倘若情缘中道绝，微躯此外复何求。  
寂寂深闺尽日闲，伤情无语倚栏杆。  
恨从别后生千种，愁拥心头结一团。  
藕断也知丝不断，烛干信是泪难干。  
他时若落庸夫手，璧碎珠沉也不难。  
雨打梨花倍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  
睽违一载更三载，情绪千条有万条。

好句每从愁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  
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  
两地相思各一天，可怜辜负月团圆。  
每盟金石坚孤节，生怕红尘随俗缘。  
鸾鸟柔肠虽断尽，蛟绡鲜血尚依然。  
花开月白人何处，无奈千愁万恨牵。  
蜀纸鲜鲜染泪红，遥传长恨寄匆匆。  
须知身在情终在，务要生同死亦同。  
苏雁影沉传去后，秦箫声断月明中。  
云收雨散知何处，目断巫山十二峰。  
如此钟情世所稀，这般心事有谁知？  
丁香到死香犹在，竹节经霜节不移。  
有意有心常怅望，无言无语但呆痴。  
碧梧翠竹无由见，一日思君十二时。

生得书后，遂整饬再寻旧约，奈何秋闱在迩，有司催逼赴试急。生不得已，即时回学温习旧业。与友人数辈，虽朝夕同学共榻，然而思慕瑜娘之心，无时不然。他不暇及，集古人诗句十首，以思瑜焉。

岂是丹台归路遥，月魂潜断不胜招。  
何因得荐阳台梦，几度难寻织女桥。  
惨惨凄凄仍滴滴，霏霏沸沸又迢迢。  
砌成此恨无量处，纵得春风亦不消。  
丈夫身上泪沾襟，书尽谁怜得苦吟。  
紫府有缘同羽化，瑶台无路可追寻。  
能消造化许多力，不受尘埃半点侵。  
惟有当时端正月，只应常照两人心。  
花有清香月有阴，断肠魂梦两沉沉。  
才开暖律先偷眼，莫为游蜂便吐心。  
薄雾浮云愁永昼，落花流水怨离琴。  
相思一夜梅花发，夕梦时时到竹林。  
鱼在深渊月在天，魂归冥漠魄归泉。  
相思相见知何日，多病多愁损少年。  
独坐独行还独立，相怜相爱莫相捐。  
两情宛转如心素，愿作鸳鸯不羡仙。  
璧破云鬟金凤凰，离人别处倍堪伤。

双双瓦雀行书案，两两时禽噪夕阳。  
谁爱风流高格调，我怜真白重寒芳。  
而今往事谁重有，说与流莺也断肠。  
路隔星河去住难，罗裳不暖午风寒。  
木经玉树三山祷，共待天池一水干。  
阆苑有书难附鹤，碧桃何处共骖鸾。  
山长水阔人还远，春色无由得再看。  
临高万丈日斜西，相望长吟有所思。  
白雪为肌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鸳鸯被合抛何处，红叶蛾黄化未迟。  
独倚栏杆意难写，援毫一咏断肠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千里思无穷。  
春从流水三分尽，心有灵犀一点通。  
长乐梦回春寂寂，馆娃愁重雨蒙蒙。  
不堪吟罢重回首，更隔巫山几万重。  
寄语麻姑借大鹏，琼台重密许飞琼。  
常疑好事皆虚事，谁识鸾声似凤声。  
雾鬓云鬟差玉颈，云裾月凤想娉婷。  
此时为汝肠肝断，一片伤心画不成。  
月窟嫦娥不惜裁，天花冉冉下瑶台。  
独教罗邺能吟毕，曾是刘郎再着来。  
满眼春愁无处着，半生怀抱向谁开？  
此时愁望情多少，一寸相思一寸灰。

诗既成，乃命仆持书报黎，称“将赴试”，密付前诗，以寄瑜娘。瑜见之，不觉失声长叹，亦集古诗十首以复生曰：

故园东望路漫漫，泣血悲风翠黛残。  
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  
春蚕到死丝方尽，沧海扬尘泪始干。  
无可奈何花落尽，五更风雨五更寒。  
玉容寂寞倚栏杆，抱得秦筝不忍看。  
桂树参天烟漠漠，月娥霜宿夜漫漫。  
春花秋月何时了，暮雨朝云去不还。  
正是销魂时候也，金炉香烬漏声残。  
残妆漏眼泪栏杆，睹物伤情死一般。

三径冷香迷晓月，十分消瘦怯春寒。  
黄花冷落不成艳，青鸟殷勤为探看。  
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怜辜负月团圆。  
黄菊枝头破晓霜，此花不与俗人看。  
车轮生角心犹转，蜡炬成灰泪始干。  
云鬓懒梳愁折凤，晓妆羞对怕临鸾。  
故人信断风筝线，相望长吟泪一团。  
署往寒来春复秋，故人别后阻山舟。  
世间美事难双得，自古英雄不到头。  
豆蔻难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  
欲知此后相思处，海色西风十二楼。  
百岁中来不自由，同君身上属谁忧。  
金丹拟注千年貌，仙鹤空成万古愁。  
岂有蛟龙曾失水，敢教鸾凤下妆楼。  
两身愿托三生梦，几度高吟寄水流。  
枯木寒鸦几夕阳，自从别后减容光。  
遥看地色连空色，人道无方定有方。  
披扇当年叹温峤，此生何处问刘郎。  
愁来欲唱相思曲，只恐猿闻也断肠。  
天上人间两渺茫，天涯一望断人肠。  
多情不似无情好，尘梦那如鹤梦长。  
沧海客归珠送泪，坠楼人去骨犹香。  
人生自古谁无死，烈烈轰轰做一场。  
天涯海角有穷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明月清风如有待，冷猿秋雁不胜悲。  
曾听弄玉人间曲，只许高人个里知。  
寂寞日长谁问我，每因风景寄君诗。  
真成命薄久寻思，独立沧浪自咏诗。  
粉面怕遭尘土浼，此心惟有老天知。  
诗成夜月人何在，花落深宫雁亦悲。  
今日春风亭上过，寒猿晴鸟逐时啼。  
写毕，令仆持报以复。

生见瑜诗，叹赏不已，思慕倍常，功名之心如雾之散，眷恋之意若川之流。不觉成疾，勿能言动。旁求长医，拱手默然，莫知所以。有一后至者，叹曰

：“此必害相思之病也，虽卢扁更生，亦莫能施其术。诚能遂其怀，不治而自愈矣。”初，生之遇瑜，人莫知之也，至是，闻医者之言，举家失措，莫知其由。乃询诸仆，咸曰：“不知。”询之哥，始以实告。即时命仆亟至临邑，别以他事诣瑜父，而密以实告祖姑。祖姑得之，窃以言瑜。瑜即解玉戒指一枚并鱼笺一幅，以投仆曰：“饮之即愈。”仆回抵家，遂以玉戒指磨水，与生饮之，顿觉轻减，稍稍能言。仆乃以瑜娘所与之笺呈上。生拆视之，乃诗一首云：

妾即君兮君即妾，君今有恙妾何安。

凤凰倒了连云翼，松柏须宜保岁寒。

当日造端良不易，从今燃尾谅犹难。

天应怜悯人辛苦，破月应知自有圆。

生览诗数次，忽觉身健，渐渐病愈。时槐黄在迩，生以病故，不克赴试，始有重访旧游之意。

又月余，仍整装复抵黎室。既至，叔婶以生久别，眷待甚厚。延于宣抚外堂之西庑。生见颇有外之之意，意甚不快。又以瑜娘平昔敬重于生，疑其必有交通，每使瑜弟黎铭伴生。生自念负疾远来，思欲与瑜一致款曲，留连半月，竟莫能得，悒悒殊深。

忽值瑜母寿诞，夜间设席庆寿，生入伴斋，至三更后，遂轻步入瑜房中。瑜正忧间，见生突至，相与唏嘘，叹息久之。已而，细诉衷肠，论其间阻解盟之事、致病之由，不胜凄惨。言犹未尽，忽闻门外呼唤之声，生遂含泪而别。临行之际，瑜谓生曰：“兄姑留此，不数日父亲将有远行。”生曰：“诺。”

后数日，黎与子果去。生大喜。即日黄昏，外门未闭，生直至女室，相携玉手，同至剪烛西窗，生顾窗中诗画，宛如梦中，无有或异。于是始谋私奔之约，生深然之。既而，参横斗落，遂不复寝，乃相送而出。东方渐白，门犹未搭，二人相返于剪烛轩下。此轩远僻，人迹罕闻，乃制《南宫一枝花》一曲，按琵琶歌以赠生。瑜平昔善歌，恐闻于外，昔时生每强之不得，今请自歌之。生心欣听。响遏行云，声振林木，骇然惊服。词名《一枝花带过小梁州》。

春愁艳色中，夏景繁华里，秋悲霜降后，冬眼雪零时。触目攒眉，许多情意，心事有谁知？三年里只字不通，一日间百忧并集。

小梁州

碧碧天，茫茫不尽；念青鸾，杳杳无期。可怜辜负深盟誓。玉人何处？招之不至。乐昌镜破，凤钏双离。萧郎萧断，蔡琰茄悲。怪累朝鸟雀频啼，喜今宵玉手同携，漫把曲歌歌，大都来细把离情诉。声声短叹长吁。钟情到此，悲欢离合都经历。怅杀我无双翼，安得双双花并蒂，对对凤于飞？古人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成连理枝。”这言儿也君须记，死生随你。问我何归，相思

而已。

歌毕，天明，生乃出。瑜遂书前曲，命婢持示生。

生制《耍孩儿》一曲，暮春同游，命瑜歌之，生拂弦以和之。并附于此。

耍孩儿

老天生我非容易，把俺置入花天月地。欢娱正值少年时，况两人貌美才奇。我便是琼瑶藏中无双宝，你便是紫阳场中第一枝。往古谁堪比？冠世才、风流曹子建，倾城色、窈窕太真妃。

五煞

虽二人，只一身，十分佳，一样齐，根如连理花同蒂。琪花瑶草相辉映，玉蕊金英好护持。谁知得，真情意。博山下深深密约，洞房中悄悄幽期。

四煞

情年深渐昵亲，头交又解携，回头间别三年矣。尔思予两行红粉泪，予思尔几句断肠诗。鳞鸿绝，书难寄。百样相思端绪，万般离况情思。

三煞

可胜叹嗟！椿树倒，痛在心，那堪岸泮严束系。欲重来，奈多修阻不克谐。我的心情秋冬春夏四时里，恨怨悲伤四字儿。此无聊不在心，便在眉。令那割人肠的花开月白，那更苦人心的燕语莺啼。

二煞

我只道破镜不圆，谁承望去璧重归。诉艰辛，一一从头起。耳才闻处肠先断，口未言时泪早垂。相对几声长吁声：哀哀怨怨，噫噫唏唏。

煞尾

此意儿重若山，此情儿融似泥。两人莫负平生志。情粘骨髓刀难割，病入膏肓药怎医？任生生死死，要一处相依。

尾声

如此如此，永由伊，由伊。肯嫁情人，殒身做一个风流鬼，休独使崔张卓司马专美。

自是之后，多会于漱玉亭上。

次夜，生复至，且约以是月中秋，相与践东门之约。瑜允之。

次日，生将辞归，适黎亦回，乃设席以待生。酒至半酣，黎起，举杯谓生曰：“往日时误结丝萝，有乖国法，今思改正。且瑜娘，老夫所钟爱者，不欲外适，恐致相见之难，将求佳婿以赘之。况且子既泮于文林，必历乎仕路，但与瑜娘相呼为兄妹，不亦宜乎？”生听其言，唯唯从命。复以红罗一匹以与生，曰：“劳子远来，无以为馈，聊以表吾违约之过。子其纳之。”生亦受之不辞。宴罢，日暮，生回室，思欲与瑜一会，重申旧约，奈何无间可乘，转展反复，莫

能成寝。既晓，瑜乃命碧桃以罗鳞趾一片并近体一首以别生云：

间别三年始得逢，才逢数日却匆匆。  
一身归去轻如叶，万恨生来重似蓬。  
莫把仙机轻漏泄，好教云翼早相从。  
向来言约君须记，只在中秋一月中。

生归家数日，复往践约。及至，不复露身，但寓于佃夫之家，阴使老妪为通情焉。至中秋夜，赏月罢散，俱已醉寝。瑜乃窃开后门走出。时生正伫立俟候，忽见瑜至，相与同到寓所，命佃夫抬轿，至海滨。时舟在岸，生乃抱瑜登舟，渡海而东。半月间，始得登岸。其程中所作《八景》，附录于此：

兰房寂寞

素娥今夜到蟾宫，鹤怨猿悲惆怅中。  
香冷博山人不见，秋风秋雨泣寒蛩。

花槛萧条

绕栏浓艳四时开，都是区区手自栽。  
此生莺花谁是主，故园猿鹤不胜哀。

仙门夜月

惨淡中秋半夜天，相期私出小门前。  
回首见月颜何厚，步未移时泪已涟。

古道秋风

野草寒烟望眼荒，秋风飒飒树苍苍。  
不知此地是何处，怕听猿声恐断肠。

博浦开船

平生不省出门前，今日飘零到海边。  
同驾木兰从此去，鹤归华表是何年？

扁舟驾浪

一叶轻舟鼓浪行，摇摇摆摆几层层。  
也知平日优游好，怎奈安从险处成。

孤棹摇风

苦爱风流不肯休，西风吹起浪波流。  
人言舟里黄泉近，终日昏昏怕举头。

烈楼登岸

沙白茅黄海气腥，人言此地是丰盈。  
岸头举目非吾土，两泪汪汪别二亲。

登岸之际，忽见仆夫在彼俟候，迎瑜归家。

既至，择日设花烛之会，行合卺之礼。二人交欢之时，不啻若仙降也。乃于枕上共成一词，以识喜云。词名《一剪梅》。

金菊花开玉簪秋，鸾下妆楼，凤下妆楼。新人原是旧交游，鱼水相投，情意相投。举案齐眉到白头，千岁绸缪，百岁绸缪。顶香待月旧风流，从此休休，自此休休。

自是之后，符氏缉知，具状词告于郡。

时郡者由进士出身，博学好事，亦重风情，素闻生之才名、瑜之佳誉，勒生与瑜供状词。轺供曰：

伏以不告而娶，固知获罪于圣门；窃负而逃，未免有乖于国法。虽然有咎，未必无因。谨具状由，备陈始末。缘念我祖之妹，我父之姑，早适临邑之县，厥姓曰黎，厥官曰士，世居临邑之乡。所有孙女，正及可笄之岁；念予小子，先成结谊之盟。自是冰人亲断，千金一诺，复兼月老更交，礼于双璧。玉镜之台，吾已下矣；芙蓉之褥，余得隐焉。讵念人心不测，天地无常，俄焉时候，倏尔云亡。彼海翁遽然易虑，慕彼千金之值，欺予六尺之孤，弃旧好而结新欢，见小利而忘大义。父心母意虽欲更张，女愿男情粘滞不了。是以犯在色之戒，通和好之私。日盛月新，胶坚漆固，两情难舍，百计无由。万虑千思，惟恐破乐昌之镜；三更半夜，遂窃效卓氏之逃。自博浦而下船，至烈楼而登岸。艰于山，险于水，始克到家；寄诸东，转诸西，未遑宁处。冤家有头债有主，已被告明；官司无党亦无偏，从公勘审。今蒙唤问，所供是实，得罪惟甘。冀审缘由，果孰先而孰后；曲成斯美，俾有始而有终。望大人宽宏法之仁，小子遂宜家之乐。生则仰天而祈祷，死则结草以报恩。不在多言，伏乞 台览。

瑜娘供状：

窃惟，告则不得娶，所以悖理而私奔；观过斯知仁，尚望容情而恕罪。荷申悃上渎高明。伏念瑜，父生母育，忝处中闺，师顺婉闲，谨训内则。先时结谊，以缔好于辜生；近日解盟，复许亲于符氏。欲从乎先进，则不顺乎亲；欲适乎后人，则有伤于信。是以犹豫而莫决，未知定向以适从，三思于心，两端互执。出乎此则入乎彼，理势必然；舍乎利而取乎义，心情方慊。况且符氏，粗粗鲁鲁，孰若辜子，昂昂。泾渭判然，薰莸别矣；难离难合，不得不然。所以月下花前，预许偷香之约；更阑人静，竟为怀璧之逃。驾一苇之仙舟，凌千层之碧浪；渡蓬莱之仙境，抵琼馆之明区。谁想洞房之乐方深，而符氏诬词已下；枕度之欢未已，而府中胥吏来拘。自作自欢，事已发矣；吐情吐实，伏乞鉴焉。尚冀秦台之镜照临，孟母之刀剖析。庶俾一段良缘，始终美满；免丧三分微命，翕刻云亡。夫如是，则妾再生之辰也。谨具厥由，详情乎理。

郡览毕，以朱笔判曰：

盖闻，《易》备三才，贵阴阳之正义；《诗》称四始，开男女之及时。《春秋》著谨始之文，经书重大婚之礼。兹乃彝伦之大，实为风化之原。载于圣经昭昭者也；传诸后世，郁郁乎哉！矧今圣化，人物衣冠之盛，不异中州，尚期媲美于鲁邹，岂意犹存于郑卫。切照书生辜辘，初知文墨，略涉诗书。况能怀席上之珍，何患无书中之玉？处子瑜娘，生长富华，性质婉婉，何不韞匱藏之宝，待夫善价之沽？却乃逞己私情，污吾淳俗，非独有违于国法，抑且有叛于圣经。揆诸理而罪固难逃，原其心而情实可恕。再照，土官黎稠，蠢尔黎蛮，野哉羯老，不能修理帟幕，安能制服黎民？矧今背约欺孤，损贫就富，事由其始，罪所当先。原告符氏，猴头兽尾，狼子野心，不能揣己自量，却夺人匹配。且复捏虚词诬告，欺诳官司。理既有亏，法当坐罪。牵连之人数，各科断于本条。呜呼！一理所存，两端互执。欲断之符氏，恐开争占之方；欲断之辜生，虑起淫奔之路。是故，度以中正之道，所以归父母之家。风流案自此打开，陷人坑从今填满。旷夫怨女，永无间言；债主冤家，大家解结。一惟圣朝之律，深惩荡俗之非。凡诸后生，当鉴前辙。判语已毕，合属施行。

于是，命黎父领之回。

先是，二人淹滞囹圄，极情凄惶。乃至判断明白，将使瑜父领瑜前归，二人相语别曰：“妾与君历尽危险，备经辛苦，犹不得遂其美满之情，今日系于囹圄之门，此人之至恶者也。非缘兄，亦不出此。我父又将领妾远回，今夜与君在此，不知明日又在何处也。死则已矣，倘不死，庶毋相忘于患难之中。”二人抱头大恸，绝而复苏者数次。既而，拭泪立会数次，以极其情。不觉钟敲谯阁，日上三竿。女遂自摘其发系生之臂，生亦摘发以系瑜臂。仰天叹曰：“虽今生不得为同室人，亦当死为同穴鬼；纵有死生之殊，永无违背之异；皇天后土其证之焉。”瑜乃口念《沁园春》一阙，歌以别生。每歌一句，长哭一声。满狱闻之，莫不掩泣。歌曰：

夫为妻亡，妻为夫死，死又何难？念狼虎丛中，曾经险阻，镬汤狱里，受尽辛酸。有口难言，含冤莫诉，碎了心肠烂了肝，愁杀处，见君尤缱绻，我独生还。恩情万种千般，誓死死生生永不单。这三世冤家无解结，一条性命惜摧残！生不同衾，死当同穴，付与符氏冷眼看。须记取，绵绵长恨，天上人间。

瑜及临去之时，生之婢女以酒送瑜。瑜出一笺以付之，使之与生。乃《醉春风》词一曲：

玉貌减容色，柳腰无气力。可怜好事到头非。啾啾唧唧，彩凤分飞。宝镜坠井，魂招不得。回头长叹息，血点垂胸臆。乾坤有尽意无穷，悒悒愁愁

，嗟嗟叹叹，相思罔极。

瑜娘既出，生亦疏放，然溺于所爱，恩愈厚而情愈深，终日不食，终夜不寝，痴痴呆呆，如醉如梦，动静语默，皆思瑜之心形也。甚至精神耗损，容有变色。所为之事，旋踵而忘，不知其与荀情崔魄，孰果先而孰后也。尝作《玉蝴蝶令》一阙云：

憔悴玉人去也，深盟已负，幽怨难招。终日昏昏，无赖无聊。恨如山，重峰叠嶂；愁若线，万绪千条。想娇娘，眼波波深恨，旆摇摇难招。游魂飞散，金钗脱股，玉带宽腰，被冷香残，兰房寂寂，长夜迢迢。僧金袈，倩谁解结？风流案，何日能消？可怜宵，玉人何在，风雨潇潇。

又诗曰：

临风长叹息，好事到头非。  
一点心难朽，千年愿已违。  
离鸾终日怨，塞雁几时回？  
寂寂寒窗下，无言但泪垂。  
谁想凤和凰，翻成参与商。  
灯残心尚在，烛冷泪还长。  
当日同司马，如今似乐昌。  
相思成痼疾，自觉断中肠。

瑜娘自归之后，黎幽之冷室，使之自尽。瑜终日独自悲吟，欲殒命，然以未得与生诀别，尚不能忍，乃作哀词八首以自吊云：

暗室兮寥寥，长夜兮迢迢。欣欢兮今何在，天涯兮亦何遥。愁频结兮不能消，魂已飞兮不能招。风流债兮偿未了，鸳鸯颈兮何时交。

妾心兮悲又悲，皇天兮知不知？相思兮此际，相见兮何时？雁儿东去，燕儿西归，镜已分兮钗已离。心盟有在兮君应不违，灵神作证兮吾将谁依？在天愿作兮比翼鸟，在地愿为兮连理枝。天地兮无穷尽，此情兮无绝期。

日在兮青天，鱼在兮深渊。天与渊兮悬何绝，我与君兮合无缘！不怨父兮不怨母，不怨人兮不怨天。但怨红颜多薄命，倚门长叹泪涟涟。

幽室无人兮与鬼交亲，微喘苟存兮与鬼为邻。愁眉兮终日颦，幽恨兮几时伸。誓此生兮不惜身，即与子兮合其真。生当为兮同室人，死当为兮同穴尘。

春风桃李兮今何在，秋雨梧桐增感慨。填不平兮美满坑，偿未了兮风流债。香罗重解兮何时，佳期已失兮难再。

百年伉俪兮一旦分张，覆水难收兮拳拳盼望。倘若不遂所怀兮死也何妨，正好烈烈轰轰兮便做一场。莫教专美兮待月西厢，何必偃仰兮苦恋时光。

树欲静而风不休，鱼欲停而水长流。海纵枯兮心尚在，石虽烂兮情犹存。

于今堪叹亦堪悲，无缘佳期不到头。甘向牡丹花下死，便为情鬼也风流。

只为君情兮苦牵缠，遂使今日兮受斯愆。窃负而逃兮真可嫌，縲继而拘兮犹可怜。父兮母兮不相见，兄兮弟兮不相援。与其苟生于人世，孰若饮恨于黄泉！

词成，黎以公干之县，祖姑乃乘间纵瑜潜而出。时生家仆来探访消息，厚赂瑜家童，求以道意于瑜，瑜乃出一简付之，命送与生。生拆视之，不觉放声大哭。其书曰：

妾与君自交会以来，殆已四载于斯矣。吾兄与妾眷恋之心，始终弗替，绸缪之意，生死弗改。月下之盟，口血犹未干也；灯前之语，德音尚在耳也。妾拳拳是念，切切惟思，未尝一日而去怀，惟冀与子偕老而已。曩者中秋之行，始得遂志，自谓可以驯至百年，而不负灯前月下之心遂矣。奈何无知恶少，嫉妒顿生，构成官讼，遂至钗分镜破，簪折瓶沉。父母恶之，乡人贱之，臭秽彰闻，闺门貽笑，良可悲夫！妾今幽居别室，风月不通。正欲自尽也，则恐自轻沟渎，人莫知之；正欲苟存也，则将何面目去见父母？是以犹豫未决，思欲与子一诀而后殒身也。呜呼！百岁伉俪，一旦分张；千载佳期，时难再得。想迎风待月之时，握雨携云之会，其可得乎？呜呼，不可得也。此妾之所以长叹深悲者也，所以饮恨长逝者也。妾所以作哀词录之以奉呈焉，以表生死不忘之志。瑜泣血谨书。

生览毕，忽焉如有所失，乃作《嗟嗟凤侣》六章以自旷云：

嗟嗟凤侣，在天一方，思之不见，我心孔伤。

嗟嗟凤侣，在天一涯。思之不见，我心孔悲。

嗟嗟凤侣，非梧不栖。胡为乎哉，一东一西。

嗟嗟凤侣，非竹不食。胡为乎哉，一南一北。

嗟嗟凤侣，遭幽囚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嗟嗟凤侣，落樊笼兮。一日不见，如三冬兮，使我心忡忡兮。

生即日促装兼道而行，直抵黎之左右潜居焉。使人以密告祖姑，祖姑密以告瑜。瑜闻生至，思得一见而无由，乃作《首尾吟》二律以馈生云：

生不从兮死亦从，天长地久恨无穷。

玉绳未上瓶先坠，金钿初调曲已终。

烈女有心终化石，蛟人何术更乘风？

拳拳致祝无他意，生不相从兮死亦从。

生不相从兮死亦从，吁嗟好事转头空。

睽违已似河边柳，偶得全凭塞上翁。

幽怨未消幽恨结，此身虽异此心同。

拳拳致祝无他意，生不相从兮死亦从。

辜生是日又得此诗，越加忧惨。知瑜以死相许也，乃溺恨燥肠作赋，名曰《钟情》，密以馈女云：

予自与卿交合之后，悲欢离合，莫不备经。然后知吾二人钟情之至，亘古至今，天上人间所未有者也。自前寓此，埋身晦迹，一月余矣，思与子一会，以叙往昔之好，以成往昔之盟，以谐往日之愿，以践往日之言，不可复得，可胜叹哉！近得子所作《首尾吟》二律，感伤悲戚，怨恨凄惨，且以见吾子之无二志矣。读之再三，感之不己。呜呼！不知何时复得相见也。兹不揆愚鲁，强写情怀，作成鄙赋一篇，名曰《钟情》。盖情所钟者，皆吾与子经历之所履也，不待赘言已可知矣，然未有不因言而见心者也。吁！韩子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岂虚语哉！今因人便，敬述谬作以寄吾子，希吾子其采之。虽然，文笔虽工，无补于事，要在践言耳。

同生死人辜辘拜首

献赋曰：

心动为情，与生俱生。蕴之而为至中之德，发之而为至和之声。至微至妙，惟纯惟精。因乎万物之感，故有二者之名。嗟叹，夫人之所禀虽同，我之所钟独异。非忧欢之切心，匪爱恶之介意。杳杳焉莫究其由，茫茫焉莫窥其标。但见感乎物，应乎中，触于目，着于躬。乾旋坤转，吾情之无穷也；日往月来，吾情之交通也；春风和气，吾情之冲融也；骤雨浓云，吾情之朦胧也；泪之洒然，气之嘘然，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峰也。然一身之有限，而万状之无涯。既而乐之，乐忽变而哀，情之所钟，为何如哉！察其所由，源源而来。想其月明风清，寂无人声；兰扃启矣，情人止矣；尔乃一气潜消，两情不已；贯两玉而一串，洽两身而一体，萋萋焉，猗猗焉，不啻乎凤之鸣、枝之连理也。虽文萧之绊彩鸾，三郎之幸妃子，天下钟情之乐，又岂加于此哉！至若子规声苦，秋闺夜雨，人既归兮，臂既解兮，尔乃恨结于心，愁塞于眉，嗟赤绳之缘薄，叹鳞雁之音稀，肃肃焉，切切焉，奚啻乎雁之失群、鸾之分飞也。虽溺爱之苟情多情之崔魄，天下钟情之苦，又岂有加于此哉！呜呼噫嘻！吾之与子，交情之至，止于此矣！方跨粉墙，游洞房，待月明，窃仙香，赴云雨之幽会，期天地而久长，此情之钟于乐之一也。及其辞闾苑，归琼馆，赴佳期，望穿眼，念日月之流迈，伤春景之不返，此情之钟而为苦之一也。及至久别而相逢，久窒而复通，携琴以随相如，举案以待梁鸿，此又情之钟而为苦之一也。诂意事发入于公门，身居于囹圄，埋龙剑于狱中，分明镜于江浒，此又情之所钟而为苦之一也。情兮情兮，钟情至此当何如！极乐哀生，言既不虚；苦尽甘来，言岂我诬？悼往者之不可救，念来者之犹可图。望赵卿之返璧，期合浦之还珠。誓此

心兮，生死不殊；誓此情兮，生死不渝。身虽异处，情非二途。卿其我乎？我其卿乎？钟情之赋，止于如斯，复可言之可言欤！乃从而歌之曰：乾坤易尽兮，情不可极。日月易转兮，情不可移。云雾可消兮，情难释。江海可量兮，情难测。情之起，先天地而始。情之穷，后天地而终。微此人兮，吾谁与俦？微此情兮，吾何以终！

瑜览赋毕，不觉失声大哭，即而，援笔修书一封以答生云：

同生死人妾瑜拭泪含涕，谨布心声，特令便人代为申达微意，以渎情人辜兄：妾惟悲欢相继，虽事势之必然，生死同途，实人情之至愿。皇天后土，鉴一生无二之心；霜竹雪梅，秉万古不移之节。春情如海，永不枯干；盟誓若山，何由转动？但恐情命短短，物在人亡，空垂首于九原，枉分身于两处，为此悲耳，岂不哀哉！妾今在幽房，何殊地狱。吞声哽咽，绝如泣血之子规；顾影悲吟，恰似失群之孤雁。欲苟延性命，亲却不从；将殒灭微躯，兄又不至。伤心积恨，岂止一端；残喘微躯，惟欠一死。感兄不弃，幸经百里而来询；嗟妾无缘，不得一朝而相见。室迩人遐，空怀恨焉；月缺花残，实可伤也。近得情书飞坠，华赋传来，浏亮新奇，凄凉惨切，备尽悲欢离合之状，极夫风流慷慨之言。蹙额开缄，含泪披读，泄胸中之苦趣，开笔下之陈言。奈何纸短情长。未克言穷意尽。伏乞采之，实为幸也。

黎归，闻其母纵瑜，大怒，愈加禁锢，节其饮食。生潜住月余，不复通其消息，愈加忧怏。然赖祖姑时加通问，且命生，姑留于此，因便窃发。

又月余，值黎岳父之诞辰，黎偕其妻俱往之外氏。是夜，祖姑乃穴墙纵瑜令出，命佃人舁之，随生东归。

数日至家，再设花烛之宴，重誓山海之盟。生乃命婢把酒，与瑜共饮。欢甚，生口占一绝以侑女酒：

经霜松柏愈森森，足见平生铁石心。

今夜灯前一杯酒，故人端为故人斟。

瑜接卮，亦吟一绝以答生：

经霜松柏愈斑斑，足见平生铁石肠。

今夜灯前一杯酒，故人端为故人尝。

瑜复酌酒，再酬生：

经霜松柏愈斑斑，足见平生铁石肝。

今夜灯前一杯酒，故人端为故人谈。

生接卮，亦吟以复：

经霜松柏愈青青，足见平生铁石盟。

今夜灯前一杯酒，故人端为故人倾。

后黎归，觉女之亡，亦不甚怒，祖姑乘间劝黎，因许瑜归宋。祖姑密使人报生知，夫妻遂备礼起行。既至，俯伏请罪。居月余方归。

生友闻生完璧而返，乃各牵羊携酒相贺，席间青门黄仁卿作而言曰：“今日之饮，诚所谓不常之饮也，诸君可无一语，以庆辜兄之乐乎？”众曰：“诚哉是言也。”时玉峰主人在坐，因作一律以为首倡：

几回离合几悲欢，如此钟情世所难。  
雪冻不摧松落落，蛾飞难掩月团团。  
丰城龙剑分终会，合浦灵珠去又还。  
从此玄霜俱捣尽，如将诗句诵关关。  
众客遂次第呈诗，诗多不载，玉峰主人又结一律云：  
好将诗句诵关关，青鸟何方再探看。  
无可奈何风太急，似曾相识月重圆。  
画蛇笑彼安蛇足，失马知君得马还。  
好把风流收拾起，早携书剑上长安。

瑜娘重归之后，孝敬其姑，恭顺其夫，待姊妹以和友为先，遇仆婢以恩惠为本。一家内外，无不敬之。机杼之精，剪制之巧，为一时之冠，时誉翕然。暇日，则与生吟咏。玩绎诗书，吟咏情性，一唱一和，所作诗词，集为一稿，名曰《和鸣集》。厥后生掇巍科，跻大任于时，为名士大夫。夫妻偕老百年，永终天命。

玉峰主人与生交契甚笃，生一旦以所经事迹、旧作诗词备录付之，命为之作传焉。既成，乃为之赞曰：

伟哉辜生！  
卓冠群英，  
玉质金声。  
懿哉瑜娘！  
秀出群芳，  
国色天香。  
曰秀曰芳，  
今古无双，  
可羨可嘉，  
千载奇逢，  
意密情浓，  
成始成终。  
洋洋美誉，

流播乡闾，  
莫不曰善。  
斯色斯才，  
生我琼台，  
猗欤休哉。  
玉峰主人，  
笔力通神，  
相像写真，  
作此传记，  
传之无涯。  
详观此集，  
妙哉妙哉。

## 卷之二 上层

### 【裴航遇云英记】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摯归于京，因备巨舟，载于襄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比邻。航虽亲切，无计导达而睹面焉。因赂其侍婢裊烟而求达诗一章曰：

向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

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裊烟，裊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景丽，云低发鬓，月淡修眉，举止乃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睟眙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会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裊烟持诗一章曰：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京。

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裊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

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影，竟无踪兆，遂装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苧，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

，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瓿，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瓿，遽揭箔，睹一女子，露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羞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缩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勿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耳。”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躇而不能适，愿约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与灵药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若约娶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许他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间闹市，喧哗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

数月余日，忽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贷仆马，方及其值。遂步骤独挚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一朝，航之意愈坚。如此百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帟帐。”遂挚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翹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将航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首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有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

## 【秋香亭记】

至正间，有商生者，随父宦游姑苏，侨居乌鹊桥，其邻则弘农杨氏第也。杨氏乃延佑大诗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于商，其孙女名采采，与生中表兄妹也。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年，气禀清淑，性质温粹，与采采俱在童卯。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读书之暇，与采采共戏于庭，为商氏所钟爱，尝抚生指采采谓曰：“汝宜益加进修，吾孙女誓不适他族，当令事汝，以续二姓之妾，永以为好也。”女父母乐闻此言，即欲归之，而生严亲以生年幼，恐其怠于学业，请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怜爱。数岁，遇中秋月夕，家人会饮沾醉，遂同游于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树，垂荫婆娑，花方盛开，月色团圆，香气浓馥，生、女私于其下语心焉。是后，女年稍长，不复过宅，每岁节伏腊，仅以兄妹礼见于中堂而已。闺阁深邃，莫能致其情。后一岁，亭前桂花始开，女以折花为名，以碧瑶笺书绝句二首，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嘱生继和，诗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几度风吹到绣房。

自恨人生不如树，朝朝肠断屋西墙！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种两株。

愿得他年如此树，锦裁步障护明珠。

生得之，惊喜，遂口占二首，书以奉答，付婢持去。诗曰：

深盟密约两情劳，犹有余香在旧袍。

记得去年携手处，秋香亭上月轮高。

高栽翠柳隔芳园，牢织金笼贮彩鸳。

忽有书来传好语，秋香亭上鹊声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见二诗，大喜欲狂。但翘首企足，以待结之期，不计其他也。女后以多情致疾，恐生不知其眷恋之情，乃以吴绫帕题绝句于上，令婢持以赠生。诗曰：

罗帕薰香病裹头，眼波娇溜满眶秋。

风流不与愁相约，才到风流便有愁。

生感叹再三，未及酬和。适高邮张氏兵起，三吴扰乱，生父挈家南归临安，展转会稽、四明以避乱；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载。吴元年，国朝混一，道路始通。时生父已歿，独奉母居钱塘故址，遣旧使老苍头往金陵物色之，则女以甲辰年适太原王氏，有子矣。苍头回报，生虽怅然绝望，然终欲一致款曲于女，以导达其情，遂市剪彩花二，紫绵脂百饼，遣苍头赍往遗之。恨其负约，不复致书，但以苍头己意，托交亲之故，求一见以觐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室，开彩帛铺于市，适女垂帘独立，见苍头起于门，遽呼之曰：“得非商兄

家旧人耶？”即命之入，询问动静，颜色惨怛。苍头以二物进，女怪其无书，具述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辞，以酒饌待之。约其明日再来叙话。苍头如命而往。女剪乌丝，修简遗生曰：

伏承来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间阴。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西奔窜，左右逃遁；祖母辞堂，先君捐馆；避终风之狂暴，虑行露之沾濡。欲终守前盟，则鳞鸿永绝；欲径行小谅，则沟渎莫知。不幸委身从人，延命度日。顾伶俜之弱质，值屯蹇之衰年，往往对景关情，逢时起恨。虽应酬之际，勉为笑欢；而岑寂之中，不胜伤感。追思旧事，如在昨朝。华翰铭心，佳音属耳。半衾未暖，幽梦难通，一枕才欹，惊魂又散。视容光之减旧，知憔悴之因郎；怅后会之无由，叹今生之虚度！岂意高明不弃，抚念过深，加沛泽以滂施，回余光以返照，采葑菲之下体，记萝葛之微踪；复致耀首之华，膏唇之饰，衰容顿改，厚惠何施！虽荷恩私，愈增惭愧！而况迩来形销体削，食减心烦，知来日之无多，念此身之如寄。兄若见之，亦当贱恶而弃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尽，当结伉俪于来生，续婚姻于后世耳！临楮呜咽，悲不能禁。复制五十六字，上读清览，苟或察其辞而恕其意，使篋扇怀恩，绋袍恋德，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诗云：

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  
两世玉箫犹再合，何时金镜得重圆？  
彩鸾舞后肠空断，青雀飞来信不传。  
安得神灵如倩女？芳魂容易到君边！  
生得书，虽无复致望，犹和其韵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旧姻缘，长记中秋半夜天。  
鸳枕沁红妆泪湿，凤衫凝碧唾花圆。  
断弦无复鸾胶续，旧盒空劳蝶使传。  
惟有当时端正月，清光能照两人边。

并其书藏巾笥中，每一览之，辄寝食俱废者累日，盖终不能忘情焉耳。生之友山阳瞿佑，备知其详，既以理谕之，复制《满庭芳》一阕，以著其事。词曰：

月老难凭，星期易阻，御沟红叶堪烧。辛勤种玉，拟弄凤凰箫。可惜国香无主，零落尽露蕊烟条。寻春晚，绿阴青子，已无聊。蓝桥虽不远，世无磨勒，谁盗红绡？怅欢踪永隔，离恨难消！回首秋香亭上，双桂老，落叶飘。相思债，还他未了，肠断可怜宵！

仍记其始末，以附于古今传奇之后，使多情者览之，则章台柳折，佳人之

恨无穷；仗义者闻之，则茅山药成，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终如此而已也！

### 【张老夫妇成仙记】

张老者，扬州六合人，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长女及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锄地，鬻蔬不衰。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愧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居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恋，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晓，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长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延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见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门吏，拜引入中厅。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环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固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占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

未见。略序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

明日方晓，张老与韦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中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数十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有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

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乃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

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邨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贯，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庸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邨，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千万，持此席帽为信。”王老曰：“钱即实有，帽是乎？”韦前曰：“叟可验之，岂有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自青布帏中出，曰：“张老尝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钱，载而归，乃信真神仙也。

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山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复数年，义方偶游扬州，而行北邨前，忽见张老昆仑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和初兴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

###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随父百禄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标致，书画琴棋，靡所不晓。诸生日与嬉游，爱之逾于同气，凡远近名山胜境，吟赏殆遍。尝曰：“吾平生懒事声利，但长得好处登临足矣！”明年秋

，百禄将遣回，洙母不忍舍，乃曰：“儿来未久，奈何使去？且官清毡冷，路费艰难，公宜再思。”百禄乃谋于诸生之亲厚者，使开馆于人家，一则自可读书进学，一则藉俸金为归计。诸生深幸洙留，遂荐于附郭大姓张氏，次岁丙寅正月十八日设帐，庠序朋好，群送以往；张大喜，开宴，待为上宾，且谓百禄曰：“令嗣晚间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禄许之。至二月花晨，洙解斋归省，偶经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树，花方盛开。洙爱之，小立徘徊。忽见桃林中一美人，延伫花下，洙不敢顾而去。尔后经从，美人必在门首。一日，洙过，偶遗所得俸金，美人命婢拾以还洙，洙感激；明日，诣谢。至门，丫鬟入报曰：“前遗金郎来矣！”请入内厅，美人出相见，笑问曰：“君非张运使宅西宾乎？”洙曰：“然！”且谢还金事。美人曰：“张氏一家亲戚，彼西宾即吾西宾也，奚谢为？”洙起揖曰：“敢问夫人名阀为谁？与敝东何亲？”美人曰：“此为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独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辞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贤东知君至此，而妾不能为一款曲，惶愧殊甚！”即陈酒馔，设二席，与洙耦坐。坐中劝酬极至，语杂谐谑；洙以真张氏姻娅，不敢少纵。美人曰：闻君倜傥俊才，雅能赋咏，何至作儒生酸乎？妾虽不敏，亦颇解吟事，今既遇赏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尽出其家所藏唐贤遗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骈诗词手翰尤多，皆真迹，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释手，美人麾婢撤去旧俎，别出佳肴，中多异味，不能识；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一诗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乱红飞处遇婵娟；  
襄王误作高唐梦，不是阳台云雨仙。

美人曰：“佳则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尽兴；用‘落花’为题，共联一首如何？”洙曰：“谨如教。”美人唱曰：

韶艳应难挽，芳华信易凋（薛）。

缀阶红尚媚（洙），

委地白仍娇（薛）。

坠速如辞树（洙），

飞迟似恋条（薛）。

薛铺新蹙绣（洙），

草叠巧裁绡（薛）。

丽质愁先殒（洙），

香魂痛莫招（薛）。

燕衔归故垒（洙），

蝶逐过危桥（薛）。

粘帙将□露（洙），  
冲帘乍起飏（薛）。  
遇晴犹有态（洙），  
经雨倍无聊（薛）。  
蜂趁低兼絮（洙），  
鱼吞细杂□（薛）。  
轻盈珠履践（洙），  
零乱翠钿飘（薛）。  
鸟过生愁触（洙），  
儿嬉最怕摇（薛）。  
褪英浮雨润（洙），  
残蕊漾风潮（薛）。  
积径教童扫（洙），  
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锦瑟（洙），  
瀹茗入诗瓢（薛）。  
玉貌楼前堕（洙），  
冰容梦里消（薛）。  
芳园曾藉坐（洙），  
长路或追镳（薛）。  
罗扇姬藏瓣（洙），  
筠篱仆护苗（薛）。  
折来随手尽（洙），  
带处近环焦（薛）。  
□泥犹凄惨（洙），  
瓶空更寂寥（薛）。  
叶浓阴自厚（洙），  
蒂密子偏饶（薛）。  
岂必分茵溷（洙），  
宁思上研硝（薛）。  
香余何吝窃（洙）， 珮  
□解不烦邀（薛）。  
冶态宜宫额（洙），  
痴情妒舞腰（薛）。

妆台休浪拂（洙），

留伴可怜宵（薛）。

联成，美人出小笺写之，写讫，夜已二鼓，延入寝室，自荐枕席，鱼水欢情，极其缱绻。枕边切切叮咛洙曰：“慎勿轻言，若贤东知之，彼此名节丧尽矣。”次日，以卧狮玉镇纸一枚赠洙，送至门外，曰：“无事再来，勿效薄幸也。”洙遂结馆东曰：“老母相念至深，必令归家宿歇，不敢留此。”馆东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逾半年，人无知音。惟赏花玩月，举白弄琴，曲尽人间之乐。一夕，与洙论诗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时罕见。”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谈笑为之，若予荒钝，无复措辞。”美人笑曰：“请试命题，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时词也。”美人即赋诗曰：

花朵几枝柔傍砌，柳丝千缕细摇风。

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

凉回翠簟冰人冷，齿沁清泉夏井寒。

香篆袅风清缕缕，纸窗明月白团团。

芦雪覆汀秋水白，柳风凋树晚山苍。

孤灯客梦惊空馆，独雁征书寄远乡。

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

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

读与洙听，洙叹其敏妙，将濡毫属和。美人曰：“政所谓木桃琼玖，敢望报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杂‘阳春’，难为和耳。”亦赓四韵曰：

芳树吐花红过雨，入帘飞絮白惊风。

黄添晓色春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瓮水凉消暑，藕叠盘冰翠嚼寒。

斜石近阶穿笋密，小池舒叶出荷团。

残日绚红霜叶赤，薄烟笼树晚林苍。

鸾书寄恨羞封泪，蝶梦惊愁怕念乡。

风卷雪篷寒罢钓，月霜辉柝冷敲城。

浓香酒泛霞杯满，淡影梅横纸帐清。

美人且读且笑曰：“绝妙好词，但两韵俱和则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输一筹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胜，自昔以来，多产佳丽；若昭君、文君、薛涛辈，以夫人方之，迨亦有优劣乎？”美人曰：“昭君远嫁胡沙，卓氏当垆可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涛，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为优矣。”洙曰：“涛妓女，何敢上拟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谓难得者。余尝读秦再思《纪异录》云，高千里镇蜀，尝开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

’涛曰：’川，有似三条椽。’高曰：’奈何一条曲。’涛曰：’相公尚使没量斗，穷酒佐三条椽有一条曲，又何足怪！’妇人敏贍，诚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类。特戏笑之语耳，若其’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云万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制小笺，至今蜀人号薛涛笺；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涛者也。”酒罢就枕，洙馈以八珠耳一副。美人谢曰：“谨当佩服，犹君子之常在耳边也。”又逾时，洙母病，遂辍讲，归侍汤药，如此三月余，方愈。美人讶其久不来，恐有他遇，乃赋懊恼曲怨之。会洙母疾愈，复入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谓曰：“何久别耶？”洙以实告。美人曰：“三月不违人，今违人三月矣。”洙戏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谈谑间，出前曲示洙，曲曰：

黑铅铸剑难为锋，碧芰制衣宁御风？歛漆阿胶忽纷解，清尘浊水何由逢？  
请看绿草南园蝶，并宿花房花亦悦；鸳鸯头白不相离，那学秋胡便长别！  
东邻美女红玉梭，雪缕凤机成素罗。雨意云情肯轻许，纵然折齿将如何？  
深深永巷闲风月，锦帐兰缸泪如血，血点年深久尚红，至今洒在同心结。

洙爱其才色，眷恋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倾竭不吝，谓洙曰：“向时联句，未尽高情，今夕当轻弹慢舞，浅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见吾二人劲敌也。”乃以睡鸭炉焚香，红蚌脯荐酒，钩帘望月，并坐前楹。洙曰：“昔韩昌黎与孟效有城南联句、斗鸡、石鼎、秋雨等作，宏词险韵，脍炙人口；今兹之赋，宜命作月夜联句，以五十句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请美人先赋曰：

庭月如铺练（薛），  
池星似撒棋（洙）。  
天空河影澹（薛），  
节换斗杓移（洙）。  
梨枣低垂树（薛），  
藤萝密蔓篱（洙）。  
草纷萤火乱（薛），  
干偃鸟巢欹（洙）。  
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胜姬（洙）。  
髹盆凉沁水（薛），  
纨扇静摇■（洙）。  
双陆收骰局（薛），  
琵琶上练丝（洙）。

砌蛩音远近（薛），  
檐马响参差（洙）。  
银作弹箏甲（薛），  
鼉为冒鼓皮（洙）。  
秋筠斜织簟（薛），  
暑帐薄裁■（洙）。  
宿燕栖还起（薛），  
惊禽下复疑（洙）。  
地幽尘阒寂（薛），  
城远漏逶迤（洙）。  
窈窕来红拂（薛），  
雍容识紫芝（洙）。  
缘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难欺（洙）。  
幸已逢良夕（薛），  
艰哉遇少时（洙）。  
殷勤酬契阔（薛），  
倾倒极淋漓（洙）。  
莲实瑶琴轸（薛），  
荷筒碧酒卮（洙）。  
■呼能婢斫（薛），  
瓶唤小鬟持（洙）。  
壳破开螃蟹（薛），  
唇腥啖蛤蜊（洙）。  
菱烦纤手剥（薛），  
肉拔利刀披（洙）。  
令急觥行速（薛），  
讴清曲度迟（洙）。  
劝酬兼尔汝（薛），  
讲论杂乎而（洙）。  
冷脆尝瓜果（薛），  
咸酸啜醢醢（洙）。  
艳杯浮琥珀（薛），  
异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犀筋（薛），  
酥汤进蜜脾（洙）。  
渴来便茗好（薛），  
酣后快冰宜（洙）。  
妙句联将就（薛），  
狂心坐已驰（洙）。  
歌筵浑可罢（薛），  
卧具早教施（洙）。  
不用寻桃叶（薛），  
那须听竹枝（洙）！  
媚人莺语滑（薛），  
恼醉蝶情痴（洙）。  
咳处珠凝唾（薛），  
颦时黛蹙眉（洙）。  
钗斜金溜髻（薛），  
钏冷栗生肌（洙）。  
小小真能谑（薛），  
盼盼最解诗（洙）。  
风流云雨梦（薛），  
宛转艳阳词（洙）。  
步缓腰肢袅（薛），  
环低耳语私（洙）。  
夜香防窃听（薛），  
午浴避潜窥（洙）。  
绣履含羞脱（薛），  
银灯带笑吹（洙）。  
素罗床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  
暖玉绡笼笋（薛），  
春葱指露锥（洙）。  
云偏松绿发（薛），  
浪动青帏■（洙）。  
狎态堪归画（薛），  
娇颜可疗机（洙）。

袜尘■新舞（薛），  
鬓赋宿油脂（洙）。  
荀鹤高文誉（薛），  
崔莺绝世姿（洙）。  
未夸连蒂好（薛），  
只羨并头奇（洙）。  
何处空题叶（薛）？  
谁家■漫结（洙）？  
漆胶当自固（薛），  
衽席只余知（洙）。  
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别离（洙）。  
芝兰同臭味（薛），  
松柏共襟期（洙）。  
永奉闺房乐（薛），  
长陪楮墨嬉（洙）。  
泰山如作砺（薛），  
此志莫教亏（洙）。

或日，洙馆东偶过泮宫，因劝百禄曰：“令嗣每日一归，不胜匍匐，俾之仍宿寒舍，岂不便益？”百禄曰：“从开馆之后，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暂辍一季尔，后并不曾回，何言之谬也！”张大骇，不敢尽其词而出。是晚，洙果告归，张潜使欠视其所往，及途半，不复见矣；走报张，急遣人入城，问百禄，无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处又无妓馆，大以为怪。次日洙来，张问曰：“昨宵宿于何处？”曰：“家间耳。”张曰：“非也！某已令人踪迹先生，莫测所诣，学中亦不见？”洙诳曰：“因过一朋友处谈话良久，抵家，暮矣。”张知其诈，呼追洙仆，使面证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随即出城，比吾归，汝已去矣，何得妄言？”仆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饭罢方回；老广文亦甚惊讶，要自来相寻。”洙窘甚，颜色陡变。张曰：“先生如有私眷，当以实告，勿隐也。”洙弗能讳，乃具道本末，且愧谢曰：“此令亲见留，非贱子辄敢无礼。”张曰：“吾家何尝有亲戚在此？兼诸房姊妹亦无事平姓者，必崇也。今当自爱，不宜复往！”洙唯唯。抵暮，私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盖冥数尽于此也。”与洙痛饮，且叙欢情。及晓，美人语洙曰：“从此永别，后会难期，无以将意。”出洒墨玉笔低玉管一枝为贖，云：“此唐物也，郎慎藏之。”遂饮泣而别。张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

在馆，因入谓其妻曰：“西宾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为，备告百禄。百禄大怒，呼归杖之，洙遂吐实，且出所得玉镇纸、玉笔管及联句诸诗。百禄取视，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谓张曰：“物既稀奇，诗又俊逸，必非寻常怪也。”呼洙同往穷之，将近，遥指曰：“在此。”至则非前景，屋宇俱无，但水碧山青，桃株依旧。张谓百禄曰：“是矣，此地相传唐妓薛涛所葬，后人因郑谷蜀中诗有‘小桃花绕薛涛坟’之句，遂种桃百株，为春时游赏之所。贤郎佳遇，必涛也。且所谓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无此额；而文与孝合为教字，谓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涛为蜀乐妓，故居教坊也。非涛而谁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则唐西川节度使高骈千里所贮，当骈镇蜀，涛于诸妓中，最蒙宠待，笔与镇纸，皆骈赐也。兼所藏诸帖，又骈与元丞相、杜紫微最多，盖元与杜尝有诗赠之，即‘锦江腻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是也。其为涛之灵无疑，而物出于骈者审矣。无庸深究！”百禄甚以为然，然恐其终为所惑，急遣还广中，宝藏数物，常以示人。后二年，洙亦入学，为生员，中洪武甲戌进士，授山东曹县知县，竟亦无他焉。

### 【听经猿记】

庐陵之属邑吉水，有东山焉，根盘百里，作镇一方，秀丽清奇，望之如画。后唐天成间，有修禅师者，结草庵于山之绝处，树木蒙密，路径崎岖，旷岁弥年，人迹罕至。惟樵夫深入时，见师坐松下。辄有群鸟衔果集于前，师一一取食，食讫，飞去。樵夫间以语人，好事者相率造庵访之。师方鼾睡，朴握暖足，伊尼卫床。众异之，竟为除地集材，建大兰若。兴工之始，师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饮酒食肉，此处山神利害，不可轻犯，如何？”匠齐应曰：“请断荤酒以从事。”师许之。经月余，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数日复来，正斫削间，两虎逾垣而入，立匠者前，左右视，作哮吼声。其人惊怖。师曰：“必汝犯戒，首实为宜，吾当遣去也。”匠者解腰间布囊付师，曰：“适过醪桥市中，买熟牛肉一块，带来作下饭，无他也。”师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喂虎，抚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讫，虎隐。人愈敬之。

由是金帛之施，川汇河输，栋宇庄严，不日而就，既落成，师说法以报檀施，讲演妙义，诸天雨花。俄而堂下涌出五井，皆满贮米、面、油、盐、蔬菜，取以饭众，不欠不余。师曰：“此五方龙王献供，以济匮乏，可名此山曰龙济，寺曰清凉。”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师庵前乔木千章，蔽翳云日，树下磐石坦平，师每据之诵经，日以为常。有老猿栖间，潜听，且窥师熟。一日，师偶出，猿下著袈裟，取经石上，阅之。师还望见，猿踉跄走去，师不问，亦不以告诸僧，但心识之曰：“此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峡州袁秀才来谒。师知之，请入相见，缁衣玄巾，风致朴野。叙礼毕，白师曰：“逊姓袁，字文顺，峡中

人也。族大以蕃，不乐仕进。独逊有志功名，求官鞞下。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贤士良才，莫得而进，留滞数年，竟无所就。有知己者，荐为端州巡官。念瘴乡恶土，实不愿行。彼又劝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择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逾年，妻妾子女丧尽，憔悴一身，遂不复仕。往来江湖间，惟寻山望水，谢扰扰于名场；问道参禅，谈空空于释部。侧闻尊宿建大法幢，不惮远来，求依净社。攒眉蹙，固非嗜酒之渊明；举手推敲，颇类苦吟之贾岛。如蒙不弃，夫复何求。’即取书一幅呈师，乃贄启也。其词曰：

窃以生一拳梦幻之身，盖由恶业；熟三峡烟霞之路，亦自善缘。凡居覆载之间，悉在轮回之内。恭维龙济山主，修公大禅师座下：性融朗月，目泯空花。衍术数则允过于图澄，逞神通则端逾于杯渡。菩提本无树，机锋肯让于同袍；松柏摧为薪，泡影等观于浮世。十方瞻仰，四众归依。若如逊者，天地毫毛，山林踪迹。悲来抱树，谁怜凄恻其伤弓；穷则投林，畴暇从容于择木。无家可返，有佛堪依。痛兹妻子之沦亡，坐此功名之汨没。逢人舞剑，素非通臂之才；过寺题诗，忽动归山之兴。乾旋坤转，无端变化几湮沉；春去秋来，管得繁华有枯槁。伊欲出类而拔萃，除非舍妄以归真。指引迷途，使入涅之路；引登觉岸，遄登般若之舟。惟愿慈悲，和南摄受！

师览毕，谓之曰：“绝好俊才，兼通内典，辱公不鄙，壮观山门。第有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闻。”逊曰：“何事？伏请见喻。”师曰：“公若顶巾束发，在我教谓之沐猴而冠；遽使削发被缁，在公教谓之儒名墨行。若斯二者，何以处之？”逊若有惭色，久之，乃曰：“但使心向禅宗，何妨俗扮，愿勿以形迹见拘也。倘得食已残之芋，长源自是俗人；补未了之经，次律岂非道者？法门广大，何所不容？”师曰：“若公之言，真所谓朝三而暮四者也。”逊曰：“何见讥之深也！”师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馆，俾教行童。逊虽性识聪明，文词敏捷，然戏舞跳梁，好为儿态，有时踟趺床上，以被蒙头，使僧徒礼拜，曰：“此白衣观音见身也。”有时箕踞龕中，以靛涂面，令厨人致敬，曰：“此洪山大圣监斋也。”或纳蛇钵中，谓之降龙；或缚猫座下，谓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颇苦之，以白于师。师笑曰：“故态也，善视之。”众遂不敢言，逊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经其题咏者甚众，多不悉录，纪其一二尤者焉。

#### 题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荀高，斜阳半压水嘈嘈。

老禅掩却残经坐，静听松声沸海涛。

#### 书方丈

几曲风琴响暗泉，乱红飞坠佛龕前。

白云深护高僧榻，不许人间俗客眠。

### 送僧出山

松翠侵衣屐印苔，杖藜几度此徘徊？  
山僧忘却山中好，去入红尘不再来。

### 咏鹤

远辞华表傍玄关，别却浮丘伴懒残。  
金磬数声秋日晚，双飞带得白云还。

### 赠僧

一瓶一钵一袈裟，几卷《楞严》到处家。  
坐稳蒲团忘出定，满身香雪坠昙华。

### 布袋和尚

童子牵衣也不管，放下布袋打鼾睡。  
萦缠只是贪嗔痴，解脱无过戒定慧。

### 毛女图

衣纫榭叶不须裁，萝月秋悬宝镜开。  
鹤背几随王母去，蛾眉曾识祖龙来。  
蟠桃结子三回熟，若木为薪十度摧。  
回首同时金屋伴，重泉玉匣葬寒灰！

### 落叶

万片霜红照日鲜，飞来阶下覆苔砖。  
等闲不遣僧童扫，借与山中鹿眠。

### 方丈巢燕

花正开，雨霁春欲回，缉垒成双到，穿帘作对来。  
飞上下，上下去又还，白门辞王谢，出入傍禅关。  
仲梵定，长廊清昼静，远近雏学飞，呢喃语堪听。  
栖寺好，画栋雕梁巢莫保，秋去春复来，永伴山僧老。

### 山中四景

门径苔深客到稀，游丝低逐软红飞。  
松梢零落飘金粉，童子枝头晒衲衣。  
风敲窗竹惊僧定，鸟触残花坠涧香。  
《圆觉》半函看已了，纫针自补旧衣裳。  
几点归鸦几杵钟，纷纷凉月在孤峰。  
清霜独染千林树，明月漫山一片红。  
十笏房清百衲温，名香长是夜深焚。  
道人爱看梅梢月，吩咐山童莫掩门。

师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来，告之曰：“秀才，腊月三十日到矣。”  
“逊曰：“某亦知之。”师即唱偈示之曰：

万法千门总是空，莫思啸月更吟风。  
这遭打个翻筋斗，跳入毗卢觉海中。  
逊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师，曰：  
泉石烟霞水木中，皮毛虽异性灵同。  
劳师为说无生偈，悟到无生始是空。  
万种喽罗林大节，千般伎俩木巢南。  
从今踏破三生路，有甚禅机更要参？

唱讫，端坐而化。师集大众曰：“此人有异，汝等不可草草，须要谛视。”  
“僧乃群聚细观，则一猿也。师始为说前事，众皆嗟异！举火茶毗之际，师亲摩其顶曰：“二百年后，还汝受用。”至宋南渡末，有民家妇，怀妊将产，梦猿入室，而诞一男，貌与猿肖。及长，不乐婚娶，坚求出家，父母从之，送入龙济为僧，名宗鳌。其后道价高重，虎侍猿随，变幻神奇，不可胜述，世称为肉身菩萨。果能重修梵宇，大转法轮，如吉之螺山接待庵、永宁桥，皆其所建。号支云，丛林称为支云鳌禅公。有语录十卷，文集四卷，其《蛇秽说》，尤行四方。迨今龙济奉为重开山祖师。忌日，犹有群虎绕塔之异。后人以鳌生时许之，正协修公所记，亦神矣哉！

### 【天致续缘记】

昔一秀才，姓徐名成，字文先。年方十九岁，系南直隶人。父为河南开封府知府，致仕还乡而丧。母刘氏，寡居，止生成。生母弟刘琳，亦进士出身，为广西副使，亦致仕回家身死。其妻黄氏，寡居，止生一女，名怀娘，年方二十春。配嫁一婿，名全节，家贫无度，为人不学诗书，不知礼义，往京常年商。怀娘自嫁之后，朝夕不乐。一日长叹，作一诗云：

自怨奴命薄，花发不分明。  
情言从心乐，地府觅知人。

怀娘朝夕悲怨不题。却说成生，忽思怀娘美貌，自随任数载，未得相会，欲寻戏之。即同仆出，以访友为由，发仆回家，自至全宅，入见怀娘。怀娘在窗下绣花，见生至，起身答礼曰：“先生贵干降舍，妾夫出外未回，有失远迎矣。”生答曰：“因访友欲回，便过贵门。忝在亲爱，故敢造拜。”女呼曰：“可奉憩少刻。”梅香持茶至，二人坐至一时，各无一语。生自思：“今者，其夫未在，若不以言挑之，缘何得就。”生故作长叹曰：“小生命薄，鸯鸟失雌，比翼不全，大不幸也。何似贤姊，双双于飞，夫妇两全，此天缘何其偏乎。”怀娘知其意而不答。生即起身，扯其衣而言曰：“今者造府，非因访友而来。实作其由

，而慕姊矣。”怀娘曰：“汝父妾父皆系姑舅之亲。一旦不念先人，狂行此事，宁忘父而不孝也。宜速退，勿待妾夫知之不便，两有所害。”生听其言，放手长叹曰：“生有昼夜之思，未得一会。今日天意就吾，使吾至此。只求一时之情，谁想贤姊不允，则其进退两难。”遂袖中取出手帕，欲行自缢。怀娘急止之曰：“勿如此，妾有一言。”生听见急丢手帕，近前抱之，以问其详。怀恐其死，无奈，只推“且退，后会有期，切勿如此”。生自思：“此回若不为之，更待何期。”色兴如狂，将怀娘抱于怀内，半推半就，软软温存，扶起金莲，玉体全偎。当芙蓉露滴之时，如恍若梦中魂魄矣。雨住云开，怀娘低头不语。生问曰：“今已事偕，贤姊不悦者何？”怀娘长叹曰：“妾自嫁之后，夫虽贫困，未敢不守闺庭，失身于人矣。妾之名节，尽为兄丧。君其可怜，切勿再至漏泄。倘妾夫知之，妾名扫地，君颜何存？虽共兄交，其心虑此，故有不乐之意也。”言罢泪下，生跪而言曰：“既蒙辱爱，一交犹如魂梦。今则就辞，何其绝人之速耶。乞贤姊见怜，思一刻之爱，念百日之情。果若辞之，生归即于泉下矣。”言罢，泪如雨下。怀娘亦泪而答曰：“草木尚自知春，妾岂无情，一交绝矣。惟恐他人知之，两不其便。倘兄不弃，容妾以书候会可乎？”生启揖曰：“若有此情，生死难忘。”二人眼目送情，相辞而别。怀娘转至绣房独作一绝云：

别郎何日更相逢？犹恐相思路不通。

一刻恩情如线系，从此心挂梦魂中。

怀娘作诗罢，修书一封，唤梅香曰：“你明日与我持此手帕，内书一纸，去姑娘家，递与徐先生，勿使漏矣。”梅香领命而去。

却说成生，回至书馆，如有所失。正不悦之间，忽听敲门，言有书至。成生开门见是梅香，问：“小姐安在？”梅香答云：“有书在此。”生接之，曰：“倘能久会，不忘付书之人。”梅香微哂，答曰：“只恐过溪不识捎书人矣。”言罢即去。生览书云：

大秋元情郎徐先生文几。妾本贱流，忽遇仙郎错爱，未敢执辞，遂即付躯于兄也。自恨欢会未终，掩泪握别。四目流盼，百计无可奈何。奈何。妾瞻恩之后，安保其能再见兄矣。欲约重会，恐傍切窃，忧患无以决也。但垂首瞑目，骨化形销，君弦再续，则为魂中怨鬼，何怜代诉情乎。笔尖未落，血泪先流。惟君挂思，妾死无憾。草草冒渎。小妹刘怀娘拜

生览书毕，叹曰：“真女状元也，何期缘会之迟。”忘食失寐，心思怀娘，意想其书。欲复回书，又无人送，进退不决。

一日，复至怀门，入见怀娘。怀娘曰：“妾寸楮奉达，嘱君切勿复至。倘若夫回知之则何处之。”生答云：“华翰示教，生亦知之。奈别之后，魂梦中情在芳卿左右。大旱，一勺之水能济救乎？望贤姊见怜，小生须死九泉中，敢不荷

恩思报。“怀娘恐久坐邻人知见，只推“且退，后会有期”。生又曰：“前者蒙爱今日不允，生必死矣。”紧紧抱定。怀娘无答，只得与生再交。贴胸交股，春风生绣榻，溶溶露滴牡丹花；檀口香腮，淡淡云生芳草。效鸳鸯之交颈，比鸾凤之和鸣，亦不足其万一矣。展转之际，白露滴裙边，各乐通宵而散。生欲辞归，怀娘跪扯其衣而言曰：“妾瞻兄之情爱，故致丧身失节。前者一会，本欲尽兄之情，谁度兄不能止。妾叹非缘，兄必不能至此也。妾想，终有一日，夫必知之。幸为日后之图，万一不然，妾必死矣，如之奈何？奈何？”言罢，泪如雨下。生亦泪而答曰：“贤姊千金之躯，为我而弃，犹当铭肝镂骨，以报子之恩矣。岂肯负姊之情耶。后日纵使名登金榜，誓不再续。倘天从人心愿，久得与贤姊同效于飞，是生幸也。”怀娘方才止泪，两人相别。怀娘回至绣房，作诗云：

二遇春色乱芳心，牵惹风流入梦深。

心猿意马从今荡，哀情谁代诉知音。

却说全节为商，过湖被盗，落水而死。家童全贵，回家报知。当日，怀娘心思成生，悲之未切，止作一诗，叹云：

阎君何事逼人忙，怜妾婚姻不合当。

知玉蕴藏今逢价，故使夫君落水伤。

诗毕，忧忧成病，不过数日，遂作一柬帖，唤梅香送至成生馆中。生别怀娘月余，未能一会。正思之间，忽见梅香至，生问曰：“小姐夫亡，曾问生否？”梅香答云：“为君相思，身加病矣。昨日作一柬，呼唤小婢送至贵馆，览之便见明白。”梅香付之而去。成生开柬览云：

辱爱下小妹刘怀娘拜文先情郎徐先生文几：叨蒙不弃，今幸冤家已亡，此天从人愿也。妾不能效红叶寄情，伏乞兄寻冰人，纳聘见母，谋谐凤侣，长夜双眠，良辰对坐，乃妾一生之大幸。倘无弃旧之心，翌日慨然枉顾，别有一论，实出妾之愿矣。幸毋他辞，仰望仰望。

成生览毕，喜不自胜。天明复至怀娘室。怀娘携手而入，问曰：“君今到此为何喜上颜也？必有他故。”生答云：“蒙示教，许托媒之事，故有此喜。”怀娘曰：“妾之言，切勿漏矣，兄今至此，妾亦知之。欲思再交矣。”生悦曰：“此矢心也。”二人遂至寝室，罗裙解带，玉脸斜偎，檀口轻轻津送，挠足谈情。云收雨散之后，方才下马。怀娘曰：“此回共君乐否？”生曰：“多蒙厚爱。虽死不能忘也。”二人同喜同欢，徘徊不忍分别。红轮西坠，生辞归。怀娘扯其手曰：“托媒之事休忘。”生曰：“何敢忘也。”二人笑别。

生归家，日思难舍，怀娘之意，又无一媒，可去怀母家说其事。如之奈何？正思之间，却想到一人，亦姓刘，名办，字承立。备白金一百两，使琴童送去他家，托作一媒。作书云：

侍教生徐成顿首拜，刘老先生大人台下：久思奉清论，渴想丰采，有怀如昨矣。兹者，闻盛族令妹名怀娘者，有西子之淡妆，守文君之新寡。不佞欲求续偶，无得冰人执伐。故遣小价造府，聊奉白金百两，以作贄见之仪。托公于怀母处，一言玉成。倘若成就，后当重谢。余情不宣。成生再顿首

刘办接白金及书，对琴童曰：“你可拜上相公，吾即领命，来日自至怀宅言之，后当回报。”琴童听了，告别而去。办到怀宅，见怀母言曰：“小子有一言进告，未知允否？”怀母曰：“有何见教？”办曰：“今令婿作古，令爱青春无嗣，何不早嫁一人，以成尊夫人之幸也。倘若不嫁，可不耽搁令爱青年，而误美貌乎！日月逝矣。”怀母答曰：“此言是也，奈当年错嫁愚婿，老身失望。今无门第相当之人，又无中老身之意者，安可嫁哉。”刘办曰：“既如此，有一人矣。”怀母问曰：“是谁？”办答曰：“此人年方十九，正与令爱同庚，青春年少，才学过人。先年娶妻早丧，今尚未娶。其人系夫人令甥徐成者，可乎？”怀母答曰：“成先生可好，待问小女，然后回话。”怀娘早接在家，于屏风后听见。急出而言曰：“愿嫁成生。”怀母即许年冬毕姻。办曰：“勿得戏言。”怀母曰：“姻缘契合，何有戏也。”刘办辞退，对成生说：“其事已谐，约有本月娶亲。”生喜之不胜，恨不得挥太阳于咸池，催光阴如梭急。

不觉到吉日，即娶亲过门。侍奉慈萱，双双欢乐。光阴似箭，正遇大比之年。成生同妻登堂，辞母赴科。怀娘唤梅香斟酒饯行，赠诗一首云：

含泪持杯别，返步守闺春。

愿君攀丹桂，勿撇室中人。

夫妻于长亭分别，徐生至省温习经书，届期入试。乡中会第，联登二甲进士。衣锦还乡，双双拜母，接岳母来家，同享富贵。此谓天从人愿重续奇缘耳。

### 【斐秀娘夜游西湖记】

话说南宋理宗皇帝宝庆二年春三月初，在临安府万松岭上，有个太尉，姓裴名朗，字士明，年五十岁，为人淳善，博览群书，琴棋音乐，靡不精通。夫人高氏，年四十岁，无子，止生一女，年方十五，小字秀娘，生得端严美貌，倾城国色，好似西施重再活，犹如仙子降人间，聪明伶俐，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女工针黹，无所不通。太尉夫人惜似心头之气，爱如掌上之珠。有个侍女名阿香，年十二岁，日则同行同伴，夜则小姐床前打铺，寸步不离。这小姐性格温和，礼上爱下，凡府中侍婢奶娘，无有不敬，不在话下。

却说涌金门外西湖之上，里有六条小桥，外有六条大桥。那水港通南北二山，山水灌溉，下培田禾。这两湖第一桥名曰映波桥，第二桥名曰锁澜桥，第三桥名曰望仙桥，第四桥曰压堤桥，第五桥名曰东浦桥，第六桥名曰跨虹桥。

这每条大桥上，高宗天子常夜游于西湖之上，至晚不回宫。就在六条桥亭子内宿，至晓回宫。那六条桥上各建一座亭子，朱红栏杆，绿油飞槛，雕檐各立牌额一面，因此称为夜游湖，不问官员士庶，俱许游赏，与民同乐。这临安府城内开铺店坊之人，日间无工夫去游西湖，每遇佳节之日，未牌时分，打点酒樽食品，俱出涌金门外，雇倩画舫或小划船，呼朋唤友，携子提孙，公子王孙，佳人才子，俱去夜游，有多少密约偷期之事。名人游至三更以后，去那六条桥亭子上歇宿。时人称为“西湖里点灯东湖里明”，说不尽西湖美景。有篇《折桂令》词，单道西湖好处，其词云：

苏公堤上，今古堪夸。春夏秋冬，四季奢华。潋艳湖光，冥蒙山色，掩映朝霞。紫陌上垂杨系马，断桥边流水人家。画舫撑棹，翠袖罗裳，韵悠悠笙歌嘹亮，醉醺醺笑语喧哗。

却说裴太尉一日见街坊上王孙公子，雕鞍骏马，佳人才子，香车暖轿，来来往往，纷纷嚷嚷，俱出郊外踏青。太尉回府，夫人出来迎接，至后堂坐下，夫人问太尉：“今日是三月十五日，来日是清明令节之辰，我欲同太尉往外闲走一遭，游赏西湖则个。不知太尉心下如何？”太尉道：“我今日特地在内推事早回，要明日早告假往北山玉泉寺前拜扫先莹化纸。夫人可吩咐厨下侍婢，打点肴馔，及女孩儿同往一游可乎！”夫人大喜，随即吩咐毕。次早，太尉入内告假回来，与夫人、小姐同出涌金门外下船，望西湖第三桥泊岸。太尉、夫人、小姐上了轿，同往玉泉寺中佛殿上烧香已毕，又同至玉泉池边看金鱼，往来出没。其日游玩佳人才子，不计其数，惟秀娘小姐猛见人丛中有一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如潘安重出世，似宋玉再还魂，年约二十，青春丰采。这小姐目不转睛，细视那少年书生，即心中忖道：“世上有如此美貌书生，使奴异日偕得如此少年，平生愿足。”欲向前问其居址姓氏，争奈双亲在旁，心虽爱慕，恨不能一语，正心中快悒间。

却说那少年，乃东城褚家塘刘员外的儿子，名唤刘澄，字清之。其日外祖家上坟，请生闲玩同往。当日见小姐目不转睛，乃四目相射，徘徊不舍。

却说裴太尉与夫人、小姐上了轿，回至船边下轿，坐在船中，倚栏观看。端的好个西湖，胜似蓬莱三岛，古人有篇词道羡：

西湖到处矜夸。聒耳笙歌，满目繁华。十里湖光，六桥风月，三竺烟霞。观才子流觞泛，看游人荷插纷华。迭竹分茶，问柳寻花。描不成九曲高峰，画不尽十万名家。

话分两头。却说这刘澄，因在玉泉寺见了那小姐，遂乃潜踪，远远跟至湖边。见一号船开往湖中游玩，远诈身已不快，乃告外祖曰：“儿欲先回。”外祖曰：“既同来，何故自回。”生曰：“奈生染微恙，欲募划船先回。”外祖众人挽

留不住，生乃别离了大船，雇一只小船，吩咐船家，可远远跟着那只太尉的画舫而行。

却说裴太尉船中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太尉、夫人、小姐三位三棹，宴饮之间，遥见南北峰西湖景致，心中大喜。太尉开怀畅饮，至申牌时分，酩酊大醉，卧于船中。吩咐夫人：“今日天晚，如若入城不得，就在船上宿了。待我酒醒，今夜月光，我与夫人夜游湖。”夫人领诺，不在话下。

这刘生跟着画舫，迤迳而行，见大船泊在雷峰塔下，乃访问舟人，太尉姓甚名谁。舟人曰：“乃殿下都太尉裴相公与夫人、小姐也。今太尉酒醉，吩咐待太尉酒醒，要乘夜月游湖。”刘生乃恳告小船上人曰：“我有银子一两与你，你可上岸买些酒肴果品下船。我和你跟太尉大船夜游湖则个。”舟人大喜，即上岸买办下船，与刘生共饮之间，见一轮明月当空，已是一更时分，正值十六日夜，天气清高，月明如昼，山光湖水，一派清奇。

却说小姐正在大船之中，举目遥望，碧天似镜，皓月如银；六桥亭上，灯火荧煌，四顾湖中，大船小船，有数千艇。见一小船，止离大船丈余水面。船上坐着个少年，莫非玉泉观鱼者乎？细视良久，果是那生也。小姐无计奈何，乃口缀一词，名《诉衷情》：

乍逢两下想留心，妾意尚沉吟。游赏勤，心费尽，划地两离分。亲间阻，怎许情？今宵望，重相见，除非是梦中。

词罢，欲歌之，使此生知奴意有在也，恐母详之，乃以手击栏杆，歌古诗一绝，诗曰：

湖光潋滟晴便好，山色空□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两相宜。

歌其诗而声清韵美，这刘生听得，不觉手舞足蹈而止曰：“天生如此美女，人才奇绝，既歌此诗，必有情意，若得为夫妇，实出望外。”遂命移舟相近画舫边，听其歌词。这小姐见生移舟傍船，其心益深，不能一诉衷曲，乃取核桃一枚，以袖中白绫汗巾裹之，问天买卦曰：“妾若得此生为夫，此桃核投之于生怀，若不得谐和，此桃核投之于水中。”遂乃掷之，果入生怀中。生拱手称谢，已而开视，则双桃也。生遂取袖中香罗锦帕包核桃一枚，复投之于小姐大船上，小姐急拾锦帕，揣入怀中，心甚喜悦，曰：“彼我有情，故相随至此，月光之下，有如蚌吸月之势，两下相望，各自有心，安能一会？”正犹犹豫豫相看之时，太尉命舟人移动画舫，复往清波门而去。刘生亦随而行，比天明登岸，其刘生自乃上岸，心中难舍，第事不由己，悒悒而回，不在话下。

却说裴太尉、夫人、小姐回府，小姐入于香闺之内，坐了半晌，心下郁郁不乐，缘此日则忘餐，夜则废寝，思思想想，心心念念，尽都为着那生。

时值七月七夕，太尉与夫人、小姐在后花园中穿针乞巧。饮宴之间，小姐想那牛郎织女之事，忽然情兴，乃回房中，取那生香罗锦帕见之，将文房四宝至香案上，乃作诗一首以解闷怀，诗曰：

忆昔清明事偶然，投桃报桃两情牵。  
重逢七夕添新恨，独对孤星犯旧垣。  
织女有心求月老，牛郎无路遘天缘。  
几时共夸河桥会，不负当初到玉泉。

诗罢，掷笔于地，涕泣哽咽，和衣而卧，比天明，至午牌不起。阿香禀知夫人，夫人见说女儿有病不起，便至床前问道：“我儿，昨晚乞巧未完回房，不想我儿身体不安。”道罢出房去了。当晚太尉回府中，夫人备说女儿有病之事，“不知因何，自清明游湖回家，情思不乐，针指懒拈，没情没绪，面容憔悴，不知有何缘故？”太尉次日请太医院医官看治，诊其脉息，太医谓太尉曰：“令爱小姐贵恙，乃七情伤感，以致如此，某以药治之，自然平稳。”不想小姐卧病不起，一月有余，服药无效，饮食少进，问佛无灵，夫人甚慌，每日在房中看视，不在话下。

这小姐思慕那生，日夕不安，恹恹害倒。自思曰：“枉服药剂，若要痊愈，除非遂奴心上之人。”勉强起来，将笔砚至床前，调词二首，名寄《西江月》：

强对妆台开鉴，容颜瘦比黄花。玉泉观景转回家，整日不饮不茶。不为闲花野草，休耽浪酒闲茶。西湖夜遇少年郎，放这冤家不下。

写罢，将词折就四方，压在砚池底下，依前上床睡了。

又过了两日，太尉因见女儿病症沉重，自与夫人同至房中看视，夫人问曰：“你如今或要什么，可对父母说知，可行即行，以遂我儿之心；你若含糊不肯明言，恐丧性命，悔之不及。”小姐只是微哂而已。太尉坐在房中，无甚事，猛然将砚匣一推，忽见四方折纸在下，把来展开观看，却是小姐写的那篇词。太尉看毕，即对夫人曰：“是我为父的不是，早知不教孩儿去游湖也。好夫人，你看他写下这般言语。”夫人亦看了，乃对小姐言曰：“我儿，你可宽心，我便对爹爹说，教人去访问那少年是何人家，在于何处居住，就使人求亲。我儿放心将息，父母止有我儿，不可执迷，殒了身躯。”道罢，同太尉出房，至后堂商议，叫过府里掌事王虞候至面前，备细说小姐之事，“你可去问湖上小船舟人，说三月十六日夜游湖，在雷峰塔下，小船上少年书生，姓甚名谁，那里居住，问得明白，速来回话。”

王虞候领了台旨，迤逦行到涌金门外，寻那当日载裴太尉画船舟人，寻得姓钱名大，其人说，那日载少年的的是胡小二船。虞候乃同钱大去寻胡小二，问

他”三月十六日夜雇你小船夜游湖那少年是何人家之子。”胡小二思量了半晌，乃言：“我听他说是褚家塘织缎子机房刘员外之子，你要知仔细，可去褚家塘打听，便知详细。”王虞候别了二人，自去褚家塘，到处问刘员外机房，诈称织缎子为名，直寻到他家。见了刘员外，叙礼毕，假织缎匹银两定下。待茶毕，少间，忽见一少年出，年可十六七岁，美貌清奇。乃问刘员外：“此少年何人也？”员外曰：“此我第二子刘澄也。”王虞候又问曰：“令郎曾有婚配否？”员外曰：“媒说颇多，未得其谐。”道罢，王虞候遂告别，回至裴太尉府中伺候。太尉回府，少顷，坐下，便问王虞候：“你去打听其事若何？”王虞候将前事一一告复太尉道：“这刘员外次子刘澄，年一十六岁，未有婚配。端的生得眉清目秀，丰标出格，若赘此子为婿，十分相称。”太尉听了，吩咐王虞候：“不可对别人说，待我商量。”王虞候自退。

裴太尉入后堂，对夫人细说此事。夫人乃言：“既是刘员外之次子，他家织机大户，可以相对。”又曰：“太尉，你今心下若何？”太尉道：“依孩儿之心，成了此事，若不依孩儿心性，倘有不测，如之奈何！”夫人曰：“太尉既肯成就，即便使官媒去他家议亲。”太尉出厅，叫王虞候去寻两个官媒婆至府中。少刻，媒婆至，夫人命入后堂，太尉说：“我夫人止有一个小姐，年方一十五岁，你今与我到褚家塘刘员外家说，要赘他次子刘澄为婿。”赏了官媒三杯酒，便令前去，来日傍速回说。

两个官媒相谢去刘家。见了员外妈妈，待茶毕，二媒婆说：“太尉老爷多多拜上员外，欲求令嗣二官人为婿，未知员外、妈妈意下如何？”刘员外道：“二位婆婆光临，又蒙太尉、夫人厚意，怎敢违命。但不知小姐青春多少，共有公子几位？”媒婆道：“裴太尉止有此位小姐，年方一十五岁。美貌非凡，且谙书史，相公、夫人甚是钟爱。今者特令老妇作伐，如若员外妈妈应允，便请出个团圆吉帖。”刘员外教备酒席相待二位婆婆已毕，员外取出一张销金鸳鸯笺帖，写了二官人生庚年月日时，封了，付与媒婆；又取过白银二两，少酬贵止步劳顿，教“多多拜上太尉、夫人，此事刘某不敢相攀，多蒙厚意，此事儿敢不奉命。”二人相别而回，天色已晚。过了一夜，至次日，媒婆径至裴太尉府中，直入后堂，见夫人并太尉说了备细，呈上吉帖。太尉大喜，便取红罗蛟绡绫笺回个吉帖，送与刘员外去了。

却说阿香听得明白，密去房中禀知小姐道：“与小姐贺万千之喜，今日官媒将刘员外次子吉帖送来，亲事已成了。俺小姐在玉泉寺见的少年便是他也。”小姐听说，心中大喜。少间，夫人走入香闺，对小姐道：“儿，你爹爹教王虞候去挨问船家，访得那少年乃是褚家塘刘员外次子刘澄，字清之，年一十六岁，今已姻缘成就，孩儿放心，将息好了，教你爹爹择日赘过府中为婿，我儿慢慢将

息起来。”道罢，夫人自去。

却说这小姐欢来不似今日，喜来不似今朝，听说成了亲事，便觉身体清健，将息不一月，还原复旧，起来梳妆打扮。这夫人与太尉见女孩儿无恙，况且女子有家，父母之愿，心中多少欢喜，即二人商议教人择日成亲。太尉教人选得十二月初一日甲子良辰，便使二官媒去与刘员外说知：“十一月十五日下财聘礼，十二月初一日过门成亲。”两个媒婆大喜，来往两边说了。那小姐喜上眉峰，已谐所愿，花容玉貌，更加娇媚，恨不得挥太阳于咸池，走日晷如掷梭，届桃夭之期，效于飞之美。不觉时光似箭，转眼又是十一月十五日矣。是日，刘员外备办金花表里，羊酒礼担，送聘裴府已毕；至十二月初一日，裴太尉府中大排筵会，鼓乐笙箫，相请诸亲朋友戚属陪宴，歌《关雎》，咏《螽斯》，堂上屏开金孔雀，绣房褥隐翠芙蓉。至晚筵罢，诸亲属相谢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裴秀娘与刘澄官人，同携素手，共入兰房，进销金罗帐，成了夫妇。佳人才子，一样青春。云雨之际，如鸾凤颠倒，如鱼水相欢。刘官人曰：“不想那日游湖之时，隔船不能一语，今日却成夫妇，诚人间之好事，夙世之良缘也。”秀娘曰：“奴本深闺之女，自从游湖之夜一面官人，归即恹恹患病，寝食俱废，颜容瘦怯，自分不得与官人相见，岂图今日结连理枝也。岂人谋哉，良由天作之合耳。”于是二人各出当时所遗表记，生以白绫汗巾裹核桃一枚以示小姐，小姐以香罗锦帕裹核桃一枚以示生，正是美女才郎，情色相当。小姐乃口占一绝，诗曰：

妾本生长守深闺，游湖却会才人归。

越鸟南枝天一处，于今始效比翼飞。

刘官人亦口占一绝，诗曰：

白璧明珠一种奇，佳人才子两相宜。

今宵洞房花烛艳，再添金榜挂名时。

后来刘澄励志学业，文日益进，年余，补弟子员，三年之后，联登科甲，升授江西广信府通判之职，将带裴小姐前去上任。三年官满回朝，升山东兖州府府尹。三年告致仕回乡养病。裴秀娘得封淑惠夫人，生二子一女，俱为显官、夫人。这刘府尹寿年七十而终，裴夫人享年八十而逝。郡中人士，无不称为双美云。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卷之二 下层

【三妙传锦】

[白锦琼奇会遇]

至正辛酉纪岁，三月暮春。花发名园，一段异香来绣户；鸟啼绿树，数声

娇韵入画堂。正是修禊良辰，风光雅丽，浴沂佳候，人物繁华。时兵寇荡我郊原，乡人皆居城邑。纷纷雾集，皆显贵之王孙；济济云从，悉英豪之国士。

江南俊杰，白姓讳景云，字天启，别号黄源者，崇文学士裔孙，荆州别驾公子也。雅抱与春风并畅，丰姿及秋水同清。正弱冠之年，列黉宫之选，抱骑龙之伟态，负倚马之雄才。乘此明媚朔朝，独步乌山绝顶，吟诗一首曰：

玉树迎风舞，枝枝射汉宫。  
余口犹染翠，飞袖想凌红。  
海阔龙吟水，山高凤下空。  
瑶天罗绮阁，独上骋阊风。

于是登书云之台，入凌虚之阁。适有三姬在庙，赛祷明神。绝色佳人，世间罕有。温朱颜以顶礼，露皓齿而陈词。一姬衣素练者，年约十九余。色赛三千宫貌，身披素服，首戴碧花。盖西子之淡妆，正文君之新寡。愁眉娇蹙，淡映春云，雅态幽闲，光凝秋水。乃躬以下拜，愿超化未亡人。一姬衣绿者，容足倾城，年登十七，华髻玲珑朱玉，绿袍杂雅丽莺花。露绽锦之绛裙，恍新妆之飞燕。轻移莲步深深拜，微启朱唇款款言。盖为亲宦游，愿长途多庆。一姬衣紫者，年可登乎十五，尤丽于二妹。一点唇朱，即樱桃之九熟。双描眉秀，疑御柳之新钩。金莲步步流金，玉指纤纤露玉。且拜且笑，无祝无言。侍女数人，居傍鹄立。

白生门外窃视，久而不定情，突入参神。三姬见其进之遽也，各以扇掩面而笑焉。生遂致恭，姬亦答礼。姬各奉身而退，生亦屏迹尾随。乃知衣素练者，赵富贤第四女，名锦娘，世居乌山，严父先逝。锦适于郑，半载夫亡，附母寡居，兹将二载也。衣绿绢者，李少府长女，名琼姐，父任辰州，念母年老，留琼于家奉事祖母也。衣紫罗者，中督府参军次女，名奇姐，父卒于宦，母已荣封，家费甚殷，下惟幼弟也。时琼、奇居远城外，今避寇借居赵家，且与锦娘为姨表之亲，故朝夕相与盘桓者也。

三姬见生之丰彩，有顾盼情。白生见姬之芳颜，有留恋意。既知所在，遂策于心。因就赵之左屋附居，乃得与三姬为邻。赵女微知生委曲之情，而春心已动。白生既得附赵女之室，而逸兴遄飞，因吟长短句一首曰：

十分春色蝶浮沉，锦花含笑值千金。琼枝戛玉扬奇音，雅调大堤恣狂吟，艳丽美容动君心。何时偿愿？作比翼附连枝，有朝飞绕巫山上。

于时，投刺比邻，结拜赵母，遂缔锦娘以妹，而锦亦以兄礼待生。然赵母素颇庄严，生亦莫投其隙。

一日，母有寒疾，生以子道问安，径步至中堂。锦娘正独立，即欲趋避。生遂进前曰：“妹氏知我心乎？多方为尔故也。予独无居而求邻贵府乎？予独无

母而结拜尊堂乎？此情倘或见谅，糜骨亦所不辞。”锦娘曰：“寸草亦自知春，妾岂不解人意。但幽嫠寡妹，何堪荐侍英豪。慈母严明，安敢少违礼法。”生曰：“崔夫人亦谨严之母也，卓文君亦幽嫠之英也。”生言犹未终竟，闻户外有履声，锦娘趋入中闺，生亦入母寝室问病。母托以求医，生奉命而出。复至旧处，久立不见芳颜，惟见侍女去来，懊恨而出。

诘朝，生迎医至，三姬咸在问安，转入屏风后，不见玉人容矣。生大悒悒，归作五言古诗一首曰：

巫山多神女，歌舞瑶台边。  
云雨不可作，空余杨柳烟。  
芙蓉迷北岸，相望更凄然。  
何当一攀折，醉倒百花前。

翌日，生奉药至，遇锦娘于东阶，不觉神魂飞荡，口不能言。锦娘曰：“兄有恙乎？”生摇头。又曰：“兄劳顿乎？”复摇头。锦曰：“何往日春风满面，今日惨黛盈颜耶？”生良久曰：“吾为妹病之深矣。若妹无拯援之心，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锦笑曰：“兄有相如之情，妾岂无文君之意。但莫得其便，恐枉费神思。春英、秋英日侍寝所，未事先觉。琼姐、奇姐绣房联璧，举动悉知。我当为兄图之，兄但勤事吾母，若往来频速，或有间可投。生前曳其袖，锦敛步而退，掷帕于地。生拾而藏之，进药母前。母呼锦至，谓曰：“如此动劳大哥，汝可深深拜谢。人家之子如此小心，我家小哥全不晓事。”女微哂而拜生，生含笑而答礼。生遂索炭烹药，女亦奉火以从。小哥者锦弟，年甫十岁也。母命相陪，潜出游戏。白生因得以目送情，锦娘亦以秋波频盼。两情飘荡，似翠柳之醉熏风；一意潜孚，恍晓花之迎滴露。盖形虽未接，而神已交矣。药既煮熟，女尝，进母。生在背后戏褰其裳。女乃转身，怒目嗔视，生即解意告归，女因送出切责曰：“兄如此，倘慈母见之，何颜复入乎，昨日之帕，兄当见还。倘若轻泄于人，俾妾名节扫地。”生曰：“吾深悔之，更不复然。”遂各辞归，两情悒悒。

自此女坐绣楼，啮指沉念，神烦意乱，寝食不宁。日间勉强与二妹笑言，夜来神魂惟白生眷恋。生亦无心经史，坐卧注意锦娘。口念有百千番，肠断已八九回。每欲索笔题诗，神昏不得句矣。因屡候母起居，往来颇见亲密。虽数次与锦相遇，终莫能再叙寒温。

一日，生至中堂。四顾皆无人迹，遂直抵锦娘寝室。适彼方闷坐停绣。生遇锦娘，一喜一惧。锦见白生，且骇且愕。生兴发，不复交言，遂进前搂抱求合。正半推半就之际，闻春英堂上唤声。女急趋母室，生脱身逃归。此时锦自不觉，琼姐已阴知之矣。题诗示奇姐曰：

蛱蝶采黄英，花心未许开。

大风吹蝶去，花落下瑶台。

奇姐带笑亦和以诗曰：

蝶为寻芳至，花犹未向开。

春英妒玉蝶，摧倒百花台。

因曰：“此生胆大如斗。”琼曰：“此必先与四姊有约，吾姊妹当作磨兜坚可也。”

[白生锦娘佳会]

翌夕，生入候母。锦见尚有赧容。生坐片时，因母睡熟，生即告退。锦送至堂帷。见天色将昏，四旁杳无人迹，锦与生同入寝所。仓卒之间，不暇解衣，搂抱登床，相与欢会。女虽有微拒之态，怎奈生兴发如狂。况其娇羞无言。正是春风入神髓，袅袅妖娆夜露滴。芳颜融融，恹恹罢战，整容而起。锦娘不觉长吁，谓生曰：“妾之名节，尽为兄丧。不为柏舟之烈，甘赴桑间之期，良可丑也。君其怜之。但此身已属之君，愿生死不忘此誓。兄一戒漏泄，二戒弃捐，何如？”生曰：“得此良晤，如获球琳，持之终身，永为至宝。”生欲求终夜之会，锦以侍女频来为辞。且曰：“再为兄图之，必谐通宵约也。”因送生出，则明月在天矣。阖扉而入，静想片时，方忆琼姐、奇姐闻知，惶愧措身无地。

自是，结纳二妹，必欲同心。琼姐长于诗章，锦娘精于刺绣。昔时针法稍秘，至是女工尽传。奇姐茂年，天成聪颖，学锦刺绣，学琼诗章，无不得其精妙。遂为莫逆之交。锦之侍女春英，琼之侍女新珠，奇之侍女兰香，向皆往来春闺，今皆以计脱去。此锦娘之奇策，实为生之深谋。自此母病既痊，生亦盛仪称庆，仍厚赂童仆及诸比邻，事不外扬，母无疑忌，因得镇日来往，终夜与锦尽欢。然琼、奇二姬，属垣窃听。虽其未湛春色，岂无盎然春情。中夜，琼或长吁。锦知其情已动，暇间论及，锦桃之曰：“外间颇议白哥骄肆，自予视之亦然。”琼姐曰：“豪门公子，年值青春，且风流人豪，文章魁首，将来非登金马院，则步凤凰池，无惑其骄人也。”锦知其有爱重之意，复曰：“白哥夜来有梦，与妹相会巫山。”琼嗔曰：“我是女流，渠是男子，内言不出，况可同游。是何言也，不亦异乎？”锦抚掌而笑曰：“前言戏之耳。”是夕，锦与生密谋，作五言古诗一首曰：

绮阁见仙子，心心不忍忘。

东墙听莺语，一句一断肠。

有意蟠芳草，多情傍绿杨。

何当垂青盼，解我重悲伤。

锦以诗置琼绣册，琼见而哂之，谓奇姐曰：“锦姐弄琼妹乎？书生放笔花也

。我若不即裁答，笑我裙钗无能。”乃次韵曰：

游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  
解笑花无语，看花枉断肠。  
自飞风外燕，自舞隔江杨。  
芳节凭劲草，谁怜游子伤。

琼本与锦联房，中间只隔障板，亦有门相达。但虽设常关耳。诗成，而生适来。因白板问传递。生见其词，叹曰：“此琅玕妙句也。世间有此女英乎？”乃援笔立答曰：

花貌已含笑，爱花情不忘。  
黄金嫩颜色，一见断人肠。  
愿结同心带，相将舞绿杨。  
相如奏神曲，千载共悲伤。

生亦于夜间传递。琼见之，微笑曰：“白哥好逼人也，吾今不复答矣。”

嗣后，生以入试届期，不暇复入锦室。即日试毕，潜访故人。锦既极欢，生亦尽乐。中夜谓锦曰：“细观琼姬，甚有美意。吾既得陇，又复望蜀何如？”锦曰：“君获鱼兔，顿忘筌蹄矣。”生誓曰：“异日果有此心，七孔皆流鲜血。”锦曰：“为君设策，事端可谐。”是夜，乘三更睡酣，潜开门，入琼卧内。掀开帐衾，二姬睡熟。生按琼，玉肌润泽，香雾袭人，皓白映光，照床如昼。琼侧体向内而卧，生轻身斜傍相偎，惟恐睡醒，不敢轻犯。片晌，锦持被去，琼阴知觉矣。锦笑谓生曰：“欲图大事，胆无十分。然吾妹既醒，吾当往试。”锦至，而琼已起，乃复巧说以情，琼正色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吾若隐忍不言，岂是守节之女。若欲明之于父，又失姊妹之情。况吾等逃乱，所以全躯，岂宜以乱易乱。”遂明蜡炬，乃呼奇姐，则奇姐已惊汗浹背，蒙被而眠矣。闻呼，犹自战惊。见火，瞿然狂起。琼笑曰：“汝不被盗尚然，何况我亲见贼乎？”二人共会，附耳细谈。载笑载言，千娇百态。生在门隙窃视，神思飘荡。时锦娘颇有逸兴，因与白生就枕。生慕琼之雅趣，尽皆发泄于锦娘。摇曳欢谑多时，二女潜来窥视。少者犹或自禁，长者不能定情。是时，生慕琼之意无穷，琼思生之心不置。然琼深自强制，不肯吐露真情。但每日常减餐，终夜多饮水。奇知其情，密以告锦，锦娘抚床谓曰：“尔之病根，吾所素稔，姊妹深爱，何必引嫌。况吾翁即若翁，白丈非尔丈乎？”琼曰：“姊误矣，岂谓是欤！”居一二日，生来，锦告以琼病，生遂问安，奇姐避入帐后。锦拽生裙登床，笑谓生曰：“好好医吾妹。”笑呼琼曰：“好听良医。”锦因辞去，生留少坐。生问琼病，因笑而不答。奇帐后呼曰：“好与四哥细言，莫使夜来发热。”琼笑曰：“有时亦热到汝。”生以玉簪授琼姐，琼以金簪复白生。生执手固请其期

，琼以指书四月十日。

至期生至，又复不纳。锦苦劝之。琼厉声曰：“尔等装成圈套，络我于中，吾不能从，有死而已。”生、锦闻言，含羞而退。奇姐笑曰：“姊食杨梅又怕齿酸，不食杨梅又须口渴；前日许人，今又退心。今番锦姐不管，白哥不来，牢抱衾枕，长害相思谁顾。”

[饮宴赏月留连]

翌日，生偶以事见赵母，回至中堂，无人，因入锦娘寝所。琼自门隙度诗与生曰：

玉华露夜浓，侵我绞绡袜。

神思已飘摇，中宵看明月。

生见诗亦答曰：

几回拽花枝，露湿沾罗袜。

今夜上天阶，端拟拜新月。

锦娘曰：“琼姐已无，兄又不鉴覆车，徒使月老愁。此诗莫持去也。”奇姐窥视，笑曰：“今宵断谐月老约矣。请四姐过此一议。”锦以诗度与琼曰：“今夜若不谐，向后更不来。”琼见诗，含笑目奇。奇与锦附耳久之。

是夕，生未晚膳，锦吩咐春英买备。给赵母曰：“夏景初至，明月在天，姊妹三人意图赏玩。”母喜而不疑，因益其肴饌，且戒婢仆曰：“汝辈无得混乱，与他姊妹尽欢。”因此固蔽重门，与生恣其欢谑，诚人间之极趣，百岁之奇逢也。

是夕，琼姐盛妆，枕衾更以锦绣，烂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药之迎风。饮毕，奇姐密启重门，直趋赵母寝室，给以“不胜酒力，姊妹苦劝而逃”。赵母甚欢，因与共寝。琼忽失奇所在，锦亦不胜惊惶。既知其详，琼方就枕，固执不解衣带。生亦苦无奈何。锦隔房呼曰：“何不奋龙虎之雄，断鸳鸯之带乎？”生犹豫不忍。琼苦告曰：“慕兄上识，非为风情，谈话片时，足谐所愿。若必采春花，顿忘秋实，兄亦何爱于妹，妹亦何取于兄乎！愿兄以席上之珍自重，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则兄为士中之英，妹亦为女流之杰。不尔，当自刎以相谢耳。”生不得已，合抱同眠。玉体相偎，金枝不挂。中夜，生复请曰：“予为子断肝肠矣。”琼曰：“吾岂无人意，甘断兄肝肠？但两玉相偎，如鱼得水，持此终身，予亦甚甘。何必弄玩形骸，惹人谈笑？兄但以诗教妹，妹亦以诗答兄，斯文之交，胜如骨肉。”生曰：“自见芳卿，不胜动念，得伸幽会，才慰夙心。若更以枕席为辞，必以鬼幽相拒。”琼曰：“妹亦知兄心，兄但体妹意。兄必索幽会，须待琼再生。”生知其意不可回，乃口占五言古诗曰：

我抱月前兴，谁怜月下悲。

空中云轻过，遥望岂相宜。  
千里神驹逸，谁能挂络羈。  
忍怀横玉树，无力动金枝。  
高唱大堤曲，神妃不肯吹。  
密云迷归路，际遇待何时？  
相失齐飞雁，茫茫空尔思。  
琼亦口占答曰：

君识吾爱尔，那堪为尔思。  
春花莫摧折，掩映亦相宜。  
神骏驰黄道，何须下羈络。  
飘飘月中树，谁能剪一枝？  
兰桥歌舞路，且待晓风吹。  
云度横碧海，春来也有时。  
愿至桃花口，油然为汝思。

生笑曰：“桃花，何时也？”琼曰：“合卺之际耳。”生既竟夕不寐，女亦终夜不眠。诗韵敲成，东方既白矣。

锦娘至，曰：“新人好眠，不知时候耶？”生曰：“枉尔为月老，使我怨苍天。”锦笑曰：“月老解为媒，能教汝作事耶？”琼姐和衣而起，生亦长叹下床。琼对锦曰：“与白哥说一场清话，正快我敬仰之私。”锦曰：“何以谢媒？”琼曰：“多谢，多谢！”又问生曰：“何以谢我？”生曰：“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相亲不知心，不如不相亲。”及梳洗毕，固辞归。琼曰：“不必出去，妹有一樽叙情。绣房无人往来，哥哥不必深虑。”生曰：“早教我归去也，勿磨我成枯鱼。”锦娘曰：“吾妹真好力量，一宵人畏如此。”生曰：“不磨之磨，乃真磨也；无畏之畏，诚至畏也。”锦笑曰：“我备细闻知，兄真无大勇，坐好事多磨，而又何畏乎？”生曰：“掌上之珠，庭际之玉，玩弄令人自怜，何忍遽加摧挫。”时琼方对镜，锦为之画眉，且谓曰：“我闻哥言，尚思软心，汝之所为，太无人意。”琼曰：“知过，知过。”

少顷，奇姐入来，盛妆靓服，云欲回家。拜锦娘曰：“暂别，暂别。”拜琼姐曰：“恭喜，恭喜！”问曰：“哥哥去矣？”琼曰：“尚留在此。”时生出见，奇亦拜辞。生曰：“适有一事，欲来相投，终夜无眠，肝肠尽断。”奇笑不答，密谓琼曰：“姐夫何出此言？”琼悉实告。奇笑曰：“姊姊如此固执，莫怪姐夫断肠。”生在锦房，闻言突至，曰：“愿妹垂怜，救我残喘。”奇姐逊避无路，被生搂抱片时，求其订盟，终不应允。忽锦娘至曰：“吾妹年幼，未解云雨，正欲告归，兄勿惊动。”生方释手。琼抚其背曰：“阿妹且勿回家，我有一杯清叙。”奇娇

羞满面，不能应声。琼戏之曰：“不食杨梅，今番齿软矣。”因共出细谈曰：“吾与贤妹，生死之交，向时同遇郎君，今岂独享其乐耶？细观此人，温润如玉，真国家之美器，天下之奇珍也。欲待不从，吾神已为所夺；若欲苟就，又恐羞脸难藏。妹若先归，而吾亦去。妹归虽坚白无暇，吾去即枯槁憔悴。妹若有心，同此作伴。若必坚为贞女，岂忍吾染风流？”奇笑曰：“与姊同生同死，吾之盟也。与兄同欢，同乐，非吾愿也。但白哥风流才子，我爱之何啻千金。但非垂发齐年，安敢蒹葭倚玉？姊当怜我，我且不归，奉陪数时，少罄衷曲。”时琼、奇方掩扉而入，春英卒然叩门曰：“老安人来送姐姐。”锦应曰：“我留此钱行。”生曰：“几误事矣！”

于是锦入见赵母，给以为奇送行。母曰：“幼女如嫩花，不可多劝酒。”于是入百花园内，相对尽饮。锦出令以劝琼，奇勒琼以尽饮。锦自称“主婚大姊”，奇自号“年少冰人”。啐酒交欢，摘花相赠。琼姐不胜酒力，顿觉神思沉酣。正是：竹叶缀三行，桃花浮两脸，愈加娇嫩，酷似杨妃矣。

[白生琼姐佳会]

时，日方转申，扶琼就寝。生、锦为解罗带，奇姐为布枕衾。琼半醉半醒，娇香无那，谓生曰：“妾既醉酒，又复迷花，弱草轻盈，何堪倚玉？”生曰：“窈窕佳人，入吾肺腑，若更固拒，便丧微躯。”生坚意求欢。女两手推送，曰：“妾似嫩花，未经风雨，若兄怜惜，万望护持。”生笑曰：“非为相怜，不到今日。”生护以白帕，琼侧面无言。采掇之余，猩红点点；检视之际，无限娇羞。正是：一朵花英，未遇游蜂采取；十分春色，却来舞蝶侵寻。生于云雨之时，未敢恣其逸兴。只见：

容如秋月，脸斜似半面姮娥；神带桃花，眉蹙似病心西子。锦衾漾秋水，娇态袭人；玉露点白莲，和风入骨。生欲采而女求罢采，女欲休而生未肯休，神思飞扬，如风之抟柳；形骸留恋，如漆之附胶。诚天下奇逢，世间佳遇。

斯时锦、奇窃视，莫不毛骨竦然。生既战休，琼谓之曰：“妾生人世，落落此身，将图结王谢之姻，不意见崔张之事。便微躯已托之兄，愿终始如环不绝。”因以少时所佩玉环授生，永以为好。生曰：“此奇遇也，吾当作赋以纪之。”琼曰：“与兄联句何如？”生曰：“甚妙。”时天将暮矣，于是明豹膏之烛，索文房之宝，揭得“林”字韵。生为之首倡，曰：

爰朱明之佳候兮，花娇笑于上林（白）。

风乍和而乍暖兮，黄莺巧调夫奇音（李）。

兹良辰之可爱兮，展予布于花阴（白）。

怨中闺之寂寥兮，憎飞蝶之侵寻（李）。

予登瑶台以盼望兮，抚求凰之素琴（白）。

予容于鸾镜兮，饰环佩于绿襟（李）。  
上凭虚之绮阁兮，见绝色之奇琛（白）。  
与英豪而乍遇兮，拟天上之球琳（李）。  
缘秋波之转盼兮，飘荡子之芳心（白）。  
彼飘飘之元白兮，托孤凤以悲吟（李）。  
凭栏百种情思兮，横忧怀之□□（白）。  
守深闺以困念兮，亦凌风而顾影（李）。  
比天上之嫦娥兮，虞空思夫画饼（白）。  
亮中外之靡同兮，徒郁忧而自省（李）。  
谢月老之勤渠兮，登予身于巫山之岭（白）。  
朱履之遇金钗兮，惭花容之载整（李）。  
感芳卿之怜予兮，傍日边之红杏（白）。  
君似采蝶恋花兮，舞正阳之美景（李）。  
弄珠环于掌中兮，缅此生之何幸（白）。  
抱席上之奇珍兮，羞芳情之欲逞（李）。  
问予二人其何若兮，拟桃源之遇刘（白）。  
亦似文鱼比目兮，深芳沼之清流（李）。  
赛连枝之琪树兮，偎玉骨于青丘（白）。  
斜据胡床吟咏兮，宛银河之女牛（李）。  
并头莲花似汝与我兮，开菡萏于芳洲（白）。  
罗带同心共结兮，不解夫千秋万秋（李）。  
指九天以为誓兮，情方钟而思悠悠（白）。  
愿以日为证兮，吐誓词而含羞（李）。  
千金难买此良晤兮，诚人世之所好逖（白）。  
缘自天之五百兮，今夕谐此鸾俦（李）。  
软玉温香在手兮，身外更有何求（白）？  
作赋□□致祝兮，幸无使妾叹白头（李）。

词赋既成，各书其一，女制二锦囊藏之。时谯鼓三更，琼倦而就枕矣。

生伏枕片时，乃曰：“吾去谢冰人，免教他嗔恨。”遂开锦娘之户，上镂金之床。时锦睡酣，被生惊觉，曰：“适自何来，遽集于此？今番月老功效何如？”生具陈始终，不敢隐寂。锦曰：“吾悉闻矣，试君心耳。”生因求欢。锦固辞谢，曰：“妾闻人亦有言，一座岂有两主？”生笑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锦曰：“冠玉之英，亦不背本。”因与之久谑。锦附耳曰：“奇妹功亦不少，彼在东床独宿，兄可着意恳求，机会不可错过。”

时奇已醒，只得诈睡。奈生兴如狂，刻意求欢。奇幸着里衣，力以死拒，然形神虽未媾合，而骸骨亦尽偎依矣。牢抱甚久，坚守不从。生固请具期，奇答曰：“后会有日。”生苦恳，无奈何奇哀告不已。锦恐声迹外扬，乃起，劝生释手。

生既终夜不寐，不胜困倦，乃复就枕片时，赵家已进早膳。起而梳洗，以计脱归，不及告辞。琼甚悒悒，相送惶，泪倾春雨。琼既为生切念，又复为奇萦怀，寝食不安，衷肠闷损，唯锦娘调谐左右，曾莫得其欢心者矣。

[三妙寄情唱和]

是日，奇姐遣侍女兰香至，琼姐题七言古诗一首，密封付之。诗名《飞雁曲》。

日斜身傍彩云游，云去萧然谁与伴？  
不见月中抱月人，泪珠点滴江流满。  
并头鸿雁复无情，不任联飞各分散。  
莫往莫来系我思，片片柔肠都想断。

奇读其诗，不觉长叹。母问其故，权辞答曰：“大姊病躁渴，欲求我药方。”母曰：“明早即令兰香送去，不可失信于人。”奇乃步韵制诗，翌日送去。诗曰：

彩云昨夜绕琼枝，千秋万秋长作伴。  
举首青天即可邀，何须泪洒江流满。  
江头打鸭鸳鸯惊，飞北飞南暂分散。  
归来不见月中人，任是无情肠亦断。

琼见之，不觉掩泪。锦读之，亦发长叹曰：“二妹皆奇才，天生双女士也。”然锦亦通文史，但不会作诗，生称为“女中曾子固”。至是，琼强之和。锦笑曰：“吾亦试为之，但作五言而已。”诗曰：

巫山云气浓，玉女长为伴。  
而今远飞扬，相望泪流满。  
襄王时来游，风伯忽吹散。  
归雁亦多情，音书犹未断。

琼见锦诗，曰：“四姊好手段，向来只过谦，若遇白郎来，同心共唱和矣。”锦曰：“贻笑大方耳。”

适生令小童奉杨梅与赵母，锦问曰：“大叔安在？”答曰：“往乡才回。”琼将锦诗密封与生，生意其即琼所为也。是夕，二姬度生必至。

生乘黑而至，琼且喜且怒，骂曰：“郎非云中人也，乃是花前蝶耳！花英未采，去去来来；花英既采，一去不来。锦囊联句，还我烧之！”生曰：“我若负

心，难逃雷剑，实因家事，无可奈何。向来新词，卿所制乎？”琼曰：“四姊新制。”生曰：“曾子固能作诗乎？”琼曰：“向来只谦逊耳。”生对锦曰：“承教，承教！”锦曰：“献笑，献笑！”生曰：“末二句何也？”琼曰：“为二姐耳。”因道其由，及出琼、奇二作。生曰：“三姬即三妙矣。”琼笑曰：“四人真四美也。”生曰：“吾当奉和新诗，但适远归劳顿，求一瞌睡，少息片时。”锦曰：“请卧大妹之房，以便谢罪。”琼曰：“请即四姊之榻，亦可和诗。”二人相推，久而不决。锦良久曰：“妾已久沐深波，妹犹未尝真味。决当先让，再无疑焉。”生乃携琼登床。是夕，稍加欢谑，然亦未骋芳情也。罢战之后，琼谓之曰：“奇妹与吾共患难，结以同生死。今为爱兄，失此良友，兄妹之情虽得，朋友之义乖矣。”生曰：“吾见三姬，均所注意，由此达彼，良有是心。但苦情为卿，方才入手，又思及彼，非越分妄求乎！况此女未动芳心，又坚宁耐，是以不敢强。卿何以为谋耶？”琼曰：“此女心情比吾更脱，若驯其德性，犹易为谋。但恐见机不复来此，若更再至，易以图矣。且学刺而丽线无双，学诗而妍词可取，真女中英也。”因诵其《拜秋月诗》曰：

盈盈秋月中天，今夜人人拜秋月。  
高照地天今古明，看破千山万山骨。  
清辉不减度年华，光阴转眼如超忽。  
我心我心月自知，勿使青春负华发。

生叹曰：“奇才，奇才！恨不肯相倡和耳。”须臾，生起，与锦交欢。锦久待情浓，乃恣生欢娱。锦于得趣之际，未免啾出娇声，虽惧为琼所闻，然亦不能自禁矣。

次日，兵报戒严，狂寇肆集，琼、奇家眷，填满赵家。生欲入无门，乃给于赵母曰：“母有重壁，与儿为邻，欲寄小箱，未得其便。乞凿一小门相通，庶篋笥便于寄顿。”母爱生如子，遂言无不从。生即得计，即制小门，自此可达琼房，昼夜往来甚便。锦娘亦谓赵母曰：“儿居幽嫠，不宜见客。今逃寇人众，闲往杂来，原西边诸门，儿自关锁。不用童仆，自主爨爨，与二妹共甘苦，俟寇定再区处。”母曰：“正是如此。”此二计可比良、平，任苏、张莫测其秘矣。

奇姐自归后，想生甚切，吟一绝曰：

巫山旧枕处，那堪临别时。  
云卿频入梦，何日叙佳期？

此日复至，琼喜不胜，问奇曰：“别后思姊否？”奇曰：“深思，深思。”又曰：“思白兄否？”曰：“不思，不思。”琼曰：“何忍心若是？”奇曰：“他与我无干。”琼曰：“吾妹已染半蓝。”奇曰：“任他涅而不缁。”大笑而罢。午后，因检绣册，得见前诗，指之曰：“不思白兄，乃想佳期耶？”奇笑曰：“久与姊别，思

叙佳期耳。”琼笑曰：“吾妹错矣。男女相会，是为佳期。本思云卿，如何推阻？”奇曰：“但思何妨？”琼曰：“吾为妹成之。”奇曰：“大姊不须多事。”琼曰：“恐妹又害相思。”奇曰：“我从来不饮冷水。”琼曰：“汝今番要食杨梅。”复大笑而罢。

是夕，赵母请奇叙别，琼推病不行。生自重壁而至，唯见琼姐在房，握手求欢，再三固拒。生曰：“初开重壁，适迩启行，若欲空归，恐非吉利。”因和衣一会，琼赧赧羞容也。因述奇芳情，且诵其佳句，乃献策曰：“今夜二更时候，兄当过此重门，牢抱鸳鸯，勿使飞去。”因附耳细语。生曰：“吾已谕矣。”生暂归家。奇亦饮罢入房，谓琼曰：“今夜我别处睡，只恐白郎复来。”琼曰：“此时人乱如麻，白郎永不能至，若欲有心相见，除非夜半梦中。”奇不知重壁可通，只将锦房门固锁，乃曰：“今夜任白郎至，不能过此门矣。”悉解衣，与琼共卧，怀抱如交颈鸳鸯。

夜半，奇姐睡熟，生自重壁而入。奇半醒半睡，以为即琼也。及蝶至花前，乃始惊觉。生曲尽蟠龙之势，奇嗔作舞凤之形。生亦无奈。奇曰：“哥且放手，我非固辞，但琼姐相会劝渠，我岂甘草率？”生曰：“何以为誓？”奇曰：“今宵若肯就，必早赴幽冥；明日若负心，终为泉下鬼。”锦、琼呼曰：“兄真无力量，今番又复空行。”奇曰：“姊姊逼人。”因以首撞床柱，生急抱持，稳睡至天明，含羞不起，琼再三开谕，乃敛容下床。时生已去，琼问：“今宵之约何如？”奇笑面点首。

是日，三姬皆盛妆，生为开佳宴。日前，生僦赵室，俱无一个居住；母亲从父宦游，生亦议婚未娶，因此得恣逸游。邀姬重壁过去，设案，当天诅盟。是时誓词，皆锦代制。锦先制姊妹三人告词，遂命拜参，当天焚奏。其词曰：

维辛酉四月十九日，同心人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虔明香，上告月府之神曰：窃以女生人世，魂托月华，是太阴之精灵，实微躯之司命也。锦等三人，缔为姊妹，如负月前之誓，决受月斧之诛。明月在天，俯垂照鉴。

又制与生同盟告词，罗列展拜，上告穹苍。其词曰：

维重光作噩之岁，正阳旦之时，同心人白景云、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皆结发交也。荷天意之玉成，谅月老之注定。男若负女，当天而骨露形销；女若负男，见月而魂亡魄亡。煌煌月府，皎皎照临。

[白生奇姐佳会]

是夕，四人共欢，三鼓罢宴。琼、奇先归绣房，生、锦共撤肴馔。奇含羞缩，欲背前言，琼曰：“盟誓在前，岂敢相负？”奇执琼手，曰：“真个羞人！将奈之何？”琼为撤去金花，奇又不解罗带。琼笑曰：“吾妹有何福德，起动十七岁小姐作媒婆耶？妹夫来矣，衣带快解。”生亦突至，奇笑而从，因蒙被而眠。

琼视生曰：“慎勿轻狂，嫩花初吐也。”生笑而登床，只见云雨之际，一股甘香，人间未有，但略点化，即见猩红，生取而验之。奇转身遽起，谓生曰：“十五载养成，为兄所破，何颜见吾母乎！皆姊姊误我也。”生细细温存，轻轻痛惜，待意稍动，乃敢求欢。奇曰：“只此是矣，何必复然？”生曰：“此是采花，未行云雨。二姬雅态，妹所悉闻，若不尽情，即丧吾命。”奇不得已，乃复允从。但见芳心虽动，花蕊未开；骤雨初施，何堪忍耐。乍惊乍就，心欲进而不能，万阻千推，口欲言而羞缩。愁眉重蹙，半脸斜偎。鸳枕推捱，顿觉蓬松云鬓；玉肌转辗，好生不快风情。虽其娇态之固然，亦其花英之未开。生亦轻试，未敢纵行，但得半开，已为至愿。须臾云散，香汗如珠，盖其相爱之情固根于肺腑，而含羞之态自露于容颜。固问真情，再三不应，贴胸交股而卧，不觉谯鼓三更。

琼姐举灯来，曰：“吾妹得无倦乎？”生兴大发，拽琼登床，尽展其未展之趣。琼亦乐其快乐之情，真盎然满面春，不复为娇羞态矣。既罢，奇亦曰：“姊姊得无倦乎？”琼曰：“但不如妹之苦耳。”三人笑谑，忽尔睡酣，日晏不起。奇姐之母，陈氏夫人也，在外叩门甚急。锦忙速唤，三人乃醒。生自重壁逃去，尤幸夫人不觉。琼因给之曰：“五更起女工，因倦，适就枕耳。”夫人谕奇姐曰：“汝与大姊虽表姊妹，患难相倚，当如同胞，须宜勤习女工，不可妄生是非，轻露头面。昨赵姨欲汝三人同爨，不令女仆往来，此习勤俭一端，吾亦闻之自喜。”少顷，琼姐母亦至，见此二姬犹未梳洗，责琼曰：“鸡鸣梳头，女流定例。此时尚尔，何可见人！”琼曰：“五更起女工，因倦，复就枕耳。”二母信之而回，琼、奇胆几破矣。

奇深懊恨，琼亦赧然，相对无言，临镜不乐。奇曰：“自今痛改前过。”琼曰：“我亦大觉昨非。”锦隔墙呼曰：“只恐白郎来，芳心又依旧矣。”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锦笑曰：“吾罪诚深，须宜出首。”奇曰：“姊首何人？”锦曰：“专首二姐。”奇曰：“有何可据？”锦曰：“诗句尚存。”琼曰：“我与汝姊妹连和，从今作清白世界。”锦笑曰：“江汉以濯之，不可清也；秋阳以暴之，不可白也。”奇曰：“我当入侍慈母，不理许多闲非。”锦曰：“不过三五更，复想叙佳期矣。”奇不觉发笑。锦娘启扉而入，曰：“我欲为白哥制双履，愿二妹共乐成。”琼曰：“谨依来命。”奇曰：“吾弗能也。”锦曰：“吾妹尚未知趣，他日偏尔向前。”共笑而罢。于是锦娘制履，二妹协功，日暮倦勤，共成联句。推琼首倡，为五言排律云：

四月朱明候（李），  
阳和乍雨天。榴花红喷火（赵），  
荷叶绿铺钱。公子游琼苑（陈），

奇英奉碧泉。柳暗迷归路（李），  
花香透坐筵。云钟敲清韵（赵），  
锦瑟奏初弦。意马牢牢系（陈），  
心猿荡荡牵。多情慵针线（李），  
得趣赋诗篇。蛺蝶台前舞（赵），  
鸳鸯水上连。愿为连理树（陈），  
合作并头莲。信誓深银海（李），  
风流满玉川。文君如何作（赵），  
司马亦称贤。为制绿双履，高高步紫烟（陈）。

锦笑曰：“二姐口硬似铁，心软如绵。”奇曰：“何以知之？”锦曰：“看诗便知。”奇笑曰：“君子戏言，不可戏笔。”琼笑曰：“可是，可是。”是夜，生以朋友邀饮，不至。三姬无限惶，坐至四更方登床，比至鸡鸣，起梳洗矣。

生醉醒，不胜痛恨。清晨，即诣琼房，冀图一会，告以衷情。不意三姬各去候母。生疑事机漏泄，又惧心志变迁，题诗示琼曰：

酩酊不知夜，醒来恨杀人。

洞门空久坐，不见百花春。

生坐久，不见三姬，又欲候文宗揭晓，怅怅而去。

琼归，见诗，笑曰：“白郎夜来被酒，今朝无限惶。”奇笑曰：“他醉由他醉，我醒还自醒。”锦笑曰：“昨宵既已醉酒，今夜必定迷花。”少顷，家童来报：“文宗发案。”赵母令人去探消息。三姬相对深思，侧耳欲闻真信。久之，奇笑曰：“白哥既有探花手段，必有折桂才能。此行决应高选，不须姊姊猜疑。”琼笑曰：“汝是座上观音，说话自然灵验。”锦笑曰：“他只一夜夫妻，识破十年学问矣。”奇带羞含笑。时午膳犹未毕，家童入报赵母曰：“白家大叔考居优等矣。”赵母甚喜，来报三姬。锦、琼俱目奇，奇亦带冷笑。

赵母既退，锦、琼戏掖奇上坐，曰：“阿妹真观音也，每事拜而问焉。”欢笑而罢。

是日黄昏时候，白生归，入见赵母，因请见李老夫人及陈夫人。夫人曰：“好个清俊秀才，他日必成伟器。”生以所赏银花献之赵母。赵母分赐三姬，各妆为土宝花胜。奇姐一枝，尤加巧丽。琼姐戏以词曰《忆王孙》：

姮娥神已属王孙，坐对花神久断魂，燕语莺声不忍闻。想黄昏，花胜鲜妍独倚门。

是夕，入三姬之室，谈笑尽欢，不觉谯楼起鼓。锦对琼曰：“二姐尚未知趣，今夜当使尽情。”乃一与白郎解衣，一与奇姐解裙，勒之共卧。奇姐固辞。锦曰：“自此以始，先小后大，以此为序，勿相推辞。”生然之。但见轻怜痛惜

，细语护持。女须有深情，但未堪任重，花心半动，桃口含芳，生略动移，即难忍耐。生曰：“但唤我作檀郎，吾自当释手。”奇固推逊，生进益深。奇不得已，曰：“才郎且放手。”生被奇痛惜数言，不觉真情尽矣。相抱睡熟，漏下三鼓。

锦来，呼曰：“琼姐相候多时，如何甘心熟睡？”生与锦去，即登琼榻。琼曰：“愿君安息片时，相与谈话为乐。”因询奇佳兴，生细道真情。琼闻言心动，生雅兴弥坚，于是复为蜂蝶交。及罢，琼谓生曰：“君为妾困倦如斯，妾不忍君即去，但锦姐虚席已久，君其将奈之何？”时锦立在床前，搂抱同去，相对极欢。

锦风月之态甚娇，生云雨之情亦动，在生已知锦之兴浓，在锦唯惧生之情泄，谓生曰：“君风力甚佳，妾意欲已足，但欲姊妹为同床之会，不知君意何如？”生曰：“此是人间之极欢，但恐二妹不从耳。”锦曰：“吾给之使来，然后以情语之耳。”

于是，锦给琼曰：“白郎适来发热，如何是了？”琼方醒觉，闻言战惧，即起问安，被生搂定，乃告以锦意。琼只得曲从。锦复给奇曰：“白哥满身发热，琼姊在彼问安，汝何昏睡，不痛念乎？”奇曰：“今奈之何？”锦曰：“去问安便是。”奇遽起索衣，不得其处。锦曰：“快去，快去！夜暮无妨。”适至床前，被生搂抱，只得曲从。生刻意求欢，三姬推让不决。生锐意向锦，锦辞曰：“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向爱二妹妙句，兄当与之联诗，使妾得以与闻，亦生平之至愿也。”生曰：“妙甚。”即床上口吟，生为首倡。曰：

君不见瑶台高映碧天东（白），珠玑璀璨玉玲珑（赵）。又不见襄王朝来飞白马（李），日暮又复跨青（陈）。乍云乍雨迷花月（白），罗襟飘摇扬轻风（赵）。沉香亭北花盈砌（李），牡丹芍药海棠红（陈）。观花不饮心如醉（白），醉倒花前月朦胧（赵）。一片芳心作蝴蝶（李），飞来飞去入花丛（陈）。美人葱素紫罗绮（白），语笑花间喜气冲（赵）。贻我佩环传心悖（李），复将心事托丝桐（陈）。柔情已为奇音动（白），忙忙飞舞采花蜂（赵）。与君窃药先奔月（李），森然火会广寒宫（陈）。广寒月色皎（白），报我三春晓（赵）。玉华露液浓（李），想思梦来绕（陈）。锦花琼饴饰绮罗（白），赵姬慷慨扬清歌（赵）。投桃报李心深念（李），雷陈契合乐如何（陈）。今夕何夕此良晤（白），娇来锦袖舞婆娑（赵）。球琳琼玖敌诗句（李），奇词清韵长吟哦（陈）。长吟哦，得句多（白），九天牛与女，此日共银河（赵）。鱼比目，戏新荷（李），山盟长翠长巍峨（陈）。吁嗟五色云霞霭（白），艳妍好结同心带（锦）。同心长系碧天云（李），勿使碧云游天外（陈）。云油油，不自由（白），神魂飞荡与云流（赵）。中天明月长为伴

(李)，愿伴千秋与万秋(陈)。我本悠然一凤侣(白)，今朝相伴三鸾俦(赵)。愿作在天双比翼(李)，凤雏对舞含娇羞(陈)。奇璞勿为年华少，五百天缘犹未了(白)。夭桃今已吐春情，片片轻红入芳沼(赵)。柳腰娇弱不禁风，风怒狂摇犹悄悄(李)。桃李不似锦琼英，抱露春融情窈窕(陈)。爱花都作连枝香，和雨和云到天晓。从今不作旧梦思，同心齐唱佼人僚(白)。

四人遂为同床之会，推锦为先。锦娇缩含羞。生曰：“姊妹既同欢同悦，必须尽情尽意。”琼曰：“四姊妹何无花月兴？”奇曰：“四姊何不逞风流？”于是生与锦共欢，锦亦无所顾忌。次及琼姐，含羞无言。锦曰：“吾妹真花月，何乃独无言？”奇曰：“彼得意自忘言也。”琼曰：“如妹痛切，不得不言耳。”以次及奇，再三推阻，锦、琼共按玉肌，生大展佳兴，轻快温存，护持痛惜。琼曰：“夫哥用精细工夫。”生曰：“吾亦因材而笃。”自是而情已溢矣。至五更睡觉，斜月照窗，生疑为天曙，唤诸姬俱起，则明月在天。锦笑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琼笑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奇笑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琼因请曰：“君之歌赋，已得闻矣，妙曲芳词，未之闻也。愿请教。”生曰：“请命题。”琼曰：“试调《蝶恋花》如何？”生曰：“请刻韵。”琼因诵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之章，因曰：“君即此为韵，试看可与东坡颉颃否。”生吟曰：

谁家宝镜一轮小，抛向云间，光遍罗帏绕。夜浅夜深今多少，玉露玲珑溅芳草。院宇深沉谁知道，惊梦残更，却被佳人笑。恨断楚天情悄悄，花暗蝶朦添烦恼。

琼曰：“甚妙！吾姊妹联句以和之，何如？”锦辞谢曰：“非所长也。”奇曰：“纵使不工，亦纪佳会。何妨，何妨。”于是琼为首倡：

绿窗人静月明小(琼)，银汉波澄，半向蓝桥绕(奇)。楚峡蒙蒙春非少(锦)，淡淡巫云摘瑶草(琼)。不谓姮娥来知道(奇)，惊起东君，自惊还自笑(锦)。闻睡鸭啼声消，几番惹得多情恼(琼)。

生叹曰：“真三妙也。此生何幸，有此奇逢乎！”因复就枕，谈话衷情，不能尽述也。

自是，屡为同床之会，极乐无虞。不意笑语声喧，属垣耳近。有邻姬者，隶卒之妇也，疑生为内属，安有女音，遂钻穴窥之，俱得其情状矣。是夕，唯琼、奇在列，锦以小恙不与。次早，生过其门，邻妇呼曰：“白大叔昨宵可谓极乐矣。”生诘其由，句句皆真。生不得已，奉金簪一根，求以缄口。妇笑曰：“何用惠也，但着片心耳。”生因归告锦娘，且曰：“姑勿与二妹知之，恐其羞赧难容也。”锦曰：“此妇不时来此，况有洒洒风情，兼有‘只着片心’之言，不为无意于君。君若爱身，不与一遇，机必露矣，君其图之。”生不得已，至晚

，径诣邻妇之家，与作通宵之会。果尔得其真情，与生重誓缄口矣。

是夕，琼、奇嗔生不至，候至三更；锦不以告，但口占四句示之曰：  
谁知复谁知，花妖窗外窥。

花荫月影动，犹自想花枝。

琼、奇骤惊：“异哉此言！幸详告我。”锦曰：“昨宵事露矣。白郎去矣，尚望同床会乎！”于是为道其详，琼、奇泪涟。自是同床会散，生、姬深加敛迹矣。

### [庆节上寿欢会]

越五月五日，生为母贺节。母亦置酒邀生，生辞。李老夫人、陈老夫人各遣侍婢催之，生入谢曰：“承诸大母厚意，但恐冒突尊严。”老夫人曰：“彼此旅寓，何妨，何妨。”命三姬相见。琼、奇不出，生饮数杯，逡巡告退。老夫人曰：“守礼之士也。”赵母曰：“此儿无苟言，无苟动，真读书家法也。其亲宦游，无人照管，况当佳节，令其岑寂，吾心甚不安耳。”于是复备一席，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饮。生制一词，名曰《浣溪沙》：

晴天明水涨蓝桥，画箫鼓明江皋。翩翩彩袖拥东邻。倚阑干闷萦怀抱，  
武陵溪畔燕归巢。谁怜月影上花梢。

小哥默记其词，归为夫人诵之。老夫人精于词章，琼之文史，皆老夫人手教者也，极口称善，以示三姬。三姬闻之悄然。老夫人曰：“汝等不足白郎诗乎？未免谓其伤春太露耳。”三姬微笑。少顷，亦各散去。

是夕，生叩重壁小门，琼、奇固蔽不开。生叩既久，锦娘启扉。二姬见生，泪下如雨，固问不应，相对惶。生知锦泄前言，再三开谕，坐至三更，二姬乃曰：“兄当厚自爱身，吾等罪当万死。既不能持之于始，复不能谨之于终，致使形迹宣扬，丑声外著，良可痛也。”因相与泣下。生曰：“月前之誓，三以死生，况患难乎！卿不记申、娇之事乎？万一不遂所怀，则娇为申死，申为娇亡，夫复何恨！”生即剪发为誓，曰：“若不与诸妹相从，愿死不娶。”三姬亦断发为誓，曰：“若不得与白郎相从，愿死不嫁。”生曰：“吾之不娶，佯狂入山，事即休矣；卿之不嫁，奈何？”琼、奇曰：“吾二人幸未有所属，当以此事明之吾母。哥或见怜，幸也；不尔，则自刭以谢君耳。宁以身见阎王，决不以身事二姓。”生谓锦曰：“于卿何如？”锦誓曰：“生死不相离，离则为鬼幽。于是何如？”生誓曰：“终身不相弃，弃则受雷轰。”于是四人相对尽欢，不复顾忌。

越十有三日，赵母诞辰也，生以厚仪上寿，且为三母开筵，复请三姬，同预燕席。李老夫人许之。时二姬亦上寿鞋、寿帕，且称觞焉。生筵适至，二姬趋避。李老夫人曰：“相见无妨，赵姨之子，即汝表兄也。”（盖琼、奇之母皆产于林，与赵母为叔伯姊妹，故老夫人有是言耳。）二姬逐出相，固逊不肯登

筵。赵母曰：“幼女畏生客，我与之区处。”于是置生席于堂之小厢，命小哥侍焉。饮至半酣，生与小哥出席劝酒。老夫人曰：“酒不须劝，久闻高才，欲请一词为寿，何如？”生辞谢。老夫人曰：“吾已见《浣溪沙》矣。”生曰：“惶愧！”遂请命题。老夫人曰：“吾幼时尚记辛幼安有‘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之句，即赓此韵，尤见奇才。”生不假想，即挥毫曰：

绿荫芳草，黄鹂声声好。瑶台上，华筵表。的的青鸾舞，王母绯颜笑。蟠桃也，千岁华浑不老。雅有玉山摧倒，南极先来到。玄鹤算，良非小。优游乾坤里，添筹还未了。备五福，彭祖让寿考。

李老夫人曰：“真好词也。”唤琼姐曰：“汝向时言能为之，今尚能制乎？”琼姐逊谢。夫人曰：“聊试一词，以求教耳。”琼因制词曰：

玉阶瑶草，报道年年好。绮阁上，琼台表。蟠桃生满树，采撷真堪笑。再结子，又是三千年不老。金樽频倾倒，王母乘鸾到。寿星高，乾坤小。人在华筵表，劝酬犹未了。齐嵩祝，万年称寿考。

呈上老夫人。夫人曰：“雷门布鼓，音响顿殊。”生曰：“奇才，奇才！云所远让。”陈夫人目奇姐，曰：“汝镇日与大姊谈诗，我不知云何。今卿试汝，汝其勿辞。”奇出席拜老夫人与赵母，曰：“献笑，献笑。”复拜生，曰：“求教，求教。”老夫人曰：“不必论诗，礼度自过人矣。”奇制词曰：

瑶池绿草，近来长更好。朱明日，暄人表。况此薰风候，登筵人喧笑。华筵开，共祝那人长不老。好怀尽倾倒，寿星都来到。乘鸾客，才非少。倚马雄才，万言犹未了。吐芳词，长祝慈闱多寿考。

李老夫人曰：“妙哉词也！可谓女学士矣。”词毕，各就位。锦娘曰：“请谢教。”于是既奉三母之觞，复过生席劝饮。时兰香自外持茉莉花来，既献三母、锦娘矣，一与琼，琼曰：“送与小哥。”一与奇，奇曰：“送与白官人。”兰香递与生，笑谓生曰：“此花心动也。”锦厌其言，嗔目视之。生亦不快，奇殊不知也。少顷罢筵。

是晚，生入三姬绣房，为绸缪之会。与奇会毕，因谓曰：“尔殊不检点，词中称扬太过。”奇曰：“偶笔氛所至耳。”又备述兰香之言，奇遂大恚。

次晨，言之于母。母怒笞兰香，香曰：“此言诚有，但戏与白郎言之，姐姐安得闻？必是白郎密以告姐，愿夫人察之。”夫人生疑，唤奇姐，谓曰：“止谤莫如自修。”奇姐复大恚。夫人与诘其得闻之由，奇姐语塞。锦适至，曰：“此言锦实得闻，故以告妹。”兰香自是言亦塞，陈夫人自此亦生疑矣。

[凉亭水阁风流]

数日后，陈夫人语赵母曰：“天气炎蒸，人咸染病。百花园凉亭水阁，可居三女于中，锢其出入，何如？”赵母然之。遂自琼、奇房后开门，恣其园亭逸乐

；以为外之房门谨严，而不知内之重壁为便。虽诸侍女颇有猜疑，亦竟不知出入之路。

一日，陈夫人诘春英曰：“汝久侍深闺，宁知白郎事乎？”春英曰：“无之。内外并不相见，又无侍婢交通，郎君何由得入？此一也。春初白郎常至，妾犹有疑，今无事辄数十日一来，此二也。且自三月寇警后，西带诸门俱严关锁，虽侍婢不得往来，白郎能飞度耶？”夫人之疑消。

生、姬每日于纳凉亭中欢谑，间亦多褻狎，独琼姐坚执不从。是月望日，生与锦、奇在临水阁作乐，琼姐不至。锦作书，令奇姐招之。琼复书曰：

劣表妹李琼琼敛衽启复四表姊妆次：即晨夏景朱明，莺花流丽，莲白似六郎之一笑，榴红拟飞燕之初妆。鱼作态而戏金钩，鸟沾娇而穿细雾，纳凉亭上，习习清风；临水阁中，腾腾爽气，诚佳景也。况有文君之色，太真之颜，凭栏笑语；潘安之貌，相如之才，抚景写怀。岂不乐哉！然古人有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不可极，乐极至哀。’且慢岂端庄之度，淫褻真丑陋之形。读《相鼠》之赋，能不大为寒心哉！姊，女中英也；郎，士中杰也，愿相与念之。奇姐持书来，曰：“莺莺不肯至。红娘做不成。此书中好一片云情雨意，要汝等跪听宣读。”生长揖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曰：“要大姊深深展拜。”锦拜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出诸袖中。生、锦展读，笑曰：“这云情雨意，岂不害了相思。不会作红娘，反会来卖乖。”锦曰：“好好拜一拜还我。”生曰：“我要他替莺莺。”揶揄多时，大笑而罢。

越十有七日，生闻其叔自荆州回，候接于都门之外。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同在纳凉亭上女工。饭后，赵母具茶果，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且密嘱以瞰二姬所为。奇姐闻兰香呼门声甚急，笑曰：“此婢又来探消息矣。今日若无状，决加之重刑。”二姬笑曰：“汝今日不惧他矣。”及启扉，诸婢皆在，云赵母送茶，三姬谈笑啜茗。兰香步花荫，过柳径，穿曲堤，无处不至。奇姐索皮鞭以待，曰：“以鞭马之鞭，鞭此婢也。”兰香行至芳沼之旁，扣掌笑曰：“好笑，好笑！有一蒂开两朵莲花。”奇姐令桂香唤之，至则令跪于地。奇姐曰：“汝自少事我，我有何亏汝？汝乃以无形之事，生不情之谤，汝欲离间吾母子耶？汝到亭中，众皆侍立，汝乃驰逐东西，欲寻我显迹耶？汝今寻着否？汝好好受责！”兰香叩首，曰：“姐姐是天上姮娥，兰香是姮娥身边一兔。兔恐姮娥薄蚀，无所依傍，乃爱护姐姐独至，故有前日之言。至如今日，因久不至亭中，偷闲遍阅佳景，岂是有意伺察？如有此心，罪当万死。且姐姐女流豪杰，白郎文士英豪，岂只相配不过？但恐轻易失身，白郎视姐姐如墙花，姐姐望白郎在云外，那时悔不及耳。兰香与姐姐同安乐，亦与姐姐共患难，安得不过计而曲防？”奇曰：“无端造谤，尔罪何如？”兰香曰：“固知罪矣。然亦姐姐不自检制耳

。诗词属意，可疑一也；流目送情，可疑二也；分花相赠，可疑三也。众人皆有此疑，兰香安敢不告？若李琼姐之端庄，赵四娘之严谨，安有此谤？”奇姐大恚，鞭之流血。时琼、锦游览沼之滨回，告奇姐曰：“沼中莲花果开并蒂，此佳祥也。姑恕兰香，同去一看。”奇遂释之。

诸婢归，俱以并蒂莲告于赵母。母喜，邀李老夫人、陈夫人同赏。

酒既具，老夫人持杯祝曰：“老身一子，久官他方，致令女孙及笄未配，此老身之深虑也。今天赐佳祥，愿觅快婿。”又为陈夫人祝曰：“愿奇姐早定良缘。”又为赵母祝曰：“愿小哥早得佳妇。”时方登席，赵母请曰：“有此佳祥，可召白生来看。”老夫人陈夫人有不欲意，以赵母深爱，勉强从之，令秋英、小珠往召。归报曰：“白大叔有客在，不知何事发怒。”赵母曰：“春英颇晓事，可往探之。”复归，报曰：“白大叔原配曾边总小姐，今曾老爷远宦边疆，白老爷不欲大叔远去成亲，曾老爷不欲小姐远归还亲，各有悔意。今年三月内白老爷运粮入京，与曾老爷相遇，二人言定，有书退悔。今白老爷遣大叔回家，为大叔再议婚姻，因此发怒。”赵母曰：“大叔知我请他否？”春英曰：“他陪叔爷吃饭即来。”

少顷，生至，且细白之三母。李老夫人笑曰：“有如此才郎，何虑无妻。”赵母笑曰：“儿勿虑，我与汝为媒。芳沼中有莲并蒂，此是祥瑞，第往观之。”生因与小哥同往，果见并蒂。生喜特甚，因慷慨饮酒，赋诗曰：

中夏正炎蒸，百花何明媚。可笑老天公，凌波浮天瑞。并蒂莲花开，香风暗度来。瑶池游王母，绮阁泛金。向人娇欲语，酷似西施女。相对吴王宫，乘风相娇倨。日分双影流，风动两枝浮。羞向孤鸾镜，应知学并头。莫作等闲赏，交枝芳沼上。瑞霭为谁开，霞标著天榜。香韵远并清，双莺柳外鸣。应与两岐麦，同荐上玉京。

呈之李老夫人。夫人叹曰：“流丽清新，海内才华也。”赵夫人笑曰：“可当聘礼否？”老夫人笑目锦娘，曰：“汝三姊妹联句和之何如？”二姬推让，锦笑曰：“但作不妨。白兄事同一家，万勿为异。”二姬然之。琼首曰：

逢此仲夏景，花香柳自媚（琼）。

两沼已含流，双莲何并瑞（奇）。

风吹昨夜开，浑疑天上来（锦）。

为汝登池阁，因兹泛樽□（琼）。

潘妃浑不语，携手湘江女（奇）。

吴璧喜相逢，二乔斜并裾（锦）。

明沙水面流，盈盈合蒂浮（琼）。

翡翠双飞翼，鸳鸯栖并头（奇）。

王母遥池赏，云车停水上（锦）。

瑞宇已流春，天门初放杨（琼）。

应识芙蓉清，那占丹凤鸣（奇）。

太常如可纪，图此上神京（锦）。

老夫人见之，笑曰：“皆女瑛也。”转呈与生，生惊叹曰：“诸妹才华，近世莫比。”生饮三酌，辞归。母亦自是罢筵。

是夕，赵母谓李老夫人曰：“鄙意欲以郎配琼姐，何如？”陈夫人亦极口赞成之。老夫人曰：“吾意恐有事未真，议未定，且未识此生意向何如。”赵母曰：“然。姑勿言，待其媒议之时，方可与言及此。”李老夫人曰：“此事成，亦天也；不成，亦天也。”春英闻此语，以告锦娘。锦娘密以告生，且曰：“兄可多遣媒博采，令老夫人闻知，彼乃无疑，自当见许。”生深然之。陈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但以相距六岁，心内迟疑。兰香乘间曰：“婢昨送茶，被姐鞭挞，虽至血流，亦无怨心。但兰香细看姐姐，却似有心白郎，莫若早以配之，则一双两好，天然无比。”夫人曰：“岂有是事？汝勿多言！”

[玉枕卜缔姻]

生数日以叔在，不敢轻入琼室。叔亦遣媒人求亲。

是夕，生入锦房，与三姬商议，因曰：“琼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势难兼得，为之奈何！”锦曰：“吾观二妹所议，毕竟皆归于君，但不知谁先进耳。以鄙见论之，此事毕竟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琼让之奇，奇让之琼，各出誓言，恳恳切切。锦曰：“勿推让，吾为汝分之。今宵焚香，疏告于天，各书其名，盛以玉碗，先得者今日议婚，后得者异日设策，非一举而有双凤之名乎？”生每日为此萦怀，闻锦言而深是之。遂具告天之疏，一掣得琼姐之名。奇笑曰：“使吾姊为良臣，吾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计定。

翌日，生言于叔，遣邻妇为媒，言于赵母。赵母以告李老夫人。夫人许之，择日报聘。赵母为具白金四十两，金花表里各二对，皆赵母所出也。邻妇执伐持书于李老夫人，其词曰：

辰下双沼花开，九天瑞应。某窃计之：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阙流芳矣；令子老先生其千叶之绿荷乎？海内流阴矣；邻孙女其霞标之菡萏乎？绣阁新香矣。兹者双花合蒂，瑞出一池，岂犹子景云果有三生之梦，乃应此合璧之奇耶？家兄远宦，命某主盟。赵母执柯，兼隆金币。丝萝永结，贶实倍于百朋；瓜葛初浮，瑞长流于万叶。

李夫人捧读，不胜欣慰，遂援笔复柬曰：

即辰玉池献瑞，开并蒂之莲花，老身举酒祝天，愿女孙得快婿。岂是瑞不远于三时，庆遂成于一日！寅惟执事，名门豪杰；令兄天表凤凰，而令侄又非

池中物也。何幸如之！然莲有三善焉：出于泥而不浊，其君子之清修乎！擢云锦与云标，其君子之德容乎！香虽远而溢清，其君子之徽誉乎！愿令侄则而象之，老身有余荣矣。睹蜡炬之生花，知百年之占凤；闻鹊媒之报吉，兆万叶之长春。

生得书，喜甚。邻妇乘间戏生曰：“小姐见书，喜动颜色，官人稳睡，不怕潜窥矣。”

生累日延客置酒，琼密经画，整整有条。老夫人稍宽其私，但付之不闻。奇姐虽自敛戢，与生情好益笃，阴自刺其双臂：左有“生为白郎妻”之句，右有“死为白家鬼”之句。生是夕见之，痛惜不已，双泪交流，苦无聊赖，自投于床。琼因劝奇与之共寝，生终夜倾泪如雨。自是，与奇为益密矣。

暇间谈论，奇谓琼曰：“吾未知逮事白兄与否，然感此缱绻之情，虽糜骨何恨！”琼曰：“除是我死，姊妹便休。若得事白郎，必不致妹失所。”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琼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彼此之殊。”锦复笑曰：“吾妹念我否？”琼曰：“成我之恩，与生我者并，岂不念功！”三人复大笑。自此，生、奇加意绸缪，又将越月。锦、琼亦体生意，恣其殷勤。时诸婢无不闻知，但皆不敢启口，惟兰香自恃美貌，每在生前沽娇，生屡诃之，因此怀恚，欲泄其机。至是为奇姐所恶，亦不敢言。锦、琼善自敛藏，内外不甚觉露。

自是南陆转西，九秋胜会，桂有华而擎宫月，姮娥亲下广寒；槐奏黄而舞天风，英俊忙驰夹道。生整治行装，入秋闱应试，与姬相别，无限伤情。三姬共制秋衣一袭，履袜一双；绿玉之，黄金之簪，诸所应用，无不备具。琼姐制诗曰：

良人将离别，泪洒眼中血。杜宇惨悲鸣，秋蝉凄哽咽。此情只自知，向汝浑难说。愿步入蟾宫，桂花手中掇。

奇姐制诗曰：

欲别犹未别，泪珠先流血。诉短及道长，既哽又复咽。不向夫君言，更对谁人说？唯愿折桂枝，高高双手掇。

锦亦制诗曰：

人别心未别，漫将苦流血。我因夫君凄，郎为妾身咽。行矣且勿行，说了又还说。折桂须早归，墙花莫去掇。

老夫人、赵母、陈夫人各厚赠，诸亲友皆赠之。

白往至省，温习经书，届期入试。然慕念三姬，未尝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对景无不伤情，乃至多寐之思，亦多叙忧离之思。生以三试既毕，遗仆抵家问安，既奉诸母珍奇，亦馈三姬花胜，致书恳切，不能尽述也。锦、琼见喜慰，奇姐转加惨凄，报书曰：

妾陈奇姐敛衽复书于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夏光已云迈矣，秋宇何凄凉也。每中夜凉风四起，孤雁悲鸣，则伏枕泪零，几至断绝。听砧杵之音，焉如捣；聆檐铎之响，如有隐忧。此时此情，何可殚述。缅想洒乐之人，宁识忧愁之状否耶？自昔巫山邂逅，继以月下深盟：妾谓事无始终，将送微命；君谓此头可断，鄙志不渝。恳恳殷殷，将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水宿与俱，云飞与俱，偶隔一日，则想切三秋。今言别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欤！情胡不切，泪胡不零？天乎！吾何不为凉风，时时与君相傍；天乎！吾何不为飞鸟，日日向君悲鸣耶！妾与君誓矣，与君言矣，谅君亦见信矣，第恐时时乖违，机事傍午。将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见怜；将欲诉之于人，又恐旁人嗤笑。讯天，天不闻也；问花，花无语也。其所以自图惟自树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责。然死如有知，乘风委露与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无知，与草木同朽腐焉，则又不如久在人世，万一可以见君之为愈也。然此身实君之身，身不在君，则有死无二。如或惜死贪生，轻身丧节，则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无累也。君其为我图之。存没之诚，此言尽矣。临书流泪，不能复陈。承惠玉粉胭脂、翠羽花胜，虽为睹物思人之助，实增谁适为容之悲。附以海物，愿君加餐；兼以凉鞋，愿利攸往。余惟棘闱魁选，海宇扬名，是妾等三人之至愿也。

生仆至，授生书。生方与诸友燕集，展视未完，不能自禁，涕泪呜咽。友见其书，无不嗟叹，因曰：“有此恳切，无愧潢源之重伤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心顿释，故人之念益殷矣。

月终揭晓，生虽名落孙山之外，全不介怀。遂策马为抵家之行，与姬复会。然生之别时，祝奇姐曰：“吾若得意而归，明与尊堂关说，恳求姻眷，必遂所怀。”以此牵情，心恒悒悒。然三姬见生之归，如胶附漆。诸母因生之至，便喜动颜容。是夕，过重壁小门，仍为同床之会。

生中夜长叹。锦抚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怀。”琼曰：“郎非为此萦怀，只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知我心者，为之奈何？”琼曰：“吾与大姊有妙计矣。”生曰：“愿闻。”琼曰：“君将来必有荆州之行，且先具婚书一纸，表里一端，白金四锭，付与吾妹。俟君行后，陈姨必将议婚，吾二人决以实告，并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然后上金币、婚书，则陈姨势不得已，事端可谐矣。”奇笑曰：“计则奇矣，但颜亦厚矣。”锦笑曰：“如此可成，面皮可剥也。”生曰：“向实为奇姐萦怀，今闻计心释然矣。”自是，留恋月余，欢好尤笃。

生父命仆来探秋闱之信，且命早至荆州。生不得已，起行。陈夫人谓生曰：“此行未知得再见否？”因相对呜咽，两不能胜。生挥泪曰：“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语，云愿姨娘天长地久，既有骨肉之恩，必顶丘山之戴。”陈夫人复流涕曰：“我身寡子单，仗提携。”生曰：“敢不从命。”夫人流涕而入。

三姬相送凄惨，诗词悲怨。诸母临别殷勤，致赠甚厚。及其策马在途，举目有山河之异；飞舟迅速，临流切风月之怀。发诸声歌之词，皆恋故人之语，则生之思姬何如，姬之思生亦如是矣。

[锦娘割股奉亲]

时维腊月，寒气逼人，赵母体羸，忽膺重病。三姬无措，请祷于天，各愿减寿，以益母年，未见效也。锦夜半开门，当天割股。琼、奇见其久而不反，密往视之，乃知其由。嗣是和羹以进，母病遂愈。甲人闻知，上其事于郡县，郡县旌曰：“孝女之门。”有诗曰：

乌山遥对华山西，花外风清鸟自啼。已见文华推多士，那知节孝属深闺。剖心从古忠名旧，割股于今徽誉奇。旌别圣恩行处有，谁踵芳躅映文奎？

赵母置酒，诸眷毕贺。有杨把总者，闻锦娘之美，亦备礼称庆，以白金二十两为赵母寿，欲求见锦娘。锦既却其金，又不之见。杨欲以势挟之，先令邻人扬言，且啖以兼金厚利。锦娘曰：“汝为我语刁军，我头可断，我身不可见也。”杨惧而止。是时三姬皆以志节更相矜奋，自生别后，不施脂粉，不出闺门，虽瑞月千门佳丽，三姬处之淡如，元宵乐地繁华，三姬不出游玩。其操守如此。

生自抵荆州后，既见父母，益念三姬，乃请于父曰：“李老夫人，外大母也，殷勤主婚，盍遣人致谢焉。并候动履，且订婚期。”父许之。生备金币，遣仆归访三母，且致书三姬。其书曰：

同心人白景云奉书于三美人妆次：云此生何幸哉！昔时尊贵王公得一女焉，犹可以流声千古，况云兼有其三哉！皆天曹神女，仙籍美姬，色殊绝矣。文绚春花，词映秋水，才超卓矣。坚贞如金玉，洒落类风霞，气概英达矣。而云方幸绸缪之际，又闻交傲之言，其所以相亲、相期、相怜、相念，又日焉。则神游于美人之天，云此生何幸哉！追想曩时倚玉于芳栏，偷香于水阁，罄人间未有之欢，极人生不穷之趣，美矣，至矣。然此犹为窃药之会，今皆缔为月中之人，则月下深盟，其真无负。五百天缘，悠悠未了也。欣切，欣切。万里片心，但欲三妹勤事诸母。奇妹姻信未闻，日夕悬注，想志确情笃，则天下事固可两言而决也。急闻，急闻。身在荆州，神在桑梓，计此情必见谅矣。无多谈俗，仪在别启中。昭人。

诸姬得书喜甚，款仆于外堂。

时有朱姓者，贵宦方伯之家，与奇同乡，有子年方弱冠。闻奇之美，命媒求姻。陈夫人初未之许，后偶见朱氏子，貌美而慧，遂许焉。择日欲报聘，奇姐忽称疾，绝粒者三日。夫人惶惧，泣问所由。琼以实情告之。夫人曰：“焉有是事？门禁森严，白郎能飞度耶？”琼曰：“姨若不信此言，请看奇妹两臂。”陈

夫人见之，骇曰：“白郎在时何不与我言之？今纵不嫁朱氏，后置此女何地？”琼曰：“妹与白郎殷勤盟誓，生死相随，决不相背。”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琼遂启其箱，出白金四十两、表里各二对、婚书一纸，曰：“此皆白郎奉以为信者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天长地久，汝姊妹何以相与？”琼跪而指天曰：“琼如有二心，随即天诛地灭。愿我姨娘早赐曲从。”夫人曰：“我将不从，何如？”琼曰：“妹已与琼诀矣，若姨不从，则妹命尽在今夕。”夫人堕泪，徐曰：“痴儿，汝罪当死！亏我守此多年，亦无可奈何，只得包羞忍耻耳！此事锦娘知否？”琼曰：“不知也。”夫人因抚奇身曰：“汝私与白，得非慕白郎才郎乎？朱氏之子，俊雅聪颖，将为一世伟人，以我观之，殆过于白郎矣。”奇不对。琼曰：“妹身失于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二姓，是荡妇也，何足羨哉。”夫人首肯曰：“固是矣，从今吾不强矣。”但礼币未受，琼犹有疑，因告于二母。二母亲奉礼币，劝陈夫人受之，夫人尚有赧容。夫人曰：“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善用权者，可以济经，不尔，便多事矣。”陈夫人因呼兰香置酒，以谢二母，且曰：“早信此奴，无今日之祸矣。”三母即席。锦娘奉杯。而奇不出，乃独坐小榻。

奇姻事既定，陈夫人复书于生。锦、奇亦以书达生。遂遣仆归荆州矣。

[奇姐临难死节]

是时陈夫人以兵变稍息，归于本乡，不幸遭疾浹旬。奇往省之。未数日，寇乱复作，遂遣奇入城。嗣是盗益炽，夫人病益笃，欲舁之入城，则亟不可动。奇闻变号泣，步行往省。琼姐执奇手曰：“寇贼充斥，妹未可行。”奇曰：“我宁死于贼手，岂忍不见母瞑。”因绝裾而行。及抵家，寇稍宁息。奇姐虞母不讳，先为置办棺衾。比至二更，闻官兵大至，众喜，以为无虞。至五更，乃知即是贼兵。鸡鸣，遂围浑江，剽掠男妇数百。三贼突入陈夫人之房，见夫人病卧，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时奇逃在密处，遽呼曰：“勿动手，我代之。”遂出见贼。贼见其天姿国色，欢喜特甚，遂掠以行，并携兰香及家童数人而去。时陈夫人在床，犹未瞑目也。

贼闻官兵欲至，饭后退屯新升桥，至河沿宦署，将所掳男女尽禁其中。奇姐谓兰香及家童曰：“我为母病来，岂知为母死！我若不死，必被贼污，异日何以见白郎乎！”乃咬指血书于壁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妾身遭此变，兵刃讵能违！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

题毕，谓兰香、家童曰：“吾母子相从于地下矣，汝辈得归，可与小姐善事白郎。”复谓兰曰：“吾当急死，稍迟，欲死不可矣。”乃语间，即取裾中所藏剃刀，以袖蔽面，自刎其颈，遂僵仆，血流满地。兰香抱之而哭。贼来，怒杀兰

香。因询其由，乡邻备道。贼曰：“我误矣，此节孝女也，勿污其尸。”于是舁而置之署后月台之上，以红绫被覆之，相与环泣。其节孝之感人如此。

是夕，有人来报，锦、琼举家号恸不已。琼姐愿以百金入贼营赎其尸，众惧不敢往。次日早报：“官兵杀退贼矣。”又报：“陈夫人即世。”琼姐带秋英、新妹、小妹往收其尸；锦娘带春英殡敛陈夫人。时琼号泣登台，未至五步，尚闻奇姐长叹一声，骇曰：“吾妹尚无恙！”急往抚之，则见其气已绝，颜色如生，尚带笑颜。琼曰：“吾妹甘心死乎！”因令人舁归，与陈夫人同殓。遍寻兰香之尸，则为贼弃之水中，无复存矣。琼姐读其血题之诗，号泣扑地，绝而复苏。

琼姐抵陈夫人之家，与锦娘备办棺衾，殓殡完备，吊客盈门。二女亲为执丧。越三日，各为文吊之。琼词曰：

“呜呼哀哉！吾妹死矣，吾不忍言也。吾与妹岁距三周，居违五里，七岁已同游，十祀曾同学。吾母与若母，姊妹也；吾父与若父，连襟也。汝年十四，吾年十六，即闻兵变。惟时汝父先逝，吾父宦游，吾祖母与若母虞吾二人居乡莫便也，乃即赵姨之居居焉。坐则共榻，寝则同床，食则同甘苦。殆于今三年矣。幸得锦姊朝夕绸缪，兼以诸母殷勤教导，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骸。嗣时共遇白郎，以骨肉之亲而重之以山河之誓；旋复同缔姻娅，以丝萝之旧而联之以五百年之缘。将谓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金石莫移也。诂意笑语方悬于匙箸之间，惨凄即见于须臾之际。妹爱母心切，不暇顾身；吾庆妹情真，临行拽裾。岂知裾绝而吾妹去，妹去而祸变临。贼刃若母，妹安得不出；吾妹既出，身安得不死！然遭贼之时，则寅也，妹不死于寅者，将为全母之计；过此则卯也，夫妹不死于卯者，必其提防之深；及入营，则辰也，方入营，而吾妹死矣。释此不死，则妹宁有死时乎？然闻妹将死之时，慷慨赋诗。吾细绎之，其首曰‘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孝节见于词矣；次曰‘妾身遭此变，兵刃詎能违’，慷慨以身杀矣；‘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舍生而取义矣；末曰‘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恋恋不忘夫君矣。是诗也，贼人犹自哀怜，况人乎！人见之犹自惨切，况琼乎！琼见之亦无可奈何也，使吾郎君见之，其悲伤痛之又若何邪！吾恐白郎为汝伤生，则吾亦为汝殒命矣。呜呼痛哉！吾今日所以不死者，诚惧伤郎之生，益重妹不瞑之目。古人有死于十五年之前者，固已存孤；有死于十五年之后者，亦以全赵。琼之心犹是也，妹氏谅我心乎？呜呼已矣，吾目枯矣，吾言不再矣！然尚有言焉：白郎若归，倘能不为儿女姑息之爱而为丈夫万世之谋，吾以汝平时玩物珍宝市田若干，永为祭奠之需；高大窀穸，永为同穴之计，则相离于今时者，当相合于永世。孰谓九泉之下，非吾聚乐之区邪！嗟夫痛哉！妹之容颜比秋月矣，文采若春花矣，性情类清风矣，气节

傲秋霜矣，孝敬动天地矣，余何忍言哉，余何能言矣！呜呼！长江凄凄，寒风烈烈；山岳幽阴，天地昏黑；欲见汝容，除非梦中不可得；汝若至楚见白郎，道我肝肠片片裂！”

锦娘亦有哀词，其愁怨凄惨之状，不下于琼，但不能悉载也。二母亦来会吊。奇有弟双哥，甫七岁，赵母为之鞠育。丧事毕，二母、二姬俱入城，凄凉之态，何可尽述！

生在荆州，遥望老仆不至，想见三姬甚殷。父母遣生归毕姻。琼父母亦遣仆来会姻期。生遂与其叔束装为归计矣。

[徽音坚贞守义]

白生原配曾边总之女字徽音者，赋性贞烈，才貌超群，精通经史，尤善歌词，酷爱《烈女传》一书，日玩不释。闻其父与白氏悔亲，将再醮吴总兵之子，遂独坐小楼，身衣白练，五日不食。父母见其亟也，询知其故，因给之曰：“吾从汝志，岂不复然。”徽音乃渐起饮食。

吴之子，名大烈，亦将中豪杰，善用马上飞剑，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边庭敬之畏之。边总欲使徽音见其才能，谋之媒人，于正月中庭开角会，令家人悉升楼聚观。大烈坐于金鞍之上，衣文锦之袍，容如傅粉，唇若涂朱，掷剑倒凌，飞枪转接。众皆羨其才能，又复悦其美貌。女徐问于侍婢曰：“此何小将军也？”柳青答曰：“吴总兵公子也。”女即背坐不观。

次日，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女复赋《闺怨》以见志。其词曰：

怨中闺之沉寥兮，羌独处而萧萧。心僚而苦难兮，乃怀恨而无聊。悼余生之不辰兮，与木落而同凋。天窈窈而四黑兮，云幽幽而漫霄。雷轰轰而折裂，风荡荡而飘飘。岂予志之独愚兮，乃抚景而怊怊。爰伊人之不择兮，即芳为菰藻。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乃薰桂而申椒。鸟南飞而若有所栖兮，声嚶嚶而鸣乔。余胡兹之不若兮，对朔风之漉漉。娇音以哀号兮，怅乌山之相辽。问桑梓之何在兮，更寒修而迢迢。中庭望之有藹兮，湛溘死而自焦。余非舍此取彼兮，虞纲常而日凋。谁能身事二姓兮，仰前哲之昭昭。余既称名于夫妇兮，敢废辙而改轺。芳芳烈烈非吾愿兮，望白云于诘朝。纵云龙而莫予顾兮，甘对月而魂消。天乎！予之故也，何怨中闺之沉寥。

闺赋既成，遂粘于楼壁，坐卧诵之，五日不食。父母惊讶，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军，并送徽音归家完婚。临行，戒之曰：“我前日退书既至，白郎再配无疑。若愿并娶，允之无妨。若不相成，讼之官府。要之，事难遥度万里之外，汝自裁之。”从行侍女二人：柳青、莲香也；童卒二人：熊次、丁鸾也。

二郎驰驿还乡，白马雕鞍，强弓利箭，众皆以为边帅，无敢近者。生回家

，至中途，偶与相遇，见彼人强马壮，车骑森丽，遂踵其迹而行。比至邮亭，见一女下车，绰约似仙子。问力士曰：“此是何人？”答曰：“曾边总老爷小姐，回家完亲。”生疑，问叔曰：“徽音回家完亲，不知更适何姓？请往省之。”因戒仆曰：“勿露我姓名。”生遂投刺，更以姓田。二郎延入相见。生问曰：“乡大人自何来？”二郎曰：“辽边。”生又曰：“今何往？”二郎曰：“奉敕回家。”生又曰：“贵干？”二郎曰：“勾查军伍。”生曰：“亦带宝眷耶？”二郎曰：“送舍妹还乡成亲。”生曰：“令妹夫何姓？”二郎曰：“庠生白景云。”生曰：“此兄娶李辰州之女，二月已成亲矣。”二郎曰：“兄何以知之？”生曰：“家君与之同宦荆州，故备知其详耳。”二郎曰：“既知其详，愚不敢隐。”因述其终始。生笑曰：“以尊翁之贵、令妹之贤，何惧配无公候，乃关情于白氏之子乎？”二郎又诵其妹《闺怨》之章及夫不适二姓之意。生啧啧叹赏。复请二郎再诵。生一一记之。二郎曰：“兄之聪颖，无出其右。”因留饮焉，相对尽欢。及二郎回拜，与叔相见，尽列珍馐畅饮。

自此同行，道上绸缪，不啻兄弟。二郎俱以实言，生终不以实告。叔见徽音节操，劝生并娶。生曰：“侄非不欲，但既与奇姐深盟，此时必须两娶。倘一娶得三，获罪于士夫，见非于公议。虽父母，谓我何！且此女未必真心，二郎未必实语，云将探其真情。抵家，再为区处。”

次日，令其叔给于二郎曰：“舍侄实未议亲，令妹若肯俯就，甚所愿也。”二郎曰：“但恐家妹不从耳。”二郎从容为妹言之，徽音唤柳青曰：“取水来洗耳，吾不听污言也。”因以生求婚诗进。徽音见之，呼莲香曰：“取水来洗目，吾不观污词也。吾兄再来此语，将送吾命江中。”自是二郎不敢言，生亦不敢谗。然生虽有敬慕徽音之意，而不敢为并取之谋。日夜辗转，无可奈何。

一日，将抵家，与二郎别曰：“吾实与兄言，白郎吾表亲，事必与我谋。今白郎已娶琼姐为妻，更有情人奇姐为次，令妹若去，置之何地？若令妹居长，彼必不甘；若令妹居下，堂堂小姐岂后他人？以吾计之，唯有三人共结姊妹，可以长处和气，不知尊意何如？”生言既毕，因誓不欺。二郎乃与徽音共议，复于生曰：“家妹身为纲常，非贪逸欲。若见白郎，可免失身之患，若论长幼，则亦无意分争。”生曰：“如此则善矣。”翌日，相别。

生自荆州至家，与老仆途中相遇，已喜奇姐事谐。至日，入见老夫人、赵母矣。锦姐出见，面惨流泪。生甚怪之，因问奇姐及陈夫人，老夫人给以在乡。生见锦娘惨容，力问其故，赵母不得已，言之。生大号恸，昏绝仆地，扶入卧床，昏睡不醒。老夫人祝锦娘曰：“此生远归，伤情特甚，汝为兄妹，便可往省。万一失措，将奈之何！”是夕，锦率诸婢奉侍左右，生殊不与交言，终夜号泣饮水。

次早，往乡祭奠，锦、琼惧其伤生也，遣春英、新珠侍之。生见柩即仆地，移时方苏。如是者四。生之叔见其甚也，代为祭奠，劝生肩舆以归。

生二日不食矣，老夫人彷徨，亲手进食。生不视，老夫人恚曰：“汝欲毙老身乎！既知有陈姨，亦知有我；既知有奇姐，亦知有琼；且彼为子死孝，为女死节，夫复何恨？子岂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忿耶！”赵母亦苦劝，生稍进食。因令人为奇招魂，立主以祀之。奇弟双哥，托锦为之抚养。奇柩在乡，倩人为之守护。以白金为奇女祭田，具簿书为奇综家货。其招魂词曰：

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九天兮。然魂为我死，岂忍舍我而之天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地下兮。然魂欲与我追随，乌能甘心于地下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名山兮。然山盟之情未了，魂得无望之而堕泪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沧海兮。然海誓之约未伸，魂得无睹之而流涕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东南兮。然金莲径寸，安能遨游于东南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花前兮。然言别而花容遂减，魂何意于观花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月下兮。然月圆而人未圆，魂何心于玩月兮？呜呼哀哉兮，滂沱涕下。无处旁求兮，茫茫若夜。予心凄凄兮，莫知所适。岂忍灰心兮，乘风超化。反而以思兮，既悲且讶。畴昔楚江兮，梦魂亲炙。静坐澄神兮，精爽相射。乃知魂之所居兮，在吾神明之舍。呜呼哀哉！魂之来兮，与汝徘徊。予之思兮，肠断九回。生不得见兮，葬则同垓。有如不信兮，皎日鸣雷。兴言及此兮，千古余哀。天实为之兮，谓之何哉。死生定数兮，魂莫伤怀。死为节孝兮，名彻多钧台。愧予凉德兮，独恁困颓。魂将佑我兮，酌此金□。

[碧梧双凤和鸣]

自是，生为锦娘苦劝，渐理家政，稍治姻事矣。然自归后，未尝与琼相见，托锦达情。琼曰：“言别期久，欲见心切。然郎为妹伤情，我亦为妹切念，悲哀情笃，欢爱意疏，且伊迩婚期，愿郎自珍。”锦复于生，生曰：“吾此时忧切，非为风情。但偶有一事，欲见相议耳。”锦问其由，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且出其所作《闺怨》。锦以事告琼，琼曰：“万里远来，若不并娶，彼将何之？吾固非妒妇也。”生托锦以事白之赵母及李老夫人，夫人曰：“琼意何如？”锦曰：“愿之。”李老夫人曰：“待吾细思之。”锦曰：“彼边庭远至，若不得婚，必讼于官，似为不雅。”老夫人曰：“娶之不妨。”锦因对生言，生大欢喜。

翌日，二郎遣旧媒来言婚事。生正犹豫之际，忽见来仆自荆州回，以生自起行后，父闻总兵遣女回家就亲，惧生为彼所讼，故遣仆致书，命并娶以息争端。生与叔意遂决。复书。请二郎面议。

次日，二郎白马雕鞍，皂盖方旗，侍从锦袍，金铠银镞，仪卫之盛，遂造

白郎之门。生与叔衣冠迎接。坐定，二郎曰：“请家姊夫相见。”生笑曰：“不才路次轻逛公子，获罪殊深，愿公见谅。”二郎曰：“早知是吾姊夫，途中不加意痛饮耶？”因两释形骸，款洽言笑。生大设席，二郎痛饮。婚期之议已成，二郎遣入归报徽音。生曰：“吾附去书，看还醒目否？”

洗耳尚未干，忽闻佳信至。舟中探花郎，天上乘鸾使。何事重凄惨？应倾多娇媚。蓝桥会有期，秋波烦转视。

徽音见之，略无动容。盖平时喜愠不形性，坚定固然也。二郎至晚回家，为道详悉，亦治姻具以应婚期。生择于五月十一日毕姻。是日也，榴火飞红，灿烂百花迎晓日；莲金献瑞，芬香十里逐和风。满道上，百千祥光；一帘中，十分春色。车行马骤，广寒宫里嫦娥来；乐奏声喧，闾阖殿前仙侣至。星郎游洛浦，济济踟踟；神女下瑶台，娇娇绰绰。更有丫鬟数辈，皆美丽之名姬；童仆几人，悉天曹之力士。登筵佳客，何殊珠履三千；入幕女实，直赛金釵十二。旗华之盛，仪卫之多，不能尽述也。客有善为画史者，作碧梧栖双凤图以献，生爱之，与徽音、琼姐联诗曰：

金井舞丹梧（白生），高岗鸟鸣呼。五神浮神彩（徽音），百尺长苍瑚。藻酬朔清滨（琼姐），凤翎入翠图。银床萋栾叶（白生），丹穴试双颀。花开朝阳地（徽音），楚宫栖凤都。齐声调律吕（琼姐），合味更醒醐。化翼终天会（白生），冲霄千仞途。琼枝应向我（徽音），徽韵自知吾。绿荫留万载（琼姐），端与九包符（白生）。

锦娘见事毕，即向前拜老母曰：“老母今幸有托，女当放心去矣。”赵母惊曰：“何出此言？”锦娘曰：“烈女贞妻，此方立身之正，失节淫欲，安可久存人世。女蒙白郎不弃，观其文词清雅，一表非俗。却之不是，从之今为罪人，有何颜立于世矣。女谅白郎，非忘情辈，可托以养母之天年，女即归九泉，同奇妹伴矣。”两行流泪，言罢，翻身欲撞阶前而死。满堂流泪，徽音向前抱定，白生、琼姐、赵母、李夫人俱向前住，一时间才转阳世。白生哭曰：“何故别人之速耶！”徽音曰：“姊生妾生，姊亡妾亦亡，四人不留，白郎何存。乞定省思之。”锦娘才方开目，哭曰：“留妾不见奇，奇死锦不死，恻哉，恻哉！”皆放声大哭。众人再三苦劝，锦娘定省，拜赵母、李夫人，谢徽音小姐并白郎、琼姐。李夫人曰：“事至今日，正好团圆。汝四人近前，听我一言。”各依命向前跪下，李夫人曰：“论姊妹，锦娘为大居长，徽音小姐居次，小女居末，共事白郎，无得推脱。”锦娘曰：“妾乃罪首，安敢事白郎。幸存革命，乞归奉老母足矣。”白生曰：“何其弃旧，汝离我死。可依李母之言。”徽音辞曰：“苟全小妾，皆令爱之恩，何敢居其上。该令爱居长，妾居末足矣。”琼曰：“老母之命，勿推。”再三谦逊不定，以目目白生。生曰：“勿分大小，各以姊妹之礼相待

。“其事方决。赵母笑曰：“有此手段，亦有此安顿。”致筵庆贺，送入洞房。一生三女，排行携手，真为人间之极趣也。不题。

却说徽音，入门之后，待锦娘、琼姐无不周悉，奉赵母老夫人，则尽恭敬。凡于生前有所咨禀，必托锦、琼代言。其贤于人远矣。

## 卷之二 下层

### 【三妙传锦】

#### [白锦琼奇会遇]

至正辛酉纪岁，三月暮春。花发名园，一段异香来绣户；鸟啼绿树，数声娇韵入画堂。正是修禊良辰，风光雅丽，浴沂佳候，人物繁华。时兵寇荡我郊原，乡人皆居城邑。纷纷雾集，皆显贵之王孙；济济云从，悉英豪之国士。

江南俊杰，白姓讳景云，字天启，别号黄源者，崇文学士裔孙，荆州别驾公子也。雅抱与春风并畅，丰姿及秋水同清。正弱冠之年，列黉宫之选，抱骑龙之伟态，负倚马之雄才。乘此明媚朔朝，独步乌山绝项，吟诗一首曰：

玉树迎风舞，枝枝射汉宫。

余口犹染翠，飞袖想凌红。

海阔龙吟水，山高凤下空。

瑶天罗绮阁，独上骋阊风。

于是登书云之台，入凌虚之阁。适有三姬在庙，赛祷明神。绝色佳人，世间罕有。温朱颜以顶礼，露皓齿而陈词。一姬衣素练者，年约十九余。色赛三千宫貌，身披素服，首戴碧花。盖西子之淡妆，正文君之新寡。愁眉娇蹙，淡映春云，雅态幽闲，光凝秋水。乃躬以下拜，愿超化未亡人。一姬衣绿者，容足倾城，年登十七，华髻玲珑朱玉，绿袍杂雅丽莺花。露绽锦之绛裙，恍新妆之飞燕。轻移莲步深深拜，微启朱唇款款言。盖为亲宦游，愿长途多庆。一姬衣紫者，年可登乎十五，尤丽于二妹。一点唇朱，即樱桃之九熟。双描眉秀，疑御柳之新钩。金莲步步流金，玉指纤纤露玉。且拜且笑，无祝无言。侍女数人，居傍鹄立。

白生门外窃视，久而不定情，突入参神。三姬见其进之遽也，各以扇掩面而笑焉。生遂致恭，姬亦答礼。姬各奉身而退，生亦屏迹尾随。乃知衣素练者，赵富贤第四女，名锦娘，世居乌山，严父先逝。锦适于郑，半载夫亡，附母寡居，兹将二载也。衣绿绢者，李少府长女，名琼姐，父任辰州，念母年老，留琼于家奉事祖母也。衣紫罗者，中督府参军次女，名奇姐，父卒于宦，母已荣封，家费甚殷，下惟幼弟也。时琼、奇居远城外，今避寇借居赵家，且与锦娘为姨表之亲，故朝夕相与盘桓者也。

三姬见生之丰彩，有顾盼情。白生见姬之芳颜，有留恋意。既知所在，遂

策于心。因就赵之左屋附居，乃得与三姬为邻。赵女微知生委曲之情，而春心已动。白生既得附赵女之室，而逸兴遄飞，因吟长短句一首曰：

十分春色蝶浮沉，锦花含笑值千金。琼枝戛玉扬奇音，雅调大堤恣狂吟，艳丽美容动君心。何时偿愿？作比翼附连枝，有朝飞绕巫山上。

于时，投刺比邻，结拜赵母，遂缔锦娘以妹，而锦亦以兄礼待生。然赵母素颇庄严，生亦莫投其隙。

一日，母有寒疾，生以子道问安，径步至中堂。锦娘正独立，即欲趋避。生遂进前曰：“妹氏知我心乎？多方为尔故也。予独无居而求邻贵府乎？予独无母而结拜尊堂乎？此情倘或见谅，糜骨亦所不辞。”锦娘曰：“寸草亦自知春，妾岂不解人意。但幽嫠寡妹，何堪荐侍英豪。慈母严明，安敢少违礼法。”生曰：“崔夫人亦谨严之母也，卓文君亦幽嫠之英也。”生言犹未终竟，闻户外有履声，锦娘趋入中闺，生亦入母寝室问病。母托以求医，生奉命而出。复至旧处，久立不见芳颜，惟见侍女去来，懊恨而出。

诘朝，生迎医至，三姬咸在问安，转入屏风后，不见玉人容矣。生大悒悒，归作五言古诗一首曰：

巫山多神女，歌舞瑶台边。  
云雨不可作，空余杨柳烟。  
芙蓉迷北岸，相望更凄然。  
何当一攀折，醉倒百花前。

翌日，生奉药至，遇锦娘于东阶，不觉神魂飞荡，口不能言。锦骇曰：“兄有恙乎？”生摇头。又曰：“兄劳顿乎？”复摇头。锦曰：“何往日春风满面，今日惨黛盈颜耶？”生良久曰：“吾为妹病之深矣。若妹无拯援之心，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锦笑曰：“兄有相如之情，妾岂无文君之意。但莫得其便，恐枉费神思。春英、秋英日侍寝所，未事先觉。琼姐、奇姐绣房联璧，举动悉知。我当为兄图之，兄但勤事吾母，若往来频速，或有间可投。生前曳其袖，锦敛步而退，掷帕于地。生拾而藏之，进药母前。母呼锦至，谓曰：“如此动劳大哥，汝可深深拜谢。人家之子如此小心，我家小哥全不晓事。”女微哂而拜生，生含笑而答礼。生遂索炭烹药，女亦奉火以从。小哥者锦弟，年甫十岁也。母命相陪，潜出游戏。白生因得以目送情，锦娘亦以秋波频盼。两情飘荡，似翠柳之醉熏风；一意潜孚，恍晓花之迎滴露。盖形虽未接，而神已交矣。药既煮熟，女尝，进母。生在背后戏褰其裳。女乃转身，怒目嗔视，生即解意告归，女因送出切责曰：“兄如此，倘慈母见之，何颜复入乎，昨日之帕，兄当见还。倘若轻泄于人，俾妾名节扫地。”生曰：“吾深悔之，更不复然。”遂各辞归，两情悒悒。

自此女坐绣楼，啮指沉念，神烦意乱，寝食不宁。日间勉强与二妹笑言，夜来神魂惟白生眷恋。生亦无心经史，坐卧注意锦娘。口念有百千番，肠断已八九回。每欲索笔题诗，神昏不得句矣。因屡候母起居，往来颇见亲密。虽数次与锦相遇，终莫能再叙寒温。

一日，生至中堂。四顾皆无人迹，遂直抵锦娘寝室。适彼方闷坐停绣。生遇锦娘，一喜一惧。锦见白生，且骇且愕。生兴发，不复交言，遂进前搂抱求合。正半推半就之际，闻春英堂上唤声。女急趋母室，生脱身逃归。此时锦自不觉，琼姐已阴知之矣。题诗示奇姐曰：

蛺蝶采黄英，花心未许开。

大风吹蝶去，花落下瑶台。

奇姐带笑亦和以诗曰：

蝶为寻芳至，花犹未向开。

春英妒玉蝶，摧倒百花台。

因曰：“此生胆大如斗。”琼曰：“此必先与四姊有约，吾姊妹当作磨兜坚可也。”

[白生锦娘佳会]

翌夕，生入候母。锦见尚有赧容。生坐片时，因母睡熟，生即告退。锦送至堂帷。见天色将昏，四旁杳无人迹，锦与生同入寝所。仓卒之间，不暇解衣，搂抱登床，相与欢会。女虽有微拒之态，怎奈生兴发如狂。况其娇羞无言。正是春风入神髓，袅袅妖娆夜露滴。芳颜融融，恹恹罢战，整容而起。锦娘不觉长吁，谓生曰：“妾之名节，尽为兄丧。不为柏舟之烈，甘赴桑间之期，良可丑也。君其怜之。但此身已属之君，愿生死不忘此誓。兄一戒漏泄，二戒弃捐，何如？”生曰：“得此良晤，如获球琳，持之终身，永为至宝。”生欲求终夜之会，锦以侍女频来为辞。且曰：“再为兄图之，必谐通宵约也。”因送生出，则明月在天矣。阖扉而入，静想片时，方忆琼姐、奇姐闻知，惶愧措身无地。

自是，结纳二妹，必欲同心。琼姐长于诗章，锦娘精于刺绣。昔时针法稍秘，至是女工尽传。奇姐茂年，天成聪颖，学锦刺绣，学琼诗章，无不得其精妙。遂为莫逆之交。锦之侍女春英，琼之侍女新珠，奇之侍女兰香，向皆往来春闺，今皆以计脱去。此锦娘之奇策，实为生之深谋。自此母病既痊，生亦盛仪称庆，仍厚赂童仆及诸比邻，事不外扬，母无疑忌，因得镇日来往，终夜与锦尽欢。然琼、奇二姬，属垣窃听。虽其未湛春色，岂无盎然春情。中夜，琼或长吁。锦知其情已动，暇间论及，锦桃之曰：“外间颇议白哥骄肆，自予视之亦然。”琼姐曰：“豪门公子，年值青春，且风流人豪，文章魁首，将来非登金马院，则步凤凰池，无惑其骄人也。”锦知其有爱重之意，复曰：“白哥夜来有

梦，与妹相会巫山。”琼嗔曰：“我是女流，渠是男子，内言不出，况可同游。是何言也，不亦异乎？”锦抚掌而笑曰：“前言戏之耳。”是夕，锦与生密谋，作五言古诗一首曰：

绮阁见仙子，心心不忍忘。  
东墙听莺语，一句一断肠。  
有意蟠芳草，多情傍绿杨。  
何当垂青盼，解我重悲伤。

锦以诗置琼绣册，琼见而哂之，谓奇姐曰：“锦姐弄琼妹乎？书生放笔花也。我若不即裁答，笑我裙钗无能。”乃次韵曰：

游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  
解笑花无语，看花枉断肠。  
自飞风外燕，自舞隔江杨。  
芳节凭劲草，谁怜游子伤。

琼本与锦联房，中间只隔障板，亦有门相达。但虽设常关耳。诗成，而生适来。因自板问传递。生见其词，叹曰：“此琅玕妙句也。世间有此女英乎？”乃援笔立答曰：

花貌已含笑，爱花情不忘。  
黄金嫩颜色，一见断人肠。  
愿结同心带，相将舞绿杨。  
相如奏神曲，千载共悲伤。

生亦于夜间传递。琼见之，微笑曰：“白哥好逼人也，吾今不复答矣。”

嗣后，生以入试届期，不暇复入锦室。即日试毕，潜访故人。锦既极欢，生亦尽乐。中夜谓锦曰：“细观琼姬，甚有美意。吾既得陇，又复望蜀何如？”锦曰：“君获鱼兔，顿忘筌蹄矣。”生誓曰：“异日果有此心，七孔皆流鲜血。”锦曰：“为君设策，事端可谐。”是夜，乘三更睡酣，潜开门，入琼卧内。掀开帐衾，二姬睡熟。生按琼，玉肌润泽，香雾袭人，皓白映光，照床如昼。琼侧体向内而卧，生轻身斜傍相偎，惟恐睡醒，不敢轻犯。片晌，锦持被去，琼阴知觉矣。锦笑谓生曰：“欲图大事，胆无十分。然吾妹既醒，吾当往试。”锦至，而琼已起，乃复巧说以情，琼正色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吾若隐忍不言，岂是守节之女。若欲明之于父，又失姊妹之情。况吾等逃乱，所以全躯，岂宜以乱易乱。”遂明蜡炬，乃呼奇姐，则奇姐已惊汗浹背，蒙被而眠矣。闻呼，犹自战惊。见火，瞿然狂起。琼笑曰：“汝不被盗尚然，何况我亲见贼乎？”二人共会，附耳细谈。载笑载言，千娇百态。生在门隙窃视，神思飘荡。时锦娘颇有逸兴，因与白生就枕。生慕琼之雅趣，尽皆发泄于锦娘。摇

曳欢谑多时，二女潜来窥视。少者犹或自禁，长者不能定情。是时，生慕琼之意无穷，琼思生之心不置。然琼深自强制，不肯吐露真情。但每日常减餐，终夜多饮水。奇知其情，密以告锦，锦娘抚床谓曰：“尔之病根，吾所素稔，姊妹深爱，何必引嫌。况吾翁即若翁，白丈非尔丈乎？”琼曰：“姊误矣，岂谓是软！”居一二日，生来，锦告以琼病，生遂问安，奇姐避入帐后。锦拽生裙登床，笑谓生曰：“好好医吾妹。”笑呼琼曰：“好听良医。”锦因辞去，生留少坐。生问琼病，因笑而不答。奇帐后呼曰：“好与四哥细言，莫使夜来发热。”琼笑曰：“有时亦热到汝。”生以玉簪授琼姐，琼以金簪复白生。生执手固请其期，琼以指书四月十日。

至期生至，又复不纳。锦苦劝之。琼厉声曰：“尔等装成圈套，络我于中，吾不能从，有死而已。”生、锦闻言，含羞而退。奇姐笑曰：“姊食杨梅又怕齿酸，不食杨梅又须口渴；前日许人，今又退心。今番锦姐不管，白哥不来，牢抱衾枕，长害相思谁顾。”

[饮宴赏月留连]

翌日，生偶以事见赵母，回至中堂，无人，因入锦娘寝所。琼自门隙度诗与生曰：

玉华露夜浓，侵我绞绡袜。

神思已飘摇，中宵看明月。

生见诗亦答曰：

几回拽花枝，露湿沾罗袜。

今夜上天阶，端拟拜新月。

锦娘曰：“琼姐已无，兄又不鉴覆车，徒使月老愁。此诗莫持去也。”奇姐窥视，笑曰：“今宵断谐月老约矣。请四姐过此一议。”锦以诗度与琼曰：“今夜若不谐，向后更不来。”琼见诗，含笑目奇。奇与锦附耳久之。

是夕，生未晚膳，锦吩咐春英买备。给赵母曰：“夏景初至，明月在天，姊妹三人意图赏玩。”母喜而不疑，因益其肴馔，且戒婢仆曰：“汝辈无得混乱，与他姊妹尽欢。”因此固蔽重门，与生恣其欢谑，诚人间之极趣，百岁之奇逢也。

是夕，琼姐盛妆，枕衾更以锦绣，烂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药之迎风。饮毕，奇姐密启重门，直趋赵母寝室，给以“不胜酒力，姊妹苦劝而逃”。赵母甚欢，因与共寝。琼忽失奇所在，锦亦不胜惊惶。既知其详，琼方就枕，固执不解衣带。生亦苦无奈何。锦隔房呼曰：“何不奋龙虎之雄，断鸳鸯之带乎？”生犹豫不忍。琼苦告曰：“慕兄上识，非为风情，谈话片时，足谐所愿。若必采春花，顿忘秋实，兄亦何爱于妹，妹亦何取于兄乎！愿兄以席上之珍自重

，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则兄为士中之英，妹亦为女流之杰。不尔，当自到以相谢耳。”生不得已，合抱同眠。玉体相偎，金枝不挂。中夜，生复请曰：“予为子断肝肠矣。”琼曰：“吾岂无人意，甘断兄肝肠？但两玉相偎，如鱼得水，持此终身，予亦甚甘。何必弄玩形骸，惹人谈笑？兄但以诗教妹，妹亦以诗答兄，斯文之交，胜如骨肉。”生曰：“自见芳卿，不胜动念，得伸幽会，才慰夙心。若更以枕席为辞，必以鬼幽相拒。”琼曰：“妹亦知兄心，兄但体妹意。兄必索幽会，须待琼再生。”生知其意不可回，乃口占五言古诗曰：

我抱月前兴，谁怜月下悲。  
空中云轻过，遥望岂相宜。  
千里神驹逸，谁能挂络羈。  
忍怀横玉树，无力动金枝。  
高唱大堤曲，神妃不肯吹。  
密云迷归路，际遇待何时？  
相失齐飞雁，茫茫空尔思。  
琼亦口占答曰：

君识吾爱尔，那堪为尔思。  
春花莫摧折，掩映亦相宜。  
神骏驰黄道，何须下羈络。  
飘飘月中树，谁能剪一枝？  
兰桥歌舞路，且待晓风吹。  
云度横碧海，春来也有时。  
愿至桃花口，油然为汝思。

生笑曰：“桃花，何时也？”琼曰：“合卺之际耳。”生既竟夕不寐，女亦终夜不眠。诗韵敲成，东方既白矣。

锦娘至，曰：“新人好眠，不知时候耶？”生曰：“枉尔为月老，使我怨苍天。”锦笑曰：“月老解为媒，能教汝作事耶？”琼姐和衣而起，生亦长叹下床。琼对锦曰：“与白哥说一场清话，正快我敬仰之私。”锦曰：“何以谢媒？”琼曰：“多谢，多谢！”又问生曰：“何以谢我？”生曰：“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相亲不知心，不如不相亲。”及梳洗毕，固辞归。琼曰：“不必出去，妹有一樽叙情。绣房无人往来，哥哥不必深虑。”生曰：“早教我归去也，勿磨我成枯鱼。”锦娘曰：“吾妹真好力量，一宵人畏如此。”生曰：“不磨之磨，乃真磨也；无畏之畏，诚至畏也。”锦笑曰：“我备细闻知，兄真无大勇，坐好事多磨，而又何畏乎？”生曰：“掌上之珠，庭际之玉，玩弄令人自怜，何忍遽加摧挫。”时琼方对镜，锦为之画眉，且谓曰：“我闻哥言，尚思软心，汝之所为，太

无人意。”琼曰：“知过，知过。”

少顷，奇姐入来，盛妆靓服，云欲回家。拜锦娘曰：“暂别，暂别。”拜琼姐曰：“恭喜，恭喜！”问曰：“哥哥去矣？”琼曰：“尚留在此。”时生出见，奇亦拜辞。生曰：“适有一事，欲来相投，终夜无眠，肝肠尽断。”奇笑不答，密谓琼曰：“姐夫何出此言？”琼悉实告。奇笑曰：“姊姊如此固执，莫怪姐夫断肠。”生在锦房，闻言突至，曰：“愿妹垂怜，救我残喘。”奇姐逊避无路，被生搂抱片时，求其订盟，终不应允。忽锦娘至曰：“吾妹年幼，未解云雨，正欲告归，兄勿惊动。”生方释手。琼抚其背曰：“阿妹且勿回家，我有一杯清叙。”奇娇羞满面，不能应声。琼戏之曰：“不食杨梅，今番齿软矣。”因共出细谈曰：“吾与贤妹，生死之交，向时同遇郎君，今岂独享其乐耶？细观此人，温润如玉，真国家之美器，天下之奇珍也。欲待不从，吾神已为所夺；若欲苟就，又恐羞脸难藏。妹若先归，而吾亦去。妹归虽坚白无暇，吾去即枯槁憔悴。妹若有心，同此作伴。若必坚为贞女，岂忍吾染风流？”奇笑曰：“与姊同生同死，吾之盟也。与兄同欢，同乐，非吾愿也。但白哥风流才子，我爱之何啻千金。但非垂发齐年，安敢蒹葭倚玉？姊当怜我，我且不归，奉陪数时，少罄衷曲。”时琼、奇方掩扉而入，春英卒然叩门曰：“老安人来送姐姐。”锦应曰：“我留此饯行。”生曰：“几误事矣！”

于是锦入见赵母，给以为奇送行。母曰：“幼女如嫩花，不可多劝酒。”于是入百花园内，相对尽饮。锦出令以劝琼，奇勒琼以尽饮。锦自称“主婚大姊”，奇自号“年少冰人”。啐酒交欢，摘花相赠。琼姐不胜酒力，顿觉神思沉酣。正是：竹叶缀三行，桃花浮两脸，愈加娇嫩，酷似杨妃矣。

[白生琼姐佳会]

时，日方转申，扶琼就寝。生、锦为解罗带，奇姐为布枕衾。琼半醉半醒，娇香无那，谓生曰：“妾既醉酒，又复迷花，弱草轻盈，何堪倚玉？”生曰：“窈窕佳人，入吾肺腑，若更固拒，便丧微躯。”生坚意求欢。女两手推送，曰：“妾似嫩花，未经风雨，若兄怜惜，万望护持。”生笑曰：“非为相怜，不到今日。”生护以白帕，琼侧面无言。采掇之余，猩红点点；检视之际，无限娇羞。正是：一朵花英，未遇游蜂采取；十分春色，却来舞蝶侵寻。生于云雨之时，未敢恣其逸兴。只见：

容如秋月，脸斜似半面姮娥；神带桃花，眉蹙似病心西子。锦衾漾秋水，娇态袭人；玉露点白莲，和风入骨。生欲采而女求罢采，女欲休而生未肯休，神思飞扬，如风之抟柳；形骸留恋，如漆之附胶。诚天下奇逢，世间佳遇。

斯时锦、奇窃视，莫不毛骨竦然。生既战休，琼谓之曰：“妾生人世，落落此身，将图结王谢之姻，不意见崔张之事。便微躯已托之兄，愿终始如环不绝

。"因以少时所佩玉环授生，永以为好。生曰："此奇遇也，吾当作赋以纪之。  
"琼曰："与兄联句何如？"生曰："甚妙。"时天将暮矣，于是明豹膏之烛，索文  
房之宝，揭得"林"字韵。生为之首倡，曰：

爰朱明之佳候兮，花娇笑于上林（白）。  
风乍和而乍暖兮，黄莺巧调夫奇音（李）。  
兹良辰之可爱兮，展予布于花阴（白）。  
怨中闺之寂寥兮，憎飞蝶之侵寻（李）。  
予登瑶台以盼望兮，抚求凰之素琴（白）。  
予容于鸾镜兮，饰环佩于绿襟（李）。  
上凭虚之绮阁兮，见绝色之奇琛（白）。  
与英豪而乍遇兮，拟天上之球琳（李）。  
缘秋波之转盼兮，飘荡子之芳心（白）。  
彼飘飘之元白兮，托孤凤以悲吟（李）。  
凭栏百种情思兮，横忧怀之□□（白）。  
守深闺以困念兮，亦凌风而顾影（李）。  
比天上之嫦娥兮，虞空思夫画饼（白）。  
亮中外之靡同兮，徒郁忧而自省（李）。  
谢月老之勤渠兮，登予身于巫山之岭（白）。  
朱履之遇金钗兮，惭花容之载整（李）。  
感芳卿之怜予兮，傍日边之红杏（白）。  
君似采蝶恋花兮，舞正阳之美景（李）。  
弄珠环于掌中兮，缅此生之何幸（白）。  
抱席上之奇珍兮，羞芳情之欲逞（李）。  
问予二人其何若兮，拟桃源之遇刘（白）。  
亦似文鱼比目兮，深芳沼之清流（李）。  
赛连枝之琪树兮，偃玉骨于青丘（白）。  
斜据胡床吟咏兮，宛银河之女牛（李）。  
并头莲花似汝与我兮，开菡萏于芳洲（白）。  
罗带同心共结兮，不解夫千秋万秋（李）。  
指九天以为誓兮，情方钟而思悠悠（白）。  
愿以日为证兮，吐誓词而含羞（李）。  
千金难买此良晤兮，诚人世之所好速（白）。  
缘自天之五百兮，今夕谐此鸾俦（李）。  
软玉温香在手兮，身外更有何求（白）？

作赋□□致祝兮，幸无使妾叹白头（李）。

词赋既成，各书其一，女制二锦囊藏之。时谯鼓三更，琼倦而就枕矣。

生伏枕片时，乃曰：“吾去谢冰人，免教他嗔恨。”遂开锦娘之户，上镂金之床。时锦睡酣，被生惊觉，曰：“适自何来，遽集于此？今番月老功效何如？”生具陈始终，不敢隐寂。锦曰：“吾悉闻矣，试君心耳。”生因求欢。锦固辞谢，曰：“妾闻人亦有言，一座岂有两主？”生笑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锦曰：“冠玉之英，亦不背本。”因与之久谑。锦附耳曰：“奇妹功亦不少，彼在东床独宿，兄可着意恳求，机会不可错过。”

时奇已醒，只得诈睡。奈生兴如狂，刻意求欢。奇幸着里衣，力以死拒，然形神虽未媾合，而骸骨亦尽偎依矣。牢抱甚久，坚守不从。生固请具期，奇答曰：“后会有日。”生苦恳，无奈何奇哀告不已。锦恐声迹外扬，乃起，劝生释手。

生既终夜不寐，不胜困倦，乃复就枕片时，赵家已进早膳。起而梳洗，以计脱归，不及告辞。琼甚悒悒，相送惶，泪倾春雨。琼既为生切念，又复为奇萦怀，寝食不安，衷肠闷损，唯锦娘调谐左右，曾莫得其欢心者矣。

[三妙寄情唱和]

是日，奇姐遣侍女兰香至，琼姐题七言古诗一首，密封付之。诗名《飞雁曲》。

日斜身傍彩云游，云去萧然谁与伴？  
不见月中抱月人，泪珠点滴江流满。  
并头鸿雁复无情，不任联飞各分散。  
莫往莫来系我思，片片柔肠都想断。

奇读其诗，不觉长叹。母问其故，权辞答曰：“大姊病躁渴，欲求我药方。”母曰：“明早即令兰香送去，不可失信于人。”奇乃步韵制诗，翌日送去。诗曰：

彩云昨夜绕琼枝，千秋万秋长作伴。  
举首青天即可邀，何须泪洒江流满。  
江头打鸭鸳鸯惊，飞北飞南暂分散。  
归来不见月中人，任是无情肠亦断。

琼见之，不觉掩泪。锦读之，亦发长叹曰：“二妹皆奇才，天生双女士也。”然锦亦通文史，但不会作诗，生称为“女中曾子固”。至是，琼强之和。锦笑曰：“吾亦试为之，但作五言而已。”诗曰：

巫山云气浓，玉女长为伴。  
而今远飞扬，相望泪流满。

襄王时来游，风伯忽吹散。

归雁亦多情，音书犹未断。

琼见锦诗，曰：“四姊好手段，向来只过谦，若遇白郎来，同心共唱和矣。”锦曰：“贻笑大方耳。”

适生令小童奉杨梅与赵母，锦问曰：“大叔安在？”答曰：“往乡才回。”琼将锦诗密封与生，生意其即琼所为也。是夕，二姬度生必至。

生乘黑而至，琼且喜且怒，骂曰：“郎非云中人也，乃是花前蝶耳！花英未采，去去来来；花英既采，一去不来。锦囊联句，还我烧之！”生曰：“我若负心，难逃雷剑，实因家事，无可奈何。向来新词，卿所制乎？”琼曰：“四姊新制。”生曰：“曾子固能作诗乎？”琼曰：“向来只谦逊耳。”生对锦曰：“承教，承教！”锦曰：“献笑，献笑！”生曰：“末二句何也？”琼曰：“为二姐耳。”因道其由，及出琼、奇二作。生曰：“三姬即三妙矣。”琼笑曰：“四人真四美也。”生曰：“吾当奉和新诗，但适远归劳顿，求一瞌睡，少息片时。”锦曰：“请卧大妹之房，以便谢罪。”琼曰：“请即四姊之榻，亦可和诗。”二人相推，久而不决。锦良久曰：“妾已久沐深波，妹犹未尝真味。决当先让，再无疑焉。”生乃携琼登床。是夕，稍加欢谑，然亦未骋芳情也。罢战之后，琼谓之曰：“奇妹与吾共患难，结以同生死。今为爱兄，失此良友，兄妹之情虽得，朋友之义乖矣。”生曰：“吾见三姬，均所注意，由此达彼，良有是心。但苦情为卿，方才入手，又思及彼，非越分妄求乎！况此女未动芳心，又坚宁耐，是以不敢强。卿何以为谋耶？”琼曰：“此女心情比吾更脱，若驯其德性，犹易为谋。但恐见机不复来此，若更再至，易以图矣。且学刺而丽线无双，学诗而妍词可取，真女中英也。”因诵其《拜秋月诗》曰：

盈盈秋月中天，今夜人人拜秋月。

高照地天今古明，看破千山万山骨。

清辉不减度年华，光阴转眼如超忽。

我心我心月自知，勿使青春负华发。

生叹曰：“奇才，奇才！恨不肯相倡和耳。”须臾，生起，与锦交欢。锦久待情浓，乃恣生欢娱。锦于得趣之际，未免啾出娇声，虽惧为琼所闻，然亦不能自禁矣。

次日，兵报戒严，狂寇肆集，琼、奇家眷，填满赵家。生欲入无门，乃给于赵母曰：“母有重壁，与儿为邻，欲寄小箱，未得其便。乞凿一小门相通，庶篋笥便于寄顿。”母爱生如子，遂言无不从。生即得计，即制小门，自此可达琼房，昼夜往来甚便。锦娘亦谓赵母曰：“儿居幽嫠，不宜见客。今逃寇人众，闲往杂来，原西边诸门，儿自关锁。不用童仆，自主爨爨，与二妹共甘苦，俟寇

定再区处。”母曰：“正是如此。”此二计可比良、平，任苏、张莫测其秘矣。

奇姐自归后，想生甚切，吟一绝曰：

巫山旧枕处，那堪临别时。

云卿频入梦，何日叙佳期？

此日复至，琼喜不胜，问奇曰：“别后思姊否？”奇曰：“深思，深思。”又曰：“思白兄否？”曰：“不思，不思。”琼曰：“何忍心若是？”奇曰：“他与我无干。”琼曰：“吾妹已染半蓝。”奇曰：“任他涅而不缁。”大笑而罢。午后，因检绣册，得见前诗，指之曰：“不思白兄，乃想佳期耶？”奇笑曰：“久与姊别，思叙佳期耳。”琼笑曰：“吾妹错矣。男女相会，是为佳期。本思云卿，如何推阻？”奇曰：“但思何妨？”琼曰：“吾为妹成之。”奇曰：“大姊不须多事。”琼曰：“恐妹又害相思。”奇曰：“我从来不饮冷水。”琼曰：“汝今番要食杨梅。”复大笑而罢。

是夕，赵母请奇叙别，琼推病不行。生自重壁而至，唯见琼姐在房，握手求欢，再三固拒。生曰：“初开重壁，适迩启行，若欲空归，恐非吉利。”因和衣一会，琼赧赧羞容也。因述奇芳情，且诵其佳句，乃献策曰：“今夜二更时候，兄当过此重门，牢抱鸳鸯，勿使飞去。”因附耳细语。生曰：“吾已谕矣。”生暂归家。奇亦饮罢入房，谓琼曰：“今夜我别处睡，只恐白郎复来。”琼曰：“此时人乱如麻，白郎永不能至，若欲有心相见，除非夜半梦中。”奇不知重壁可通，只将锦房门固锁，乃曰：“今夜任白郎至，不能过此门矣。”悉解衣，与琼共卧，怀抱如交颈鸳鸯。

夜半，奇姐睡熟，生自重壁而入。奇半醒半睡，以为即琼也。及蝶至花前，乃始惊觉。生曲尽蟠龙之势，奇嗔作舞凤之形。生亦无奈。奇曰：“哥且放手，我非固辞，但琼姐相会劝渠，我岂甘草率？”生曰：“何以为誓？”奇曰：“今宵若肯就，必早赴幽冥；明日若负心，终为泉下鬼。”锦、琼呼曰：“兄真无力量，今番又复空行。”奇曰：“姊姊逼人。”因以首撞床柱，生急抱持，稳睡至天明，含羞不起，琼再三开谕，乃敛容下床。时生已去，琼问：“今宵之约何如？”奇笑面点首。

是日，三姬皆盛妆，生为开佳宴。日前，生僦赵室，俱无一个居住；母亲从父宦游，生亦议婚未娶，因此得恣逸游。邀姬重壁过去，设案，当天诅盟。是时誓词，皆锦代制。锦先制姊妹三人告词，遂命拜参，当天焚奏。其词曰：

维辛酉四月十九日，同心人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虔明香，上告月府之神曰：窃以女生人世，魂托月华，是太阴之精灵，实微躯之司命也。锦等三人，缔为姊妹，如负月前之誓，决受月斧之诛。明月在天，俯垂照鉴。

又制与生同盟告词，罗列展拜，上告穹苍。其词曰：

维重光作噩之岁，正阳旦之时，同心人白景云、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皆结发交也。荷天意之玉成，谅月老之注定。男若负女，当天而骨露形销；女若负男，见月而魂亡魄亡。煌煌月府，皎皎照临。

[白生奇姐佳会]

是夕，四人共欢，三鼓罢宴。琼、奇先归绣房，生、锦共撤肴馔。奇含羞缩，欲背前言，琼曰：“盟誓在前，岂敢相负？”奇执琼手，曰：“真个羞人！将奈之何？”琼为撤去金花，奇又不解罗带。琼笑曰：“吾妹有何福德，起动十七岁小姐作媒婆耶？妹夫来矣，衣带快解。”生亦突至，奇笑而从，因蒙被而眠。琼视生曰：“慎勿轻狂，嫩花初吐也。”生笑而登床，只见云雨之际，一股甘香，人间未有，但略点化，即见猩红，生取而验之。奇转身遽起，谓生曰：“十五载养成，为兄所破，何颜见吾母乎！皆姊姊误我也。”生细细温存，轻轻痛惜，待意稍动，乃敢求欢。奇曰：“只此是矣，何必复然？”生曰：“此是采花，未行云雨。二姬雅态，妹所悉闻，若不尽情，即丧吾命。”奇不得已，乃复允从。但见芳心虽动，花蕊未开；骤雨初施，何堪忍耐。乍惊乍就，心欲进而不能，万阻千推，口欲言而羞缩。愁眉重蹙，半脸斜偎。鸳枕推捩，顿觉蓬松云鬓；玉肌转辗，好生不快风情。虽其娇态之固然，亦其花英之未开。生亦轻试，未敢纵行，但得半开，已为至愿。须臾云散，香汗如珠，盖其相爱之情固根于肺腑，而含羞之态自露于容颜。固问真情，再三不应，贴胸交股而卧，不觉谯鼓三更。

琼姐举灯来，曰：“吾妹得无倦乎？”生兴大发，拽琼登床，尽展其未展之趣。琼亦乐其快乐之情，真盎然满面春，不复为娇羞态矣。既罢，奇亦曰：“姊姊得无倦乎？”琼曰：“但不如妹之苦耳。”三人笑谑，忽尔睡酣，日晏不起。奇姐之母，陈氏夫人也，在外叩门甚急。锦忙速唤，三人乃醒。生自重壁逃去，尤幸夫人不觉。琼因给之曰：“五更起女工，因倦，适就枕耳。”夫人谕奇姐曰：“汝与大姊虽表姊妹，患难相倚，当如同胞，须宜勤习女工，不可妄生是非，轻露头面。昨赵姨欲汝三人同爨，不令女仆往来，此习勤俭一端，吾亦闻之自喜。”少顷，琼姐母亦至，见此二姬犹未梳洗，责琼曰：“鸡鸣梳头，女流定例。此时尚尔，何可见人！”琼曰：“五更起女工，因倦，复就枕耳。”二母信之而回，琼、奇胆几破矣。

奇深懊恨，琼亦赧然，相对无言，临镜不乐。奇曰：“自今痛改前过。”琼曰：“我亦大觉昨非。”锦隔墙呼曰：“只恐白郎来，芳心又依旧矣。”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锦笑曰：“吾罪诚深，须宜出首。”奇曰：“姊首何人？”锦曰：“专首二姐。”奇曰：“有何可据？”锦曰：“诗句尚存。”琼曰：“我与汝姊妹连和，从今作清白世界。”锦笑曰：“江汉以濯之，不可清也；秋阳以暴

之，不可白也。”奇曰：“我当入侍慈母，不理许多闲非。”锦曰：“不过三五更，复想叙佳期矣。”奇不觉发笑。锦娘启扉而入，曰：“我欲为白哥制双履，愿二妹共乐成。”琼曰：“谨依来命。”奇曰：“吾弗能也。”锦曰：“吾妹尚未知趣，他日偏尔向前。”共笑而罢。于是锦娘制履，二妹协功，日暮倦勤，共成联句。推琼首倡，为五言排律云：

四月朱明候（李），  
阳和乍雨天。榴花红喷火（赵），  
荷叶绿铺钱。公子游琼苑（陈），  
奇英奉碧泉。柳暗迷归路（李），  
花香透坐筵。云钟敲清韵（赵），  
锦瑟奏初弦。意马牢牢系（陈），  
心猿荡荡牵。多情慵针线（李），  
得趣赋诗篇。蛺蝶台前舞（赵），  
鸳鸯水上连。愿为连理树（陈），  
合作并头莲。信誓深银海（李），  
风流满玉川。文君如何作（赵），  
司马亦称贤。为制绿双履，高高步紫烟（陈）。

锦笑曰：“二姐口硬似铁，心软如绵。”奇曰：“何以知之？”锦曰：“看诗便知。”奇笑曰：“君子戏言，不可戏笔。”琼笑曰：“可是，可是。”是夜，生以朋友邀饮，不至。三姬无限惶，坐至四更方登床，比至鸡鸣，起梳洗矣。

生醉醒，不胜痛恨。清晨，即诣琼房，冀图一会，告以衷情。不意三姬各去候母。生疑事机漏泄，又惧心志变迁，题诗示琼曰：

酩酊不知夜，醒来恨杀人。  
洞门空久坐，不见百花春。

生坐久，不见三姬，又欲候文宗揭晓，怅怅而去。

琼归，见诗，笑曰：“白郎夜来被酒，今朝无限惶。”奇笑曰：“他醉由他醉，我醒还自醒。”锦笑曰：“昨宵既已醉酒，今夜必定迷花。”少顷，家童来报：“文宗发案。”赵母令人去探消息。三姬相对深思，侧耳欲闻真信。久之，奇笑曰：“白哥既有探花手段，必有折桂才能。此行决应高选，不须姊姊猜疑。”琼笑曰：“汝是座上观音，说话自然灵验。”锦笑曰：“他只一夜夫妻，识破十年学问矣。”奇带羞含笑。时午膳犹未毕，家童入报赵母曰：“白家大叔考居优等矣。”赵母甚喜，来报三姬。锦、琼俱目奇，奇亦带冷笑。

赵母既退，锦、琼戏掖奇上坐，曰：“阿妹真观音也，每事拜而问焉。”欢笑而罢。

是日黄昏时候，白生归，入见赵母，因请见李老夫人及陈夫人。夫人曰：“好个清俊秀才，他日必成伟器。”生以所赏银花献之赵母。赵母分赐三姬，各妆为士宝花胜。奇姐一枝，尤加巧丽。琼姐戏以词曰《忆王孙》：

姮娥神已属王孙，坐对花神久断魂，燕语莺声不忍闻。想黄昏，花胜鲜妍独倚门。

是夕，入三姬之室，谈笑尽欢，不觉谯楼起鼓。锦对琼曰：“二姐尚未知趣，今夜当使尽情。”乃一与白郎解衣，一与奇姐解裙，勒之共卧。奇姐固辞。锦曰：“自此以始，先小后大，以此为序，勿相推辞。”生然之。但见轻怜痛惜，细语护持。女须有深情，但未堪任重，花心半动，桃口含芳，生略动移，即难忍耐。生曰：“但唤我作檀郎，吾自当释手。”奇固推逊，生进益深。奇不得已，曰：“才郎且放手。”生被奇痛惜数言，不觉真情尽矣。相抱睡熟，漏下三鼓。

锦来，呼曰：“琼姐相候多时，如何甘心熟睡？”生与锦去，即登琼榻。琼曰：“愿君安息片时，相与谈话为乐。”因询奇佳兴，生细道真情。琼闻言心动，生雅兴弥坚，于是复为蜂蝶交。及罢，琼谓生曰：“君为妾困倦如斯，妾不忍君即去，但锦姐虚席已久，君其将奈之何？”时锦立在床前，搂抱同去，相对极欢。

锦风月之态甚娇，生云雨之情亦动，在生已知锦之兴浓，在锦唯惧生之情泄，谓生曰：“君风力甚佳，妾意欲已足，但欲姊妹为同床之会，不知君意何如？”生曰：“此是人间之极欢，但恐二妹不从耳。”锦曰：“吾给之使来，然后以情语之耳。”

于是，锦给琼曰：“白郎适来发热，如何是了？”琼方醒觉，闻言战惧，即起问安，被生搂定，乃告以锦意。琼只得曲从。锦复给奇曰：“白哥满身发热，琼姊在彼问安，汝何昏睡，不痛念乎？”奇曰：“今奈之何？”锦曰：“去问安便是。”奇遽起索衣，不得其处。锦曰：“快去，快去！夜暮无妨。”适至床前，被生搂抱，只得曲从。生刻意求欢，三姬推让不决。生锐意向锦，锦辞曰：“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向爱二妹妙句，兄当与之联诗，使妾得以与闻，亦生平之至愿也。”生曰：“妙甚。”即床上口吟，生为首倡。曰：

君不见瑶台高映碧天东（白），珠玑璀璨玉玲珑（赵）。又不见襄王朝来飞白马（李），日暮又复跨青（陈）。乍云乍雨迷花月（白），罗襟飘摇扬轻风（赵）。沉香亭北花盈砌（李），牡丹芍药海棠红（陈）。观花不饮心如醉（白），醉倒花前月朦胧（赵）。一片芳心作蝴蝶（李），飞来飞去入花丛（陈）。美人葱素紫罗绮（白），语笑花间喜气冲（赵）。贻我佩环传心悻（李），复将心事托丝桐（陈）。柔情已为奇音动（白），忙忙飞舞采花蜂

(赵)。与君窃药先奔月(李)，森然火会广寒宫(陈)。广寒月色皎(白)，报我三春晓(赵)。玉华露液浓(李)，相思梦来绕(陈)。锦花琼饴饰绮罗(白)，赵姬慷慨扬清歌(赵)。投桃报李心深念(李)，雷陈契合乐如何(陈)。今夕何夕此良晤(白)，娇来锦袖舞婆娑(赵)。球琳琼玖敌诗句(李)，奇词清韵长吟哦(陈)。长吟哦，得句多(白)，九天牛与女，此日共银河(赵)。鱼比目，戏新荷(李)，山盟长翠长巍峨(陈)。吁嗟五色云霞霭(白)，艳妍好结同心带(锦)。同心长系碧天云(李)，勿使碧云游天外(陈)。云油油，不自由(白)，神魂飞荡与云流(赵)。中天明月长为伴(李)，愿伴千秋与万秋(陈)。我本悠然一凤侣(白)，今朝相伴三鸾俦(赵)。愿作在天双比翼(李)，凤雏对舞含娇羞(陈)。奇璞勿为年华少，五百天缘犹未了(白)。夭桃今已吐春情，片片轻红入芳沼(赵)。柳腰娇弱不禁风，风怒狂摇犹悄悄(李)。桃李不似锦琼英，抱露春融情窈窕(陈)。爱花都作连枝香，和雨和云到天晓。从今不作旧梦思，同心齐唱佼人僚(白)。

四人遂为同床之会，推锦为先。锦娇缩含羞。生曰：“姊妹既同欢同悦，必须尽情尽意。”琼曰：“四姊妹何无花月兴？”奇曰：“四姊何不逞风流？”于是生与锦共欢，锦亦无所顾忌。次及琼姐，含羞无言。锦曰：“吾妹真花月，何乃独无言？”奇曰：“彼得意自忘言也。”琼曰：“如妹痛切，不得不言耳。”以次及奇，再三推阻，锦、琼共按玉肌，生大展佳兴，轻快温存，护持痛惜。琼曰：“夫哥用精细工夫。”生曰：“吾亦因材而笃。”自是而情已溢矣。至五更睡觉，斜月照窗，生疑为天曙，唤诸姬俱起，则明月在天。锦笑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琼笑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奇笑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琼因请曰：“君之歌赋，已得闻矣，妙曲芳词，未之闻也。愿请教。”生曰：“请命题。”琼曰：“试调《蝶恋花》如何？”生曰：“请刻韵。”琼因诵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之章，因曰：“君即此为韵，试看可与东坡颉颃否。”生吟曰：

谁家宝镜一轮小，抛向云间，光遍罗帏绕。夜浅夜深今多少，玉露玲珑溅芳草。院宇深沉谁知道，惊梦残更，却被佳人笑。恨断楚天情悄悄，花暗蝶朦添烦恼。

琼曰：“甚妙！吾姊妹联句以和之，何如？”锦辞谢曰：“非所长也。”奇曰：“纵使不工，亦纪佳会。何妨，何妨。”于是琼为首倡：

绿窗人静月明小(琼)，银汉波澄，半向蓝桥绕(奇)。楚峡蒙蒙春非少(锦)，淡淡巫云摘瑶草(琼)。不谓姮娥来知道(奇)，惊起东君，自惊还自笑(锦)。闻睡鸭啼声消，几番惹得多情恼(琼)。

生叹曰：“真三妙也。此生何幸，有此奇逢乎！”因复就枕，谈话衷情，不

能尽述也。

自是，屡为同床之会，极乐无虞。不意笑语声喧，属垣耳近。有邻姬者，隶卒之妇也，疑生为内属，安有女音，遂钻穴窥之，俱得其情状矣。是夕，唯琼、奇在列，锦以小恙不与。次早，生过其门，邻妇呼曰：“白大叔昨宵可谓极乐矣。”生诘其由，句句皆真。生不得已，奉金簪一根，求以缄口。妇笑曰：“何用惠也，但着片心耳。”生因归告锦娘，且曰：“姑勿与二妹知之，恐其羞赧难容也。”锦曰：“此妇不时来此，况有洒洒风情，兼有‘只着片心’之言，不为无意于君。君若爱身，不与一遇，机必露矣，君其图之。”生不得已，至晚，径诣邻妇之家，与作通宵之会。果尔得其真情，与生重誓缄口矣。

是夕，琼、奇嗔生不至，候至三更；锦不以告，但口占四句示之曰：

谁知复谁知，花妖窗外窥。

花荫月影动，犹自想花枝。

琼、奇骤惊：“异哉此言！幸详告我。”锦曰：“昨宵事露矣。白郎去矣，尚望同床会乎！”于是为道其详，琼、奇泪涟。自是同床会散，生、姬深加敛迹矣。

#### [庆节上寿欢会]

越五月五日，生为母贺节。母亦置酒邀生，生辞。李老夫人、陈老夫人各遣侍婢催之，生入谢曰：“承诸大母厚意，但恐冒突尊严。”老夫人曰：“彼此旅寓，何妨，何妨。”命三姬相见。琼、奇不出，生饮数杯，逡巡告退。老夫人曰：“守礼之士也。”赵母曰：“此儿无苟言，无苟动，真读书家法也。其亲宦游，无人照管，况当佳节，令其岑寂，吾心甚不安耳。”于是复备一席，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饮。生制一词，名曰《浣溪沙》：

晴天明水涨蓝桥，画箫鼓明江皋。翩翩彩袖拥东邻。倚阑干闷萦怀抱，武陵溪畔燕归巢。谁怜月影上花梢。

小哥默记其词，归为夫人诵之。老夫人精于词章，琼之文史，皆老夫人手教者也，极口称善，以示三姬。三姬闻之悄然。老夫人曰：“汝等不足白郎诗乎？未免谓其伤春太露耳。”三姬微笑。少顷，亦各散去。

是夕，生叩重壁小门，琼、奇固蔽不开。生叩既久，锦娘启扉。二姬见生，泪下如雨，固问不应，相对惶。生知锦泄前言，再三开谕，坐至三更，二姬乃曰：“兄当厚自爱身，吾等罪当万死。既不能持之于始，复不能谨之于终，致使形迹宣扬，丑声外著，良可痛也。”因相与泣下。生曰：“月前之誓，三以死生，况患难乎！卿不记申、娇之事乎？万一不遂所怀，则娇为申死，申为娇亡，夫复何恨！”生即剪发为誓，曰：“若不与诸妹相从，愿死不娶。”三姬亦断发为誓，曰：“若不得与白郎相从，愿死不嫁。”生曰：“吾之不娶，佯狂入山，事

即休矣；卿之不嫁，奈何？”琼、奇曰：“吾二人幸未有所属，当以此事明之吾母。哥或见怜，幸也；不尔，则自刭以谢君耳。宁以身见阎王，决不以身事二姓。”生谓锦曰：“于卿何如？”锦誓曰：“生死不相离，离则为鬼幽。于是何如？”生誓曰：“终身不相弃，弃则受雷轰。”于是四人相对尽欢，不复顾忌。

越十有三日，赵母诞辰也，生以厚仪上寿，且为三母开筵，复请三姬，同预燕席。李老夫人许之。时二姬亦上寿鞋、寿帕，且称觞焉。生筵适至，二姬趋避。李老夫人曰：“相见无妨，赵姨之子，即汝表兄也。”（盖琼、奇之母皆产于林，与赵母为叔伯姊妹，故老夫人有是言耳。）二姬逐出相，固逊不肯登筵。赵母曰：“幼女畏生客，我与之区处。”于是置生席于堂之小厢，命小哥侍焉。饮至半酣，生与小哥出席劝酒。老夫人曰：“酒不须劝，久闻高才，欲请一词为寿，何如？”生辞谢。老夫人曰：“吾已见《浣溪沙》矣。”生曰：“惶愧！”遂请命题。老夫人曰：“吾幼时尚记辛幼安有‘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之句，即赓此韵，尤见奇才。”生不假想，即挥毫曰：

绿荫芳草，黄鹂声声好。瑶台上，华筵表。的的青鸾舞，王母绯颜笑。蟠桃也，千岁华浑不老。雅有玉山摧倒，南极先来到。玄鹤算，良非小。优游乾坤里，添筹还未了。备五福，彭祖让寿考。

李老夫人曰：“真好词也。”唤琼姐曰：“汝向时言能为之，今尚能制乎？”琼姐逊谢。夫人曰：“聊试一词，以求教耳。”琼因制词曰：

玉阶瑶草，报道年年好。绮阁上，琼台表。蟠桃生满树，采撷真堪笑。再结子，又是三千年不老。金樽频倾倒，王母乘鸾到。寿星高，乾坤小。人在华筵表，劝酬犹未了。齐嵩祝，万年称寿考。

呈上老夫人。夫人曰：“雷门布鼓，音响顿殊。”生曰：“奇才，奇才！云所远让。”陈夫人目奇姐，曰：“汝镇日与大姊谈诗，我不知云何。今卿试汝，汝其勿辞。”奇出席拜老夫人与赵母，曰：“献笑，献笑。”复拜生，曰：“求教，求教。”老夫人曰：“不必论诗，礼度自过人矣。”奇制词曰：

瑶池绿草，近来长更好。朱明日，暄人表。况此薰风候，登筵人喧笑。华筵开，共祝那人长不老。好怀尽倾倒，寿星都来到。乘鸾客，才非少。倚马雄才，万言犹未了。吐芳词，长祝慈闱多寿考。

李老夫人曰：“妙哉词也！可谓女学士矣。”词毕，各就位。锦娘曰：“请谢教。”于是既奉三母之觞，复过生席劝饮。时兰香自外持茉莉花来，既献三母、锦娘矣，一与琼，琼曰：“送与小哥。”一与奇，奇曰：“送与白官人。”兰香递与生，笑谓生曰：“此花心动也。”锦厌其言，嗔目视之。生亦不快，奇殊不知也。少顷罢筵。

是晚，生入三姬绣房，为绸缪之会。与奇会毕，因谓曰：“尔殊不检点，词

中称扬太过。”奇曰：“偶笔氛所至耳。”又备述兰香之言，奇遂大恚。

次晨，言之于母。母怒笞兰香，香曰：“此言诚有，但戏与白郎言之，姐姐安得闻？必是白郎密以告姐，愿夫人察之。”夫人生疑，唤奇姐，谓曰：“止谤莫如自修。”奇姐复大恚。夫人与诘其得闻之由，奇姐语塞。锦适至，曰：“此言锦实得闻，故以告妹。”兰香自是言亦塞，陈夫人自此亦生疑矣。

[凉亭水阁风流]

数日后，陈夫人语赵母曰：“天气炎蒸，人咸染病。百花园凉亭水阁，可居三女于中，锢其出入，何如？”赵母然之。遂自琼、奇房后开门，恣其园亭逸乐；以为外之房门谨严，而不知内之重壁为便。虽诸侍女颇有猜疑，亦竟不知出入之路。

一日，陈夫人诘春英曰：“汝久侍深闺，宁知白郎事乎？”春英曰：“无之。内外并不相见，又无侍婢交通，郎君何由得入？此一也。春初白郎常至，妾犹有疑，今无事辄数十日一来，此二也。且自三月寇警后，西带诸门俱严关锁，虽侍婢不得往来，白郎能飞度耶？”夫人之疑消。

生、姬每日于纳凉亭中欢谑，间亦多褻狎，独琼姐坚执不从。是月望日，生与锦、奇在临水阁作乐，琼姐不至。锦作书，令奇姐招之。琼复书曰：

劣表妹李琼琼敛衽启复四表姊妆次：即晨夏景朱明，莺花流丽，莲白似六郎之一笑，榴红拟飞燕之初妆。鱼作态而戏金钩，鸟沾娇而穿细雾，纳凉亭上，习习清风；临水阁中，腾腾爽气，诚佳景也。况有文君之色，太真之颜，凭栏笑语；潘安之貌，相如之才，抚景写怀。岂不乐哉！然古人有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不可极，乐极至哀。’且慢岂端庄之度，淫褻真丑陋之形。读《相鼠》之赋，能不大为寒心哉！姊，女中英也；郎，士中杰也，愿相与念之。奇姐持书来，曰：“莺莺不肯至。红娘做不成。此书中好一片云情雨意，要汝等跪听宣读。”生长揖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曰：“要大姊深深展拜。”锦拜曰：“好姐姐！借我一观。”奇姐出诸袖中。生、锦展读，笑曰：“这云情雨意，岂不害了相思。不会作红娘，反会来卖乖。”锦曰：“好好拜一拜还我。”生曰：“我要他替莺莺。”揶揄多时，大笑而罢。

越十有七日，生闻其叔自荆州回，候接于都门之外。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同在纳凉亭上女工。饭后，赵母具茶果，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且密嘱以瞰二姬所为。奇姐闻兰香呼门声甚急，笑曰：“此婢又来探消息矣。今日若无状，决加之重刑。”二姬笑曰：“汝今日不惧他矣。”及启扉，诸婢皆在，云赵母送茶，三姬谈笑啜茗。兰香步花荫，过柳径，穿曲堤，无处不至。奇姐索皮鞭以待，曰：“以鞭马之鞭，鞭此婢也。”兰香行至芳沼之旁，扣掌笑曰：“好笑，好笑！有一蒂开两朵莲花。”奇姐令桂香唤之，至则令跪于地。奇姐曰：“汝自少

事我，我有何亏汝？汝乃以无形之事，生不情之谤，汝欲离间吾母子耶？汝到亭中，众皆侍立，汝乃驰逐东西，欲寻我显迹耶？汝今寻着否？汝好好受责！”兰香叩首，曰：“姐姐是天上姮娥，兰香是姮娥身边一兔。兔恐姮娥薄蚀，无所依傍，乃爱护姐姐独至，故有前日之言。至如今日，因久不至亭中，偷闲遍阅佳景，岂是有心伺察？如有此心，罪当万死。且姐姐女流豪杰，白郎文士英豪，岂只相配不过？但恐轻易失身，白郎视姐姐如墙花，姐姐望白郎在云外，那时悔不及耳。兰香与姐姐同安乐，亦与姐姐共患难，安得不过计而曲防？”奇曰：“无端造谤，尔罪何如？”兰香曰：“固知罪矣。然亦姐姐不自检制耳。诗词属意，可疑一也；流目送情，可疑二也；分花相赠，可疑三也。众人皆有此疑，兰香安敢不告？若李琼姐之端庄，赵四娘之严谨，安有此谤？”奇姐大恚，鞭之流血。时琼、锦游览沼之滨回，告奇姐曰：“沼中莲花果开并蒂，此佳祥也。姑恕兰香，同去一看。”奇遂释之。

诸婢归，俱以并蒂莲告于赵母。母喜，邀李老夫人、陈夫人同赏。

酒既具，老夫人持杯祝曰：“老身一子，久宦他方，致令女孙及笄未配，此老身之深虑也。今天赐佳祥，愿觅快婿。”又为陈夫人祝曰：“愿奇姐早定良缘。”又为赵母祝曰：“愿小哥早得佳妇。”时方登席，赵母请曰：“有此佳祥，可召白生来看。”老夫人与陈夫人有不欲意，以赵母深爱，勉强从之，令秋英、小珠往召。归报曰：“白大叔有客在，不知何事发怒。”赵母曰：“春英颇晓事，可往探之。”复归，报曰：“白大叔原配曾边总小姐，今曾老爷远宦边疆，白老爷不欲大叔远去成亲，曾老爷不欲小姐远归还亲，各有悔意。今年三月内白老爷运粮入京，与曾老爷相遇，二人言定，有书退悔。今白老爷遣大叔回家，为大叔再议婚姻，因此发怒。”赵母曰：“大叔知我请他否？”春英曰：“他陪叔爷吃饭即来。”

少顷，生至，且细白之三母。李老夫人笑曰：“有如此才郎，何虑无妻。”赵母笑曰：“儿勿虑，我与汝为媒。芳沼中有莲并蒂，此是祥瑞，第往观之。”生因与小哥同往，果见并蒂。生喜特甚，因慷慨饮酒，赋诗曰：

中夏正炎蒸，百花何明媚。可笑老天公，凌波浮天瑞。并蒂莲花开，香风暗度来。瑶池游王母，绮阁泛金。向人娇欲语，酷似西施女。相对吴王宫，乘风相娇倨。日分双影流，风动两枝浮。羞向孤鸾镜，应知学并头。莫作等闲赏，交枝芳沼上。瑞霭为谁开，霞标著天榜。香韵远并清，双莺柳外鸣。应与两岐麦，同荐上玉京。

呈之李老夫人。夫人叹曰：“流丽清新，海内才华也。”赵夫人笑曰：“可当聘礼否？”老夫人笑目锦娘，曰：“汝三姊妹联句和之何如？”二姬推让，锦笑曰：“但作不妨。白兄事同一家，万勿为异。”二姬然之。琼首曰：

逢此仲夏景，花香柳自媚（琼）。  
两沼已含流，双莲何并瑞（奇）。  
风吹昨夜开，浑疑天上来（锦）。  
为汝登池阁，因兹泛樽□（琼）。  
潘妃浑不语，携手湘江女（奇）。  
吴壁喜相逢，二乔斜并裾（锦）。  
明沙水面流，盈盈合蒂浮（琼）。  
翡翠双飞翼，鸳鸯栖并头（奇）。  
王母遥池赏，云车停水上（锦）。  
瑞宇已流春，天门初放杨（琼）。  
应识芙蓉清，那占丹凤鸣（奇）。  
太常如可纪，图此上神京（锦）。

老夫人见之，笑曰：“皆女瑛也。”转呈与生，生惊叹曰：“诸妹才华，近世莫比。”生饮三酌，辞归。母亦自是罢筵。

是夕，赵母谓李老夫人曰：“鄙意欲以郎配琼姐，何如？”陈夫人亦极口赞成之。老夫人曰：“吾意恐有事未真，议未定，且未识此生意向何如。”赵母曰：“然。姑勿言，待其媒议之时，方可与言及此。”李老夫人曰：“此事成，亦天也；不成，亦天也。”春英闻此语，以告锦娘。锦娘密以告生，且曰：“兄可多遣媒博采，令老夫人闻知，彼乃无疑，自当见许。”生深然之。陈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但以相距六岁，心内迟疑。兰香乘间曰：“婢昨送茶，被姐鞭挞，虽至血流，亦无怨心。但兰香细看姐姐，却似有心白郎，莫若早以配之，则一双两好，天然无比。”夫人曰：“岂有是事？汝勿多言！”

[玉枕卜缔姻]

生数日以叔在，不敢轻入琼室。叔亦遣媒人求亲。

是夕，生入锦房，与三姬商议，因曰：“琼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势难兼得，为之奈何！”锦曰：“吾观二妹所议，毕竟皆归于君，但不知谁先进耳。以鄙见论之，此事毕竟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琼让之奇，奇让之琼，各出誓言，恳恳切切。锦曰：“勿推让，吾为汝分之。今宵焚香，疏告于天，各书其名，盛以玉碗，先得者今日议婚，后得者异日设策，非一举而有双凤之名乎？”生每日为此萦怀，闻锦言而深是之。遂具告天之疏，一掣得琼姐之名。奇笑曰：“使吾姊为良臣，吾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计定。

翌日，生言于叔，遣邻妇为媒，言于赵母。赵母以告李老夫人。夫人许之，择日报聘。赵母为具白金四十两，金花表里各二对，皆赵母所出也。邻妇执伐持书于李老夫人，其词曰：

辰下双沼花开，九天瑞应。某窃计之：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阙流芳矣；令子老先生其千叶之绿荷乎？海内流阴矣；邻孙女其霞标之菡萏乎？绣阁新香矣。兹者双花合蒂，瑞出一池，岂犹子景云果有三生之梦，乃应此合璧之奇耶？家兄远宦，命某主盟。赵母执柯，兼隆金币。丝萝永结，贶实倍于百朋；瓜葛初浮，瑞长流于万叶。

李夫人捧读，不胜欣慰，遂援笔复柬曰：

即辰玉池献瑞，开并蒂之莲花，老身举酒祝天，愿女孙得快婿。岂是瑞不远于三时，庆遂成于一日！寅惟执事，名门豪杰；令兄天表凤凰，而令侄又非池中物也。何幸如之！然莲有三善焉：出于泥而不浊，其君子之清修乎！擢云锦与云标，其君子之德容乎！香虽远而溢清，其君子之徽誉乎！愿令侄则而象之，老身有余荣矣。睹蜡炬之生花，知百年之占凤；闻鹊媒之报吉，兆万叶之长春。

生得书，喜甚。邻妇乘间戏生曰：“小姐见书，喜动颜色，官人稳睡，不怕潜窥矣。”

生累日延客置酒，琼密经画，整整有条。老夫人稍宽其私，但付之不闻。奇姐虽自敛戢，与生情好益笃，阴自刺其双臂：左有“生为白郎妻”之句，右有“死为白家鬼”之句。生是夕见之，痛惜不已，双泪交流，苦无聊赖，自投于床。琼因劝奇与之共寝，生终夜倾泪如雨。自是，与奇为益密矣。

暇间谈论，奇谓琼曰：“吾未知逮事白兄与否，然感此缱绻之情，虽糜骨何恨！”琼曰：“除是我死，姊妹便休。若得事白郎，必不致妹失所。”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琼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彼此之殊。”锦复笑曰：“吾妹念我否？”琼曰：“成我之恩，与生我者并，岂不念功！”三人复大笑。自此，生、奇加意绸缪，又将越月。锦、琼亦体生意，恣其殷勤。时诸婢无不闻知，但皆不敢启口，惟兰香自恃美貌，每在生前沽娇，生屡诃之，因此怀恚，欲泄其机。至是为奇姐所恶，亦不敢言。锦、琼善自敛藏，内外不甚觉露。

自是南陆转西，九秋胜会，桂有华而擎宫月，姮娥亲下广寒；槐奏黄而舞天风，英俊忙驰夹道。生整治行装，入秋闱应试，与姬相别，无限伤情。三姬共制秋衣一袭，履袜一双；绿玉之，黄金之簪，诸所应用，无不备具。琼姐制诗曰：

良人将离别，泪洒眼中血。杜宇惨悲鸣，秋蝉凄哽咽。此情只自知，向汝浑难说。愿步入蟾宫，桂花手中掇。

奇姐制诗曰：

欲别犹未别，泪珠先流血。诉短及道长，既哽又复咽。不向夫君言，更对谁人说？唯愿折桂枝，高高双手掇。

锦亦制诗曰：

人别心未别，漫将苦流血。我因夫君凄，郎为妾身咽。行矣且勿行，说了又还说。折桂须早归，墙花莫去掇。

老夫人、赵母、陈夫人各厚赠，诸亲友皆赠之。

白往至省，温习经书，届期入试。然慕念三姬，未尝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对景无不伤情，乃至多寐之思，亦多叙忧离之思。生以三试既毕，遗仆抵家问安，既奉诸母珍奇，亦馈三姬花胜，致书恳切，不能尽述也。锦、琼见喜慰，奇姐转加惨凄，报书曰：

妾陈奇姐敛衽复书于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夏光已云迈矣，秋宇何凄凉也。每中夜凉风四起，孤雁悲鸣，则伏枕泪零，几至断绝。听砧杵之音，焉如捣；聆檐铎之响，如有隐忧。此时此情，何可殫述。缅想洒乐之人，宁识忧愁之状否耶？自昔巫山邂逅，继以月下深盟：妾谓事无始终，将送微命；君谓此头可断，鄙志不渝。恳恳殷殷，将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水宿与俱，云飞与俱，偶隔一日，则想切三秋。今言别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欤！情胡不切，泪胡不零？天乎！吾何不为凉风，时时与君相傍；天乎！吾何不为飞鸟，日日向君悲鸣耶！妾与君誓矣，与君言矣，谅君亦见信矣，第恐时时乖违，机事傍午。将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见怜；将欲诉之于人，又恐旁人嗤笑。讯天，天不闻也；问花，花无语也。其所以自图惟自树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责。然死如有知，乘风委露与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无知，与草木同朽腐焉，则又不如久在人世，万一可以见君之为愈也。然此身实君之身，身不在君，则有死无二。如或惜死贪生，轻身丧节，则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无累也。君其为我图之。存没之诚，此言尽矣。临书流泪，不能复陈。承惠玉粉胭脂、翠羽花胜，虽为睹物思人之助，实增谁适为容之悲。附以海物，愿君加餐；兼以凉鞋，愿利攸往。余惟棘闱魁选，海宇扬名，是妾等三人之至愿也。

生仆至，授生书。生方与诸友燕集，展视未完，不能自禁，涕泪呜咽。友见其书，无不嗟叹，因曰：“有此恳切，无愧潢源之重伤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心顿释，故人之念益殷矣。

月终揭晓，生虽名落孙山之外，全不介怀。遂策马为抵家之行，与姬复会。然生之别时，祝奇姐曰：“吾若得意而归，明与尊堂关说，恳求姻眷，必遂所怀。”以此牵情，心恒悒悒。然三姬见生之归，如胶附漆。诸母因生之至，便喜动颜容。是夕，过重壁小门，仍为同床之会。

生中夜长叹。锦抚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怀。”琼曰：“郎非为此萦怀，只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知我心者，为之奈何？”琼曰：“吾与大姊有妙计矣。”生曰：“愿闻。”琼曰：“君将来必有荆州之行，且先具婚书一纸，表里

一端，白金四锭，付与吾妹。俟君行后，陈姨必将议婚，吾二人决以实告，并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然后上金币、婚书，则陈姨势不得已，事端可谐矣。”奇笑曰：“计则奇矣，但颜亦厚矣。”锦笑曰：“如此可成，面皮可剥也。”生曰：“向实为奇姐萦怀，今闻计心释然矣。”自是，留恋月余，欢好尤笃。

生父命仆来探秋闱之信，且命早至荆州。生不得已，起行。陈夫人谓生曰：“此行未知得再见否？”因相对呜咽，两不能胜。生挥泪曰：“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语，云愿姨娘天长地久，既有骨肉之恩，必顶丘山之戴。”陈夫人复流涕曰：“我身寡子单，仗提携。”生曰：“敢不从命。”夫人流涕而入。

三姬相送凄惨，诗词悲怨。诸母临别殷勤，致赠甚厚。及其策马在途，举目有山河之异；飞舟迅速，临流切风月之怀。发诸声歌之词，皆恋故人之语，则生之思姬何如，姬之思生亦如是矣。

### [锦娘割股奉亲]

时维腊月，寒气逼人，赵母体羸，忽膺重病。三姬无措，请祷于天，各愿减寿，以益母年，未见效也。锦夜半开门，当天割股。琼、奇见其久而不反，密往视之，乃知其由。嗣是和羹以进，母病遂愈。甲人闻知，上其事于郡县，郡县旌曰：“孝女之门。”有诗曰：

乌山遥对华山西，花外风清鸟自啼。已见文华推多士，那知节孝属深闺。剖心从古忠名旧，割股于今徽誉奇。旌别圣恩行处有，谁踵芳躅映文奎？

赵母置酒，诸眷毕贺。有杨把总者，闻锦娘之美，亦备礼称庆，以白金二十两为赵母寿，欲求见锦娘。锦既却其金，又不之见。杨欲以势挟之，先令邻人扬言，且啖以兼金厚利。锦娘曰：“汝为我语刁军，我头可断，我身不可见也。”杨惧而止。是时三姬皆以志节更相矜奋，自生别后，不施脂粉，不出闺门，虽瑞月千门佳丽，三姬处之淡如，元宵乐地繁华，三姬不出游玩。其操守如此。

生自抵荆州后，既见父母，益念三姬，乃请于父曰：“李老夫人，外大母也，殷勤主婚，盍遣人致谢焉。并候动履，且订婚期。”父许之。生备金币，遣仆归访三母，且致书三姬。其书曰：

同心人白景云奉书于三美人妆次：云此生何幸哉！昔时尊贵王公得一女焉，犹可以流声千古，况云兼有其三哉！皆天曹神女，仙籍美姬，色殊绝矣。文绚春花，词映秋水，才超卓矣。坚贞如金玉，洒落类风霞，气概英达矣。而云方幸绸缪之际，又闻交傲之言，其所以相亲、相期、相怜、相念，又日焉。则神游于美人之天，云此生何幸哉！追想曩时倚玉于芳栏，偷香于水阁，罄人间未有之欢，极人生不穷之趣，美矣，至矣。然此犹为窃药之会，今皆缔为月中之人，则月下深盟，其真无负。五百天缘，悠悠未了也。欣切，欣切。万里片

心，但欲三妹勤事诸母。奇妹姻信未闻，日夕悬注，想志确情笃，则天下事固可两言而决也。急闻，急闻。身在荆州，神在桑梓，计此情必见谅矣。无多谈俗，仪在别启中。昭人。

诸姬得书喜甚，款仆于外堂。

时有朱姓者，贵宦方伯之家，与奇同乡，有子年方弱冠。闻奇之美，命媒求姻。陈夫人初未之许，后偶见朱氏子，貌美而慧，遂许焉。择日欲报聘，奇姐忽称疾，绝粒者三日。夫人惶惧，泣问所由。琼以实情告之。夫人曰：“焉有是事？门禁森严，白郎能飞度耶？”琼曰：“姨若不信此言，请看奇妹两臂。”陈夫人见之，骇曰：“白郎在时何不与我言之？今纵不嫁朱氏，后置此女何地？”琼曰：“妹与白郎殷勤盟誓，生死相随，决不相背。”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琼遂启其箱，出白金四十两、表里各二对、婚书一纸，曰：“此皆白郎奉以为信者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天长地久，汝姊妹何以相与？”琼跪而指天曰：“琼如有二心，随即天诛地灭。愿我姨娘早赐曲从。”夫人曰：“我将不从，何如？”琼曰：“妹已与琼诀矣，若姨不从，则妹命尽在今夕。”夫人堕泪，徐曰：“痴儿，汝罪当死！亏我守此多年，亦无可奈何，只得包羞忍耻耳！此事锦娘知否？”琼曰：“不知也。”夫人因抚奇身曰：“汝私与白，得非慕白郎才郎乎？朱氏之子，俊雅聪颖，将为一世伟人，以我观之，殆过于白郎矣。”奇不对。琼曰：“妹身失于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二姓，是荡妇也，何足羨哉。”夫人首肯曰：“固是矣，从今吾不强矣。”但礼币未受，琼犹有疑，因告于二母。二母亲奉礼币，劝陈夫人受之，夫人尚有赧容。夫人曰：“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善用权者，可以济经，不尔，便多事矣。”陈夫人因呼兰香置酒，以谢二母，且曰：“早信此奴，无今日之祸矣。”三母即席。锦娘奉杯。而奇不出，乃独坐小榻。

奇姻事既定，陈夫人复书于生。锦、奇亦以书达生。遂遣仆归荆州矣。

[奇姐临难死节]

是时陈夫人以兵变稍息，归于本乡，不幸遭疾浹旬。奇往省之。未数日，寇乱复作，遂遣奇入城。嗣是盗益炽，夫人病益笃，欲舁之入城，则亟不可动。奇闻变号泣，步行往省。琼姐执奇手曰：“寇贼充斥，妹未可行。”奇曰：“我宁死于贼手，岂忍不见母瞑。”因绝裾而行。及抵家，寇稍宁息。奇姐虞母不讳，先为置办棺衾。比至二更，闻官兵大至，众喜，以为无虞。至五更，乃知即是贼兵。鸡鸣，遂围浑江，剽掠男妇数百。三贼突入陈夫人之房，见夫人病卧，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时奇逃在密处，遽呼曰：“勿动手，我代之。”遂出见贼。贼见其天姿国色，欢喜特甚，遂掠以行，并携兰香及家童数人而去。时陈夫人在床，犹未瞑目也。

贼闻官兵欲至，饭后退屯新升桥，至河沿宦署，将所掳男女尽禁其中。奇姐谓兰香及家童曰：“我为母病来，岂知为母死！我若不死，必被贼污，异日何以见白郎乎！”乃咬指血书于壁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妾身遭此变，兵刃讵能违！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

题毕，谓兰香、家童曰：“吾母子相从于地下矣，汝辈得归，可与小姐善事白郎。”复谓兰曰：“吾当急死，稍迟，欲死不可矣。”乃语间，即取裾中所藏剃刀，以袖蔽面，自刎其颈，遂僵仆，血流满地。兰香抱之而哭。贼来，怒杀兰香。因询其由，乡邻备道。贼曰：“我误矣，此节孝女也，勿污其尸。”于是舁而置之署后月台之上，以红绫被覆之，相与环泣。其节孝之感人如此。

是夕，有人来报，锦、琼举家号恸不已。琼姐愿以百金入贼营赎其尸，众惧不敢往。次日早报：“官兵杀退贼矣。”又报：“陈夫人即世。”琼姐带秋英、新妹、小妹往收其尸；锦娘带春英殡敛陈夫人。时琼号泣登台，未至五步，尚闻奇姐长叹一声，骇曰：“吾妹尚无恙！”急往抚之，则见其气已绝，颜色如生，尚带笑颜。琼曰：“吾妹甘心死乎！”因令人舁归，与陈夫人同殓。遍寻兰香之尸，则为贼弃之水中，无复存矣。琼姐读其血题之诗，号泣仆地，绝而复苏。

琼姐抵陈夫人之家，与锦娘备办棺衾，殓殡完备，吊客盈门。二女亲为执丧。越三日，各为文吊之。琼词曰：

“呜呼哀哉！吾妹死矣，吾不忍言也。吾与妹岁距三周，居违五里，七岁已同游，十祀曾同学。吾母与若母，姊妹也；吾父与若父，连襟也。汝年十四，吾年十六，即闻兵变。惟时汝父先逝，吾父宦游，吾祖母与若母虞吾二人居乡莫便也，乃即赵姨之居居焉。坐则共榻，寝则同床，食则同甘苦。殆于今三年矣。幸得锦姊朝夕绸缪，兼以诸母殷勤教导，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骸。嗣时共遇白郎，以骨肉之亲而重之以山河之誓；旋复同缔姻娅，以丝萝之旧而联之以五百年之缘。将谓生则同室，死则同穴，金石莫移也。讵意笑语方悬于匙箸之间，惨凄即见于须臾之际。妹爱母心切，不暇顾身；吾庆妹情真，临行拽裾。岂知裾绝而吾妹去，妹去而祸变临。贼刃若母，妹安得不出；吾妹既出，身安得不死！然遭贼之时，则寅也，妹不死于寅者，将为全母之计；过此则卯也，夫妹不死于卯者，必其提防之深；及入营，则辰也，方入营，而吾妹死矣。释此不死，则妹宁有死时乎？然闻妹将死之时，慷慨赋诗。吾细绎之，其首曰‘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孝节见于词矣；次曰‘妾身遭此变，兵刃讵能违’，慷慨以身杀矣；‘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舍生而取义矣；末曰‘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恋恋不忘夫君矣。是诗也，贼人犹自哀怜，况人乎！人

见之犹自惨切，况琼乎！琼见之亦无可奈何也，使吾郎君见之，其悲伤痛之又若何邪！吾恐白郎为汝伤生，则吾亦为汝殒命矣。呜呼痛哉！吾今日所以不死者，诚惧伤郎之生，益重妹不瞑之目。古人有死于十五年之前者，固已存孤；有死于十五年之后者，亦以全赵。琼之心犹是也，妹氏谅我心乎？呜呼已矣，吾目枯矣，吾言不再矣！然尚有言焉：白郎若归，倘能不为儿女姑息之爱而为丈夫万世之谋，吾以汝平时玩物珍宝市田若干，永为祭奠之需；高大窀穸，永为同穴之计，则相离于今时者，当相合于永世。孰谓九泉之下，非吾聚乐之区邪！嗟夫痛哉！妹之容颜比秋月矣，文采若春花矣，性情类清风矣，气节傲秋霜矣，孝敬动天地矣，余何忍言哉，余何能言矣！呜呼！长江凄凄，寒风烈烈；山岳幽阴，天地昏黑；欲见汝容，除非梦中不可得；汝若至楚见白郎，道我肝肠片片裂！”

锦娘亦有哀词，其愁怨凄惨之状，不下于琼，但不能悉载也。二母亦来会吊。奇有弟双哥，甫七岁，赵母为之鞠育。丧事毕，二母、二姬俱入城，凄凉之态，何可尽述！

生在荆州，遥望老仆不至，想见三姬甚殷。父母遣生归毕姻。琼父母亦遣仆来会姻期。生遂与其叔束装为归计矣。

[徽音坚贞守义]

白生原配曾边总之女字徽音者，赋性贞烈，才貌超群，精通经史，尤善歌词，酷爱《烈女传》一书，日玩不释。闻其父与白氏悔亲，将再醮吴总兵之子，遂独坐小楼，身衣白练，五日不食。父母见其亟也，询知其故，因给之曰：“吾从汝志，岂不复然。”徽音乃渐起饮食。

吴之子，名大烈，亦将中豪杰，善用马上飞剑，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边庭敬之畏之。边总欲使徽音见其才能，谋之媒人，于正月中庭开角会，令家人悉升楼聚观。大烈坐于金鞍之上，衣文锦之袍，容如傅粉，唇若涂朱，掷剑倒凌，飞枪转接。众皆羡其才能，又复悦其美貌。女徐问于侍婢曰：“此何小将军也？”柳青答曰：“吴总兵公子也。”女即背坐不观。

次日，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女复赋《闺怨》以见志。其词曰：

怨中闺之沉寥兮，羌独处而萧萧。心僚而苦难兮，乃怀恨而无聊。悼余生之不辰兮，与木落而同凋。天窈窈而四黑兮，云幽幽而漫霄。雷轰轰而折裂，风荡荡而飘飘。岂予志之独愚兮，乃抚景而怊怊。爰伊人之不择兮，即芳为菰藻。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乃薰桂而申椒。鸟南飞而若有所栖兮，声嚶嚶而鸣乔。余胡兹之不若兮，对朔风之漉漉。娇音以哀号兮，怅乌山之相辽。问桑梓之何在兮，更寒修而迢迢。中庭望之有藹兮，湛溘死而自焦。余非舍此取彼兮，虞纲常而日凋。谁能身事二姓兮，仰前哲之昭昭。余既称名于夫妇兮，敢

废辙而改轺。芳芳烈烈非吾愿兮，望白云于诘朝。纵云龙而莫予顾兮，甘对月而魂消。天乎！予之故也，何怨中闺之沉寥。

闺赋既成，遂粘于楼壁，坐卧诵之，五日不食。父母惊讶，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军，并送徽音归家完婚。临行，戒之曰：“我前日退书既至，白郎再配无疑。若愿并娶，允之无妨。若不相成，讼之官府。要之，事难遥度万里之外，汝自裁之。”从行侍女二人：柳青、莲香也；童卒二人：熊次、丁鸾也。

二郎驰驿还乡，白马雕鞍，强弓利箭，众皆以为边帅，无敢近者。生回家，至中途，偶与相遇，见彼人强马壮，车骑森丽，遂踵其迹而行。比至邮亭，见一女下车，绰约似仙子。问力士曰：“此是何人？”答曰：“曾边总老爷小姐，回家完亲。”生疑，问叔曰：“徽音回家完亲，不知更适何姓？请往省之。”因戒仆曰：“勿露我姓名。”生遂投刺，更以姓田。二郎延入相见。生问曰：“乡大人自何来？”二郎曰：“辽边。”生又曰：“今何往？”二郎曰：“奉敕回家。”生又曰：“贵干？”二郎曰：“勾查军伍。”生曰：“亦带宝眷耶？”二郎曰：“送舍妹还乡成亲。”生曰：“令妹夫何姓？”二郎曰：“庠生白景云。”生曰：“此兄娶李辰州之女，二月已成亲矣。”二郎曰：“兄何以知之？”生曰：“家君与之同宦荆州，故备知其详耳。”二郎曰：“既知其详，愚不敢隐。”因述其终始。生笑曰：“以尊翁之贵、令妹之贤，何惧配无公候，乃关情于白氏之子乎？”二郎又诵其妹《闺怨》之章及夫不适二姓之意。生啧啧叹赏。复请二郎再诵。生一一记之。二郎曰：“兄之聪颖，无出其右。”因留饮焉，相对尽欢。及二郎回拜，与叔相见，尽列珍馐畅饮。

自此同行，道上绸缪，不啻兄弟。二郎俱以实言，生终不以实告。叔见徽音节操，劝生并娶。生曰：“侄非不欲，但既与奇姐深盟，此时必须两娶。倘一娶得三，获罪于士夫，见非于公议。虽父母，谓我何！且此女未必真心，二郎未必实语，云将探其真情。抵家，再为区处。”

次日，令其叔给于二郎曰：“舍侄实未议亲，令妹若肯俯就，甚所愿也。”二郎曰：“但恐家妹不从耳。”二郎从容为妹言之，徽音唤柳青曰：“取水来洗耳，吾不听污言也。”因以生求婚诗进。徽音见之，呼莲香曰：“取水来洗目，吾不观污词也。吾兄再来此语，将送吾命江中。”自是二郎不敢言，生亦不敢谗。然生虽有敬慕徽音之意，而不敢为并娶之谋。日夜辗转，无可奈何。

一日，将抵家，与二郎别曰：“吾实与兄言，白郎吾表亲，事必与我谋。今白郎已娶琼姐为妻，更有情人奇姐为次，令妹若去，置之何地？若令妹居长，彼必不甘；若令妹居下，堂堂小姐岂后他人？以吾计之，唯有三人共结姊妹，可以长处和气，不知尊意何如？”生言既毕，因誓不欺。二郎乃与徽音共议

，复于生曰：“家妹身为纲常，非贪逸欲。若见白郎，可免失身之患，若论长幼，则亦无意分争。”生曰：“如此则善矣。”翌日，相别。

生自荆州至家，与老仆途中相遇，已喜奇姐事谐。至日，入见老夫人、赵母矣。锦姐出见，面惨流泪。生甚怪之，因问奇姐及陈夫人，老夫人给以在乡。生见锦娘惨容，力问其故，赵母不得已，言之。生大号恸，昏绝仆地，扶入卧床，昏睡不醒。老夫人祝锦娘曰：“此生远归，伤情特甚，汝为兄妹，便可往省。万一失措，将奈之何！”是夕，锦率诸婢奉侍左右，生殊不与交言，终夜号泣饮水。

次早，往乡祭奠，锦、琼惧其伤生也，遣春英、新珠侍之。生见柩即仆地，移时方苏。如是者四。生之叔见其甚也，代为祭奠，劝生肩舆以归。

生二日不食矣，老夫人彷徨，亲手进食。生不视，老夫人恚曰：“汝欲毙老身乎！既知有陈姨，亦知有我；既知有奇姐，亦知有琼；且彼为子死孝，为女死节，夫复何恨？子岂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忿耶！”赵母亦苦劝，生稍进食。因令人为奇招魂，立主以祀之。奇弟双哥，托锦为之抚养。奇柩在乡，倩人为之守护。以白金为奇女祭田，具簿书为奇综家贖。其招魂词曰：

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九天兮。然魂为我死，岂忍舍我而之天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地下兮。然魂欲与我追随，乌能甘心于地下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名山兮。然山盟之情未了，魂得无望之而堕泪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沧海兮。然海誓之约未伸，魂得无睹之而流涕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东南兮。然金莲径寸，安能遨游于东南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花前兮。然言别而花容遂减，魂何意于观花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月下兮。然月圆而人未圆，魂何心于玩月兮？呜呼哀哉兮，滂沱涕下。无处旁求兮，茫茫若夜。予心凄凄兮，莫知所迓。岂忍灰心兮，乘风超化。反而以思兮，既悲且讶。畴昔楚江兮，梦魂亲炙。静坐澄神兮，精爽相射。乃知魂之所居兮，在吾神明之舍。呜呼哀哉！魂之来兮，与汝徘徊。予之思兮，肠断九回。生不得见兮，葬则同垓。有如不信兮，皎日鸣雷。兴言及此兮，千古余哀。天实为之兮，谓之何哉。死生定数兮，魂莫伤怀。死为节孝兮，名彻多钧台。愧予凉德兮，独恁困颓。魂将佑我兮，酌此金□。

[碧梧双凤和鸣]

自是，生为锦娘苦劝，渐理家政，稍治姻事矣。然自归后，未尝与琼相见，托锦达情。琼曰：“言别期久，欲见心切。然郎为妹伤情，我亦为妹切念，悲哀情笃，欢爱意疏，且伊迨婚期，愿郎自珍。”锦复于生，生曰：“吾此时忧切，非为风情。但偶有一事，欲见相议耳。”锦问其由，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且

出其所作《闺怨》。锦以事告琼，琼曰：“万里远来，若不并娶，彼将何之？吾固非妒妇也。”生托锦以事白之赵母及李老夫人，夫人曰：“琼意何如？”锦曰：“愿之。”李老夫人曰：“待吾细思之。”锦曰：“彼边庭远至，若不得婚，必讼于官，似为不雅。”老夫人曰：“娶之不妨。”锦因对生言，生大欢喜。

翌日，二郎遣旧媒来言婚事。生正犹豫之际，忽见来仆自荆州回，以生自起行后，父闻总兵遣女回家就亲，惧生为彼所讼，故遣仆致书，命并娶以息争端。生与叔意遂决。复书。请二郎面议。

次日，二郎白马雕鞍，皂盖方旗，侍从锦袍，金铠银镞，仪卫之盛，遂造白郎之门。生与叔衣冠迎接。坐定，二郎曰：“请家姊夫相见。”生笑曰：“不才路次轻逛公子，获罪殊深，愿公见谅。”二郎曰：“早知是吾姊夫，途中不加意痛饮耶？”因两释形骸，款洽言笑。生大设席，二郎痛饮。婚期之议已成，二郎遣入归报徽音。生曰：“吾附去书，看还醒目否？”

洗耳尚未干，忽闻佳信至。舟中探花郎，天上乘鸾使。何事重凄惨？应倾多娇媚。蓝桥会有期，秋波烦转视。

徽音见之，略无动容。盖平时喜愠不形性，坚定固然也。二郎至晚回家，为道详悉，亦治姻具以应婚期。生择于五月十一日毕姻。是日也，榴火飞红，灿烂百花迎晓日；莲金献瑞，芬香十里逐和风。满道上，百千祥光；一帘中，十分春色。车行马骤，广寒宫里嫦娥来；乐奏声喧，闾阖殿前仙侣至。星郎游洛浦，济济踟踟；神女下瑶台，娇娇绰绰。更有丫鬟数辈，皆美丽之名姬；童仆几人，悉天曹之力士。登筵佳客，何殊珠履三千；入幕女实，直赛金釵十二。旗华之盛，仪卫之多，不能尽述也。客有善为画史者，作碧梧栖双凤图以献，生爱之，与徽音、琼姐联诗曰：

金井舞丹梧（白生），高岗鸟鸣呼。五神浮神彩（徽音），百尺长苍瑚。藻酬朔清滨（琼姐），凤翎入翠图。银床萋栾叶（白生），丹穴试双颀。花开朝阳地（徽音），楚宫栖凤都。齐声调律吕（琼姐），合味更醒醐。化翼终天会（白生），冲霄千仞途。琼枝应向我（徽音），徽韵自知吾。绿荫留万载（琼姐），端与九包符（白生）。

锦娘见事毕，即向前拜老母曰：“老母今幸有托，女当放心去矣。”赵母惊曰：“何出此言？”锦娘曰：“烈女贞妻，此方立身之正，失节淫欲，安可久存人世。女蒙白郎不弃，观其文词清雅，一表非俗。却之不是，从之今为罪人，有何颜立于世矣。女谅白郎，非忘情辈，可托以养母之天年，女即归九泉，同奇妹伴矣。”两行流泪，言罢，翻身欲撞阶前而死。满堂流泪，徽音向前抱定，白生、琼姐、赵母、李夫人俱向前住，一时间才转阳世。白生哭曰：“何故别人之速耶！”徽音曰：“姊生妾生，姊亡妾亦亡，四人不留，白郎何存。乞定省思之

。“锦娘才方开目，哭曰：“留妾不见奇，奇死锦不死，恸哉，恸哉！”皆放声大哭。众人再三苦劝，锦娘定省，拜赵母、李夫人，谢徽音小姐并白郎、琼姐。李夫人曰：“事至今日，正好团圆。汝四人近前，听我一言。”各依命向前跪下，李夫人曰：“论姊妹，锦娘为大居长，徽音小姐居次，小女居末，共事白郎，无得推脱。”锦娘曰：“妾乃罪首，安敢事白郎。幸存革命，乞归奉老母足矣。”白生曰：“何其弃旧，汝离我死。可依李母之言。”徽音辞曰：“苟全小妾，皆令爱之恩，何敢居其上。该令爱居长，妾居末足矣。”琼曰：“老母之命，勿推。”再三谦逊不定，以目目白生。生曰：“勿分大小，各以姊妹之礼相待。”其事方决。赵母笑曰：“有此手段，亦有此安顿。”致筵庆贺，送入洞房。一生三女，排行携手，真为世间之极趣也。不题。

却说徽音，入门之后，待锦娘、琼姐无不周悉，奉赵母老夫人，则尽恭敬。凡于生前有所咨禀，必托锦、琼代言。其贤于人远矣。

### 卷之三 上层

#### 【东坡三过记】

府治西二十余里，有寺，曰本觉，即古里地，里亭犹存。寺僧文长老者，通禅持戒，博学攻诗文，多与达人墨士相宾主。堂前种竹数竿，畜鹤一只。遇月明风清，则倚竹调琴，嗽茗孤吟。真不愧于清修者也。

时苏文忠公轼，守杭，有事于润道，过李，泊舟寻访，将以证所闻何如耳。及见，款待之外，不发起居一语，点坐澄神，怡然自得，若不知有公之在前也。东坡因喜，赋诗一律：

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妇空。  
师已忘言真有道，吾除搜句百无功。  
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

文长老一东坡遂知为刚明劲正之器，一毫私不可于者。敬和一诗，以寓酬勉之意。诗曰：

身满华于法界中，香厨底事感天童。  
那知本觉从何觉？才悟真空自不空。  
若有相对原说梦，到无言处却收功。  
一勾月出星三点，汝向西来我面东。

东坡见诗，益大敬异，因谓文曰：“久慕禅宗，已申快睹。但后期难再，不识何以教之。”文微哂曰：“公性素明，岂容复赘。惟一言相励，便不负斯来耳。”东坡曰：“请问一言者何？”文曰：“颀颀翔鸣，物莫我撻，不足为之荣；羸穷窘局，动与祸触，不足为之辱。浩浩乎云无心，皎乎月常新。庶几乎一代之

伟人。”东坡深额其言，相笑而别。

后六年，苏公自徐移湖，再过李，因思长老之言，复造焉。时则小门半掩，松竹萧然；庭间孤鹤见公至，则点头张羽，飞舞长空，似拜告状者，三。东坡异曰：“汝亦识故人耶？”及访侍者，方知文已卧疾于床，不能出迓，而鹤若为之代启也。苏略与语，复赋一诗以记。诗曰：

愁间巴叟卧荒村，米打三更月下明。  
往事过年如昨日，此身不死得重论。  
老夫壮士情相得，病不开堂道益尊。  
惟有孤栖旧时鹤，举头见客似长言。

吟毕而别。又十年，自翰林学士累章请郡，除知杭州。旨下日，东坡私贺曰：“钱塘佳胜区也，湖上清风，山间明月，复可在吾襟握中矣，能不喜哉！且文公旷别十年，此行当便一面，又一幸也。”及舟近李，心腹念之。推窗豁日，忽见文长老已杖锡徐来，笑相谓曰：“相公别来无恙乎？”东坡维舟，执手，且笑且谈。但语多凄惨无聊，非复向日之比。及抵其门，一击而进。东坡意其点茶留款，先所事也。不意独坐移时，久待不出。始怪而呼之，则有一僧趋礼而应。东坡因问曰：“文长老待客，何所见而迎，又何所见而避？”僧曰：“文师脱化尘寰，经五秋天，安得又有长老迎避于公耶？”东坡默然良久而悟，不言所以。又赋一诗：

初归鹤叟不可识，渐作云归无处寻。  
三过问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志见惯浑无泪，乡曲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吊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收讫而去，后无所闻。人但知苏之至过于文，而不知文实有以致苏也。后人因闻风仰慕，乃作东坡馆三过堂，以寄遐思。今本觉东坡馆址，毁圯莫辨，而三过堂亦虚存名。世上之人，不能旧然兴起，奉问于莅士者，岂急于他而不暇及欤。

### 【羞墓亭记】

汉，朱买臣者，旧吴郡由拳县人也。字翁子，与同邑严助，垂髫而相善，结为刎颈之交。且曰：“苟富贵，无相忘。”家虽甚贫，不喜生业事，惟好读书。夫妻艰于口食，遂采薪以为给身负担，读书遇有悦解处，则吟哦讽之声，迤邐道上。其妻，尝耻之，谓买臣曰：“丈夫立身，上不能孤天以行志，下不能货殖以营生，筋骨体肤，劳饥已倦，方且悲伤之不暇，而乃狂歌若得。窃为君不取也。”买臣曰：“贫者，士之常。若非分而强求，则悖命矣。君子耻之。负薪行歌，何耻之有？”其妻复劝曰：“吾闻读书以治生为先，未闻作一词撰一

赋而可易斗粟于农，尺帛于女者。今君欲仗章句，以却饥寒计，诚拙矣。况医卜农工，一能立业，何不舍此务彼，徙久误足文场，困身艺圃，栖然效秦坑酸鬼，以自若哉。”买臣又笑慰曰：“富贵两途，贤者所难致。子以我为池中物耶。一旦云雷假我，鼓浪沧溟，斯子得志之秋矣。何不俟命待时，徒然奚为。”妻遂大怒曰：“邑中挟策之士，连袂同升者十不下八九，尔犹奔走，衣食且不逮。是天不欲竟尔弃也。若复迷执而不改图，吾恐力尽计穷，沟壑有日，何得志之可望耶！”买臣乃长叹曰：“鸿鹄非燕雀所知，此苏秦、百里奚之见辱于其妇也。及其取相六国，辅政两朝，是即前日见辱之人也。然二妇既不能料二子，而子独能料我乎！”其妻怒，且泣曰：“尔自娶吾以来误我已久。及今思悔犹且难为，而况痴泥古人，梦想以邀难必之福。吾知啼饥之态终不能免也，仰望岂不愈绝乎？故或受我忠言，偕老可托。不尔，则巾栉不敢复待矣。尔将何从？”买臣亦怒曰：“丈夫志节，岂为妇人所挠。汝身可无，我业决不可辍也。”妻遂再拜曰：“半生即枉，再误何堪。吾虽混迹尼童婢子，亦得以温饱终岁，岂不愈于铄骨销形，立成冻馁之殍乎哉。从此请辞，望即荣贵。”买臣忿不为止。将行，时邻家一犬，趋摇首尾，前啮其裙，不使之走，似若劝阻之意。妇虽怒，不为挥喝，牢不肯脱。家中一鸡，亦相扑啄其衣，又似和其犬者。邻妪以为异，婉言援之。妻不纳，竟去，遂自嫁于青衫吏人。买臣见妻不能为情，复歌以自遣曰：

朱买臣，朱买臣，行歌负担妻子嗔。恩情难系薄劣妇，一旦捐弃如轻尘，鸳鸯分翼比目破，孤灯举眼无相亲。贫富于世果炎热，结发尚尔况路人。功名到手未为晚，太公八十荣泽新。细君何必苦翻覆，吾岂樵采终其身。

朱买臣，何灾屯，食比玉粒衣悬鹑。自知一卷胜万贯，时不遇兮肯怨贫。数年衾枕一宵冷，飘花流梗同逡巡。回嗔何处已作喜，鬢云重整眉新颦。

朱买臣，莫笑颦，隐忍依旧肩横薪。山光泉韵两怡悦，醉卧危石花为茵。翠萝青鸟皆宾主，芒鞋踏碎岩头春。有时此斧得利柄，一斩天下之荆榛。歌残烟卷日已暮，松梢新月钩桂银。

歌罢忿自叹曰：“古人功业，成于激发者恒多，我何若尔也。”遂诣长安上书。时严助已贵，见买臣即谓曰：“吾幸先达，而故人犹寒如旧，负约之罪，鸣鼓难偿矣。”乃嘱寿王，同荐买臣于武帝。帝召见，说春秋楚辞，甚悦其意，遂拜为中大夫，与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每交相难论。时东粤素反复不轨，买臣请：“将兵数千，浮海而下，可席卷取也。”帝又拜为会稽守。买臣至郡，即治战县，储粮草，发兵征之，一击而破。

帝壮其功，征为丞相长史。时舟过杉青闸下，闸吏奔趋惶惧。其妻审之，买臣也。即脱簪珥，拜伏舟次。曰：“贱妾某氏也。事尊官有年矣。一念迫于

饥寒，遂致分手，然心实未尝昧也。伏望沧海容流，泰山让土，追思花烛在情，不以妾为大罪，俾得破镜复圆，断弦再续，则妾万幸万幸。”买臣长叹曰：“汝记昔日之言乎？怨恨求离，数我为泥中蛆蚓。讵料贫贱未必恒，富贵未必久。绝情断义，实鸡犬之不若。而今又赴热趋炎，置阍吏于何地？抚今追昔，扬水不能收矣，何乃冒方汗之颜，出重赧之色，以来见我哉！羞死宜甘，强辞奚补。”言下辟易，莫敢对。良久，遂自投于河中溺死。买臣即以尸骸，葬于亭湾，名曰羞墓。

后人 有诗题亭，亦备于左。一说谓买臣既贵，见故妻及夫，载之归家，使居园下以给食，其妻愧悔，自经园树而死。予不敢主。并录梅诗以俟详者。

宋郡守周□诗曰：

当年一弃会稽侯，大漠烟雾锁别愁。  
惆怅不逢郎衣锦，至今粉骨尚含羞。

本朝方孝孺诗曰：

青草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  
叮咛嘱咐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

宋梅尧臣诗曰：

食藕莫问浊水泥，嫁婿莫惆寒家儿。  
寒儿黑面如脂，骥子纵瘦骨骼奇。  
买臣贫贱妻生怒，行歌负薪何愧之。  
高车远驾建朱节，铜牙文弩擐犀皮。  
官迎吏走马万蹄，江湖昼夜横白霓。  
旧妻呼载后乘归，悔泪夜落无声啼。  
吴酒虽美吴鱼肥，侬今豢养□楮鸡。  
园中主树多曲枝，一日挂与弃虫齐。

### 【卖妇化蛇记】

秀水人张鉴，落魄无魂，不事生产，日惟买笑缠头，纵情趋孽，家计为之一空。其妻织纺自给，略无怨意。鉴则反生薄幸，谋诸牙婆，卖妻于江南人，得重价焉。妻负死不往，江南人驱迫下船，载至一处，四面都水乡茂林，中崇垣叠屋。叩门有老妪出，喜曰：“行货至矣。”须臾，鉴妻入一室，木栅旋绕，不异囹圄。间中妇十余，有颦眉而坐者，有挥涕而立者。鉴妻与俱，终日不食，达旦不睡，惟号泣以求死。守者怒，究其故。鉴妻诘之曰：“妾有金饰一匣，乃亡母所贻者。因夫浪费，不与知之，寄在舅家，自以不忍舍去也。”守者闻言，告于主人，欲行所有，不逆其诈也，遂复载之回。至则鉴妻疾走呼救，邻众悉聚，江南人被擒到官。比及拘鉴，先已遁去矣，情竟不白。今适遇鉴妻

，道掠人之事，因作《卖妇叹》一篇，欲献执政而不果，并载此集以警世。

西家有女少且妍，嫁与东邻恶少年。  
可怜一旦成反目，宝刀拟绝瑶琴弦。  
西南有等掠人虎，潜令牙姬来吾所。  
百金无吝买佳人，落花已被风为主。  
悠上夜抵武林村，有舍无邻牢闭门。  
其中坐卧多女伴，彼此泣下难相存。  
置妇如在囹圄内，鹄寡鸾孤不成对。  
掠人更待掠人来，此时计财宁计类。  
晨昏逼逐下江船，江水茫茫恨接天。  
回首乡关云树隔，未知落在阿谁边。  
假令卖作良人妇，以顺相从苟如故。  
若教为妾得专房，负妒招嫌恩不固，  
又或卖为富家奴，汲水负薪历若途。  
供承少错即凌虐，有路难归空怨夫。  
无端堕落风尘里，向人强以悲为喜。  
知心日少恶交多，送旧迎新徒免死。  
人间情爱莫妻孥，忍卖何异吴起徒。  
寄言并致买臣妇，贫贱相守当永图。

江南人深恨鉴妻之咏，不吝挥金赎之，系以铁扭，恣加捶楚，不胜痛苦。过江时，议欲卖与娼家。詎料鉴妻受责颇多，绝粒又久，卧病竟不起矣。

一日，忽长吁而逝，黑气弥漫，上有巨蛇跃出，居人甚骇，买棺贮而之。时遇医人经其处，草际见蛇蜕一条，腮红鳞白，异而收于囊，将为药饵之料。是夜即梦少妇，拜于前曰：“妾秀水人也，被夫卖至此地，不愿忍辱偷生，已至况珠碎玉。但关山迢递，冤气赳赳。今公有龙舌之游，妾敢效骥尾之托，万弗疑拒为幸。”言讫大恸，医人遂觉。反复思之，莫晓梦妇所谓。至嘉兴东栅外，少憩白莲寺前，药笼中闻阁阁之声，极力不能举。怪而起之，见蛇蜕化为白蛇，奋起越湖而去。伫望间，隔岸车水人，倏然拥沸。急往其处，则蛇将一人噬其咽喉，绞结而难脱。久之，人蛇俱死矣。审知其人，即张鉴。昔尝卖妻于江南，其地即龙舌头上。始知梦妇变幻之灵，报复之速。呜呼，可不惧哉。

### 【联芳楼记】

吴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闾阖门外，以粿米为业。有二女，长曰兰英，次曰蕙英，皆聪明秀丽，能为诗赋。遂于宅后建一楼以处之，名曰兰蕙联芳之楼。适承天寺僧雪窗，善以水墨写兰蕙，乃以粉涂四壁，邀其绘画于上

，登之者蔼然如入春风之室矣。二女日夕于其间吟咏不辍，有诗数百首，号《联芳集》，好事者往往传诵。时会稽杨铁崖制西湖《竹枝曲》，和者百余家，镂版书肆。二女见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东吴独无《竹枝曲》乎？”乃效其体，作苏台《竹枝曲》十章曰：

姑苏台上月团团，姑苏台下水潺潺。  
月落西边有时出，水流东去几时还？  
馆娃宫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归何处？不及真娘葬虎丘。  
虎丘山上塔层层，夜静分明见佛灯。  
约伴烧香寺中去，自将钗钏施山僧。  
门泊东吴万里船，乌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里钟声早，渔火江枫恼客眠。  
洞庭金柑三寸黄，笠泽银鱼一尺长。  
东南佳味人知少，玉食无由进尚方。  
荻芽抽笋楝花开，不见河豚石首来。  
早起腥风满城市，郎从海口贩鲜回。  
杨柳青青杨柳黄，青黄变色过年光。  
妾似柳丝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颠狂。  
翡翠双飞不待呼，鸳鸯并宿几曾孤！  
生憎宝带桥头水，半入吴江半太湖。  
一掬风髻绿于云，八字牙梳白似银。  
斜倚朱门翘首立，往来多少断肠人。  
百尺高楼倚碧天，阑干曲曲画屏连。  
侬家自有苏台曲，不去西湖唱采莲。

他作亦皆称是，其才可知矣。铁崖见其稿，手写二诗于后曰：

锦江只说薛涛笺，吴郡今传兰蕙篇。  
文采风流知有自，联珠合璧照华筵。  
难弟难兄并有名，英英端不让琼琼。  
好将笔底春风句，谱作瑶筝弦上声。

由是名播远迩，咸以为班姬、蔡女复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论也。其楼下瞰官河，舟楫皆经过焉。昆山有郑生者，亦甲族，其父与薛素厚，乃令生兴贩于郡。至则泊舟楼下，依薛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来无间也。生以青年，气韵温和，性质俊雅。夏月于船首澡浴，二女于窗隙窥见之，以荔枝一双投下。生虽会其意，然仰视飞薨峻宇，缥缈于霄汉，自非身具羽翼

，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静，月堕河倾，万籁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闻楼窗哑然有声，顾盼之顷，则二女以秋千绒索，垂一竹兜，坠于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长女口占一诗赠生曰：

玉砌雕栏花两枝，相逢恰是未开时。

妖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

次女亦吟曰：

宝篆烟消烛影低，枕屏摇动镇帏犀。

风流好似鱼游水，才过东来又向西。

至晓，复乘之而下，自是无夕而不会。二女吟咏颇多，不能尽记。生耻无以答，一夕，见案有剡溪玉叶笺，遂濡笔题一诗于上曰：

误入蓬山顶上来，芙蓉芍药两边开。

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戏花丛日几回。

二女得诗，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复索其吟咏。长女即唱曰：

连理枝头并蒂花，明珠无价玉无瑕。

次女续曰：

合欢幸得逢萧史，乘兴难同访戴家。

长女又续曰：

罗袜生尘魂荡漾，瑶钗坠枕鬓。

次女结之曰：

他时泄漏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

遂足成律诗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后，生忽怅然曰：“我本羁旅，托迹门下；今日之事，尊人惘知。一旦事迹彰闻，恩情间阻，则乐昌之镜，或恐从此而遂分；延平之剑，不知何时而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久处闺闱，粗通经史，非不知钻穴之可丑，韞椟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伤虚度，云情水性，失于自持。曩者偷窥宋玉之墙，自献汴和之璧。感君不弃，特赐俯从，虽六礼之未行，谅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欢衽席，永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郑君郑君，妾虽女子，计之审矣！他日机事彰闻，亲庭谴责，若从妾所请，则终奉箕帚于君家；如不遂所图，则求我于黄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门也。一日，登楼，于篋中得生所为诗，大骇。然事已如此，无可奈何，顾生亦少年标致，门户亦正相敌，乃以书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请。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问名纳彩，赘以为婿。是时生年二十有二，长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吴下人多知之，或传之为掌记云。

【王生渭塘奇遇记】

至顺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于金陵。貌莹寒玉，神凝秋水，姿状甚美，众以奇俊王家郎称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过涓塘，见一酒肆，青旗出于檐外；朱栏曲槛，缥缈如画；高柳古槐，黄叶交坠；芙蓉十数株，颜色或深或浅，红葩绿水，上下相映；白鹅一群，游泳其间。生泊舟岸侧，登肆沽酒而饮，斫巨螯之蟹，细鳞之鲈，果则绿橘黄橙，莲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盏酌真珠红酒而饮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识字，态度不凡，见生在座，频于幕下窥之，或出半面，或露全体，去而复来，终莫能舍。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尽出肆，怏怏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梦至肆中，入门数重，直抵舍后，始至女室，乃一小轩也。轩之前有葡萄架，架下凿池，方圆盈丈，以文石，养金鲫其中；池左右植垂丝桧二株，绿荫婆娑，靠墙结一翠柏屏，屏下设石假山三峰，岌然竞秀；草则金钱绣墩之属，霜露不变色。窗间挂一雕花笼，笼内畜一绿鹦鹉，见人能言。轩下垂小木鹤二只，衔线香焚之。案上立一古铜瓶，插孔雀尾数茎，其傍设笔砚之类，皆极济楚。架上横一碧玉箫，女所吹也。壁下贴金花笺四幅，题诗于上，诗体则效东坡四时词，字画则师赵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

第一幅云：

春风吹花落红雪，杨柳荫浓啼百舌。东家蝴蝶西家飞，前岁樱桃今岁结。秋千蹴罢鬓，粉汗凝香沁绿纱。侍女亦知心内事，银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叶展青鸾尾，萱草花含金凤嘴。一双乳燕出雕梁，数点新荷浮绿水。困人天气日长时，针线慵拈午漏迟。起向石榴阴畔立，戏将梅子打莺儿。

第三幅云：

铁马声喧风力紧，云窗梦破鸳鸯冷。玉炉烧麝有余香，罗扇扑萤无定影。洞箫一曲是谁家？河汉西流月半斜。要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花。

第四幅云：

山茶未开梅半吐，风动帘旌雪花舞。金盘冒冷塑狻猊，绣幕围春护鹦鹉。倩人呵笔画双眉，脂水凝寒上脸迟。妆罢扶头重照镜，凤钗斜压瑞香枝。

女见生至，与之承迎，执手入室，极其欢谑，会宿于寝。鸡鸣始觉，乃困卧篷窗底耳。

自后归家，无夕而不梦焉。一夕，见架上玉箫，索女吹之。女为吹《落梅风》数阙，音调嘹亮，响彻云际。一夕，女于灯下绣红罗鞋，生剔灯花，误落于上，遂成油晕。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环赠生，生解水晶双鱼扇坠酬之，既觉，则指环宛然在手，扇坠视之无有矣。生大为奇，遂效元稹体，赋会真诗三十韵以记其事。诗曰：

有美闺房秀，天人谪降来。风流元有种，慧黠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调脂作艳胎。腰肢风外柳，标格雪中梅。  
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宝台。妖姿应自许，妙质孰能陪？  
小小乘油壁，真真醉彩灰。轻尘生洛浦，远道接天台。  
放燕帘高卷，迎人户半开。菖蒲难见面，豆蔻易含胎。  
不待金屏射，何劳玉手栽。偷香浑似贾，待月又如崔。  
箏许秦宫夺，琴从卓氏猜。箫声传缥缈，烛影照徘徊。  
窗薄涵鱼口，炉深喷麝煤。眉横青岫远，鬓□绿云堆。  
钗玉轻轻制，衫罗窄窄裁。文鸳游浩荡，瑞凤舞□□。  
恨积蛟绡帕，欢传琥珀杯。孤眠怜月姊，多忌笑河魁。  
化蝶能通梦，游蜂浪作媒。雕栏行共倚，绣褥坐相偎。  
啖蔗逢佳境，留环得异财。绿荫莺并宿，紫气剑双埋。  
良夜难虚度，芳心未肯摧。残妆犹在臂，别泪已凝腮。  
漏滴何须促，钟声且莫催。峡中行雨过，陌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尔，愚夫可语哉！鰕生曾种福，亲得到逢莱。

诗讫，好事者多传诵之。明岁，复往收租，再过其处，则肆翁甚喜，延之入内。生不解意，逡巡辞避。坐定，翁以诚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适人，去岁，君子所至，于此饮酒，偶有所睹，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长眠独语，如醉如痴，饵药无效，昨夕忽语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为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灵而赐之便也。”因问生婚娶未曾，又问其门阀氏族，甚喜。肆翁即握生手，入于内室，至女所居轩下，门窗户阙，则皆梦中所历也；草木台沼、器用什物，又皆梦中所识也。女闻生至，盛妆而出，衣服之丽，簪珥之华，又皆梦中所识也。女言：“去岁自君去后，思念切至，每夜梦中与君相会，不知何故。”生曰：“吾梦亦如之耳。”女历叙吹箫之曲，绣鞋之事，无不吻合者。又出水晶双鱼扇坠示生，生亦举紫金碧甸指环以问之。彼此大惊，以为神契。遂与生为夫妇，于飞而还，终以偕老，可谓奇遇矣！

### 【甘节楼记】

嘉兴姜儒之女，幼聪敏，长恭勤。亲识卜其不凡。及笄，归同邑之马。敬执妇礼，无可指议者。数年而病亟。召姜谓曰：“合卺之际，而今已矣，汝当自为计，无劳伤念也。”姜掩泪曰：“事君以来，待罪房下，恨不得白首相从，敢萌他志。”曰：“上丧翁姑，下无子嗣，何所凭依而可自守。”姜曰：“夫者，妇之天也。君既不幸，吾安用生。君先之，妾当后也。”乃相对嚎啕，亲戚皆感泣。果卒于病，姜执丧甚哀。殓送事毕，即沐浴焚香，闭闺自缢。时，闺中有声

，轰然缢带自绝如剪。伴者排门而入，见姜头拥白巾，坠地若醉。急扶宽解，运以胸额，执以指臂，灌以汤水。久之方苏，曰：“才欲与先夫同游地下，不料为神人所援，断吾缢，返吾精，不得遂吾之志。”言讫大恸。亲属恐生他变，劝还父家，处一小楼，居卧其中，绝不饮食。饿及旬余不死。亲属交慰之曰：“死生修短，天也。今汝求死者屡矣，而卒不死，是天未欲亡汝也。合进饮食，为天自爱。况奇节苦行，天人俱知，纵不死而芳操，可汗青简，何必徇沟渎事耶。”姜乃勉强承命，但茹果饮水而已，终不粒食。延三十余年而无恙。天之全节也如此，亦异矣哉。有司未上其事，得膺殊旌。惟邑令黄崇，训表其楼，曰甘节楼云。

### 【会真记】

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蕤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

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掇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稍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

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

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基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窬。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窬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详。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窬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下。

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

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恠，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

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蒲，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午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还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乘鹜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竟之不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咽：

离尤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

，鄙人无投梭之拒。乃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帨。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

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

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云：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 卷之三 上层

#### 【本疏联对书判类十一篇】

（按：原书共收本类、疏类、书类、联类、判类四十七篇，这里只选取十一篇，附其全目于后。）

#### 【李玉英本】

李玉英，嘉靖四年，为继母诬陷，极刑。玉英婉丽有才藻，适月例，有宽恤之典，今上命近侍繫狱，遂上书曰：

直隶顺天府故官，锦衣卫千户李雄女李玉英谨奏，为辩明生冤，以伸死气、以正风常、以还淳俗事：

臣闻，先正有云：五刑以不孝为先，四德以无义为耻。又闻，《烈女传》有云：以一身而系纲常者谓之德，以一死而正纲常之重者谓之仁。故窦氏有投

崖之义气，云华有坠井之贞风。是皆所以正纲常以厉风俗，流方名于后世，垂规范于无穷也。臣父李雄，早以荫籍百户回还。荷蒙朝廷恩宠，以征陕西有功，寻升前职。臣早丧母，遗臣姊妹三人，有弟李承祖，俱在孩提。父恩见怜，仍娶继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年十二，以皇上嗣位，遍选人才，府司以臣应选，礼部怜臣孤弱，未谙侍御，发臣宁家。父于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以征陕西反贼阵亡，天祸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获结缡，姊弟伶仃，子无依倚。梅已过，红叶无凭，曾有《送春》诗一绝：

柴扉寂寞锁残春，满地榆钱不疗贫。

云鬓衣裳半泥土，野花何事独撩人。

又《别燕》诗一绝：

新巢泥落旧巢欹，尘半疏帘欲掩迟。

愁对呢喃才一别，画堂依旧主人非。

是皆感诸心声形诸笔札，盖有大不得已而为言者矣。奈何母氏，不察臣衷，但玩此情，疑为外遇，朝夕逼责。求死无方，逼舅焦榕拿送锦衣卫，诬臣奸淫不孝等。惜臣本女流，难腾口说。问官昧臣事理，将臣问拟刖罪重刑。臣只俯首听从，盖不敢逆继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

迺蒙圣恩宽恤，时以天气炎热，在监军民，未经发落，仍侯审录太监研审，凡事枉人冤，许诸人陈奏。钦此钦遵，故不得不兴乐生之心，以冀超脱而有言也。

臣父本武人，颇和典籍。臣虽妾妇，亦幸领其诲教。况臣继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亚奴，生周岁。臣母欲图亲儿继袭，故当父方死之时，计令臣弟李承祖，十岁孩儿，亲往战场寻父迁骨，盖欲陷于非命之死，以图己之私也。幸赖皇天不昧，父灵不泯，臣弟得父遗骨以归。前计不成，忿心未息，仍将臣弟李承祖毒药身死，肢解弃埋。又将臣妹李桃英，卖与权豪之家，充为媵婢。名虽贍养，事实有谋。又将臣妹李月英，沿街抄化，屏去衣食，朝夕拷打，靡有怨言。今将臣，诬陷前情。

臣纵有不才，四怜何不纠举，又不曾经获某人，为此数句之诗，寻风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无恨矣，臣十岁之弟有何罪乎？数岁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过，臣不敢言。凯风有诗，臣当自责。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后世之为继母者，得以肆其奸妒之心，而凡为人之儿女者，得以指臣之过也。是以一身而污风俗，以一死而褻纲常也。臣在监日久，有欺臣孤弱而与不良之心者，臣抚膺大恸，举监无不惊惶。

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将臣所奏付诸有司，昭布各衙门知道，将臣速斩。庶身无所苦，免淤污之沾濡，魂有所归。无青蝇之迁污，仍将臣之诗句委勘

，有无事情。推详臣母之心，尽在不言之表。则臣父之灵，亦有感于地下。而臣之义心，亦不可掩于人间矣。今系辩冤抑事情，不敢隐讳。谨具本，令妹李桃英亲赙。

闻书上，天子怜悯之，诏鞠其狱，果冤。焦氏、焦榕、李亚奴俱弃市。玉英恳言：亚奴在襁褓，无所知识，且李氏一线，不绝之嗣，乞赐矜宥。上从其言，宥亚奴死罪，焦氏、焦榕俱正典刑。

### 【陈茂烈乞恩终养疏】

臣贯福建兴化卫旗，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人，由进士升任今职。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丧。母张氏无任劬劳，臣又只身，别无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虽高，犹能就禄，继蒙圣恩，行取来京，母年愈老，疾病缠绵，不禁跋涉，重违故乡。临别叮咛，言语悲切。臣待罪于兹，将一年矣。顾以菲才，无补风纪。又蒙圣恩录臣前任微劳，赐之口命，举家幽明，咸被天宠，揣分奚堪，固宜损躯图报于万一也。奈慈闱衰迈，夕照如飞，母今已七十有七矣。君恩犹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未有男嗣，又无弟兄，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万思，无时不思。疾病独自呻吟，药饵谁与调节。臣既思母，则报主之心乱。母复思臣，则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悯，母心尤可虞也。伏愿皇上，怜臣母子孤苦，乞该部，照例放臣终养，使得以无倚门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虽奉亲颜，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励初心。尚期陨埃之报于将来，再效尤马之劳于未死。岂敢释然而长往者哉。臣实心恳切，谨具奏闻。

### 【御制联句】

京城正月，诸人皆看上元。数人登楼，买酒挟妓，唱舞喧哗，楼有内外所。太祖出游，亦买酒在外楼，寥寥独酌。任福通登楼，随俯伏。上呼之起，摇手令勿言。福通进杯，退而跪。内楼人指说：“那两个怪了。一个坐吃，一个跪下。”上问：“你是甚人？”答曰：“某国子监生，四川重庆府巴县人氏。”上作联曰：

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

福通对云：

一人是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上悦，次日特除浙江布政使。时监内十年未出身者有之，福通不劳而得大官，正孟子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此人之谓欤。

### 【上幸多宝联】

京师佛刹曰多宝。太祖游幸之。见幢幡尽书多宝如来佛号。圣制曰：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

左右朱紫数十人，俱寂然未答。惟翰林学士江怀素进曰：“微臣浅露，不揣凡庸，敢奉鄙句，烦圣听，万罪。”太祖曰：“题目自朕，偶意从卿所对，何害。”

学士再拜对曰：

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

太祖笑曰：“善哉。”随升学士任吏部尚书之职，以彰其才。

### 【店主还联】

刘三吾侍太祖微行出游，入市小饮，无物下酒。上出联云：

小村店三杯五盏，无有东西。

三吾未及对，店主先对曰：

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

明日早朝，上召店主至，称其才，欲官之。店主乃元末人，元末不愿仕者，自断其指，店主乃断指之人，辞不受任。

### 【斧头梯子联】

舒芬状元江西人，潜修时，晨昏灯火，午夜闻难，志魁天下。及年届大比，作联题斋曰：

砍桂斧头此日七八磨就了，上天梯子今秋千万放长些。

遂于此年奏捷，丁丑大魁天下。

### 【以姓为联】

惠安欧知县，出部粮，与泉学赵教谕饮酒。知县将教谕姓氏为联云：

赵先生饮酒，一走便肖。

教谕亦将知县姓答云：

欧大君追粮，一区全欠。

人称两巧。

### 【佛印出联】

苏学士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与诗僧谢端卿法名佛印，结交甚厚，每相往来赓酬，饮酒为乐。一日，佛印往苏家，见夫人纱橱中卧。遂作联云：

碧纱帐里睡佳人，烟笼芍药。

夫人亦敏捷对云：

青草池边洗和尚，水浸葫芦。

佛印笑曰：“和尚得对夫人实非望外矣。”

### 【王探花判】

昔探花郎王刚，中为御史，出巡福建龙溪。张生与邻女私通，被获到司，供词各成四六判章。王公见檐前蛛网悬蝶，指曰：“汝能赋此乎？”张生吟曰

只因赋性太颠狂，游遍花间觅遍香。

今日误投罗网里，脱身便是探花郎。

王公悦，又指竹帘谓女曰：“汝试赋之。”遂吟云：

绿筠劈破条条直，红线经开眼眼奇。

为爱如花成片段，致令直节有参差。

公见二人供称，俱未议婚，谓众曰：“天生一对，才美两全，宜家宜室，可结姻缘。”提笔即判云：

佳人才子两相宜，致福端由祸所基。

求作夫妻谐老愿，不劳钻穴隙相窥。

当日放之宁家。时人称御史曰王方便。

### 【尼姑嫁人判】

进士黄公文炜建昌人，任华亭令，有尼蓄发，欲嫁人，投词以求批执证。黄公判云：

短发蓬松似绿云，缁衣脱却换红裙。

如今嫁作良人妇，免得僧敲月下门。

### 【妇嫁判】

田野黄公名中，浙江遂昌人。嘉靖中任铅山县令。铅有民弃寡母与妇，出外数年不归，绝无音信。姑媳织度日，又值岁饥，债逼无以自存。妇讼于官求嫁。黄公批云：

游子久不归，生死无消息。堂上白头人，门闾凝望久。况有绿发妻，篷帷守孤寂。家贫亲友疏，谁与供衣食。妇人忆夫子，今也转弃掷。妇姑影相吊，对泣沾襟臆。今年天又荒，诸债相煎迫。俄思两细事，廉耻当此惜。奴婢愚妇人，此义总不识。有路可偷生，骈死竟何益，不如卖我妇，得钱延残魄。且了公私债，地下亦清白。持牒投县公，公心为之戚。夫逃去改嫁，此是大明律。据案书此执，去之从尔适。

遂依律许嫁。

附录：卷之三 上层全目

李玉英本 君臣口联 司马门贴 给事尚书

李妙缘本 兄弟对联 生员捷对 夫妻对语

陈茂烈疏 店主还联 雪消月满 佛印出联

吴良咏疏 多宝联对 发疏须广 王探花判

周氏本 螃蟹鳞甲 鼎鼎调羹 词判僧奸

张钦谏疏 商辂捷才 御沟金屋 词判幼婚

李氏疏 马铎梦联 春雨分茶 词判老婚  
蔡完充疏 堂上春联 以姓为联 词判强奸  
解缙奉母书 神童捷对 比十四天 尼姑嫁人判  
与情妓书 端明敏捷 木匠还联 嫁妇判  
李白退番书 书童善对 泉州教授 萤蚊判  
宰相对联 台阁先声 龙听以角 汤婆竹夫人判  
御制联句 斧头梯子

### 卷之三 下层

#### 【觅莲记传】

刘一春，字茂华，号熙寰，江东人也。世居重叠山华村之西，为故家旧族，祖先广积阴功。父武南公，为庠士，有重名。常自言曰：“吾有儿必显。”生三子：“一奉，一春，一泰。一春自幼聪颖，禀逸韵于天，陶含冲气于特秀。甫十五，即留心武事，弓马精熟，以鹰扬自期；忽思“挽二石弓，不如识一丁字”，遂弃武专于文。年十八，补邑庠生，猎史搜经，著述日富，远蜚清誉，卓冠士林。人以其才似贾谊，称为“洛阳子”。

时有母舅马二皋，欲去邻省为知府，生父命生钱送。舅欲与偕，生以秋试在念，送二程而返。过一凤巢谷，有老人称知微翁，数术甚高，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僻，结草庐于山麓。生亦仰其名，特拜求今岁之数。老人书二句付生，曰：“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生不解，求明示。老人又画一人手持一圭，下书“己酉禾斗”字。生曰：“吾当于己酉发科乎？然非其时矣。”老人笑曰：“数之说微，微则为验，但前行，知此不过三日。”生辞退。

次日，至一村，绿水护居，竹篱遮舍，其家姓赵名思智，号乐水散人，盖生之受业恩师也。因进访，师喜，款留备至，寓生于东厢之梅轩前。时属孟春末旬，寒玉堆芳，冰葩散馥。生步于梅下，诵古诗一首：

玉堂清不寐，寒夜漏声长。  
吟到梅花处，诗成字也香。  
复举手整冠，仰数梅花。

见古梅压短墙东西，闻隔墙似有女声音，乃以折梅为由，履扁石窥之。一女浅妆淡饰，年可十六七，手执梅枝，口中吟曰：“今日看梅树，新花已自生。”忽回头见生，遽掩其身。生心赞曰：“冰肌玉质，不亚寿阳笑出花间语，独擅百花之魁。不意尘埃中有此仙品！”俄而师至，与生游于适然园。至红雨亭，亭中有桃花纸挂屏，针刺小诗一绝：

小园日涉已成趣，引得东风到草堂。  
惟有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脸待刘郎。

生玩之，似有喜意。师笑曰：“此吾甥女所书，自幼爱观史籍并词话，触处皆喜题咏。渠父不知戒，吾以谓非女子长技，往往规之。昨与寒荆到小园，又有此绝句矣。昔吾姊梦李白送轴而生，盖不凡女也。”生极心慕口赞，反至树下，独立久之，自思：“题诗之女，必隔墙所见者。”忽忆知微翁之数，点首悟曰：“人持一圭，乃‘佳’字也；己酉二字，乃‘配’字也，所谓佳配者，其此乎？不然，何以曰：‘解春意’？又曰：‘待刘郎’？又不然，何不先不后而见诗睹面，适当三日之期也？微生有幸，当不避赴梅之嫌；淑女多标，幸尚免梅之叹。吩咐梅花自主张，为人作媒妁，何如？”

次日又至，隔墙自沉吟曰：“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用意窥之，则杳不可见。欲久留以图再面，自度不可。辞师而归，悒悒曰：“此别一见无由，何有于配？知微翁，知微翁，其戏我矣！”

越日，禀命父母，携琴负芟，游学外处，泛舟至落石村，推蓬望之：柳拖新绿，桃染初红。乃停舟水涯，步于堤上，有一老者，须发皓然，衣冠闲雅，一舟一仆，飘然而来。适与生值，见生丰采可掬，知其非常人，因询生所以。生语之故。老人张目视生曰：“华村刘二郎，其执事否？”生曰：“然。”老人地喜甚，盖生之父与老人素契者。老人姓金，名维贤，号守朴野老，年逾六旬，性好交纳，而家极饶裕，且崇礼乐善，乡誉颇隆。与生执手谈曰：“吾家岁延名师课儿，又与尊翁契厚，其枉留文旌，以续通家旧好何如？”生欣然从之。至家，馆生于东堂左室。

守朴翁有名园，奇花异卉，怪石丛林，种种咸具，人羡之曰：“小洛阳。”而其中有迎春轩。守朴翁逾数日，叩师以生所学，师大誉为名世器；而其子名友胜者，亦于父前延誉不已。守朴翁加敬，迁生于迎春轩中。窗外有修竹数竿，竹外有花坛一座，其侧有二亭，一曰晴晖，一曰万绿。亭畔有碧桃、红杏数十株。转南界一小粉墙，墙启一门，虽设而不闭者。墙之后，垒石为假山，构一堂，匾曰“闲闲”。旁有小楼，八窗玲珑，天光云影，交纳无碍。过茶架而西，有隔浦池。池之左，群木繁茂，中有茅亭，匾曰“无暑”。池之右，有玉兰数株，筑一室曰“兰堂”。斜辟一径，达于池之前，跃鱼破萍，鸣禽奏管，凡可玩之物，无不夺目惬意。尽园四围，环以高墙，凡至园者，必由迎春轩后一门而入，扃其门则清闲僻静，极乐世界也。守朴翁以绝人往来，故独居生于此。遣一俊仆，名守桂，承值以伴生，年十五，尽秀逸，且识字，善歌唱，性驯而雅。生悦之，留于座侧，教以诗曲，训以书翰，即能领略，呼曰爱童。

生至坛亭，配红披绿，胎青孕紫，芳径闲闲，一尘不到，深以为幸。趁步徐行，见梅枝横覆墙上，叹曰：“风景不殊，梅下折花人何在？昔以三日为期，今数日不瞻矣。使他过遇所见，假以时日，当不至空相忆也。”转高西顾，池

前一室，有小轩，遥见“培桂”二字；波纹上槛，日缕摇窗，精熠殊甚。生意谓书室，径由斜径窥之：珠解高然，绝无一人；其中之所有，皆女工所需之物，杂以文几之具，恐有人觉而返。

次一日，洗砚于鱼池，坐兰室，闻窗内有嘈杂声。生悄步池侧，忽见手持绣鞋，可三寸许，置于帘外石上，仅露纤纤一手，吟曰：“碧栏杆外苔痕湿，果是将来换绣缚。”又一应声曰：“今欲晒向西窗趁晚晴乎？”生闻之，思：“幽僻处有此，其董永之织女乎？其孙貉名之袁氏乎？”未几，又凭窗而吟曰：

芳心荡漾，夜来愁拥梅花帐。风送清香，熏彻孤衾梦不成。隔檐莺闹，为人鼓出相思调。体怯轻寒，连理羞将病眼看。《减字木兰花》

长叹一声，初不知有生之在其侧，探首帘外，生亦突抵帘前，两面忽一相覷，其女低声曰：“帘外一生，美如冠玉，非天台路何以至此？”命侍女取绣鞋而入。生初见之，月眉星眼，露鬓云鬟，撇下一天丰韵；柳腰花面，樱唇笋手，占来百媚芳姿。尽态极妍，颜盛色茂，恍若玉环之再世，毛施之复容，其美难将口状；而通词句、雅吟咏，又疑奇花而解语，真所谓仙宫只有世间无者也。生猛然自失曰：“此奇货可居也！”乍遇间而自手及足、自面及心，总收一目，知微翁所云佳配，又果在此乎？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吾今所寓，无异梅轩，使不至此，几虚过一生矣。”久立未及遽去，意女已回避，而不知端于帘内窥生。生佯为不见者，曰：“外面令人倍惆怅，里头举眼自明矣。”因朗赋一词，以作词战之先锋云：

和光艳，春盈面，掀帘晴昼香风扇。人寂寂，愁如织。暖风倦体，看花无力。雕梁畔，双来燕，喃喃诉出愁多遍。倾城色，初相识，佳词赋，也漏春消息。《撷芳词》

生自思：“游学每遇故知，已出非意，园名洛阳，轩曰迎春，若将有待予之至者，况今所遇文姬，与师处相见，才貌难伯仲。数日之间，二接才丽，益不易得，何幸中之幸也！”乃书知微翁之数于壁间而吟曰：

西邻之妇洵美哉，入眼平生未有也；

微生今日有何幸，不期而思知音者。

又思：“女性幽静，外言难入，而乃出口成章如是，深喜其可以笔句动也。”作《如梦令》以自幸。

日暖风和时候，玉女花前邂逅。漫赋启朱唇，轻递脂香未透。欣骤，欣骤，有日相如琴奏。

后女知此情为生所觉，心生愧赧，每玩景临风，常定睛不语者移时。盖闻生之词，接生之貌，爱生之才，若动隐情而口不可言耳。而生心亦未尝一刻不在女也。为雨阻，绝步园中。后值晴霁，辍卷纵观。适守朴翁命爱童持罗衣授

生，童因尾生闲步。生指女室问之，童曰：“此吾邻孙氏所居。其女名芳桃，改名碧莲，年已十八，诗赋词歌，琴棋书画，刺绣工夫，无不完备精绝。早丧其母，未曾许配，故其父择此居之。买一邻女以伴莲，姓曹，名桂红，后改名素梅，少莲娘二岁，视如亲妹，无一间言，谙文墨，美姿容，莲娘之亚也。尝于培桂轩中联四景诗，迭为酬和，以为得趣。尝谓梅曰：‘国朝若开女进士科，吾期夺传胪首唱，亦许尔共上不瀛洲。’闻者每羡，而卒无能睹一面、得一词者。其父性喜外出探友，或竟日而返，或信宿而归，归则爱独处一室而无亲人。”生闻言，心神不胜踊跃，嘱童曰：“为我严锁外门，吾今爱静，无事则免使他人入来。”童会生之意，唯唯笑曰：“吾固知此门锁钥匙非童不可也。”生初闻其为芳桃，忽忆师处所见，继又闻其为碧莲，猛省知微翁所云，于是念莲之心更切矣。复题于壁曰：“直须杜门绝客，深下一团工夫，定叫铁杵成针，不负远来夙志。”客至，见之，咸以生不喜交接，故候谒者亦稀。生亦自谓数有可乘，乃私号“爱莲子”，冀自遇于碧莲，口占一词，名曰《临江仙》：

一睹娇姿魂已散，满腔心事谁知？东瞻西盼竟差迟。装聋还作哑，似醉复如痴。我欲将心书尺素，倩人寄首新诗。个中暗与约佳期。不知何年更何月，何日更何时？

时有友李见旭拉生郊游，生与偕行，适数妓斗草于得春亭下，询之，皆乐平巷中名妓，一曰李月英，一曰高巧云，一曰包伊玉，一曰许文仙。生亦喜花柳趣，心甚留爱，乃曰：“今日之行，触眼见琳琅珠玉，皆子美诗中黄四娘也。”同兴谈笑移时，偕至印月溪边，睹鸳鸯浴水，粉蝶穿花，因曰：“诸妹俱士女班头，吾欲择其一，以蒂永好，先唱《忆秦娥》词，能续成者即取之。”生徐曰：

春堤曲，一溪水漾新纹绿。新纹绿，鸯鸳弄日，晴沂对浴。

文仙执生之手，嘻嘻然应曰：

和风不断香馥郁，墙头粉蝶相随逐。相随逐，双双飞入，花间并宿。《忆秦娥》

词成，群口喝彩。生敬且爱，期约而回。

坐窗下，花影横栏，春香飘户，有寂寥意。命童磨墨，拂笺挥一歌，使童歌之：

薄试轻罗散幽趣，莺唇燕舌翻新句。东风引我入桃源，含笑桃花红满树。问花何事笑东风？笑我不饮空归去。我即解衣曲醇，醉春买乐红芳处。只愁东风不久情，吹作一天轻红絮。着意看花花不红，百计留春春不住。春老花残将奈何，袖薄难胜泪如注。

歌罢，同步于万绿亭前。爱童挥小扇以逐飞蝶，生亦促之。忽二蝶争花

，堕花下，相抱不解。生拆之，对童而笑。童笑曰：“物之性犹人之性，释之，释之，毋拆散姻缘也。”生弃蝶，成《西江月》词：

三月韶光过半，一年胜景堪奇。伤春自个漫徘徊，偶睹游蜂堕地。款款柔情莫匹，殷殷吩咐一媒。惟期及早效于飞，不负花前一对。

越夕，生嘱爱童守门，径访妓家。文仙出《娇红记》，与生观之。曰：“有是哉！有始无终，非美谈也。”留宿而回。

后日，守朴翁设宴，坐中红袖，正前妓巧云、文仙也。至晚，文仙自荐于生。

次日将别，守朴翁至，曰：“近来多冷落，文仙一名妹，欲留数月，以畅文兴，才子佳人，光我庄圃。”生欢甚，携文仙剧饮于假山之小楼。时玉兰开盛，又携酌于兰室，问柳答花，搜联构句，两相畅逸，名珍情会。生曰：“卿名不在楚莲香之下，幸同枕席，誓不相忘。”文仙曰：“里流泽藪，不足以辱君子。吾有一路指君，君其图之。”生问其故。文仙指莲室曰：“个中一女，姿容绝世，美丽超群，赋性聪明，词华炳烨。吾有一友，窃窥之，羡曰：‘美哉妙矣，诸好备矣，此诚无价宝也。’闻惟一侍女为伴，先结侍女之心，庶可渐入佳境。且以君之俊逸，无有求而不得者。然须慎之密之，毋炫巧致拙。”生拊掌曰：“是教当书绅，是情当刻骨，此言出在卿口，入在吾耳，幸毋他泄。”文仙曰：“君固不下申厚卿，我也不为丁怜怜，亦何疑焉。”乃取一犀簪，解一香囊留赠而别。生视之，亲绣一绝句：

独坐纱窗理绣针，一丝一丝费芳心。

从求知己亲相赠，佩取殷勤爱我深。

生始感文仙爱己出于真诚，而情亦眷眷，不忍少忘。至年，素梅在生窗之左有海棠花，偷步摘之。爱童抱瓮注水，适至浇花，戏谓梅曰：“吩咐偷花者，可一不可再。”梅曰：“一之未甚，再思可矣。”童曰：“一摘使花好，再摘使花稀也。”因以水湿其手，梅牵童衣拭之，反若有意于爱童者。童入室，谓生曰：“素梅在窗外，年虽少，有丰韵，可挑也。”生故出，拥其归路。梅摘花而反，生喜揖之，梅怀不安之状。生笑曰：

花下睹妖娆，含羞称万福。

相对两难言，花艳惊嘉目。

梅求路不得，曰：“先生当路于此，男女无以别于途。君子避女流，故不能少让我也？吾非迷失女子，胡为关津留难？”生曰：“为汝初犯窃盗，今欲盘语奸细耳。”各嘻然相视而笑。生忆文仙之言，心自计曰：“不将我语和他语，未卜他心知我心。”乃戏问曰：“卿卿果芳桃之侍妹名桂红者乎？抑果碧莲之侍妹名素梅者乎？”梅曰：“先生止游诗书之府，何由知闺阁之名也？”生给曰：“吾

昨梦登玉华山，至西天阙，入广寒宫，履嫦娥殿，亲得数名指示，故此积诚候卿。今得见之，正应佳梦矣。乞先为刘一春道意，后有万千未谈之衷曲也。”梅曰：“此春梦也。吾非小红，便逞张生家语，吾当有一场发落！乍间姑免究。”“执花而行，复回顾，低念“刘一春”者数四。生尾其后，曰：“刘一春送。”梅戏应曰：“回！”生垂手顿足曰：“妙妙！女果以张生待我，则虽费栗斯、喔咻儒儿以事女，亦甘心也。”返室，爱童曰：“此女不速自来，焉得秋毫无犯，作无事人乎？”生曰：“事勿欲速，恐耳属于垣，则名教扫地也，且喋喋利口，有无限风趣，此一物亦足以释西伯矣。梅尚如此，莲更何如。安排牙爪，以为降龙伏虎之计，此第一着也。”童曰：“牵肠挂肚在莲娘，送暖偷寒在素梅，诈谋奇计在相公，热心冷眼在小童。吾若守口如瓶，决不败乃公事，好为之，好为之！”生暗喜曰：“成吾志者，子也。今日丧心病狂亦由汝，赏心乐事亦由汝矣。”

梅归，对莲各道生语，且有誉生意。莲故作不理，偷书一歌于窗外。

莺声清晓传春语，道说与游人，趁我娇华，莫放歌《金缕》。杜鹃一夜叫声喧，呼凄风，唤苦雨。促吾直往天涯去，要寻乐地谁为主？

生至，味之，自觉莲之留意甚速，喜焉如狂，曰：“且记此词，为他日负赖表记。”然时或见莲，则见其故逞百媚之姿，或微露可疑之状，或掩窗自蔽，或以目流情，或与桂红相谑，或正色不可动。假意真情，不可测识。而生亦未与莲亲接一语。且此有守桂，彼有桂红，亦未敢深信。故会面虽屡屡，心旆虽摇摇，而每为首鼠之状。

一日，生抱闷，步于墙西之别圃，转至假山，见碧莲俏妆轻服，面带喜容，纤手露金镯，捻并蒂花枝，视双蝶斗舞。蝶稍进，则随而观之。蝶渐近假山。生略少避，喜曰：“蝴蝶甚着人。”莲已见生，故作不见，反翻袖促蝶。生逼近，曰：“古有司花女，于今见之，诚闺房之秀也。”乃整衣肃冠，施一长揖。莲徐徐置花石上，含媚答礼，仍自执花，偷目觑生。生以正目视莲，各默默者久之。生笑曰：“幽花如处女。”莲举花视之，曰：“此东坡闲话。”生指花枝低赋一绝曰：

卿手捻花枝，花敢与卿斗。

卿貌觉羞花，花应落卿后。

莲曰：“君不怕花怪乎？”生曰：“然则卿爱我矣。”莲面红，曰：“先生大胆。”举扇自蔽，欲返。生前诉曰：“自见之后，未领笑语，企慕之惘，山高海深。每谓卿如琼林琪树，常欲在目前，奈咫尺天涯，劳心怛怛。昨睹佳句，今寻得此乐地，愿借假山以为巫峰，纵委身风露，犹瞑目泉壤也。且《楚词》有曰‘乐莫乐兮新相知’，何太自郑重如此？”因执莲之扇而牵之。莲假手放扇于生。目生，低声曰：“读书人但轻自己之手足，更不重他人之耳目耶？”生曰：“四无

人声，惟有子知我知耳。”莲曰：“天知、地知，奈何？”生曰：“天地无阴阳乎？”惶不能自持，遽执莲手，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难，此未语可知心者。虽铁石打成心性，亦当慈悲嗟愍！”斯时也，生魂已飞天外。莲曰：“妾，娇体也，乃相煎太急，今日胆落于君矣！此情今当断，君亦何取于妾？且此何地也，此何时也，此何事也，妾与君何如人也，而敢犯礼侵义若是也？”力欲脱身，堕下金镞。生方拾之，而素梅适至。

生避于树下。梅曰：“料莲娘被困，故独马绰枪至此，可同我回。”莲与俱返，何若竦惕者，谓梅曰：“此生技痒，物触便吟，岂其锦心绣口，故吐句皆若宿构耶？”梅笑而不答。又曰：“此生貌欺潘岳，见之岂不欲投果？”梅又笑而不答。又曰：“此生出语温存，动容腴腆，必多情而重义者，今日反累彼怀抱矣。”梅又笑而不答。又曰：“此生远之则可爱，近之则可畏，何也？”梅又笑而不答。莲有惭色，欲行不行者久之。生尚兀立不动，形如槁木，心如沸鼎，方叹曰：“天乎，天乎！救兵卒至，解围白登，所谓对面不相逢者乎！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惊饵鱼，伤弓鸟，何缘再得。”因作《行香子》词，书于莲扇：

山石之旁，红绿齐芳。遇佳娥，正出兰房。娇娇媚媚，巧样梳妆。更好风韵，好标致，好行藏。绝世无双，不比寻常。尽吾戏调何妨。止应配我，个样新郎。漫眼空劳，心妄想，兴徒狂。

书罢，见扇骨上细刻“刘一春”三字，乃知莲之念己，更觉愈不能遗。

至晚，莲梅秉烛相对而坐。梅曰：“刘生显两番手段，皆为我等轻举深入之故。试以几日坚壁不出，彼敢斩关而入否？”莲曰：“然。”遂强习女工。

生自假山会后，懵懵如痴，昏昏若寐，食焉而不知其味，坐焉而不知其处，寐焉而不知其旦；或入大堂，或趋讲丈，或归书室，或游别地，眼之所见，意之所接，皆假山也。盖无根而情自固矣。书史之功顿废，笔砚之事顿忘。或低吟树下，或从步池边，或登眺小楼，而莲梅踪迹，绝不可见。

一日，邀友杨文陵访文仙。文仙迎生，有笑容，多喜意。少叙杯酌，酒半酣，欣欣相告曰：“别后思君，如心悬一物，恐妨君正业，不敢奉迓。前为君卜一筮，昨为君起一数，又以君年月日时与知命者推之，皆大魁之吉兆也。吾亦阅人多矣，多伶多俐，多才多美，无逾于君。当奋祖鞭，以看花上苑。得君捷，妾亦分荣矣。”生谢曰：“爱我哉！金石之论，可宝终身。”别文仙而归。复至假山，春景融融，终不能忘前遇也。取锥刻一歌于竹：

四际春光入望中，杏开十里红霞簇。

两对黄鹂调娇舌，三声五声新腔曲。

唤起离人百感伤，千愁万恨填心腹。

不如意事常八九，云雨巫山空二六。

何如一醉忘世情，同与七贤坐修竹。

书毕，转至晴晖亭。有素纸一幅，柱上偶悬一针，生持之，且思且行。忽见小桃一株，夭夭可爱，猛记红雨亭之诗。叹息曰：“此芳桃也，能解吾意乎？”乃以师处桃花挂屏绝句复以针刺之，以针定于兰室之壁上而回。遇爱童持玉簪花来，种于花坛。命童往视莲室。

莲方绣一袋。童至，曰：“前见刘相公有香囊一枚，自谓精绝，今莲娘所制更妙也。明当与赛。”莲曰：“刘相公为谁？”曰：“名一春，字茂华，号熙寰，改号爱莲子。”曰：“何处得来？”曰：“家重叠山华村之西。”曰：“何为家汝家？”曰：“吾主相识之子。”曰：“今何不去？”曰：“吾主延致攻书，图其耸壑昂霄耳。”曰：“学问何如？”曰：“去年游泮，文武两全，鸿才海富，逸思泉涌。”曰：“为人何如？”曰：“制行英卓，动容俊雅，立志温和，趋向超拔。”曰：“家望何如？”曰：“故家子，读书种，仁人之裔。杜中丞、郝中书欲谋为婿而不就，故今欲俟宝窗消息，可以知其为人矣。”莲见生清扬逸洒，已动心注，而闻童之言，企仰愈真，谓童曰：“汝为刘生修一生谱牒，作一身行状。”俟童回，私叹曰：“是天遣此生以贻相思之种也。初见若尔，后将奈何；见犹若尔，别将奈何！断送一生，惟有此矣！”愈觉足不宁地，强梅以观花为由，将窥生室。而爱童归，正与生道及碧莲询生之语，立于窗外。莲乃返至花屏间，见绝句：

凝目花间忆粉腮，一腔烦恼逐春来。

花如解得无聊意，长向刘郎闷里开。

小门昼永春岑寂，安得斯人共一床。

自是洛阳花下客，刘郎不是老刘郎。

莲谓梅曰：“汝解此绝意乎？乃改集句诗也。诗意极巧，小门’小’字，改’千’字也；一床’床’字，改’觞’字也；自是’自’字，改’曾’字也；不是’不’字，改’今’字也。初，刘原父以年老续婚，故谓’老刘郎’；今彼寓小洛阳为客，明示我以未曾有婚之意。然以岑寂，何预他人？而遽欲斯人共一床，则伤于欲速而无礼。”梅曰：“彼谓’斯人’者，何人也？”莲曰：“斯人者，斯人也，必求其名以实之，则凿矣。”与梅并立，久无语。梅曰：“何思？”莲曰：“吾亦欲改集以和，适以诗答所窘，安排句法，已难寻较，是输他一首矣。”梅曰：“还有一首。”袖出一绝，与莲观之，乃针刺成者。莲见之，曰：“怪哉，怪哉！异哉，异哉！有是事哉！”梅曰：“何故？”莲曰：“汝未知来历。此吾作于母舅园中红雨亭挂屏上，亦以金针刺成。此帖汝得于何地？天地间有此意外偶然事，其神运乎？其鬼输乎？竟莫测所自也。”梅曰：“吾昨得于池右之兰室。意谓莲娘所书样，于形迹太露；使出于刘君，不知何由得之？”莲长吁曰：“是园素无外人，吾尝由此无忌，今与我共之矣。又况岂无他人，当敛足缩步，辍笔息

吟，以自韬晦。然吾书此时毫无着意，自今验之，似字字有情。苟诗作凭，良缘天启，则韩夫人之红叶再流御沟何异也。”

正论间，生推门而至，见莲、梅俱在，步又中止，倚花而偷望之。花面与粉面争娇，脂香与花香竞馥，自不忍舍，叹曰：“凡间仙人，可以疗饥。”又叹曰：“碧莲、素梅者，千万人中两人耳。”占词二阙，书于手帙：

爱杀芬芳春一点，娇姿压倒杨妃。倚花注目已多时。枯肠聊上渴，饿眼暂充饥。对面重逢无妙策，费吾一段心机。何时亲贴艳丰颐。玉钗挂吾首，罗袖拂吾衣。《临江仙》

花满枝，蝶满枝，恋恋迷香不忍归。迎暄晒粉衣。盼佳期，算佳期，尽付书斋懒睡时。春情许梦知。《长相思》

莲归，犹折花在手，蝴蝶绕花而飞，梅曰：“蝴蝶有情，相随不舍，其为花乎？其为莲娘乎？”莲曰：“爱花则为花，爱我则为我，何怪蝴蝶之迷恋也。”命取笔，书一《爱花词》于东檐之壁：

一枝花外漾新晴，卖花声里春光泄。正解语花娇，山花子艳，后庭花未结。猛睹蝶恋花梢，也须索赏宫花，沉醉花阴歌笑彻。待醒来，向柰子花前，木兰花畔，斗百花奇绝。莫放雨中花谢，落路花飞，断送了赏花时节。等闲间落花红满地，又早见石榴花放迎新热。金钱花散美人愁，菊花新处情人别。冷清开到腊梅花，意孜孜揉碎梅花雪。（二十牌名）

后生见之，料莲所作，笑曰：“花固可爱，岂知春可惜乎？”对一《惜春词》，并书于后：

春从天上来，春霁和风扇淑。沁园春景巧安排，花柳分春，有流莺宿。单衣初试探春令，喜的是画堂春满，锦堂春足。那更庆春泽畔，正肆消春水来，有鱼游春水分波绿。玉楼春盎日初长，忽看海棠春放，春光好，好看无拘束。又何如登帝春台，赏汉宫春，漫醉春风中，齐唱彻宜春令曲。休轻放绛都春光，武陵春去，春云怨惹愁眉蹙。（二十牌名）

题罢，回至坛前，抱膝而坐，心自计曰：“吾之见莲者，邂逅也。吾之寓此者，暂也。吾之窥莲者，私也。莲之爱我者，幸也。彼此之传情歌咏者，礼所禁也。吾志之所期者，未可必也。知微翁所云者，渺茫之数也。而莲之年则已及笄，而必有他适矣。吾欲乘邂逅之暂，触礼之所禁，侥幸以行吾私，焉保其不他适而必符此数、必遂吾志乎？使我后日要丑妇，则我当为我惜，而彼亦当惜我。使彼终身伴拙夫，则彼当为彼惜，而我亦当惜彼，眷眷情绪，两下湮沉矣。然既生春，又生莲，天若行方便，必无此事也。”怅怅然自为问答者久之。又欲至文仙处以散积闷，值守朴翁带二歌童携酌于闲闲堂。生醉甚。翁斟大卮劝生，生力辞。守朴翁曰：“吾羨子有八斗之才，倚马可待，今以情字为韵，若

能立就一绝句，吾当代子饮之。”生即应曰：

燕春台外柳梢青，昼锦堂前醉太平。好事近今如梦令，传言玉女诉衷情。

（八牌名）

守朴翁素质直，初不知生之寓意有在也，但笑曰：“玉女，即嫦娥也。今秋必要高中。”尽欢而别。

后莲睹生所对之词，叹曰：“何物老奴生此宁馨儿！美口声，铮铮乎敲金戛玉；卖俊俏，蔼蔼然惜玉怜香。如百戏场中子弟，件样精通。风月前容吾二人唱和，足称劲敌。悠悠苍天，悠悠苍天，有志难酬！仰呼无益，万般心绪付之一声叹吁！若错过此生，则春风徒笑我矣。”乃以春、花二字结之。

雕栏春色上花梢，花底春莺巧更娇。

春为花开添富贵，花因春到逞娇娆。

花容不久春空老，春景不多花暗消。

几欲留春了花言，落花春梦杳迢迢。

莲以此诗书于片纸。偶爱童持瓦盆到池边觅取小鱼，梅见之，亲至，问：“欲何为？”曰：“刘相公近因兴闷，欲取置几案，窃其活泼之趣耳。”梅递莲诗于童，曰：“兴趣在此，何以鱼为。”童曰：“何故？”梅曰：“汝不见《爱花》、《惜春》二词乎？今两个合而为一，见之则兴自活泼矣。”童持归奉生。述梅之言。生阅之，不觉鼓舞。

自是，莲常凝目窗外，又恐生之见，又恐生之不见；意欲绝生，情不忍绝，意欲许生，身不敢许；每羞涩依依，有不可形状意。面对小轴，乃《美女怯春图》，莲戏之曰：“吾因春无奈耳。尔无知，何作此郁结状也？”乃赋于其上曰：

万斛新愁眉锁住，凭栏不赋啼鹃句。终朝理恨几时舒，良工难画相思处。多情对此愁如结，心随风逐沾飞絮。不如将心托笔寄丹青，落得不知春归去。

《步蟾宫》

又书一词于绿窗之侧，浓淡笔，短长句，以坚生志、写己怨也。

春山愁压慵临境，忆芳菲，嗟薄命。望中烟草连天，座里花阴斜映。空度流年，虚浪美景，谁把佳期牢订？对景怨东风，无语垂帘静。狂风浪蝶多情兴，争抱一枝红杏。鹧鸪隔树喧声，唤动惜春心性。燕子双双，莺兔对对，花也枝枝交并。

莲书未毕，因庆娘处女使至，亟入接问。少顷生至，诵之，知其为《昼夜乐》词而未填成，取笔续之曰：“百物总关情，何事人孤另。”（《昼夜乐》）时鹦鹉处于槛内，连呼“有客”。生曰：“客是谁？”莲于内低应曰：“忽到窗前，疑是君矣。”自为卷帘，见生犹执笔而立，对生曰：“有客，有客。”生执其笔

，相揖于隔窗。生曰：“只分窗内外耳。我见莲娘多妩媚，想莲娘见我亦如是也。”莲未及对，忽回首，梅立于后。曰：“所言公，公言之。”莲逸别室。生曰：“主人何避客之深也？”犹不忍去，抚窗窥内。梅亦曰：“何为至此？得非欲窥见室家之好乎？”生曰：“为室家不足，无奈看花洛阳，以收天下春。”梅又含意曰：“先生儒者，当折桂枝，醉春红，占春魁。今穿花至此，岂三年力学不窥园者乎！”因笑倚窗侧，以袖拂生。生亦倚身窗外，以手抚梅曰：“莲娘情何如？”曰：“不浓不淡。”生曰：“绣户春风暖，想莲娘心热矣。”梅曰：“青灯夜雨寒，恐先生心冷耳。”正谑间，莲至，命梅煮茶。梅少退。莲至前，将露私言，似欲接手，而童已至。梅内指曰：“鬼仆又来矣。”各默默而散。童曰：“适来王谢诸公来订文会，叩门至轩中。吾善计回之去。恐夜来摄踪，识破行径，故唐突而来请。”生曰：“甚是。”步至东，坐于湖山石上。爱童拂拭落花。生曰：“昔日相逢，碧桃初放，今梅酸溅齿，春气将阑。天上好景，人间乐事，顾不为我留也。”作词送春：

残花无奈黄昏雨，那更更长苦。枕头听得子规啼，叫道春光今去几时回。东君不管离人老，花信凭谁讨？一生须得几青春，尽在书斋做个忆春人。

次日，生忆玩词之处，已沉感莲之惠然肯近，而尚未能接一心话。会愈多则情愈恋，话更难则念更深，云破月来之时，花落门扃之际，皆恼人滋味也。占《贺圣朝》词：

痴心偷步巫山下，枉自担惊怕。胸前着次，心肠干热，谁人堪话。书中之女千金价，甚日青鸾跨？心似风筝，身如傀儡，悬悬牵挂。

又《春光好》：

春已矣，树浮青。少啼莺。数点催花雨，美声不可听。心事千头千脑，幽斋孤影孤形。谁问玉人曾约否？半应承。

又三字诗：

月升树，花影重。酒未醒，愁又浓。

莲亦自见生之后，常无言静坐。素梅侍侧，一目视莲，久不移。莲曰：“视我何为？”梅曰：“近来善风鉴，能摸心相。”莲曰：“何如？”梅曰：“口内无言，心中有事。”莲曰：“然，今日情思不爽。兼倦人天气，恨不能寄愁天上，否忧地下，第取琴，试操一曲，余音似前弦。”梅为之设几焚香，置琴于上，莲方整弦，遽曰：“指力倦，琴音散，不若以棋较胜负。”梅又为之设棋枰。下未终局，遽推枰而起，自理绣工。又曰：“眼昏，不便针线，暖酒较手技可也。”酒至未饮，则曰：“恐醉，姑置之。”梅曰：“消遣我太甚。今日何异常日？如此，信必有故。”莲曰：“予实不知。”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矣。”莲曰：“无浪言，为我卷帘，细数落花，何如？”梅掀帘，曰：“外间世情甚不美。

“曰：“何故？”曰：“绿暗红稀，飘零颜色，春去矣。”莲喟然曰：“春去乎？春亦解误人乎！”梅曰：“春不误人，人有误春者。”莲曰：“吾惜春，非误春也。”梅曰：“惜春何不留春？”莲曰：“春肯为我留乎？”命取手轴，书曰：

### 夜雨生愁

烟雨妒春声不歇，无故把繁华摧折，看欹网留青，斜乐花瓣，不放东君别。隔槛下香和恨结，泪滴处衣罗凝血。正冷落佳人，柴门深闭，刚是愁时节。

### 《雨中花》

#### 春风积怨

春风几度，空把青年误。古道堆红无数，妆点东君归路。乐事于今半已空，园林绿遍消红。咫尺窗纱，万里衷情，吟付东风。《青玉案》

#### 静里凄寥

闹嚷嚷春景无涯。近一簇香车，远一簇香车。雨筛风搅攘韶华。打一夜梨花，飘一夜梨花。心病也，意儿慵，对一霎纱窗，倚一霎纱窗。情重也，泪儿枯，叹一声冤家，念一声冤家。恁黄昏帘幕重遮，鼓一部青蛙，送一部青蛙。

### 《闺怨蟾宫》

#### 望中索莫

小鸟窥人惊枝去，一声啼歇。

莲方书，梅笑曰：“刘先生于窗外多时矣。”莲曰：“何不早言。”欣然投笔而起，控首外望，乃诳也。莲甚不快。遂置前词，和衣而卧。而生果至。梅复曰：“刘先生于窗前候久矣。”强这不能起。久之。梅诳生曰：“莲娘见君至，反就枕。”生曰：“其似恨我乎？”梅曰：“非惟恨，抑且恨。”生曰：“容我一见请罪，何如？”梅曰：“君罪太多，罪不容于请。”曰：“我得何罪？”梅曰：“窃窥邻女，眼罪也；吟赋诗词，口罪也；攀花弄管，手罪也；勤步窗前，脚罪也；用意轻薄，心罪也；私闻窃听，耳罪也。然连曰疏阔，一身都是罪也。”生曰：“前诸罪可恕，末后一罪，我自认之。”遂悒悒而回。

至晚，莲于枕上问梅曰：“刘君此际果岑寂否？”梅曰：“有守桂在。”莲曰：“汝比得守桂否？”梅笑曰：“然则莲娘其岑寂乎？春色恼人眠不得，当坐以待旦。今日春阑，当高枕无忧矣。”莲不答。少刻，梅假睡，莲频呼之，不应，曰：“年幼未谙伤春也。”梅闻之暗笑。莲视残灯尚在，起而独坐，书一歌：

花落啼鹃后，纷纷逐晚风。与我似相识，轻轻入帘栊。春色殊怜我，傍我频相从。春光何富饰，也败风雨中。妾颜花作面，春去谁为容？膏沐懒去事，绿云成飞蓬。兰室怯情晓，停针倦女工。春去知还在，春畴情转通。蓦地有长叹，茫然兴复空。寄语伤春者，为我惜飞红。

越数日，生与其友关世隆、张文杰者，游酌于园中。未几，诸葛钧至，相

与畅饮于万绿亭。世隆曰：“今日刘、关、张复会于桃园，可无侑酒者乎？”文杰笑曰：“凭军师处之。”生曰：“吾熟一妓，招之则来。平一点红，足以消酒。”遣人邀文仙，则已去迹多日矣。生少兴，勉强联句，俱至大醉。生涤手，独至池边。适莲卷帘，面池独立，因生手挥残沥，授一帕于外，带一香囊。生拾之，左右瞻顾，欲以称谢，而爱童先诸友至。莲遥见，长吁避之。生忌友之觉也，即也偕返，送友出。命童访文仙所在，乃知鸩儿之故，欲卖之，恐其不允，诒之行者。故去数日，而生不知也。生闻，似有所失，举莲帕，检视绣袋，更忆文仙所赠，又乱一心曲矣。作词念之：

章台多柳枝，此枝世稀有。爱尔美恩情，到我十之九。别来梦亦劳，天涯几翘首。思卿卿在心，念卿卿在口。料卿也同心，有我相思否？

又因投帕之惠，扣手歌《凤凰阁》词：

记当初花下，分明传约。思量就把芳心托。岂料书生福薄，竟成空诺。能勾向他行着脚？你也不合，常把眼来瞷着。怎知书幌添萧索。奈何哉，这病根几时芟却。直若到空梁月落。

自后莲情愈浓，心怀恍恍。素梅亦悉莲之情，恐蹈他故，再四以言语而试之。莲笑曰：“汝欲以绛桃碧桃、三春三红之事待我，如伤风败俗诸话本乎？”梅曰：“此事恐非儿女子所可自行。刘君前程万里，自远大之器，就之恐玷彼清德，绝之恐丧彼性命。差毫厘而谬千里，其端在此。勿谓素梅今日不言也。”莲正色曰：“何以刘君为惜哉！女子之身，贱之则鸿毛，贵之则万金也。鼎当有耳，岂不闻女子妄从可贱，汝弗疑。”长叹不语者移时。复谓梅曰：“自思天下有淫妇人，故天下无贞男子。瑜娘之遇辜生，吾不为也。崔莺之遇张生，吾不敢也。娇娘之遇申生，吾不愿也。伍娘之遇陈生，吾不屑也。倘达士垂情，俯遂幽志，吾当百计善筹，惟图成好相识，以为佳配，决不作恶姻缘，以遗话巴。吾度刘君之意无不可，草草之事不难为，而所以不敢轻举妄行者，盖长虑却顾耳。然刘君之用情于我者，专矣。日月丸跳，如隙驹壑蛇，深欲息意不思春，恐报刘君之日短也。”作一词：

一睹仙郎肠欲断，断肠枉自痴痴。痴心长日拟佳期。期郎还不定，定有害相思。思深偏切愁人梦，梦中添下孤，惶泪滴几多时。时动文君想，想在俏相加。《临江仙》

倚床而坐，体若不胜。梅曰：“弱体不胜衣，为郎憔悴多矣。”莲曰：“憔悴无伤，恐不能自憔悴而止也。”梅亦虑老父觉之，劝以勉强笑语。良久，莲笑谓梅曰：“汝年纪长矣，名桂红不谐，私呼汝为红娘可乎？”桂红笑曰：“莲娘欲作崔，使刘君为张乎？今外无高墙。内无夫人，旁无和尚，邻无犬吠，以培桂迎春为普救西厢何不可？而愿时时清白，刻刻崖岸，则向所云‘不敢’者，真也

？诚也？伪也？假也？”莲面有惭色，徐曰：“吾欲尊汝故尔，谁为汝演西厢记也？”梅曰：“以桂红呼红娘为尊，莫若以素梅为媒婆之为愈尊也。”莲默然含泪曰：“吾于刘君幸无失德，自以汝可寄心腹，故不少存形迹。今汝舌剑唇枪，吾何为吞声忍气？吾拼索性，汝做得干净人也？”梅执莲手，跪而告曰：“吾为戏言，娘何僻见乎？生待我若亲，贱奴岂草木人耶？”莲曰：“汝知否，刘君尚未娶故耳。”

至晚，具云履一双，美女一轴，金扇一柄，水晶糖一匣，自取一迷，令梅馈生。梅佯曰：“吾无副，不可行。”莲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彼若敬主及使，汝自解纷。”

梅欣欣而行。至迎春轩，独见爱童，而不见生。将回，童出挽之。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耶？”梅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是以来不见子充，乃见狡童。是以去。”童曰：“凡物必有偶，刘相公已心匹莲娘，吾与汝未有一下稍，汝若肯舍身普施，吾当得好眼看承。两人深相结，共保快活无忧也。”梅不答。童强之入，与共坐于北窗之小床。梅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汝事刘相公久，学无赖贼作偷花汉耶？且刘相公尚未有成说，尔何敢僭先？”童曰：“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刘相公亦让我一头地矣。”为之搂定香肩，持素手，松钮扣。而生睡已起，遽推门出，见二人之状，戏之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童曰：“非敢越礼，待欲小试，为行道之端耳。”梅有惭色，敛衽整衣曰：“君可谓入幕之宾矣。”因视童而微笑。生亦目童，作摇首状，童即避出。生执梅之手，引就坐，曰：“吾设此位以待卿久矣。今日之事，须极热为之。”梅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生曰：“莲娘之意何如？”梅曰：“已受重戒而来，不许，不许！”乃以碧莲彻夜念生岑寂之语、假寐之事，悉对生述之。生曰：“肯念我之岑寂哉？得莲念，胜天怜念矣。然念念不忘，我心更切也。”又曰：“汝年幼，未谙伤春，我当教汝。”梅曰：“汝男子，那识女情？我亦生而知之，不劳尊诲。”因袖出莲所贻者与生，曰：“此莲娘雅赠，欲得君详一谜也。”生细玩之：“云履无底，美女胸。”笑曰：“吾揣其意回之。”

禁足书窗外，幽怀且放开。

谩言心地热，苦尽自甘来。

生曰：“是否？”梅曰：“得之矣。”梅回，见童于窗外。童曰：“恐莲娘冷静，代汝奉陪。”又附耳曰：“谢我方便之恩。”径自笑回。

至晚，生以香扇坠一个，玉绦环一副，枕头席一领，老人图一幅奉答。嘱童奉莲，曰：“亦欲详一意耳。”莲收之，复于生曰：

要弄偷香手，终存窃玉心。

若能同枕席，永赋白头吟。

生得之曰：“知我者其莲乎！”

自此以后，虽绝步于园中，而驰心于池侧者不能忘。乃抵书投地曰：“原初来意，本欲寻新温故，以期进取。今所遇若是，虽孔情墨守，何以堪之。抽黄数墨之心，易为倚翠偎红之句；登天步月之想，翻为尤云雨之情。然只愁佳人难再得，不忧富贵不逼人也。”书一短词于扇面：

寂寂寥寥度此春，朝朝暮暮两眉颦。重重叠叠眼添新。      句句声声心里事，孤孤子子客边身。思思想想意中人。《浣溪沙》

带爱童，锁外门，赴丛芳馆会。

莲偶至轩前，拨纸窗窥之，见琴侧有一对云：

惜花恨春去，折桂待秋来。

又见红纸帖云：

觅莲得拳藕，折桂获灵苗。喜事福人书

莲细思不能解。适几上有幅花笺，乃书一歌行，并二绝句：

自思忽自笑，甘为何人等？

句中说秦晋，笔底约朱陈。

我意欲作假，君心要认真。

（啊）闻道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遇春。

绝句：

月清秦阁冷，云近楚山低。

春色刚来至，东君错放归。

霜节透高枝，横窗月上时。

成林应有日，可待凤凰栖。

素梅忙至，曰：“此刘君寓室也，那敢独行！幸不至，使其卒至，则书室为阳台矣。”莲曰：“好容易！是谁敢？”梅笑曰：“极会，敢极。谁敢者，刘先生也。”莲曰：“吾亦不敢。”梅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莲曰：“吾亦不愿。”梅曰：“愿是不愿，不愿是愿。”莲曰：“吾无愿乎尔，子为我愿之乎！”梅曰：“两相情愿，各无异悔。”莲不答，亦不欲行。梅曰：“忠言不入，炫玉求售，非计之得也。”径先去。莲初意以生无一面之识，无一丝之困，适一时之遇，才一窗之隔，今而至于朝暮见，且两月余，男子所无之事，识礼甘犯之，而尚不及罄一心谈。着意制《桃源忆故人》及《贺新郎》二词，梅睡，怀以探生。偶生他出，意已不怪，又值素梅见之，不可久待。乃留一戒指并原制二词于诗笺上，以界尺压之，仍闭窗而去。

生归，童先见而拾之。至晚，生就月坐于坛前。童曰：“适于几上得解愠方二纸，宽愁散一枚，可以疗郁结之疾。欲得之乎？”乃以诗笺、戒指呈生。生曰

：“得于何来？”童曰：“此必莲娘之贻，亲至不遇，留而去之。然幸吾先收，使他人得之，奈何！”生曰：“彼亦谅吾室无别至者故耳。然机不密则害成，当用为戒。”生诵之，至“放归”“不遇”句，思莲有枉就意，深自悔曰：“近来跬步不出，不见亲次玉趾，今偶尔他适，即失此良晤，岂瞰亡而来与？岂好事多磨而然与？数之穷、命之蹇、缘之慳、会之难、运之厄、遇之否，一至于此！信事之成，不在于人之计较也。”乃集古诗成兴体四章：

林有朴口，其叶蓁蓁。靡日不思，西方美人。

野有蔓草，维叶萋萋。窈窕淑女，洵有情兮。

山有蕨薇，其叶。我之怀矣，曷其难忘。

隰有芼楚，其叶蓬蓬。子无良媒，忧心忡忡。

林有朴四章，章四句。又深思：“留一戒指，不知寓何意？或戒我休折野花乎？或戒我休生妄想乎？或戒我休忘此情乎？或戒我休荒书史乎？或戒我休得苦心头乎？或戒我休得急心性乎？或戒我休得遽思归乎？或戒我休对人前说破乎？”心焉惶惑，排解更难。而莲又以微恙少出，素梅终夜不离左右，生欲求一面而不可得，乃画莲花一枝，肖己像于侧，名曰《爱莲图》，悬于书壁，常常对之。想其坐，则曰“座上莲花”；想其貌，则曰“面似莲花”；想其词，则曰“口出莲花”；想其行，则曰“步步生莲花”。又画梅花一枝，题其上曰：

铁石肝肠冰玉肌，风中雪里逞标枝。

殷勤结尔一知心，为春传送新消息。

每对此二书，则悠悠荡荡，愁喜交集。一日微雨初过，跃鱼戏水，生带爱童，钓于隔浦池。吟云：

化龙原有日，暂伏在清流。万丈深潭难设计，且将蚓饵钓鳌头。早上金钩，早上金钩。

莲先见之，谓梅曰：“刘君未谙钓术，所谓水滨之役夫也。”梅曰：“钓术何如？”莲不答。梅喻其意，掀帘指生曰：“临渊羡鱼，何不退而结网？”生闻之，即抵窗前。梅遽闭其窗曰：

休桎佳怀休假呆，好将哑谜细论猜。

我家门户重重闭，春色缘何得入来？

生索然沮兴，曰：“前日佳情方沐，而今日又复变卦，焉得以隔浦池目为浣溪沙，以培桂轩署作回心院乎？”即弃钓归室，将爱童而睡。

睡起，即令童取酒，饮至醉，枕书隐几。闻叩门声，放之入。乃金友胜，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见《天缘奇遇》，鄙之曰：“兽心狗行，丧尽天真，为此话本，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及《怀春雅集》，留之。私念曰：“男情女欲，何人无之？不意今者近出吾身，苟得遂此志，则风月谈中

又增一本传奇，可笑也。”送友胜出，愈醉不可及，复隐几而卧。

又闻叩门者，乃守朴翁内侄耿汝和也。是人刻而妒，奸而险，唱和每出生下，而反好胜，生稍轻之；又尝对生求守桂，生不与，故有憾于生。是日偶至，见生窗有《烛影摇红》一词，尽含风味。且素知他侧居一女，心甚疑之。而生尚酩酊，汝和因强生解其词。生朗诵一遍，因被酒，漏言曰：“吾心可成金石，虽苏张更生，弄转圜之舌，不能间我爱也。”汝和乘醉以言挑之，生笑曰：“吾始睹其貌，心之而不置，吾既得其词，手之而不释，意者同志相得与？”汝和故作不解。生吟曰：

隔汉美姬，女中解魁。今朝重睹西施。奈情猿怎持？兴言念之，心如醉兮。纵然今夜于飞，恨佳期已迟。《四字令》

汝和曰：“此事何所据？”生袖出碧莲《桃源忆故人》词递汝和观之，曰：“汝虚甘罪，所供是实。”爱童计不知所出，适欲接之，而汝和即怀去。生曰：“自我得这，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又大笑就寝，童捧之而睡。至夜半言之，而生瞖然不记也。徐徐问其词，生曰：“昨日果大醉耶？”童尤之曰：“三爵不识，矧可多乎？小事糊涂，而大事亦糊涂，此何等事，而可不避人耳目？风流罪过，已今供招，而又虚名实祸者，奈之何！且耿生素肯发人之私，今又得此，必是报闻于吾主，自疑图祸隙矣。久念使人惊怖。”生彷徨曰：“怪哉！喜为忧根，福为祸本，吾志从此休，吾行从此劣。岂非祸从手发耶？”又曰：“吾固无足惜，奈玷莲娘何！乃知酒之流祸矣。许文仙真圣人也，许文仙真圣人也！”因绕几而行。童亦不乐。生曰：“汝未知我心，近日心事有势不得行者，但欲醇酒求醉耳。”

至午，守朴翁招生与汝和饮于私室，生再四不欲行，久之，曰：“诗云‘岂不欲往，畏我朋友’。我之谓与？”勉强赴酌。汝和对生微笑，曰：“酒道真性。”又曰：“勿忧，明早还汝。弟怜几月好用心，羨汝一人独专乐耳。献出守桂，自有商量。”生遂杂以他词，幸守朴翁不觉。生乃俯意卑词，小心貌，不敢出气。汝和扬扬自得，略不为礼。生劝以大觥，汝和曰：“尔亦欲吾醉，乘中处事耶？故不饮。”生亦不能对。爱童行酒，心抱不平。偷至汝和窗外，湿纸窗窥之，见莲词压于砚侧，喜曰：“得来全不费工夫，可谓慢藏矣。刘相公之福，孙莲娘之幸也。”逾窗窃取而归。

生别汝和，不胜忿惧，而爱童呈是柬词，道其所由。生如梦初觉，如醉方醒，抚童背谢之，曰：“微子，则吾不知所终矣。仿幸全璧归赵，如合浦珠还，深荷百朋之锡，纵彼能吹毛求疵，亦与白赖而已。”

后汝和失柬所在，意童窃去，呼童质之，将欲白于守朴翁。童惧，先于守朴翁处短之，且捏诉以妒生之故。而是日，生之家童至。生父母以生久不归

，因召之。生默然。然以耿子为嫌，“吾且归，可以消猜释忌。”故辞翁欲行，而终不能舍碧莲也，作回文一绝：

牵情最恨别，人仙美少年。

又词一阕：

风里杨花轻薄性，银烛高烧心热。香饵悬钩，鱼不轻吞，枉把钩儿虚设。桑蚕到老丝长绊，针刺眼泪流成血。思量起枯枝花朵，果儿难结。海样深情忍撇，似梦里相逢，不成欢悦。出水双莲，摘取一枝，可惜并头分拆。猛期月满会姮娥，谁知是初生新月。折翼鸟，甚是于飞时节。”《花心动》

生将行，私嘱童曰：“耿生为吾所轻简，实为汝故，致成嫌隙，汝亦当自爱。吾去后，老翁前有萋斐，汝亦当周旋粉饰。”童曰：“相公至此，爱敬者无分小长。此人齷齪傲视，吾家大小皆嫌。吾已于主翁前道过，彼虽置万喙，决亦不信。但行矣，不久且当奉迎。”生至园中，见莲闺紧闭，料不得见，作词付童曰：“莲娘处为我申意。”即日辞行。

汝和终有憾于生，于翁前暴其过。翁终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心不直之，乃曰：“刘生至日，吾梦见池中一鲤化龙，一春即乘之而去。吾重其所梦，慕其为人，因处之于此，期飞扬为吾光。且视彼待汝亦谨厚，故汝陷人不义，乃面朋面友耳。吾不愿汝曹有此行也。”汝和愧且恨，自至生寓，见窗壁题吟，愈嫉之。托以觅生为由，径达莲所。

时莲与梅共坐窗下，相与谈生，曰：“久不见刘生，近日不知作何状？”梅曰：“刘君者，国士无双，人物第一，必非久下人者也。”莲曰：“何谓？”梅曰：“刘君有何郎之貌，有子建之才，有张敞之情，有尾生之信，惜其淹扬子之居，塞田洙之遇，是以昼兴贾生之叹息，夜怀宋玉之悲伤耳。今乍与之会，如饮醇醪，不觉自醉矣。”莲曰：“吾所见亦然，但昨晚梦刘君别我而回，我留之，彼云：‘被人妒陷，聊以避谤。’初不知其故也。”适耿汝和直至前，莲与梅不及避。汝和遽曰：“刘熙寰在否？”梅曰：“吾处深闺，君处书室，是惟风马牛不相及也。孰为熙寰？君为谁？其误入桃源矣。”汝和曰：“吾乃耿相公，为《桃源忆故人》故至此。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梅无以对。汝和又诳曰：“刘一春本微家子，吾辈羞与为伍。今得罪于吾翁，已作逐客，决无复来之理。汝若恋恋有故人情，乃明珠暗投耳。”径拂袖笑声而去。

莲闻之，惶惶如有失，呜呜不能语。茫茫无容身之地，谓梅曰：“知人知面不知心。此必刘君不能自慎，以致露丑于人。情欲之事可遣，失身之罪难逃。今后宜吞刀割肠，饮灰洗胃。免使青蝇玷玉。”少顷，又见汝和昂然往来于隔池，扬言曰：“迎春轩今为吾行乐窝矣。”莲曰：“刘君必被此人妒陷无疑，敛迹避狂，料有以也。”梅曰：“刘君挽不留，耿子推不去。使刘君若在，岂使耿子至

此！”值守朴翁至，汝和潜回。莲令梅密扃其窗，非事则不启，以避耿也。

次日，爱童叩窗不获，转至欣欣亭后，见莲、梅共立于石榴树下。莲急唤入，问其故。童亦为生讳之，莲怀少释。童出袖中云笺，曰：“此刘相公辞帖也。”拆观之：

万种相思未了偿，被人生嫉妒，又参商。花前笑语尚留香。轻别也，能得不思量？  
寄语嘱莲娘，莫忘前日话，换心肠。好将密约细端详。卿知否，吾意与天长。《小重山》

莲未知生来期，情不能舍，亦成一词：

二郎神去竟何之？重叠山西。亭前柳树空啼鸟，满庭芳草萋萋。我怨王孙薄幸，声声漫诉凄其。  
长相思忆旧游时，春锁南枝。而今仲夏初临也，疏帘淡月空辉。试问阮郎归未，念奴娇怯谁知。《风入松》十四牌名

爱童归，正遇汝和于迎春轩。汝和笑迎，问之曰：“汝自何来？”曰：“来处来。”不顾而去。汝和嗔之曰：“媚刘子，牵莲娘，蔽主耳目，皆此顽童，其过之首、罪之魁乎！”然汝和虽知之，而至此亦莫如之何矣。

生于守朴翁家，行舟出门，听一讖语：忽一小舟相值，二书童各执莲花，相与联句曰：

馥馥碧莲花，有分归吾手。

异日掇莲房，取次求新藕。

一驾舟者曰：“大官好捷才！决中，决中！”生惊喜曰：“此即知微翁‘觅莲得新藕’之句也。数与讖合，或者其有验乎？”行未二里，又遇一舟，闻笙鼓声，乃生友乐昌时、上可仕挟妓高巧云、包伊玉游碧荷渚，邀生过酌。舟舫而行。巧云曰：“曾得文仙踪迹乎？昔与吾为姊妹们，行动坐卧，心心口口皆刘相公也。”生喟然曰：“纔乾山头之雀，不知漂泊何所，芦花明月，寻亦无处，身不由己，琵琶别舟。今见卿，又动往想矣。”各别而归。

家居将旬日，独行，独步，独坐，独吟。买乐无文仙矣，吟咏无碧莲矣，传情无素梅矣，承值无爱童矣。想迎春轩之景益切，则抱耿汝和之恨益深。常书空作“咄咄”语，默地自念隐语曰：“吾当火烧其耳，水淹其目，木塞其口，不足以泄其恨。”当食食忘，当寝寝废，虽父母亦不解其意也。一日，会一奉、一泰于友仁馆而回，独处书楼，见月散余晖，形影相吊，歌曰：

峦屿献翠兮，天际云开。云际月来兮，光浸楼台。清光莹澈兮，照我孤独。孤影相吊兮，遐想多才。

次日，整骑，往万石山探友，适舟自南来，推篷者，守桂也。生于马上问曰：“胡为乎来哉？必有以也。”童曰：“奉主翁命来请。”生返骑，曰：“不去则辜莲，欲去则忌耿，如进退掣肘何？”童曰：“耿氏为吾主不悦，已随父至辽东

。吾来时，莲娘、梅姐皆有私嘱，此行安稳，不必犹豫也。”生以手加额曰：“此天助吾！”辞父母启行。父嘱曰：“守朴翁为我契交，汝当执弟子礼，用心举业，无辜留汝意。”生受命登舟。童曰：“颇怀莲娘否？”生出新制《半天飞》曲。命童唱之：

花样娇娆，便有巧手，丹青怎画描？越地把芳名叫，能勾在怀中抱？倘就了凤鸾交，我再替你画着眉梢，整着云翘，傅着香腮，束着纤腰。多媚多娇，打扮做个观音貌。不羨当年有二乔。费尽心机，他作怪跷蹊不志诚。假意儿胡答应，不顾我添新病。实为你渐劳形，只落得吃着虚惊，挨着残更，抚着愁胸，怨舒前生，双眼睁睁。无缰意马难拴定，何日堂开孔雀屏？

即晚抵旧寓。时守朴翁构一亭于隔浦池上，初成，上署一匾，浼生书之。又晤知微翁之数，欣然大书曰“觅莲亭”。心自喜曰：“又增我一乐地也。”

次日，天色暄热，生设几于无署亭中。命童取文具，连挥数幅。有迎春轩之诗，有晴晖、万绿亭之歌，有闲闲堂之记，有兰室、无署亭之词。皆各书以真草篆隶，字字龙蛇，章章星斗，焕然新目，整饰可爱。守朴翁创一见之，不觉鼓掌曰：“重劳珠玉，蓬筚生辉。”

薄暮，置酒觅莲亭中，邀师生共赏之。生视池中，有并头莲数枝，庆幸不置。翁曰：“吾种荷几年，今始睹此莲，盖为子而瑞也。”生让不敢当。时月东升，正照莲纱窗，生凝眸熟视，若欲飞渡。忽其师叩桌歌曰：

新亭趁晚泛霞觞，槐荫微剩雨余凉。鸳鸯跃处晴波口，开遍荷花风亦香。夜阑披月扶归去，醉诵《南山》诗一章。

守朴翁亦作一词，名《秋波媚》：

碧天夜色浸闲亭，荷香带露清。身边皓月，杯中诗思，分外风情。临风对月联诗句，诗成醉亦醒。一觞歌罢，万声俱寂，四壁空明。

其师与守朴翁命生为觅莲亭词，生应命曰：

向晚新亭共赏，荷开香溢壶浆。爱莲情似藕丝长，心与波纹荡漾。欲把莲房掇取，宛隔在水中央。鸳鸯两两睡黄梁，做个宿花模样。《西江月》

守朴翁笑曰：“少年词趣，自是逸洒。”取笔，命生书于粉壁。题曰“爱莲子一春书”。翁喜，对生谈乘龙之梦。生暗幸，以为乘龙佳婿。尽欢而散。生酒后与师占《百字令》：

脂唇粉面，记相逢，才是伤春时节。耽忆贪念，又早是捱过两三四月。用尽机关，搜穷计较，滋味空亲切。言挑语弄，两下都无休歇。欲待丢下冤家，闷心头系了千绳百结。病态愁肠，暗地里，不觉吞声哽咽。忧怨人心，相思之病，万口浑难说。有分乘龙，毕竟寻个欢悦。

有顷，爱童对生曰：“相公觅莲亭词嫌于太露，恐耿生之外有耿生也。”

后翁果以觅莲亭之词，忆耿汝和之言，追思闲闲堂之句，亦不能无疑于生。忽留童于内，命女使绣凤送茶果。生晚谓童曰：“自至此，未见女使。今日独遣美婢至，果何意？昔有倚草附木这妖，是无以我独居而窃至弄人耶？”童曰：“婢名绣凤，吾主所爱，不必外疑，但我家家政甚肃，无分毫犯清议。前有耿子之说在焉，知不以此试真伪邪？”生大悟曰：“汝言亦大有理，真智囊也。”

越日黑晚，又留守桂，命绣凤携酒果，至则扃其门，凤从容以卮劝生。生视之，比前加衣饰，有比昵态。生曰：“久有守桂，何劳汝至再？且暮夜无人，使我不安。请归内。”凤甚爱生，莫不欲即行，目生曰：“守桂有他事，未得陪。因无人，故至此。昔耿官人欲求伴少刻而不得，今反不欲我一伴耶？”生曰：“谁遣尔来？来意何谓？”凤曰：“况今出家主，既来之，则安之，亦当惟命是从矣。”生曰：“君子不为昭昭申节，不为冥冥堕行。汝在此，无能损我。如嫌疑，何敢酒一卮。”谢而遣之。未出门，守朴翁带爱童候于门外已久，进与生叙谈，夜分而回。生倍服童之言，而守朴之疑冰释矣。

莲自生归之后，意绪沉沉，百不经处，惟翻阅书本，检考诗词。几上有《草堂诗余》，信手揭之，见《卜算子》词云：“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毕竟年年用着来，何似休归去。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掩卷叹曰：“是词能道吾心中语。”改其末韵云：“绣阁佳人也是愁，暗泪飘红雨。”是时莲之表妹邵庆娘，乃母姑之女也，幼常居住，甚相得，以冬间于归，恐又不得会，特至候莲，莲父留之。故莲虽知生之已至，而不敢窥园者数日。生亦自来已久，不获一见，心亦疑之。且莲以汝和之事为戒，生以绣凤之试为嫌，彼此两存形迹。但令童往覘，亦不识庆娘，不敢交一语而返。生候晚，乘月纵步，又闻莲父笑声彻外，作六言、七言，自吟而回：

相遇美人未偶，绿窗恨我东西。  
一笑阳台梦到，依然秦岭云迷。  
一自花飞怨杜鹃，谁知今日尚无欢。  
平生欠却鸳鸯债，捱尽相思思未完。

后庆娘方归，莲又以母舅乐水寝疾，偕父往视，独留梅看家。

生次日至其处。梅于觅莲亭上倚栏看花，见生，口称：“久违！”即诉汝和之事。生问莲娘去处。梅曰：“舅氏有疾，父子往探，剩吾作空房主人。索居闲处，难免沉默寂寥，无人惜我之孤零也。”生曰：“客斋旅榻，闲欲独咏，有愁如海，精卫难填。吾为汝心动神疲，其如汝坚持雅操何！”梅含笑曰：“今晚不弃，开窗以奉欢笑。”生佯曰：“吾正人，岂可近花月之妖？使爱童伴汝。”梅曰：“所谓己不用而使子弟为卿者也。然则君言果不足信乎？”生曰：“真戏耳。敢忍自外，非人情也。”

生晚造之，梅推窗曰：“自南过茶口架，转欣欣亭，则可以入此室矣。吾将俟君以著乎。”而生入莲房，极其精洁，纱帐垂钩，宝炉香袅，镜台春盎，翠簾风生。房之内房后窗外有花坛花屏，盆鱼凤竹；内列瑶琴，并文几玩器，旁一桌，有诗词史籍。壁间张小小诗画，皆莲亲笔。侧侧小房，凡女工所需之物咸具。东池一室，莲父设榻，扃其门，不可入。生曰：“自海棠开后，望到如今，未由亲履。今幸睹之，如入仙宫，游月窟，敢忘盛德之权舆乎！且为耿汝和秉心不良，特与吾为水火，今乃远行，岂非数乎！”因坐于内房。梅自出整小酒。时春台上有花盆，尚留一朵，生戏题于粉壁：

东君瞞我去何急，望中翘首追无及。

忙重韶光去收拾，遗下一枝芳可挹。

我今笑折手中执，娇客一睹喜交集。

贯来不许啼鹃泣，醉中常对胭脂湿。

梅具酒进房，时几上有宋玉《讽赋》、司马《美人赋》。生方阅之，梅乃施其上服，表其褻衣，自横陈于生之旁，逸兴飘飘，若不可已。生曰：“佳人先有情乎？”梅曰：“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情之一字莫须有，今夕之会，上至天，下至地，东西南北，惟吾两人在也。当两个舒畅，以勾凤帐。自非天崩地陷，夫复何忧？”生猛思曰：“宋玉尚不忍爱主人之女，长卿犹不肯私自陈之姬，吾所以用意于碧莲者，盖欲谋为百年计耳。彼素梅纵为侍女，亦良家处子也，何得波颓澜溢，以妄污清质乎？”乃气服于内，心正于怀，取笔书“不可”字于粉壁。梅曰：“君子当洒洒不羈，吾不忍先生苦心，折节自献，烈火干柴，已同一处，君何得无丈夫志？且嘉会难逢，何阳拒之深也。”生曰：“欲心不可遏，然须于难克处克将去，使吾为清清烈丈夫，卿为真真贞女子，不亦两得之乎！”梅曰：“向与童将谐而遽休，今与君将欢而见弃，然则君将为口头交而已与？”生笑曰：“此天欲以完节于二人故耳。且色胆天大，欲火易燃，识之而不为所使。若前缘已种，而得莲娘为压寨夫人，则当使卿为带来洞主，决不忍舍汝萧何之妙情，断不敢忘汝善才之大德也。”相与侃侃正谈，举杯迭饮。梅亦收拾尘心，倍加爱重，曰：“君可与阮籍辈齐名矣。”生曰：“吾非薄情汉，特誓于此，弥敢失节，故不首为乱阶。然见色则为色引，视花则为花牵，终不能遗诸胸中，是吾私也。”命梅启窗以验月色。忽守桂持灯来，生命入行酒，因备问碧莲徇及于舅氏，始知其为业师赵乐水之甥女，大惊异。以知微翁之数、红雨亭之诗及见碧莲于隔墙之事，备述于梅。特莲有《怀春百咏》并平昔得意佳句，集为一帙，题曰：《留春一话》。梅闻生之言，心大异之，故并以此集示生。生啧啧称羨，题诗于集后：

春心摇曳，无寻蝶使。姻缘簿里，偷添名字。新词一阕缔新盟，佳配双成

偿夙志。《哭岐婆》

天将旦矣，同童返室，即修一书，命人弛师问疾。莲启观之，乃刘一春柬也，亦始知其为母舅之徒。昔尝一面今又同园，追思红雨亭之绝句，盖天启也。而情倍念生，不欲久留，幸以舅恙稍可，先父而归。

甫入门，即问梅曰：“汝晓我与刘君异事乎？”梅曰：“不晓。”曰：“汝知刘君在乎？”曰：“不知。”曰：“汝见刘君面乎？”曰：“不见。”曰：“刘君来乎？”曰：“不来。”曰：“汝曾一去乎？”曰：“不去。”“然则刘君又回乎？”曰：“不回。”曰：“刘君怪我乎？”曰：“不恼。”曰：“何时学得此二字文！然则刘君忘我乎？”曰：“何日忘之？终身不能忘。”曰：“刘君思我乎？”曰：“岂不尔思？去后常相思。”因指壁上之句曰：“此刘君亲手书也。”指集后之词曰：“此刘君亲笔写也。”指内室之床曰：“此刘君亲身坐也。”莲作色曰：“我略不在，汝引贼入界，汝私于刘君已不可言，而显迹留壁，更不忌老父觉之耶！”自起为灭其迹。梅曰：“彼自咏花耳，关渠何事。”更述生行止端方，和而不流，料今访古，盖不多得。莲闭目摇首曰：“孰有盗跖而施仁义者乎？入宝山而空手回者乎？伶俐人至此寻汝学本分者乎？”梅曰：“予所否者，天必厌之。谓予不信，有如皎日。”莲曰：“天日那管此事？”梅又尽道刘君好处，誉之不啻口出。莲曰：“汝誉刘君，举之如欲升之天，进之而欲加之膝，异日容吾试之。”

逾日，守朴翁双寿，莲亦往贺。莲父与生于外席。酒酣，翁与众宾散步园中，历历指引，阅生佳作。莲父甚重生，恨相见之晚。

次日，莲父具酌于舍，邀生雅叙。生规行矩步，色温貌恭，口若悬河，百问百对。莲父愈敬之若神。生归，莲父醉寝，莲出立于葡萄架下。生望之，奇葩逸丽，景耀光起，比常愈美。生步近低声曰：“仰蒙款赐，未及请谢。”莲曰：“草率奉屈，幸荷宠临。”生曰：“久不会谈，可坐一谈否？”莲曰：“家君不时呼唤，可速回，改日当话。”忽闻窗内人声，莲急行，坠下金钗一股。生拾之，曰：“客中乏荆弘之聘，此殆天授也。”珍藏入室。

至次晚，莲使梅至，索钗。生执梅之手，曰：“事急矣，惟卿可任大事，安刘者必卿也。苟推心置腹，使我如鱼得水，敢不报效曹公乎！”梅曰：“先生且休矣。倘画虎不成，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生曰：“巫云玉，眩眼撩心，情若投胶，势同陌路，吾方寸乱矣。”梅曰：“君衷志不回，慕柳下惠之不乱。向使莲娘首肯，而君一曰‘宋玉’，二曰‘长卿’，一曰‘烈丈夫’，二曰‘贞女子’，以谩讲道学，则彼颜之厚，何以自洗？”生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然骐骥，惟孙阳睨盼，彼若不以先配为可耻，则吾自另有制度矣。”梅曰：“二人所谈，所见略同。但婚姻重事，非一小丫鬟贱女流足以了此。”生曰：“举目无亲，知心有几？卿其图之。”笑书一曲曰：

密约多遭，杳杳无消耗，火喷袄神庙。卿卿当鹊桥低架天河，早渡仙娥到。春意沁蛟绡，那时当赠缠头报。《步步娇》

梅曰：“恐力不足耳，敢望报乎？”生付钗于梅，曰：“愿如是钗，早得相会可也。”赠以玉环、小诗一绝：

会贪隔蒲莲，难禁花心动。要结玉连环，先会钗头凤。（四牌名）

梅行，目生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乃知宋玉、长卿未是俊物。”

生送梅出，携童坐小楼待月，须臾月来，命童取酒邀月而饮。生知莲父赴里社日休会，而二女独居，命童取琴，鼓而吟曰：

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婉兮变兮，终不可谖兮。乃如之人兮，我不见兮。念我独兮，劳心惨兮，使我不能餐兮。子兮子兮，履我闾兮。燕笑语兮，行与子逝兮，无使我心悲兮。《美人》三章，章五句

莲亦刚以步月在外，闻琴声，呼梅听之，笑曰：“刘君无道理，乃以琴心挑我，使诱人套子。琴虽工，其如我之不好何。二人切莫理会，令其兴沮，彼且归矣。”莲口虽宽，而心实急，盖欲梅赞己行也。而梅不解意。故莲足欲行而趑趄者屡屡，命梅期生曰：“我倦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次夜生往，久候不见，倚池侧石栏望之。惟见窗内隐隐有灯，且阴云四合，有寂寥意，长叹而归。盖莲意以生至必抵己室，又羞颜于先往，故假寝内房，命梅候于窗下。梅亦趁凉误睡，及醒时，生已回。莲至夜半不睹生，以为生反爽信矣。

次晚，生命童先睡，复至亭畔。闻欣欣亭后有洞箫声，清亮可爱。顷之，碧莲为懒梳妆状，持凤箫、扇掩酥胸而来，飘飘若仙子之下临凡世。见生，伫立不动，生迎而揖之。莲侧身斜视而拜，举箫谓生曰：“亏吹此以引凤凰。”生大喜曰：“卿其真莲娘耶？其姮娥耶？其神女耶？吾其真见耶？其饿眼生花耶？其醉中梦里耶？”莲曰：“凡胎俗质，何劳误爱如是。”回头顾后，又复四望。生曰：“何故？”曰：“我极熟素梅，见之犹觉有畏心。”生曰：“我极熟爱童，见之未免有疑心。盖欲心则起畏，私心则生疑，情固然也。”莲曰：“夜来有约，何忍背之？”生曰：“卿自痛我，何曾背卿也。”莲笑出一词云：“昨夜候君子不至，作此记闷者。”生月下观之：

懒上牙床，懒下牙床。捱到黄昏整素妆。有约不来过夜半，念有千遍刘郎

生跃然曰：“吾昨夜候卿不出，亦作一词，见之绝倒，大为奇事，卿试阅之”

朝也思量，暮也思量。满拟今宵话一场。人面不知何处去，念有千遍莲娘

莲失色曰：“如是哉，如是哉！只此可作一番话本。非一心一口，何由一词一意？得君子如此，不负平生。今当以二词为一阙，名曰《同心结》。”生曰：“是则然矣。月下止吾二人，眼前意卿一决。”莲佯笑曰：“今夕止谈风月，醉翁之意不在酒，面后心事，束之高阁可也。”生曰：“半榻旅情，一腔苦思，无剖诉，忧心如醒。今俯降玉颜，赛郭翰仙女，大慰祈望多矣。月白风清，畅怀可意，能念我之孤零而见怜，亦苦尽甘来之惠也。”莲曰：“吾无七宝枕，奈何？”生曰：“会合分离，在此一举，毋作宽宽话。”莲执手曰：“会久矣，思切矣，两相信深矣，恶风波经历矣，得事君子，愿亦遂矣。遇亦幸矣，千怨万怨尽除矣！假未结发之真夫妇也，少生携二，当以一个字了余生，夫复何言！”因倚身生怀，生欲强之，同至迎春轩中。莲曰：“如斯而已乎。君子未室，下妾未嫁，怨旷两生，情投事引，粗容鄙质，固不敢有辞于君子，但星月盗欢，终为野合，倘乐聚未几，朝吴暮越，则乐昌镜破，延平剑分，纵君子有书中之玉，妾当为泉下之尘，是可虑也。历观古今之情胜者，惟娱目前，不思身后，故往往扇丑扬污，他美莫赎。妾与君子足称一世佳配，焉忍遽自轻之！”生曰：“将奈之何？”莲曰：“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幸君子不弃，浼一伐柯，订为婚好，庶得以白首相随，殆愈于偷香窃玉多多也。妾见熟矣，岂君子见不及此乎？”生曰：“吾饮迷魂汤，不食益智粽，故昏昏至此。浼媒诚非绝德，求亲亦非犯禁，向所谓退而结网者，此与？异日下玉镜之台，坦东床之腹，则今虽生与蛮夷居，日与魑魅游，依然百千万日所不辞也。但择婿在尊翁，聘妇由吾父，二人虽同心，恐未免成齟齬耳。”莲曰：“上苍配合，尺寸不爽。且为子择妇得妾焉，何患君家见弃？为女择婿得君子焉，何患吾父有辞？但所虑者，数与福分耳。然心已许君子，身岂有二三，君子详之。媒妁固非妾所浼也。”生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据吾所见之数，以度所遇之缘，以验将来之福，则料在必谐。进谒吾师，适逢佳句，一也；游学逢旧，不期又遇，二也；耿子起妒，已值远行，三也；年齿相若，默契同心，四也。至于事之必成，则注定已久，曾向梅姐露其端，而未与卿卿说其详耳。”

莲喜问其故。生曰：“吾初春谒吾师之前一日，凤巢谷有知微翁，精数术，吾投问之，许我‘佳配’二字，又曰‘觅莲得拳藕’。故向一见卿于梅下而已动心，今再见卿于池侧而即留意，岂知前后所见即是一名。故荷亭之匾吾即名曰‘觅莲’，以应前数；所谓得藕之藕，盖必佳偶之偶也。不然，卿固深闺艳女也，无故而相窥，则视生为何等轻薄子哉！”莲曰：“信有是，则相如当北面，文君甘下风，吾二人之数，岂偶然也。”因共至觅莲亭上以瞻是匾并《西江月》词。二人凭栏倚肩而坐，虽牛女之夕不减也。莲曰：“今夕何夕，巧笑之，其啸也歌，如此邂逅何！相思之债，今日可勾，姻媾之好，今宵亲订，百岁千朝，幸

无轻弃。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异日富贵，无忘今日在池亭上也。”生曰：“卿可为深虑矣，天下岂有负人一春子哉！”莲曰：“今夜视昨夜，心事霄壤，第不知后夜视今夜何如耳。”各各相视而笑。莲曰：“礼之至严者，男女也。妾与君子略无夙昔之好，而吟风咏月，至倾腹吐心，是礼外之情也。吾二人行事，何异墙花露柳哉！”生曰：“不然。情之至重者，男女也。生与卿卿已有半年之会，而守信抱负，绝寸瑕点辱，是情中之礼也。吾二人心事，则如青天白日矣。”

又携手共至假山，以宜春间不谐之郁。时团月在空，皎皎如昼。生细观莲，抚其肌体，莹然冰姿，湛然月质，深自庆曰：“无福也难招也。知微翁预占我为喜事福人，岂应在卿身上乎？钝口拙舌，敢申一赞，实非虚誉，卿以为何如？”

娇滴滴，月下芳卿。笑欣欣，自可人情，两山淡淡，双水澄澄。软软柳腰弄弱，小小莲步徐行。绿扰扰宫妆妆云挽，微喷喷檀口香生；浓艳艳脸如桃被，柔滑滑肤似脂凝；纱袖笼尖尖嫩笋，一种种露出轻盈。诗句兮灿灿，歌韵兮清清。天造就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真真的苧萝堪并，端不数崔氏莺莺。呵，今日里谆谆盟约，何日是意融融、乐陶陶，遂一钩新月带三星。

莲曰：“嘉奖太过，恐盛扬之下，其实难副，深自愧也。”

时爱童睡醒，夜已过半，久不见生，探步莲外，适逢素梅于外，二人各言其故，大笑不已。童曰：“孙刘二人终非好相识也，私期暗约，已及数月，不为城阙奇逢，必为丘中乐事矣。”梅曰：“莲娘贤女子也，刘君真君子也。大德不逾，乌有苟行？两为才炫，少露锋芒，久有积心，觅期望罄，必相与步月清谈。试往寻之，休得惊恐。”童目梅曰：“半帘良夜风和月，一对青年我共伊。乐时乐地，无以逾此，愿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了所未了，何如？”梅曰：“且不了罢。”童曰：“吾不对句，还我便罢。”曰：“何对？”曰：“守桂官。培桂轩前逢桂姐，得其所哉。”梅应曰：“爱莲子，觅莲亭上哄莲娘，不可道也。”童曰：“好对。同往何如？”梅曰：“不便。”

童行未数十步，二人背月而来。生问曰：“何至此？”童曰：“睡醒无聊，偶成《西江月》词，会中无以为乐，敢弄斧班门，以助一笑。”莲蹑生足，曰：“去。”生曰：“听，无伤也。”童嘻然曰：

东舍多情才子，西邻有意佳人，看来何等热亲亲，恩爱一言难尽。不见不胜萦挂，乍逢乍觉欢欣。可怜未遂洞房春，常把诗词伟信。

莲笑曰：“强将之手无弱兵。昔有弄臣，今有弄童，童殆在之匹矣。”生曰：“童比得素梅否？年幼未谙调情，吾常岑寂也。”莲曰：“何为有此语？”曰：“吾得于假睡中。”莲定睛不语，瞟地而笑，不与生别，径去。去与童返，称

莲之真见厚情。

莲至，求门不得。梅曰：“为莲娘逾垣而相从，故我闭门而不纳。”莲曰：“两贤岂相厄哉？”梅放手，曰：“适刘君携手而同行，何乃过门而不入也？”乃又拱手曰：“今夜亲遇盗跖，入宝山，学伶俐，岑寂之债勾完否？”莲以实告，曰：“此事惟我能之，亦惟刘君子能之。身亲经历，始信汝向日之言不我诳也。然吾极恼假睡者。”梅沉思曰：“何谓？”曰：“窃听人言。”曰：“非假寝，何由得真言？”莲曰：“何以对人言之？”曰：“可与言而言，表莲娘独寤寐之真情耳。”后生得莲约，不能自举。

忽一日，守朴翁至，语及通家有话，情义恳切。命童取酌，饮于荷亭。生指女室，问翁曰：“吾数日见一女于隔池，前日又睹二女于隔窗，仪容秀雅，气象闲都，得大家风范，何与吾丈同园，而且不限彼此也？”翁笑曰：“看得何如？君欲得之否？”生曰：“焉敢望此。”翁命守桂：“至吾书房匣中，取写就启来。”启至，乃守朴翁奉生父者。翁持启谓生曰：“此吾邻孙氏女。其父，前日会中沧渊公，少吾一岁，为至交者。无妻儿，止一慧女，故付产于我，就吾室居，已及五载。是女德色双全，写作两妙，尝自矢不配凡子，是以高门望族求婚未获，吾子得此佳配，所谓君子好逑也。因未禀命尊翁，未敢擅举。明日宜结婚姻，当达是启，以为撮合山。”生喜甚，且感且谢，曰：“知微翁验矣。”

次日，翁遣人至生家。生父特定至守朴翁家恳媒，乃知生父与莲父为同席友，昔同交游者也。守朴翁即过孙氏议，誉生为佳坦。而莲之母舅乐水公适有书至，莲父与守朴翁共观之：

承命遍阅多士，无可为甥女配。吾徒刘一春，人中隽也，百长俱备，一跃可期。执斧者至，即可慨诺。玉润冰清，缘分甚雅。智生顿首。

二人执此书大笑，二媒不约而同，益信婚姻之数定矣。莲父曰：“此生，金石君子也，小女多缘，倚此玉树，附此松柏，有何他辞。”

莲父名士龙，号沧渊，曾补庠生，雅好山水，不干仕进，行乐二十余年，自访友吟酌之外，别无营心。家资素厚，而止得莲。初，莲之母善相，对莲父曰：“吾女怀生颇异，当颖敏出群，后必有放达之才。才充则性逸，然少心昂然，幼貌端庄，逸中有检，万无一虑。且夫主必贵，因夫贵及可预喜者，恨吾不及见之。尔得所依，生女胜生男矣。”后母丧，沧渊尝为女卜婿，屡对赵乐水曰：“吾欲觅一快婿，以托终身。若得才郎雅称斯女，余无计也。”及守朴翁偕乐水书至，故欣然从之，即订择日行礼。莲曰：“天岂从人愿乎！”梅曰：“二人花前月下，万约千期，月下花前，千期万约，都为干热，而媒氏片言寸柬，即成终身姻契，信哉！娶妻如之何，匪媒则不得也。”笑成三五七言：

月之前，花之下。

用尽两家心，说了千般话。

冰人双脚系红丝，天河早愿银桥跨。

莲喜，奉生书曰：

妾自覩君子，情窦丝牵，言句不法，热中无能自持。盖自幼失仪，蹈此丑相。反躬沉思，汗颜丑貌，过蒙不贱，屡暗惠私诚，要盟星月。妾恐寒盟，贻哂君子，是用眷眷切虑，寤寐永叹，若坠深谷。幸自天作，得侍频繁，俾数时花月情，假诺成真，眉睫耀喜，寤寐增荣。自此向时夙恨灰散，前日无聊之句，不屑睹矣。快中草布，素梅即刻可遣回。外象牙香筒一对，玳瑁笔屏一面，不足珍，供文几一玩。惧酷吏欺人，万千宝贵，宝贵万千。妾莲敛衽拜。

又细字书曰：

据有定配，此柬实为赘词。喜不自胜，聊以志喜。笔札有罪。

生得书，曰：“莲娘心多，欲汝即回。吾与汝今有瓜葛亲亲之情，幸叙不妨。”梅曰：“人苦不知足，既得莲娘，复欲外生根业耶？守志不终，恐宋玉、长卿笑人，莲娘候久起疑矣，姐夫不惧哉？”生即复书：

重佩卿爱，仰奇无涯，笔舌难谢。追思唱酬，得只言片句，如宝和璧隋珠，自揣犹以逾越抱愧，敢望金石月盟，俯缔丝萝而不鄙予？又荷云笺，心口书词飞示，客窗得此，如病渴怀嚼清冰，令人心骨透爽，冷然解恨。梅姐不敢久留，谨以琥珀珠二枚、水晶镇纸一座奉答。前坠金钗，陪我岑寂之思，甚不忍忘，谨附如璧上。余情欲露者，弗惮梅姐再往复。春生再顿首。

次日，守朴翁以七夕，设酌小楼。散归，坐月，梅至，邀生至荷亭。莲具攒酌于亭上，曰：“前会匆匆，今家尊以朱陈二家轮约自往，尚三日未回，故假牛女之夕，屈话通宵，以贺喜。”生曰：“今宵比前夜更何如？”莲曰：“似为胜之。”生曰：“早信数定，梅树下即可浼媒，何用许多唇舌为花月粉饰文貌？”莲曰：“得之若易，无此相亲，情极始谐，殊为两快。”因命素梅行酒。莲及问童，生曰：“今名分已定，不敢与矣。”共与谈今古，相敬如宾。莲曰：“君子可谓风流学士，使寓邮亭，则风光好词当盈箱积案矣。”生曰：“古有官妓，达人随地生春，偶通一笑，于官箴、于心术、于阴鹭亦无大损。惟知其为驿卒之女，则当以良家人礼待矣。而乃一夜弄丑，故人笑秀实，至今齿冷，若以吾一生心地遇之，虽百熙载焉能浼我哉。”莲曰：“假山初会时，君子罪拟得不合否？”生曰：“竹窗私顾时，卿罪亦在末减。然月下之会，乃见真性，此卿之所以为卿，我之所以为我也。”莲曰：“古人远绝女色，如防火水中，避溺山隅，良有以也。”生曰：“但存心里，正何必痛绝而远之？女有夜投者，吾哀其穷，收之而已耳。今有托妻寄子者，果绝德乎？鲁男子者，不能信心、不能克己者也。且天地间无私物，分中所得私何？在夫惟妾，在妻惟夫，无分毫可假。是可

苟也，孰不可苟也。此上见得分明，自无难遏之欲。吾与卿熬煎至今，梅姐周旋身侧，亦过欲心第一关矣。”莲曰：“一夜话胜十年书。”生曰：“读书不识节义字，所学何事？”莲深然之。时值天光，各各回室。

越数日，槐黄逼眼，桂香薰心，生欲赴省应试。莲知生之踏槐也，绘一折桂图，书一《步蟾宫》词于上，命梅贻生。

次日，守朴翁送之，曰：“今日此行，准期发解。”生曰：“岂望翰飞，终愁迹滞。但不敢自诿康了，以伴孙山。”抵家而行。途中见山含烟紫，鸟想胞阴，口吟一绝：

落日山含紫，千山鸟树声。

长途人怯马，琴剑伴西行。

后棘闱战罢，生独处一室，功名在心，百无聊赖。城西有一胜湖，碧域千顷，两岸芙蓉，不断嬉游，四时箫鼓，亦乐地也。生步于湖堤，俄阴一舟，坐数游女。近视，一女貌类碧莲。生祈一讖语，视女曰：“今日游湖，明日可看迎举人。”生喜甚，买醉步回，乘醉卧于西窗。良久，见一女逾窗而入。生迎曰：“吾昨游胜湖，有美女貌类于卿，甚加想念，今幸远临，客馆之乐遂矣。”莲曰：“别后寤寐思服，此战君必奏凯，故特远来。人生乐事，惟在登科，欲以观夕荣耀。”生呼童备酒，为莲洗尘。闻一人推门，甚凶恶。视之，乃耿汝和，愤然入室，肆为丑詈，以为莲私奔，特自辽东带三五恶少至，必欲得莲。生大愤，以铁如意碎其首，恶少惊散。忽然而醒，乃梦也。起而坐，闻街上传捷声，生以《诗经》中式第十四名。越数日，会同年于公所，作一词：

圣世崇文网俊英，棘闱共奏凯歌声。选材误厕明经史，笑逐诸公笑学步瀛。初显姓，乍扬名，忘将方寸负生平。预期学个经纶策，拟待他年答圣明。《鹧鸪天》

生家闻报，贺者排门。莲作《再团圆》词，遥为生庆。词曰：

朱衣点额，文场一捷，何乐如之？鳌头独占，龙门跃过，稳步天梯。

青云路上，月中桂子，折得新枝。长安春暖，马蹄蝶躞，杏花吟诗。

时登科录至马二皋处，不胜欣慰。而适升兵备副使。有土贼金三重者，称虎将军，号百胜战，聚众作寇。二皋以生便弓马，且少年，不欲其连捷，因差人迎生。生欲荣归毕姻，而偶得此信，叹曰：“人为财役，士为技忙，我之怀矣，自贻伊戚矣！”

及归，过拜乐水，即拜守朴翁家，于园中止宿焉。时届季秋望后，月色正明，夜半，微闻叩窗声。视之，素梅立月下。生欲求莲一见。行未十余步，莲亦至，贺生曰：“妾闻君子捷，大称平生。别已两月，又闻有远行，伤春未已复悲愁，何日赋归舆，使妾免立石之望也。”生曰：“别后值凄凉天气，莫以我故

，致减容颜，惟强饭强笑为佳耳。”又嘱梅曰：“久荷深情，未酬分寸，莲娘起处，为我周旋。”莲又嘱曰：“此去客途甚赊，早晚当护风霜，到彼宜防进退。使群盗未平，须效赋诗退虏，毋必欲杀贼奴，致躬冒矢石也。”梅曰：“彼此情非立谈能罄，露冷衣襟，难为娇体。”生曰：“不过三四月，决有回期，拼割今者之悲，以待将来之欢。”各相看而别。

次日告归，求爱童为伴，守朴翁赠之。童亦喜得所依，快心特甚。

至家，生父命行。生偕家童、爱童并本县差送夫役而往，深谷逶迤而生是涉，高山岩岩而生是越，途路倦体，离思萦心，占一词：

辞故里，拂行鞭，人倦长途马不前。一担新愁挑着去，谩劳枕上自熬煎。

### 《捣练子》

生抵任，舅氏劳之曰：“尔青年，但知章句，未谙事体，以后出仕居卿，必有任性使势、强占侵夺之弊，若今不肖士夫所为，致往往为人诬讪，羞亲辱祖，损德隳名，皆由不曾经历之故，故人人以少年高科为不幸。此行历途路、涉江河、任劳苦、经饥渴、冒风霜，亦足以老才坚志。且住衙内，略晓宦情官况，于仕籍上不无少补。故招尔来，可省吾言。”生曰：“然。惟舅舅教之。”

此时金贼死，群盗无首，逃散者多。生喜遣家童归报平安。嘱私致封书于莲。莲拆观之：

一别来，隔离别恨关几重，有如许高大，惟梦中私越以会卿，不知亦开门接我以话一通宵否？抵任后，幸群盗渐散。然日夕难挨，茫茫间阔，吾意八九月矣，计来未满旬日。独坐愁苦，每一念之思，顷迷心忽，浮身如土偶，肠骨欲沸热，强起步之，竟昧南北。回想荷池之侧，如瑶台仙界，如阆苑蓬莱，欲再于此领佳句，何能，何能！各天遐想，无欢有恨，无乐有愁。始知别离之况，在百情中为独苦。短笺百诉，长漏无俦，无奈，无奈！月夕之嘱，言犹在耳，临灯修楮，心悬妆次矣。短词达意，崇昭好好。

夜阔梦难收，宋玉多情我结俦。千点漏声万点泪，悠悠。霜月鸡声几段愁。难展皱眉头，怨句哀吟送客秋。蟋蟀床头调夜曲，啾啾。又听惊人雁别楼。

### 《南乡子》

忆思多处红珠滴，秋叶落添愁。寂寂孤身客，通信托归鸿。逐句迴文《菩萨蛮》

莲读罢，谓梅曰：“刘君之思吾，犹吾之思彼也。”即集古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遥遥万里帆，茫茫终何之。

如何有所思，而无相见期？

终须一相见，并得两心知。

莲自生去后，已过月余，未尝举目视窗外，未尝移步至池边，未尝试笔挥一词，未尝启口吟一句，惟镇日静坐，略习女工。至是登楼，感望中之情，叹曰：“古树栖成阵，空山叶做堆。如此天气，奈离人何！”偶成二词：

飘荡寒风天色惫，帐里佳人，暗老应无奈。霜里荷房今又败，碧莲冷落无聊赖。盼望郎君天海外，种种新愁，交付谁人卖？为君褪却腰围带，为君兜下伤秋债。

愁思锁眉峰，愁损芳容。愁肠寸结泪抛红。愁对银增叹息，愁转加浓。愁自举金钟，愁倚屏风。愁闻谯鼓送冬冬。愁拥孤衾寒似铁，愁整薰笼。

俄而素梅至，手持白绫一条。莲接之，曰：“此洁白可爱，足堪题写。试集古五言古风一章，或珍藏，或远寄，待刘君子观之，表别后怀思之意，何如？”碧莲曰念，素梅书之：

彼美洛阳子（任），  
词气浩纵横（杜甫）。  
学成文武艺（神童），  
于今独擅名（李白）。  
自嗟贫家子（杜工部），  
菲质不足营（谢惠连）。  
知子之好之（诗经），  
怜君如弟兄（杜子美）。  
喜在常相近（苏武），  
劝君勤六经（杜子美）。  
郎月同携手（沈炯），  
逍遥步两楹（曹子建）。  
生为并蒂花（陆鲁望），  
春风语流莺（李太白）。  
分手信云易（萧琛），  
孤搓自客星（杜子美）。  
自君之出矣（鲍令暉），  
凛厉寒风升（曹毗）。  
莲寒池不香（鲍泉），  
芦冻白花轻（阴铿）。  
感此伤妾心（李白），  
万恨满心生（简文帝）。  
有怀无与言（王安石），

愁吟与独行（方干）。  
欲言无子和（杂诗），  
绿琴歇芳声（韦应物）。  
玉簪久落鬓（刘孝威），  
淹涕闭金屏（何逊）。  
粉泪羞明镜（庾成师），  
结镜待君明（王融）。  
愁人心已枯（孟东野），  
金翠暗无精（宋孝武）。  
所思在远人（古诗），  
回顾览园庭（陈琳）。  
升高临四野（鲍照），  
疏扉望远城（简文帝）。  
寸情百重结（范云），  
望极与川平（谢朓）。  
远极千里目（鲍照），  
举目增凄清（孝武帝）。  
天目孤烟起（范云），  
落景照长亭（卢思道）。  
夕阴结间幕（谢惠连），  
层云郁冥冥（陆机）。  
引领还入房（枚乘），  
托梦通精诚（王仲宣）。  
夜中枕席冷（刘屏山），  
挟纩如怀冰（杂诗）。  
幽闺多怨思（王筠），  
单眠梦里惊（阴铿）。  
自羞泪无燥（江总），  
终怜梦泣琼（刘子）。  
静夜不能寐（魏明帝），  
历历听钟鸣（豫章王）。  
欲因晨风发（李陵），  
乘之以遐征（石崇）。  
无由一化羽（刘孝威），

太虚不可凌（陆机）。  
爱聚双情款（宋孝武），  
含情易为盈（谢灵运）。  
独有相思意（祖孙登），  
丘山不可胜（鲍照）。  
思君令人老（古诗），  
慨然独抚膺（张茂先）。  
灼灼佳人姿（陈伯玉），  
谁能久荧荧（阮嗣宗）。  
哀哀自熬煎（韦应物），  
嗟嗟劳我形（张九龄）。  
寂寞对寒窗（萧子范），  
绿面照窗棂（古诗）。  
光照窗中妇（萧子范），  
劳歌寝兴（杜工部）。  
论今无新喜（张华），  
愁与醉无醒（杜工部）。  
梅蕊腊前破（杜工部），  
寒华徒自荣（陶渊明）。  
■■度云雁（谢惠连），  
音音不可听（张九龄）。  
春人竟何在（梁元帝），  
羁栖尚甲兵（杜工部）。  
一身千里外（顾况），  
却来犹未能（周贺）。  
开屏写密书（邓铿），  
离恨正相仍（裴说）。  
谁谓情可书（谢宣远），  
心悲书不成（刘孝威）。  
久要谅有誓（谢惠连），  
归舟返帝京（杜子美）。  
何时当奉面（左贵嫔），  
相见眼终青（杜子美）。  
甘与子同梦（诗经），

永副我中情（陈思王）。

梅书毕，曰：“相思之意，若出天成，至矣尽矣。何中无联？”莲曰：“予岂忘此’谁与为联’哉？”梅笑而收之。

过月余，生欲辞归，舅妗恳留，勉强承命。时生接承上下，极谦以周，而又以文词弓矢冠绝一方，虽邻郡牧守，无不倾盖如故，相与赓和唱酬，名日益起。

一日，登衙后福全山，其上有留月松房，左有招凤亭，右有驯鹤亭，又前有寄月亭，可以周览遍望。生坐台上，爱童带弓矢至，扮饰俏丽，动止轻活，愈见可爱。生抚之曰：“汝亦为悦己者容耶？”童曰：“聊落他邦无别伴，随行童仆作亲人。相公云云，何也？”生以立石上有一鹰，取弓矢在手，问天买卜曰：“我家父母兄弟无恙，则一发中之。”果应弦而毙。又见古木上一鸦，又私卜曰：“碧莲无恙，亦能中之。”鸦随矢落。生曰：“快活哉！异方得一平安信矣。”童曰：“不意能命中如是，纪昌、由基不过也。”生曰：“是不难。”有鹰自南而来，生曰：“吾此外有喜事，则中此。”亦一发获之。童曰：“即此三箭，可定天山。”生亦有喜容。坐亭上，与谈乡话。久之，见残照笼松，轻烟浮栋，忽动乡思，作绝句：

旧愁万种推未开，又苦新愁眉上来。

无限云山无限恨，思乡慵上望乡台。

归与妗夸文耀武，围炉而坐，饮于灯下。更一衣，袖里得碧莲旧词集古一阕：

当时书语正堪悲（田昼），不用登临怨落晖（牧之），今在穷荒岂易归（郭勿甫）。酒盈杯（韩无咎），拨尽寒炉一夜灰（吕蒙正）。”《忆王孙》

又首尾联环二绝：

客病恹恹有自知，相思最切月明时。

灯花落烬人初睡，梦入香山带月驰。

梦入香山带月驰，觉来偏是五更时。

鸡声啼落关情泪，客病恹恹有自知。

后舅以事公出。有一婢曰云香，文雅而秀丽，妗信爱之，尝与生饮，则命香侍之，且许陪饮。舅之婢六七人，皆爱生，而云香尤甚，备切温存，常较手技，或与燕笑。生虽与之戏谈，而以碧莲为念，信誓自持，虽暗室相值，虽幽室久处，虽执手相欢，而无一丝毫苟简，盖良玉之温润而栗然，涅而不淄者也。然赋性天植，平易可亲，虽不媚人，人自近之。故常自欣幸曰：“平生得结儿女子之缘，随处皆亲美丽，以有脚阳春，一路福星目我可也。”

一日，天气甚寒，香恐生客边衾薄，躬至生房，检生寝榻，见几上有花笺

书散句而云：“枕生寒，孤衾积冻”。香曰：“吾亦虑此，何不早对吾言之？”又曰：

会少欢应少，心多梦亦多。梦中相会时，休使遽分离。无情是鸡声，惊开梦里人。愁看灯影陪孤影。厌听鸡声催漏声。一种相思两处愁，两地相思一样愁。

香看毕，生自外来，觉有寒意，香解衣与生，生即服之。香询生曰：“适阅数句，何多情思语也？”生曰：“绊迹异方，思有千万，然亦奈之何！”香抚生曰：“客处宜善排遣，而行有嗟，坐有叹，吾为二哥不祥。”生承香之慰解谆谆，又爱香之温情缱绻，乃令香闭门，引就床共坐，抚摩戏而试之。香不为动，自起开门曰：“不可坐此，不愧轩中备酌敌寒，可即往。”生至，姁先已坐定。酒间，姁指香曰：“能歌。”生出莲词，香歌之，余音袅袅，遏云绕梁。生赞赏不已。与香登望阙楼，闻雁声，生不乐。香曰：“受恩深处，不殊于家。主母待君，过逾常格，妾虽下贱，亦足随侍，何乃自苦如是也？”生曰：“汝亦知我心乎？游子思故乡，吾亦欲归耳，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也。”作歌示云香曰：

腊里客中身，客身今也久。惆怅登楼豁病时，嘹唳一声来雁口。殷勤封信问所之，尺书能寄吾乡否？雁飞不顾怀人情，我亦无言空翘首。望断孤飞魂亦飞，孤身常为北风羁。几树晚声送萧飒，落叶声中寒侵衣。斜阳满地鸦知返，何事游子无还期。愁转加，半床客梦绕梅花。无际长更眠不稳，催听寒鸡报晓衙。睡起凭高望乡国，归途多少云山遮。

次日，生睡方起，忽云香与真真各折梅花一枝而来，皆以梅奉生。香曰：春在吾家了，殷勤赠一枝。

广平才调好，得韵便吟诗。

生独执云香一枝，曰：“倒转又好。”因对香注目而笑，若有所思。真真见生内着云香小衣，即疑生有私于香而故遗落己也，嗔曰：“色不如，诗不如，奉承不如，梅花亦不如也！”掷梅于地，怀憾而去。生忆碧莲之遇，始于梅轩，云香之爱，不殊素梅，睹物思人，无暇礼真真。香见其去，笑曰：“丑奴儿，又作此状。”生因作一词名《丑儿令》：

佳人报道梅花发，暗度香尘。树缀琼英，放出梅稍雪里春。一枝欲寄江南信，传与多情。望尽长亭，恨无南归驿使人。

残腊将尽，父母以生未娶，久在外省，而碧莲亦时有小恙，故遣前价召生。莲闻之喜，而价私至求书。莲预以五彩绣线结成二歌，效织锦回文之意，又书一阙于小笺。价至，生得家报，如珍万金，又得莲词，未启函如见面也。与云香观之。香曰：“苏若兰之巧，女相如之才也。”生曰：“汝赛得否？”香曰：“之与美玉。”生读之曰：

妾望君兮水隔水，君望妾兮山隔山。惟有梦中情更切，不辞山水接君颜。枕边梦去心亦去，醒后梦还心不还。而今万点相思泪，焉能弹点到君前？夜寂兮不哗，月明兮窗纱。有怀兮耿耿，所思兮天涯。尺素兮谁寄，望目兮云赊。吁嗟兮忘寐，知心兮灯花。

又一《玉蝶环》词：

几时慵整乌蝉鬓，香消兰烬。临床修楮付亲亲，泪湿数行书信。    近日衷情休问，欲言先恨。君颜远在五云端，目与行云无尽。

香曰：“君所匹，有如此慧。”复他顾曰：“宜乎视我如道旁苦李也。”生略哂之。香又曰：“当宽心。翁归，须赞行。第下妾缘慳，无由久视君为恨。”生曰：“清风无老日，明月有圆时，暂时虽不忍，后会谅有期也。”香潸然泪下，呜咽不禁。生问其故，香曰：“心腹有苦事。”生曰：“何不言？”香曰：“吾志得谐，则不必言。不然，则汲汲过此生，无可言也。”生曰：“汝志度得可谐否？”曰：“易则至易，难则甚难。”生诘之，终不言。生亦不忍舍，小贴书一别词：

多时旅邸迟留，欲归难。今日未离行处，怕阳关。    轻别去，何由再睹红颜。一夜清清好梦，到伊间。《上西楼》

香得词，含泪藏袖中。至晚，香亦以小帖书《桃源忆故人》词，预以送生：

仰君德望山来重，咏月嘲风曾共。巾栉惭非鸳凤，情爱无限重。    缘慳又值乡心动，念想都成春梦。未到先怀心送，一曲俚歌奉。

香方书毕，而主父自外回，置之袖中出迎。至真真房，取帕抹额，而二笺俱失于地，初不之觉，被真真拾之。真真不识字，意必有他说，因前憾，上是笺于主父。主父怀之，私谓生姪曰：“云香，吾知其颇识字，不意其工于题咏。然据此二词，则是婢似有浪子野心。岂以吾甥之循循雅饰者，而亦留情儿女子耶？”姪素爱生，且素怜香，解之曰：“吾察生举动颇端，常令香为彼行酒，男女各敬爱，故相牵恋如此，观其词，足征其行之无他矣。”舅曰：“明日赠之，俾两情允惬，何如？且已为仕途中人，置作别室，无伤也。”姪大喜，俟舅出，坐于密室，令小鬟秋翠呼云香与生来，谓生曰：“汝曾作词与香否？”谓香曰：“尔曾作词送行否？”二人默然失色。姪曰：“我知无害，语落于真真，真真上于主翁处矣。”生大愧，无言而去。云香跪而告曰：“毫忽举动，主母素知，可一方便否？”姪备以语之，且嘱以弗言。香言释曰：“塞上翁之意，失马不足忧也。”至夜，又书一笺授生。生曰：“汝慢藏殃及池鱼，今又何词？王真真知否？”香曰：“君试观之。”

尘埃弱质兮若转蓬，王孙未遇兮恨忡忡。云笺一幅兮偶成功，丝萝有日兮

附乔松。与君行兮缅挹春风，我心写兮谢彼苍穹。

生沉思曰：“岂易得哉。”亦不以着意。香微笑不止。生曰：“何笑？”曰：“若果有此事，岂不至乐至乐也哉！但今夜明月，无颜见主翁，特至与君画策耳。”生曰：“由他。”又问以前日涕泪之故。香又堕泪曰：“妾非君舅衙中粗婢也。原为苗氏之女，小名秀灵，赖母训，通文墨、列传，少负女秀才之誉。父以纳粟补官，任府事，过雁岭，夜被盗逐散，吾于茂草中潜形。次日遇府主过，讳姓易名，乞哀求活。虽不以常婢待我，然不得不与真真辈为伍。思亲不得见，家无可归，身未有主，故遇君子不得不动心耳。若得侍君子，事莲娘，运帚操箕，磨墨捧砚，亦免失为下人妇也。”生怜而礼之，曰：“吾不知，慢卿多矣。然必欲我从，则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会秀英与爱童至，香驰去。

次日，舅妗设宴饯生，命小婢促云香出拜，衣裳楚楚，威仪棣棣，堂然大家状也。妗见之喜。生疑，问故。舅曰：“是女非凡婢，可以侍吾甥，汝善待之。客路花枝少添春色，不必辞。”生喜过望，方悟知微翁“折桂获灵苗”之句，二书童“取次求新藕”之言，复名云香为秀灵。生谓之曰：“古人有获人之女而为之嫁之者，吾为汝择配正名，汝欲之乎？”秀灵曰：“吾志已决，他非所愿矣。”生偕童辈辞舅妗而行。二皋差人舟护送，各各加厚赠。

生在舟中对秀灵谈遇碧莲始末，且曰：“莲娘新匹，秀灵远从，人间俊艳，一网收尽，吾当高筑铜雀以锁二乔。昔时素有此志，今果然矣。”至晚，秀灵另设寝具。生强曰：“汝惧真真见之耶？”秀灵曰：“此行幸有终身之托，明日侍帟房，拂衾，固不敢辞。但莲娘未遂于归，而下妾先承私爱，于心安乎？正嫡妾之分，当自今日始。”生正容谢之。曰：“好议论，吾不如。”

逾数日，舟次于清源市头，值年家，停舟往候。爱童闲行小巷，数妓倚门献笑；一妓自骑回，讯之，乃许文仙也。文仙亦认爱童，童即驰报生。生特至，问曰：“汝何至于此？天幸适逢其会。”文仙曰：“君别后，相念惟心，意欲谢烟花、洗脂粉以守君，鸩儿揣知此意，以他词给我一闽人游，泛舟至此，复陷我，规利而去。前耿汝和过，因与君厚，曾嫁侮于我。若得借升合湘水以救涸鲋，此君夙昔之余爱也，敢不衔结以报。”因询碧莲之事，并生别后情及远行之故。生悉告之，且曰：“久念真情，今在难中，吾当援拔。”即谋于秀灵，以百金赎焉。生曰：“长条虽近他人手，鸾胶幸续断弦声。更相得贺可也。”与之偕至舟中，谓之曰：“此系官舫，更非闽人之舟比。”文仙曰：“向谓得君捷，妾亦分荣，今荣及于妾矣。多谢，多谢！”至晚，文仙亦辞生，荐寝于苗。生曰：“反见外乎？”文仙曰：“侧室尚未谐欢，路花岂宜窃趣？俟君归后，当整旧好，惟命也。”生曰：“汝亦能之乎？好议论，吾不如。家人离，起于妇人睽，汝二人不睽矣。吾当成汝之美。”生在舟中伴此二女，歌音曲韵，溢耳陶情，乐极

无涯，欢爱有待，可谓登仙舟、行世上，真奇遇也。

后经凤巢谷，生慕其前数大验，将欲问终身事，诚意登访，而知微翁已灭迹游五山矣。生返舟，值仲春末旬，草色浮青，野菜添绿，而夹岸莺花，无异去年春景。生对文仙曰：“汝记得春亭之词乎？《忆秦娥》一阕，吾二人之月老也。”文仙曰：“有往日然后有今日，诚不敢忘。”生又对秀灵曰：“《上西楼》一阕，吾二人之媒妁也。”秀灵曰：“莲娘何自而得之？”曰：“红雨亭一诗，又吾二人之冰人也。”文仙曰：“男女有词，婚姻赖之。如之何其废词也？”各各谑笑。忽爱童指前村曰：“此见龙湾，抵家不及百里矣。”生喜，吟曰：

忽指前村近，行行意自欣。

风尘他处客，花柳故乡春。

客思归诗时，新人共旧人。

倩言灵韵鹃，传信慰亲亲。

翌日，至家。武南翁选日为生毕姻。莲父欲以素梅为从。梅曰：“老父子居，晨昏当代温清。”言甚恳切，莲父不强。

佳期已至，生行亲迎礼。重以他乡返旆，获就新婚，桃夭逞媚，黄鸟啾鸣，正之于子归时也。乐水偕守朴翁毕集，咸谓：“新郎新妇，足称佳儿佳妇，遽此佳配，人间绝稀。非先人种德，文福双齐，何以至是！”

暨晚生谓莲曰：“相会周年，今偿此志，想前度刘郎今又来矣。今晚比觅莲亭上之夜更又何如？”莲曰：“又觉胜之。盖假山之会面矣而未心也，琴箫之会心矣而未真也，荷亭之会真矣而未亲也。至今合卺之会，则……”莲笑而不竟其言。生曰：“何故？”莲曰：“自君子别后，肠一日而九断，心一夜而九飞，引领成劳，破粉成痕，立影对孤躯，含啼私怜耳。别久而有今日，思久而有今宵，何谓不乐也。”莲又指自身曰：“此无足贵，但虽与君子幽会多时，而此身仍为处子，亦足以少盖前愆。使前日惟欲是从，则今宵之愧心愧容，无由释矣。”生唤秀灵至前，述其言，抚其膺曰：“彼亦仍处子也。”莲重感而敬之。是晚，共赋一词：

莲曰：“君有题柱才。”生曰：“卿比生香玉。”莲曰：“乐意相牵丝幕红，万愿今宵足。”生曰：“桂榜喜书名。”莲曰：“洞房谐花烛。”生曰：“并禅比肩入绣帷，两两鸳鸯逐。”（《卜算子》）

生于枕上视莲，若人中之仙也；生自视，若仙中人也。得意处，与寻常伉俪大不相侔。生歌曰：

天上姮娥降尘世，堆出万般娇俏。不弃寒微，德音来教。争夸天喜加临，更羨门阑光耀。休谈孟光，不数温峤。妙、妙、妙！愿得卿难老，吾常少，谩唱低随，永赋白头欢笑。

莲曰：“向欲窃玉偷香，今幸同枕席，白头之愿遂矣。惜不令耿汝和知之。”少顷，秀灵至前，生笑谓曰：“惜不令王真真见之。”又指秀灵，戏谓莲曰：“水必以此介嫌，未见卿时，知微翁已为我先聘矣，卿向见‘折桂获灵苗’之数是也。”莲曰：“文仙吾尚爱之，况于苗乎。”秀灵喜歌柏梁诗：

绿纱窗外莺声晓，小桃枝上春光好。  
百年夫妇伸偕老，旧恨前思今日了，  
兰香吐篆烟袅袅，红丝新结同心巧。  
才郎万斛明珠宝，女貌千娇冠尘表。  
昨宵好合情多少，洞房自有蓬莱岛。  
交颈鸳鸯比翼鸟，乐事应浓愁应扫。  
云情雨意方倾倒，绸缪恨却鸡声早。  
妾惭体质尘埃眇，荷辱垂青愿相保。  
□木恩覃思结草，聊成新句歌喉小。

莲曰：“妙哉！始吾与素梅亦颇自许，今又是秀灵，乃知天之赋人无尽，君才之感召一至是也。”愈爱愈敬，呼为“妹妹”。自此家庭之际，其乐也融融矣。

生后承父母之命，迎莲父养之。为爱童娶素梅。文仙归后，生另处一室，小婢一人事之，待如家人，莲父、秀灵皆爱之，无间言，衣饰食用，皆与己同。

一泰随发科，同登进士。生任国博，历任至少参。居官清慎慈和，所至有去思。父母受封，即乞归养，捐俸资以周亲族乡邻之贫乏者。所居之前，辟一花园，广培草木，饶绿繁红，引水为池，环以石栏，临池构小堂，署曰：“清白。”堂之后有文昌楼，又后有聚珍阁，遍积古今书史，时阅览其中。著所得，以立言不朽。池之东，面池一室，署曰“寄趣”。池之西，面池一室，署曰“逃尘”。俱备有玩器。春、夏、秋、冬择方隅为四亭，春曰“数花亭”，夏曰“来薰亭”，秋曰“晚翠亭”，冬曰“耐寒亭”。堂之前有池，为一轩，署曰“自得轩”。轩之侧有观音堂，文仙朝夕焚香。轩之前有一室，四壁列名人古画，而署已行乐于中室。左右列两厢房，前种松、竹、梅，署曰：“三友居。”侧穿一径，周绕于文昌楼之后。别置一室，养瑞鹤，列瑶琴，署曰：“琴鹤所”。侧穿一径，以四时花木夹道为屏，直通于清白堂前。家政悉宰于一奉。生日与父母兄弟游乐于斯，或与宾朋剧饮，或与亲戚宴集，或与莲娘游，则必命秀灵、文仙侍饮，以素梅、爱童行酒。熙然春盎，逍遥光景间，则风月以寄诗词者将三十年。

莲娘、秀灵事舅姑以孝闻，待一家以顺闻；各出一子一女。二子为大儒，一女适名门。夫妇共享上寿，其家五世同居。人人传夫妇。

卷之四、五、六 上层

### 【诗词歌吟杂类三十七篇】

（按：原书卷之四收诗、吟类一百零一篇，卷之五收词、歌、赋、曲、赞类五十七篇，卷之六收箴、铭、杂文类五十一篇，共二百零九篇。这里只选取三十七篇，附其全目于后。）

#### 【君臣弈棋】

仁庙在东宫时，尝观二内侍弈棋。因命曾子先生，应制诗云：

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

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征旗逼楚城。

兴尽计穷征战罢，松荫花影满残枰。

仁宗和云：

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金城。

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成功见太平。

词意宏伟，尤胜前诗，君臣器量见矣。

#### 【君臣赠答】

嘉靖间，蒋太傅冕，历仕三朝，致政归全州。朝廷复使聘之，三年不至。皇上颁诗一道云：

闻说江南一老牛，征书聘下已三秋。

主人有甚相亏汝，几度加鞭不转头。

冕称疾，稽首望阙上诗云：

老牛用力已多年，领破皮穿只爱眠。

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苦又加鞭。

终不肯仕。

#### 【咏诗见志】

唐宣宗微时，因武宗忌之，遁迹为僧，时游方外，至黄蘗寺与黄蘗禅师同观瀑布。黄蘗得诗一联云：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宣宗续之曰：

溪涧岂能容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谛观此诗，王者气象，自与人别。

#### 【咏鹰知贤】

崔铉，元略之子也。为儿时，随父至韩晋公滉，滉指架上鹰，令咏焉。吟曰：

天边心胆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

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

曰：“此儿可谓万里前程也。”后宝历三年登第，久居廊庙，三拥节麾，封魏国公。

### 【愍肃诗谶】

少保大司马，钱塘于愍肃公谦，景泰初，监修京城时，见石灰，因而口占一绝云：

千槌万凿出深山，烈火坑中炼尔颜，

粉骨碎身皆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后公因主易，储惨，致大祸。此诗预为之谶也。

### 【题项羽庙】

项羽庙，在内黄乌江道中。岁时，士人过客祀焉。有士人游其庙，瞻像呀嗟，惜其不得秦鹿，竟落乌江之浒，命殒青锋，因书壁以诗曰：

楚水淋淋汉水波，楚山河属汉山河。

范增有意空弹铗，项伯无谋为倒戈。

子弟八千垓下散，佳人一曲帐中歌。

今来欲问前朝事，莫也将军记得么？

诗方就，大风西来，扬沙飘瓦，江涌汹涛，凛有喑哑叱咤之余威。士人曰：“项将军愤郁其未泯欤？何闻诗而遽怒也。”复吟一绝以慰之曰：

巍巍庙宇峙江滨，大将端为血食神。

尊德不须怀旧恨，汉家今已属他人。

由是，风恬浪息，天晶日如故。后有士人，复以诗嘲之云：

君不君兮臣不臣，缘何立庙在江滨？

三分天下犹嫌少，一百纸钱值几文？

云罢，狂风大作，撤转庙门向后，不受其祀。观此，则凡英雄豪杰，虽物故于千百载之上，其英气灵爽，尤轰烈于天地间也。

### 【拏牌卖】

诗宋隆兴仇万顷未达时，拏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三。至一富家，方治棺，就以为题，即书云：

梓人所就像纹杉，作就神仙换骨函，

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也心甘。

又有妇人，持白扇，以扇为题。仇举笔，妇曰：“未也，以红字为韵。”遂

书云：

常在佳人掌握中，静时明月动时风。

有时半掩佯羞面，微露胭脂一抹红。

又有妇人，以笺纸出求题曰：“即纸是矣，纸乃芦雁也。”书云：

六七叶芦秋水里，两三个雁夕阳边。

青天万里浑无碍，冲破寒潭一柱烟。

又有妇人，方刺绣，以针为题，以羹字为韵云：

一寸坚钢铁作成，绮罗里面度平生。

若教稚子敲成钩，钩得鱼来便作羹。

### 【遇盗索诗】

李涉为国子博士，尝过九江，至皖口，遇盗。盗问曰：“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其为盗者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剥夺。久闻诗名，愿求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

春雨洒洒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相逢不识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盗感其诗，果不之夺。

### 【鬼女联诗】

有一逸士，道经一孤村，阴雨，乃吟诗曰：“山前山后雨蒙蒙。”未得接句，忽路傍一宅，有女刺绣帘内，和曰：“才入桃源路便通。”士曰：“偶向堂前逢绣女，”女曰：“岂知帘外有诗翁。”士曰：“三春杨柳家家绿，”女曰：“二月桃花处处红。”士曰：“欲问今宵端的事？”女曰：“想来只是梦魂中。”士曰：“尔鬼耶？”遂不见，惟从棘而已。士惊惧战栗。

### 【束绫赠诗】

宋寇莱公，集众丽女能歌者，赠一束花绫。众意未足，宠妾旧桃乃作二诗以呈云：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又：

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动寒梭。

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吴姬一曲歌？

莱公和云：

将相功名将若何？不堪光景似奔梭。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旧桃口衽而退。

### 【杨谢联句】

越，杨氏女，渔者杨翁女也。容貌美丽，为诗不过两句。或问：“何不终篇？”答曰：“无奈，情思缠绕，至两句即乱不继。”有谢生求娶，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谢曰：“谚云，少女少郎，相乐不忘。少女老翁，苦乐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诗，多两句，子能续之而称其意，则妻矣。”遂以女诗示生云：“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谢即续之曰：“何事今宵乐，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也。”遂偶之。夫妻聚乐，多引泛江湖。后七年春日，杨忽题诗二句云：“春尽花随尽，其如自是花。”谢曰：“何如为此不祥语？”女曰：“君且续之。”谢应声曰：“从来说花意，不过此容华。”女曰：“逝水难驻，千万自保。”即有首枕生膝而逝。

### 【相约一笑】

唐李泌，肃宗时召至，赐金紫，拜司马。贼平，隐衡山后，居洛，与僧圆泽契。尝约游青城、峨眉山，泌欲舟行，泽欲步行。泌具舟强之，路见一妇人汲水。泽曰：“此妇人孕身三年矣。吾当为之子，所以不欲舟行，今无可逃矣。以三日洗儿，一笑为约。十二年后，于杭州天竺一见为信。”是夕，泽卒。李三日往其家，问之，果得儿，相见一笑。后十年，赶杭，月下泊舟岸下，闻葛洪川畔，有人乘牛叩角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须是性长存。”泌曰：“泽公健否？”泽曰：“李公真信士。然缘未尽，慎勿相见。”又作诗曰：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说姻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时大历九年也。

### 【投诗配仙】

任生，岷江人，客游长安，有妓女曹文姬，工于词翰。每求为偶者，先投诗以待其自择。生投诗云：

玉虚殿上掌书仙，一染尘心谪九天。  
莫怪浓香薰骨腻，霞衣曾惹御炉烟。

妓得诗，大喜，遂留为偶。春朝秋夕，小酌微吟，如是者五年。后因春三月饮，妓道春诗云：

仙家无夜亦无秋，红日清风满翠楼。  
遥望碧霄归路冷，可能同驾五云俦。

乃与生曰：“妾本上天书仙，以情爱谪居人世，今当行，子宜偕行。”俄见朱衣持玉版至，曰：“李长卿新撰《白玉楼记》，召汝书牌。”生方悟，妓乃仙女也。遂同拜命，共举步登空而去。

### 【盘塘仙女】

元揭曼硕，少游湖湘间。一日泊舟江口，夜二更，月明如昼，中流，一棹将近船侧，有素妆女子，衽而来。因问之，女答曰：“妾商妇也，知君远来，故相迓耳。”遂留寝。迨晓，起谓曰：“君大富贵人也，宜自重。”乃留诗而别。诗云：

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

曼硕明日上岸，问其地，即盘塘镇。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祠，所设像与夜来女形无异。后曼硕官至学士。

### 【苕罗仙女】

士人王轩，因游诸暨苕罗山，过西施滩，题诗石上云：

岭上千峰秀，江边众鸟春。

今逢浣纱女，不见浣溪人。

轩回顾，忽一女子，素衣琼口至，与轩论。因答以诗云：

妾自吴宫离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

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

轩知其异，乃贻诗四韵云：

佳人去千载，溪山夕寂寞。

野水浮白鸥，山花自开落。

猿鹤旧清音，风月闲楼阁。

无语立斜阳，幽人入天幕。

女曰：“诗则美矣，未尽妾之所寄也。”又答诗一绝云：

高花岩外晓相怜，幽鸟雨中啼不歇。

红云飞过大江西，从此人间怨风月。

于是留轩月余乃归。有郭素者闻其事，亦往留诗，寂无所见。或嘲之曰：

三春桃李若无言，却被斜阳鸟鹊喧，

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学王轩。

### 【元宵佳偶】

张俊，因元宵观灯，见一女，凭双鬟立帘下。俊就假烛，托邻姬道意。女以诗约之云：

忆昨灯前月下时，匆匆相见便分离。

闻名恨不早相识，故使姻缘会偶迟。

后为父母所觉，遂纳俊为婿。

### 【田叟赠药】

薛昭作平陆尉，谪为海康民。有田山叟者，赠药一粒曰：“东去，不独逃难，兼获美女。”后于兰昌宫见三女宴饮，昭趋入，女命就坐，因询其姓氏。长曰张云客，次曰萧凤台，小曰刘兰翘。昭问：“云客何许人？”云客答曰“妾乃杨贵妃侍儿，昔舞霓裳，贵妃赠诗云”：

罗袖生香香不已，红渠照水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中初拂水。

云客又云：“妾蒙田天师给与降雪一粒，令服之，曰汝服此，虽死百年得生气便可活。”昭问天师之状，乃田叟者也。三女各赠诗一首。云客诗曰：

灯光不见玉成尘，曾遇金丹实有神。  
不意薛郎缘宿契，独闻幽谷一枝春。

凤台诗曰：

眠花不绽几更休，今夕阳春独换秋。  
我守孤烟无白日，寒云堆上更添愁。

兰翘诗曰：

幽谷啼莺玉羽翰，埋金殒玉冷长滩。  
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夜夜寒。

吟罢，二女辞去，独云客与昭饮寝数夕。云客曰：“但得新衣一袭，可起矣。”昭具新衣与之，云客引至穴，启棺木，体果生神，乃合体为一美女，起而与昭同归。昭以诗酬之云：

误入深宫遇至人，月华清洗玉阶尘。  
自疑身到蓬莱上，琼树三枝半夜春。  
金陵一时皆异之，岂非田山叟之仙术欤。

### 【咫尺相思】

开封华椿年，有女名春娘。读书能诗。椿年延邻生徐君亮小饮，春娘于窗间频窥。生归，以彩笺题诗，付婢，持赠春娘。诗云：

自从一见如花面，晓夜相思肠欲断。  
分明咫尺远如天，何似同心作方便。

春娘亦回诗道意，诗曰：

燕子楼中燕子飞，芹泥一点误沾衣。  
主人频起嗔嫌意，垂下珠帘不放归。  
后椿年知之，配为夫妇。

### 【宠妾寄诗】

陈少卿，温州南溪人。宦乡娶妾，甚宠。弃妻在家。其妻作诗寄之云：  
野鸡羽毛好，不如家鸡能报晓。

新人貌如花，不如旧人能绩麻。

绩麻作衫郎得着，眼看花开又花落。陈得诗，感之，完聚如初。

### 【折柬复诗】

三山吴仁叔，业太学，寄简与妻韩氏。韩拆简，乃白纸一幅。遂题诗返附之云：

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撤尾空。

料想仙郎无别意，忆人长在不言中。

仁叔得妻诗，大赞赏，复答诗云：

一幅空笺聊达意，佳人端的形言矣。

妻若也来投科试，应作人间女状元。

观此诗，夫妻真可谓奇美矣。

### 【紫燕传书】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音信不返。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湘中。我婿离家，数岁不归，绝无音信，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

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

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

兰遂小书其字，系于燕足，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于足。宗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也。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次年归，以所得燕足诗示兰，遂传其事。可为奇矣。

### 【读书吟】

解学士缙，字大绅，吉水人。国初时，文章名冠天下，与宋景濂同居翰林。尝著《读书吟》云：

读书好，读书好，读得书多无价宝。迢迢之夜莫辞劳，咿唔之声直到晓。勤用工，趁年少，书传熟寻思，经旨细讨论。圣贤心学要推明，古今事业精研考。莫厌经旨烦，只恐工夫少。一理心间融，万卷胸中饱。信口吐珠玑，词源三峡倒。满纸生云烟，笔阵千军扫。读书好，人不晓，名标虎榜中，宗祖增荣耀。身到凤凰池，恩荣直到老。近天颜，瞻日表，夔理古公孤，寅亮属师保。朝中尽是读书人，世间莫谓读书少。堪叹纷纷游冶郎，端然不知读书好。

### 【白头吟】

汉蜀郡临邛富人卓王孙氏，女文君新寡。成都司马相如意之，辅临邛令

，抱琴造其家，弹求凤操挑之。文君知音欲妻之，父母嫌贫不许，因连骑奔归成都。相如家徒壁立，文君不乐曰：“先生从吾兄弟假贷，亦足为生。”遂之临邛卖酒。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卓公耻之。不出，或曰：“长卿文君何辱之有。”卓公与钱百万，使归成都。后将赴选，过升仙桥，题柱曰：“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献《子虚赋》于孝武帝，拜为郎，迁文园令。至中年，将娶妾，文君作《白头吟》哀之。

其一曰：

晓如山下云，皎若云间月。  
良人有两意，故与相袂别。

其二曰：

今日斗酒问，明日沟水头。  
蹀躞沟水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女不须啼。  
头边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文君作此自伤，相如感之，不复置妾。

### 【惜花吟】

昨日看花花满枝，朱朱紫紫团胭脂。  
今日看花花满地，斑斑点点成尘泥。  
人生富贵春花耳，不足悲号不足喜。  
一荣一瘁瞬息间，白头翁是红颜子。  
对花对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里。

### 【虞美人草行】

《冷斋夜话》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  
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  
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  
刚强必以仁义主，阴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粧。  
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  
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  
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口眉。  
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夜听楚歌时。  
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  
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樽前为谁舞？

### 【结交行】

古人结交惟结心，此心堪比石与金。  
金石易消心不易，百年契合共于今。  
今人结交惟结口，往来欢娱等着酒。  
只因小事失相酬，从此生嗔便分手。  
吁嗟乎！大丈夫，贪财忘义非吾徒。  
陈雷管鲍莫再得，结交轻簿不如无。  
水底鱼，天边雁，高可射兮低可钓。  
万丈深潭终有底，只有人心不可量。  
虎熟不堪骑，人心隔肚皮。  
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只恐无情日，翻成大是非。

### 【竹枝词】

曹氏妙清，字比玉，号雪，钱塘人。工诗，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谨，三十不嫁，而风操可尚。尝和杨廉夫《竹枝》词云：

美人绝似董妖娆，家住南山第一桥。  
不肯随人过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箫。

廉夫答妙清云：

红牙管带紫里毫，雪水初融玉带袍。  
写得薛涛萱草帖，西湖纸价顿能高。  
玉带袍者，曹之名砚。萱草帖者，状其孝也。

### 【彩花词】

刘鼎臣，婺州人，儻省试于行都。其妻朱氏，自制彩花一枝赠之，并侑以《鹧鸪天》词云：

金屋无人夜剪缯，宝钗翻过齿痕轻。  
临行执手殷勤衬，赠与萧郎两鬓青。  
频频嘱付好看承，千金不抵一时情。  
明年宴罢琼林晚，酒面微红相映明。

### 【寄外词】

易俊，字彦章，潭州人，以优等为前郎。久不归，其妻作《一剪梅》词寄之云：

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却前郎，忘却回郎。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不知何日得成双？羞对外央，懒对外央。

颜章感之遂归。

### 【乐学歌】

于心斋平生不喜著书，惟此歌可以自警。歌曰：

人心本自乐，人将私欲缚。

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乐是学，学是乐。

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

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 【勉学歌】

君不见，东邻一出骑青骢，笑我徒步真孤穷。读书一旦登枢要，前遮后拥如云从。昔时孑身今富足，大纛高牙导前陆。始信出门莫恨无，书中车马多如簇。

君不见，西邻美妇巧画眉，笑我无妻谁娶之。读书一旦高及第，名门争许成婚期。昔时孤房今花烛，孔雀屏开忻中目。始信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君不见，南邻万顷业有余，笑我饥寒苦读书。读书一旦登云路，腰间紫袋悬金鱼。昔时箪瓢今梁肉，便是全家食天禄。始信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君不见，北邻飞宇耸云端，笑我屋漏门无关。读书一旦居相府，便是广厦千万间。昔时茅檐今梁木，画栋雕甍成突兀。始信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 【明日歌】

明日歌，明日歌，纷纷世事急如梭。

古人戒莫待明日，事到明朝事转多。

事转多时犹自可，青春不再将奈何。

我今试作明日歌，劝君年少莫蹉跎。

岁如驰兮月如梭，克己工夫当自加。

君不见，囊萤映雪诚足取。

又不见，凿壁闭户实堪夸。

学不因循待明日，分明箬笠成乌纱。

我今歌罢明日歌，请君明日试歌么。

### 【行乐歌】

春台冉冉围青竹，春夜沉沉秉华烛。鹦鹉杯未停，琵琶声已续。君当为曲海上歌，妾当独唱江南曲。江南曲，声未足，池中鸳鸯两两飞，江头鳧鸭双双绿。劝君莫待鬓边华，劝君莫负杯中。君不见，紫罗山上月如珠，锦石屏前人似玉。人生年少须尽欢，莫待形骸空结束。空结束，慢蹉跎，青山碧草容易过，白发茫茫君奈何？

### 【采桑赋】

秋胡子，鲁人。纳妻五日，往仕于陈，五年始归。见妇人采桑于路，甚美。胡曰：“力田不如见少年，采桑不如见贵郎。吾有黄金愿与子。”妇不受。胡还家，奉金于母。母乃呼妻。乃桑间妇也。妇曰：“见色弃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别娶。”而罢，从后门投水而死。后有才人，援笔而赋曰：

采桑采桑复采桑，妾身不逐春风忙。  
高堂阿姑冷如霜，夫婿蹉跎天一方。  
妾身不文亦不武，如何朝夕供甘脂。  
年年辛苦把蚕桑，夜夜勤劳向机杼。  
明朝又向桑间行，猗猗桑叶如云腾。  
南枝采尽北枝好，忽闻宝马骄嘶声。  
宝马骄嘶何处客？玉勒金鞍壮行色。  
南来下马气如虹，笑谈便把黄金掷。  
妾视黄金轻若无，黄金虽好非妾图。  
问君既是远行人，君家宁无采桑妇？  
行客闻言慷慨悲，据鞍上马行复吟。  
回首夕阳惊天晚，一筐一筐桑叶满。  
阿姑欢喜出门迎，声声报道秋郎还。  
妾心还喜还自疑，惊忆桑林遇客时。  
入门堂上一相见，正是弃金轻薄儿。  
问君弃金何如此，弃妾弃金复弃母。  
弃妾宁为不义夫，弃母安能成孝子。  
义夫孝子君不为，妾身羞与长相随。  
门前流水清如玉，妾身愿葬江鱼腹。  
但期万古与千秋，江水长流妾心足。

### 【捣衣曲】

夫戍边塞，其妻捣寒衣，作《捣衣曲》以寄云：

捣衣捣衣复捣衣，捣到更深月落时。  
臂弱不胜砧杵重，心忙惟恐捣声迟。  
妾身不是商人妻，商人射利东复西。  
妾身不是荡子妇，寂寞空房为谁守？  
妾夫为国戍边头，黄金锁甲跨紫骝。  
从军一去三十秋，死当庙食生封侯。  
如此别离犹不恶，年年捣衣与君着。

### 【题老妇骑牛图】

国朝，太祖皇帝平陈友谅，屯兵康山，军士乏食。有一老媪，骑牛吹笛，指家助米。后绘其图像，太祖题曰：

杨妃空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泪更多。  
争似阿婆牛背隐，笛声吹出太平歌。

### 【浩歌行】

天长地久无终毕，昨夜今朝又明日。  
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  
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  
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灵药驻朱颜。  
朱颜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  
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去复去兮如长河，如赴东海无遗波。  
贤愚贵贱同归尽，比却冢墓高嵯峨。  
古来如此非独我，未死有酒且高歌。  
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  
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苟不来如奈何。

附录：卷之四 上层全目

君臣弈棋	状元诗讖	天花板诗	东坡俏妓
咏诗见志	挈牌卖诗	麻胡吟句	紫燕吟
恂友忠节	酸字题梅	献诗救夫	读书吟
题项羽庙	遇盗索诗	寄袜鞋诗	结交行
烧贡院诗	杨少卿诗	龙妾寄诗	题燕侣诗

赠子应试	神翁先见	留诗为别	燕楼死节
命题椿子	招文萧诗	苕罗仙女	花枝金铃
姚少师诗	投诗配仙	二女献诗	红绡妓诗
咏诗嘲僧	鬼女联诗	桐叶题诗	回文四绝
嘲友骄诗	束绶赠诗	锁袍赏妇	妓馆留题
相约一笑	见诗求婚	咫尺相思	王魁负约
君臣赠答	杨谢联句	用中奇遇	逐妇吟
神童咏鸟	人月双圆	江卿腊雪	绿窗吟
咏鹰知贤	藤笼老木	龟图献诗	白头吟
题谏官庙	木兰戍边	寄衣侑诗	浩歌行
女奇状元	咏青松诗	写真寄诗	旌表烈妇
梦题扇梅	寄征衣诗	紫燕传诗	裂帛投河
命题水棒	拆柬复诗	湖州期约	题金山寺
赋诗食犬	咏诗辞婚	寄士登诗	金陵翠翘
楮衾献诗	盘塘仙女	剡岭死节	咏白鹦鹉
诗僧请韵	乌衣国婿	妙端题壁	嘲妓择偶
田叟赠药	红叶题诗	湘江柘枝	贫妓坐化
咏萍伏降	战袍赐妇	众妓歌诗	武泉吟
咏门第诗	书红销帕	咏针嘲妓	惜花吟
愍肃诗讖	元宵佳偶	谢遣妓妾	虞美人行
题岳王祠			

附录：卷之五 上层全目

岳虎穆词	唱春容词	指环歌	竹木寒鸦图
登钓台词	妓馆题词	采业赋	相思文
题烈女词	明日歌	梅花赋	祭义蜂文
一剪梅词	无油歌	胡茄曲	文天祥赞
两姨兄妹	长恨歌	题贫乐图	半身喜容赞
胜琼寄词	赋鸕鹚词	题百子图	下堂歌
红白桃花词	妻守节词	送穷文	相思赋
勉学歌	赠彩花词	答诚酒文	凤求凰曲
行乐歌	钱夫别词	真西山赞	题四柳图
节妇歌	壁上题词	题魁星赞	题红梅图
岳王祠词	金马绿衣	青梅歌	题美人图
祝寿月词	乐学歌	落叶赋	褒梅枝文

和竹枝词 明月歌 捣衣曲 诛老鼠文  
伊川令词 霜发歌 题骑牛图 烹雌鸡赞  
吟春心词 相思歌 题贵妃图

附录：卷之六 上层全目

自警箴	孝娥井铭	士人供状	与妓下火文
夫妇箴	竹夫人铭	不乱附妾	珠帘秀
座右铭	李白供状	五马入门	河南妇
书榻铭	妻贤致贵	葛大哥	先辈风致
布衾铭	还金绝交	咏美人指	病□□洁
李淳奴供状	聂碧窗诗	咏美人目	磨兜坚箴
奚奴温酒	连枝风秀	苏小小	官妓骂贼
妾犹处子	味美人眉	妓聪敏	夫妇同棺
万柳堂	归妇吟	虎 祸	玉堂嫁妓
味美人足	父子箴	夫妇入道	金莲传怀
妓出家	朋友箴	检田吏	不孝陷地死
白沙忍箴	书灯铭	如梦令	与妓永诀
兄弟箴	筇竹杖铭		

卷之四 下层

### 【浙湖三奇传】

元末时，秋官吴守礼者，浙之湖人也。初，论伯颜专权乱法，蠹国害民，疏上，忤旨，夺职放归。于是买田筑室，以训子为事。子名廷璋，字汝玉，号寻芳主人。涉猎书史，挥吐云烟，姿容俊雅，技通百家，且喜游侠及兵事，真文章班、马，风月张、韩也。守礼欲使子谋仕，生曰：“今何时也？可求仕哉！水溢山崩，荧飞日食，天变不可挽矣。异端作乱，隶卒称兵，人变不可支矣。兼以侏儒御重位，腥膻执大权，直节难容，奸邪立党。予家本南人，何忍拜犬羊、偶豕彘乎？有田可耕，有庐可守，适性怡情，偃仰于世足矣，何必披袍束带，徒为夷虏所贵乎！况天人交变，运历将终，不几十年，必有真天子出。吾其俟之。”守礼闻言，亦服其识见之卓。

一日，以事辞父往临安，过蕴玉巷，见小桥曲水，媚柳乔松，更有野花衬地，幽鸟啼枝。正息步凝眸间，不觉笑语声从风自墙内来者，娇柔小巧，温然可掬。暗思：“必佳娃贵丽也。”遂促马窥之。果见美姿五六，皆拍蝶花间。惟一淡装素服，独立碧桃树下，体态幽闲，丰神绰约，容颜潋潋，娇媚时生，惟心神可悟、而言不足以形容也。正玩好间，忽一女曰：“墙外何郎？敢偷觑人如此！”闻之，皆遁去。

生归寓，若有所失。情思不堪，因赋诗一律以自解：

无端云雨恼襄王，不觉归来意欲狂。为惜桃花飞雨急，难禁蝶翅舞春忙。  
满怀芳兴凭谁诉，一段幽思入梦长。笑语无情声渐杳，可怜不管断人肠。

晨起，再往候之，小门深闭而已。俄见一老姬据石浣衣，生揖而进曰：“墙内何氏园也？”姬曰：“参府王君家玩也。”生曰：“非其诤士龙者乎？”对曰：“然。”“彼有息女否？”答曰：“有女二：长曰娇鸾，寡服未释；次曰娇凤，聘伐未谐。”“为人何如？”姬曰：“姿容窈窕，且工词章，善琴弈，而裁云刺锦，特余事耳。”生求见之心益笃矣。因自喜曰：“此吾老父契也。备贽谒之，以假馆为名，万一允焉，他日之事未可知也。”

于是持书及门，款曲之际，生进曰：“家君自别麾下，日志林泉，不获进瞻伟范，徒仰慕耳。侄因游学贵地，遍索雅静居，俱不如意。昨闻名园闲旷，且极幽丽，欲贷少憩习业，未审尊意如何？倘念夙交，特赐容爱，小子当效草环之报。”王老笑而言曰：“尊翁与朽，握手论契，已非一朝，彼此情犹至戚。今君弃家求名，盛举也，敢不如命。”且嘱之曰：“日用之需，吾当任奉，毋使牵书史心可也。”

翌日，生遣随仆携琴剑书囊而往。王老乃馆生于池亭小阁中。生虽身居书室，心忆鸾娘，采青拾紫之念顿忘，而窃玉偷香之谋益计矣。处及旬余，心事杳杳，不胜悲叹。然王老见生举止端详，言词温润，接人待物，罔不曲尽理道，心甚爱之。虽夫人、二娇之前，亦尝以伟器目焉。

时台州李志甫作反，朝廷诏巩卜班总江浙军事行讨，王以武名亦与，因召生谓曰：“正欲与君亲益，奈征蛮之制已下，行期旦夕矣。家中外事，望乞支任。”生一一允诺。明日，王备舟促，送者驰骤。生晚归，心幸曰：“待月之事可成矣。”

后一夕，鸾独坐卧云轩中，手弄花枝，影碎风旋，炉篆香遗，自念：“金兰流水，不能倚玉树而遇知音，其为情也，诚不堪矣！”即呼侍婢春英者——慧巧倜傥，亦艳质也——同至后园集芳亭前，步月舒闷。忽闻琴声丁丁，清如鹤唳中天，急若飞泉赴壑，或怨或悲，如泣如慕，诚有耳接而心恰者。鸾即往，穿窗窥之，见生正襟危坐，据膝抚床而弹，清香袅袅，孤烛煌煌，望之若神仙中人。恐为生所觉，即呼春英，怏怏而去。归不能寐，适笔砚在旁，援书《如梦令》词云：

正好欢娱彩幔，何事赤绳缘断。步月散幽怀，又被琴声撩乱。情愿，情愿，孤枕与君分半。

自是，口虽不言，心则已领会矣。后夜复至，意为听琴计也。适生独立柳荫玩月，鸾不知而突至，见生赧颜，与春英相笑而去。生意必鸾也，欲追不能

及，欲舍难为情，因借柳为喻，遂书二律于壁云：

沿溪弱柳绿方稠，牵惹离人无限愁。  
半娜腰肢风力软，长颦眉黛雨痕愁。  
章台旧恨成虚度，汉苑新缘欲漫酬。  
缕缕含情休荡漾，画桥之外有朱楼。  
烟锁长堤两渭城，浅妆浑恨别离轻。  
影临曲水如无倚，花入栏杆若有情。  
学舞柔姿轻掠燕，偷眠弱态引流莺。  
依稀可惜闲清夜，攀取疏斋续旧盟。

生就馆三旬，见鸾仅再，心猿意马，不能自驯。因访知春英乃鸾得意婢也，欲面求一会。越二日，英独至园亭采茉莉花，生揖曰：“露气未多，采何早耶？”英曰：“迟恐他人所得。”生曰：“今采奉谁？”英曰：“鸾姐惜爱，方理妆候簪。”生笑曰：“然则惜花起早，诚然欤？但不知爱彼何如？”英曰：“爱其清香嫩素也。”生曰：“清香嫩素，子但知人爱花娇雅温柔，独不见花亦爱人乎？”英曰：“花无情，何能爱人？”生曰：“万一有情者爱之，我子以为何如？”英微笑不答，盒花而去。

明早，复会英于亭前。英曰：“官人亦欲此耶？”生曰：“欲则欲矣，恨未一攀。”英曰：“盆花满亭，任采何害。”生曰：“此花贵丽，不能自折，必欲仗人引手耳。”英即连摘数朵与生，曰：“蕊瓣整洁，君试取之。”生佯受花，因把英手曰：“子，敏人也，犹不悟耶？”即出碧玉环一双，跪而进曰：“久怀鄙私，未获一展，吾子若许，方敢毕陈。”英扶起曰：“既有高明，任言无隐。”生乃从容语曰：“予自家干谒，蒙尊主款留，幸矣。但意不在索居也，实因墙外睹芳容，顿起攀花之念；柳边聆笑语，未承题叶之交。虽名节之系，吾不敢也，第风月之怀，人皆有焉。是以昼夜彷徨，梦魂颠倒，不愧蒹葭托玉树，必期青鸟付娇鸾。所赖以道达维持者，吾子也。可不乘机动意，效待月之红娘；因事进言，法遗香之淑女？万一云雨之债得偿，纵使捐躯之报何惜，子其为我图之。”英见生丰姿俊俏，词气扬逸，心亦爱之，故赧色目生而言曰：“先生将希圣希贤，何忍谋及乃事？娘子素冰清玉洁，岂容干彼以私？人谋固当忠，天理实难泯，吾不敢也。然而自古佳期雅会，多谐于月夕花朝，况今女貌郎才，或出于天授人与，敢不委曲引君归洛浦，周旋扶汝至阳台乎？所赐之物，义不敢领。”生强纳诸袖中而去。自喜事遂一二，归赋一律，以自庆焉：

天台花柳暗，今喜路能通。  
密意传何切，幽怀话正匆。  
青灯空待月，红叶未随风。

漫说鸾台远，相逢咫尺中。

越数日，春英不至。生出庭前观之，见一小鬟，手持香草。生曰：“拾此何用？”鬟曰：“浸油润发耳。”又曰：“见春英否？”鬟曰：“不见。”生曰：“彼此一家，何为推阻？”鬟曰：“吾值新姨房，彼为鸾姐所属，是以不见。”生曰：“新姨为谁？”鬟曰：“姓柳，名巫云，家翁之宠妾也。迹因远征，权为家长，郁郁不得志，惟吟哦以度清宵耳。”言毕，鬟去，春英适来。生语英曰：“别后心事悬悬，痴病日笃，贤姐何不出一奇谋，以活涸辙之枯鱼哉！”英曰：“吾尝为汝图矣，但芳心玉石，何能即开？迟之岁月可也。”生曰：“予岂不谅，第势如累卵，信子所言是，犹输万里之米而救饥饿士也，事能济乎！”英良久曰：“鸾姐知诗，不若制一词以挑之，何如？”生曰：“善。”乃邀英至书阁中。方欲构思，见英侍立，星眸含俏，云鬟笼情，彼此互观，欲思交动。乃谓英曰：“诗兴不来，春兴先到，奈何，奈何！”即挽英就枕，英亦不辞。当芙蓉露滴之时，恍若梦寐中魂魄矣。生起，喜曰：“予欲建策谋人，得子发轫，既能一战致捷，后虽有劲敌坚城，可破竹下矣。”英曰：“但恐得手之日，不记发轫之人耳。”生曰：“如有此心，神明共殛。”将行，索词。生一挥而就，乃《忆秦娥》也：

相逢后，月暗箫声人病酒。人病酒，一种风流，甚时消受。    无聊独立青青柳，恍然邂逅原非偶。原非偶，觅个良宵，丁香解扣。

英度来久，急忙趋回，所索之词，竟遗于路。不意为小鬟所见，拾送巫云。云拆视之，曰：“此情词也，娇鸾有外遇矣。执而白之渠母，免玷王氏风，可乎？”复自忖曰：“彼母窘我，我亦无赖，又何苦自作怨？况闻吴公子潇洒聪明，愈于王老十倍，不若诈鸾词以先接之。”遂作《好事近》词以付，云：

好梦久飘遥，一柬将人轻撩。准拟月儿高，莫把幽期负了。    曲房深幕护绞绡，留待多情到。此际殷勤报道：要轻轻悄悄。

生方倚槛看花，忽见小鬟报曰：“鸾姐有书，约公子一会。”生曰：“春英何在？”鬟曰：“侍老夫人，无暇。且鸾姐害羞，夜不设火。公子如约，竟过集芳亭，越小门，达太和堂，越迎晖轩，由左而旋，即鸾寝所。慎毋误也。”生得词，喜溢颜色，恨不得挥太阳归咸池，遏清光于石室。

少顷，远寺钟声，孤村灯影，一家人寂，满树鸦宁。生整衣冠，循路而入。正疑左右两道，小鬟已执香待矣。引至闺中，别一洞房，虽无灯烛之光，而月映纱窗，人物可辨。彼方巧妆艳服，莹彩袭人。生进揖曰：“佳词下赐，厚爱何当！极慕深思，顿令尽释。”云亦答礼曰：“久沾待价，拟弃于时，辱翰钟情，愧惭自献。”言毕，生抱曰：“今服何不素耶？”答曰：“幸接新郎，固宜易服。”生于此时，兴不能遏，乃为之解衣，并枕而卧。但见：

酥胸紧贴，柳腰款款春浓；玉脸斜偎，檀口轻轻津送。虽戏水鸳鸯，穿花蝴蝶，未足以形容也。

彼此多情，不觉漏下三鼓。生因谓曰：“一自识荆桃下，几裂肺腑，万策千谋，今获遂愿。但不知长远之计何出耳！”巫因答曰：“妾非娇鸾，主人侧室巫云也。偶得私词，不欲妆败，因而情动，以致蝇疵。况容貌虽殊，恩义则一，百年交好，今夕殆与君订矣。何必他顾，以自苦耶？”生得语，默忖曰：“承主不拒，受惠良多，意属孀居，反淫爱妾，心虽不安，而悔无及矣。”云见生不答，复又慰曰：“娇鸾不足异，其妹娇凤，学绣于予，眉秀而长，眼光而润，不施朱粉，红白自然，飘逸若风动海棠，圆活如露旋荷盖。且又工诗善弈，尝为回文歌，听者不自知其心怡神迥也，爰作懒鸦鬓，袅娜轻盈，甚是可目。今方十六，情事想渐识矣。意或鄙妾，当与君图之，何如？”生曰：“自知愚拙，得遇仙姬，恨无以报雅爱，敢望吹嘘也。”云曰：“君果厚妾，妾亦当厚君。必不以此介意。”言语间，窗外鸡唱。生求再会，云曰：“愿得情长，不在取色。”生曰：“亦非贪淫，但无此不足以显真爱耳。”阳台重赴，愈觉情浓，如此欢娱，肯嫌更永。事毕，口占一律以谢云曰：

巫山十二握春云，喜得芳情枕上分。  
带笑漫吹窗下火，含羞轻解月中裙。  
娇声默默情偏厚，弱态迟迟意欲醺。  
一刻千金真望外，风流反自愧东君。  
云亦答以复生，曰：  
浪说佳期自古难，如何一见即成欢。  
情浓始信鱼游水，意密方知凤得鸾。  
自讶更深孤影怯，不期春重两眉攒。  
愿君常是心如一，莫使幽闺翠鬓寒。  
诗成，披衣而散。

那娇鸾自月夜闻琴之后，一点芳心为生所鼓，但无隙之可乘耳。春英自愧失词，久不与生会；而生亦闻巫云之言，思鸾之心浅矣。云在凤前，每每赞生。

一日，凤持素枕面，托云描花。云曰：“吴公子博艺多才，丹青尤最，不若求彼一绘，岂不胜予哉？”凤曰：“吴公子外人，倘求不雅。”云曰：“彼父与家君至契，以理论之，兄妹间何避嫌为！”即呼鬟召生，生即往见。凤与云方并体而立，见生至，即掩云背。生进揖，从容且恭，因而睨视。果然眉清眼媚、体秀容娇，诚婉若游龙，飘似惊鸿也；展转间，进退无主，景态万千，不能尽述，惟翠枝振振而已。云曰：“屈君无事，凤姐有二枕面，敢劳公子一挥洒耳。

“生曰：“承命宜遵，但拙笔不足以当雅视。”凤微哂，欲言自止。生即按几运思，唾手而就。一描拳石水仙花，一描并头金莲花。意犹未足，又各题一绝于旁云：

素质天成分外奇，临风袅娜影迟迟。  
孤衾寂寞情无限，一种幽香付与谁？  
翠盖红衣水上芳，同心并蒂意何长。  
多情莫道年来瑞，还是风流学洞房。

写完，呈上。凤不觉大喜而去。云曰：“两日候君，何不一顾耶？”生曰：“无小鬟，恐为他人所遇，故不敢耳。”云曰：“今幸娇凤先去，可坐此一语。”即命小鬟候门，具酒与生对酌。生曰：“向闻卿言，意为过誉。今视之，卿言犹未尽也。天地生物之巧，何尽钟于此女耶！使我心胆不能自制，将若之何？”云曰：“非我赞襄，焉识天台之路？”生乘酒兴，即抱云曰：“卿德如山，涓埃无效。当以此心，铭之没齿。”即插手云怀，潜解云带。云亦情动，与生入帐，共效鸾凤，绸缪缱恋之际，恨前情犹未罄也。云起，谓生曰：“娇凤读书知礼，不可苟动。彼婢秋蟾者，亦颇通文。凤之情性，蟾素音识，诚能以计得之，凤可不日取矣。”生曰：“予固愚疏，惟卿指示。”乃相与执手而别。

生方及门，见一女童持盒至前，口称：“凤姐奉谢，望公子笑留。”生开视之，乃牙扇一柄，九龙香百枚。生急问曰：“子非秋蟾姐乎？”对曰：“公子何识？”生曰：“久慕芳名，尝悬念虑。”将近身叙话，蟾即害羞别去。生因自悔，作《望江南》词以道之：

春梦断，心事仗谁怜？寂寂归来情未遣。小窗幸接新缘厚，赋自天传。

鬟翠展，相与欲留连。恍随莺燕忙飞远。望断红尘重怅然，徒使旅魂牵。

越两日，生独坐凝思：“着意者失意，无情者有情。”正唏嘘间，闻启户声，视之，乃秋蟾也。生曰：“昨有柬寄答凤姐，子竟不将去。今复来，殆非忍心者。”因命坐。蟾辞曰：“前日承画枕面，早检妆奁，不料为画眉灯烬所秽，自欲描补，笔法不类公子。凤姐知之，必答挞矣，故特奔求，幸赐垂怜。”生即承命描焉。未毕，问曰：“将何润笔？”蟾曰：“谢在后耳。”生曰：“笔犹未尽，欲子发兴，何云后乎？”即抱蟾于榻。蟾力争不能脱，意欲出声，恐两有所累，自度难免，不得已，从之。生试狎之，小心护持，不使情纵，得趣而已。将起，不觉猩红满衣，发鬟俱乱。生为之饰鬟，因谓曰：“巫云与鸾、凤，孰胜？”蟾曰：“鸾姐绰约，云姨丰艳，凤乃兼得，而雅逸尤过之。”生曰：“情事何如？”蟾曰：“固不可测。然昨见《惜春》诗云：

无聊独立意徘徊，记得春来春又催。

几片落花门静掩，数声啼鸟梦初回。

微风入幕红绡篆，细雨收阶绿长苔。

弱质自怜光景掷，晓窗羞试鬓中煤。

观此，则情可识矣。”生又曰：“子能挑否？”蟾曰：“异姓骨肉，何萌此心？”生曰：“世事纷纷，子尚认真耶？”蟾曰：“今患眼，颇无兴，徐可图之。”生曰：“予有一方，甚验，子肯持去否？”蟾曰：“果有效验，何为不可。”生即录方，并致书于前曰：

久荷□□，未伸寸悃，又蒙贶下，愧面惊心。自接芳容以来，神魂恍惚，不知甚为何物也。及顾赐仪，仍益凄怆。执扇痛风流之未遂，燃香慨意气之难投。朝暮依依，莫测所事。近闻尊眸病热，又不暇自惜矣。顾影徘徊，犹患在体。千思万计，敬荐一方。倘得和平，则他日清目之本，谁曰不在是哉。

书成，封付与蟾，兼完前枕，并持而去。

娇凤素爱生才，今得书，亦不甚怪，以医方治之，疾果愈。时暮春景候，幽禽乱呼，舞蝶相逐，生无聊，欲趋会巫云，以话得秋蟾事。道经迎翠轩，得一金凤钗，制极工巧可爱。生喜，取而藏之。及至云所，云已不在。复回故道，而凤与蟾方咄咄相视。生趋揖，曰：“目患方除，今又竭功耶？”凤未及答，蟾在旁应曰：“承方致愈，幸已涵明。早失一钗，来此寻觅。”生曰：“何以失之？”凤曰：“无心而失之。”生曰：“失虽无心，得者有缘。”凤曰：“弃之而已。”生曰：“金质凤名，何忍相弃？”凤曰：“纵不忍，奈无觅何。”生曰：“心诚求之，天下未有求而不得者矣。”凤怒蟾曰：“汝在我后，眇不一看，安用汝为！”生出钗，曰：“仆久蓄此，毋怒蟾矣。”凤接，笑曰：“旧物耳，兄何欺？”生曰：“绣闺书室，若隔天渊，而失钗竟入仆手，不可谓无缘也。敢云欺乎？”语未竟，报：“鸾娘来。”生即趋出，谩成一词：

访旧归来嗟不遇，转过迎晖，又与新人语。数句情言微自露，娇娥可是犹难悟。拾得金钗原有主，笑接殷勤，好把云鬓护。虽得相逢游洛浦，反教添我相思慕。《蝶恋花》

日晚，仍赴云处。小鬟曰：“被酒睡矣。”生揭帐视之，但见桃花映面，绿鬓欹烟，困思朦胧，虽画工不能模写也。生即解衣潜入衾内。云从梦寐中作娇声曰：“多情郎，乃为穿窬行耶？”生曰：“本入幕宾，何得相讶。”兴止而罢，生曰：“卿知秋蟾事乎？”云曰：“虽不知，试观其言，似与君相洽者。”生曰：“何以见之？”云曰：“还钗赐药，凤曾道来。”生曰：“然则感予否？”云曰：“纵彼不感，兄当乘此机会。”生深然之，天曙而出。

一日清明，夫人代王祭扫，举家随行。凤以处女，得不与焉。生知其然，直抵其寢室。凤见生，惊曰：“读书不知内外，所读何事？”生曰：“客居寂寥，访景怡情，迤邐而来，不觉至此。”秋蟾从旁赞曰：“早是亲雅，不然，取侮

多矣。”生俯立鞠躬，莫取进退。凤亦平颜，曰：“姑舍是，后宜慎之。然既来，理不当空返。”乃劝生坐。但见画床锦幕，香气袭人，室虽不甚幽，广雅则若仙境，可爱也。正欲遍观，见几上有《烈女传》一帙。生因指曰：“此书不若《西厢》可人。”凤曰：“《西厢》，邪曲耳。”生曰：“《娇红传》何如？”凤曰：“能坏心术。且二子人品，不足于人久矣，况顾慕之耶！”生曰：“崔氏才名，脍炙人口。娇红节义，至今凛然。虽其始遇以情，而盘错艰难间，卒以义终其身，正妇人而丈夫也，何可轻訾。较之昭君偶虏，卓氏当垆，西子败国忘家，则其人品之高下，二子又何如哉？”凤亦语塞。

顷之，蟾捧茶至，因谓生曰：“公子识此味否？”生曰：“嫩绿旗枪，天池一种，味虽美，恨不能一饱尝耳。”凤曰：“兄果欲，当奉少许，以助清趣。”生即拜曰：“若蒙俯爱，愿粉身以谢。”凤艳然曰：“兄病心乎？何语之颠倒也。”生曰：“旅馆萧条，幽怀苦逼，昏昏卒梦，百事不复措情。卿我兄妹之交，意宜怜惜，反过责耶！”凤又曰：“然则兄思归乎？”生曰：“携囊负笈，兴何匆匆也。一旦凤望投空，踌躇行止，正昔人所谓要归归不得者矣。”凤曰：“何不倩一排遣？”生曰：“知心在眼，欲倩久矣，其如不肯垂情耶！”凤稍意会，不辞而去。生因趋出，吟绝句二首以自叹：

池平窗静独归时，一见娇娥心自痴。  
情滞不堪回首处，倚栏空赋断肠诗。  
乳燕飞飞莺乱啼，满腔心事被人迷。  
琴堂冷冷知音少，无限芳情带草萋。

越数日，春英来园中。生招谓曰：“别后耿耿，子忍不一顾耶？”英曰：“予心亦然，但娇娘子常有恙，难相离耳。”生曰：“向承许，杳不效力，岂为信人？”英曰：“公子将别望，敢相强乎。”生笑曰：“知心有几？”反顾间，秋蟾、小鬟亦至。生曰：“不约而俱，良会也，安可虚负。试斗草一乐，劣者任胜者罚，何如？”众美皆曰：“可。”时有翠色花一种，生先得之。秋蟾潜欲分之，英亦求惠，生方欲与，不料为小鬟所见，并力来夺。三女一男，混作一处。鸾度英来，又谅必遇生，忌有所私，亲往伺察。鸾已近身也，春、秋犹争笑自若。鸾叱曰：“男女不相授受，而顾狎戏如此，体面何在！”众皆遁去，惟春英伏地请罪。鸾欲责遣，哀求而止。

后两日，英忿鸾之辱己也，乃盗鸾《如梦令》词及红凤头鞋一只与生，曰：“此娇娘子手制，当为公子作媒。”生览之，大喜过望。候晚，密趋卧云轩。见鸾独立凝神，口诵“不如意事常八九”之句，生即在背接曰：“何意不如？仆当解分一二。”鸾惊问曰：“汝来此何干？”生曰：“来赴约耳。”鸾曰：“有何约可赴？”生出鞋，曰：“此物卿既与之，今复悔耶？”鸾愕然，曰：“此必春英所窃

，兄何见欺？”生曰：“然则‘与君分半’之词，亦春英所作乎？”鸾不觉面色微红，低首不答，指捻裙带而已。生复附耳曰：“白玉久沉，青春难再，事已至此，守尚何为？”即挽鸾颈，就大理石上，罗裙半卸，绣履就挑；眼朦胧而纤手牢钩，腰闪烁而灵犀紧辘。在鸾，久疏旧欲，觉芳兴之甚浓；在生，幸接新目，识春怀之正炽。是以玉容无主，任教踏碎花香；弱体难禁，拼取翻残桃浪。真天地间之一大快也。生喜鸾多趣有情，乃于枕上构一词以庆之，名《惜春飞》：

蝶怨蜂愁迷不醒，分得枕边春兴。何用鞋凭证，风流一刻皆前定。寄语多情须细听，早办通宵欢庆。还把新弦整，莫使妆台负明镜。

鸾起曰：“通宵之乐，实妾本心，第碍春英耳。”生给曰：“不妨，当并取之，以塞其口。”彼此正兴逸，遥见火光，望之，乃夫人也。鸾即使生逾窗而避之，鞋与词俱不及与。生且惧且行。不意小鬟在路，承命邀生。生不能却。至，则巫云方守灯以待。见生面色萧然，亲以手酌生，坐生膝上，每酌，则各饮其半，不料袖中鸾鞋为彼觉而搜之，生亦不能力拒，竟留宿焉。但生虽在云房，而一念惶惶，实属于凤。于是诈言早起就外，欲至凤所，意彼尚寝，当约秋蟾为援，以情强之。

谁知凤以宿妆起矣：云鬟半口，梦态迟迟，何啻睡未足之海棠，雾初回之杨柳；独倚窗栏，看喜鹊争巢而舞。见生，问曰：“举家尚在梦中，兄何起之早耶？”生曰：“孤帏清淡，冷气逼人，欲使安枕，难矣。”凤亦凄然无语。少顷，几上小瓶插红梅一枝，凤竟往添水，若不礼生者。生从后抚其背，曰：“卿能惜花憔悴，独不念人断肠乎？”凤曰：“人自肠断，于我何与？”生作意又问曰：“向有小柬，托秋蟾奉谢，不识曾赐览否？”凤亦作意答曰：“虽有华章，但意思深长，语多不解，今亦置矣。”生曰：“卿既不屑一观，当掷下还。”凤笑曰：“恐还则又送人也。”生曰：“身萍浮梗，见弃于人久矣，尚有谁送？”凤曰：“新姨每每致爱，何谓无人？”生曰：“果有之，但十巫云不足以易一卿耳。”凤又曰：“得陇望蜀，兄何不知足耶。”生曰：“噫！卿犹不谅，无怪其视我愀然也。盖欲取虞，不得不先取虢。至以灵台一点，惟卿是图，刺骨穿心，不能少释，予岂分情博爱者比哉。”凤见生言词恳切，颇亦感动，睨视生移时。而秋蟾报：“夫人呼凤问事。”即与偕去。生亦出外，怏怏不能披卷。及夜，赋五言律云：

话别幽窗下，情深思亦深。  
佳期凭素枕，乡梦恋重衾。  
自信人如玉，何妨钗与金。  
莫怜空凤侣，还似再论心。

鸾自通生后，忌春英眼，每降节下之，欲得其欢心。一日，英持玉丁香侍妆，失手堕地，竟损一角。鸾收匿而不问。英因德鸾，乃叩启曰：“侍奉闺帏，久蒙恩育，倘有所使，当竭力以图报。”鸾曰：“我无他，惟汝玉一节，两难周旋耳。”英曰：“夫人性宽，即在所略，则下此俱不足畏。况娘子情人，即我情人也，何自生嫌疑？”鸾曰：“汝既有美心，能引我一见乎？”英曰：“不难。”即与鸾同至生室，相见欣然。因以眼拨生，曰：“那人已回心，今夜可作通宵计矣。”生点首是之。正笑语间，忽索前鞋及词，已无觅矣。生遮以别言，鸾疑其执。生不得已，遂以实告。鸾重有不平意，少坐而去。

生虽喜得鸾，而以凤方之，则彼重于此多矣。是夜，因凤事未谐，郁郁不乐，伏枕而眠，不赴鸾之约。鸾久候不至，意为巫云所邀，乃怨云夺己之爱，欲谋相倾。然所恨在彼，而所惜在此，又不敢悻然自诀也。寝不能安，作《一丛花》词以写其意：

晓来密约小亭中，戚戚两情浓。良宵挨尽心如痛，徒使我望成空。红叶无凭，绿窗虚扃，何处觅飞鸿？欲眠犹自倚薰笼，幽恨积眉峰。孤灯独守难成梦，凄凉了一枕残红。不是缘慳，非干薄幸，都为妒花风。

明早，鸾以此词命春英特送与生。生接览之，自悔无及，即同英入谢罪。过太和堂，望见凤立丽春馆下，看金鱼戏水。生使英先回，竟趋赴凤。凤问秋蟾曰：“一雌前行，众雄随后，何相逼之甚耶？”生曰：“天下事，非相逼，焉能有成？”凤整容施礼，而生已当胸紧抱，曰：“今日乃入手耶！”凤怒曰：“兄何太狂！人见则彼此名损多矣！”生曰：“为卿死且不吝，何名之有？”凤因且拒且走，生恐伤彼力，寻亦放手，但随之而行，直至闺中。凤即坐而舒气，生蹲踞面前，曰：“子诚铁石人耶。自拜丰姿，即劳梦寐，屡为吐露，不获垂怜，使我空处虚馆中，当月郎灯残之候，度刻如年，形影相吊，将欲思归，则香扇犹在目也，情柬犹未还也，何忍一旦自弃。及至姑留，又以热心而对冷眼，甚不能堪。是以千回万转，食减容消，若痴醉沉昏然者，无非卿使之也。卿纵欲为彭娥德耀之行，何卿送人至此极乎！”言讫，不觉泪下。凤持生起，曰：“妾非草木，岂谓无情，方寸中被兄索乱久矣。然终不显然就兄者，诚以私奔窃取，终非美满之福，只自招人议耳。况观兄之才学，必不久卧池中者，故父母亦爱兄敬兄。苟或事遂牵红，则偕老终身，妾愿足矣。计不出此，而徒依依吾前，何不谅之甚耶！”生曰：“卿言诚是，但世情易变，后会难期，能保其事之必谐乎？倘或天不从人，则万斛相思，顿成一梦，必难复牵子襟以自诉矣，悔恨又当何如！”凤又曰：“汝我情缘，甚非易得。此身既许于君，死生随之，复肯流落他人手哉！”即脱指上玉记事一枚、系青丝发一缕与生，曰：“兄当以结发为图，以苟合为戒。”生袖中偶有鸳鸯荷包，亦与凤，曰：“情联意绊，百岁相思。

“正话间，秋蟾驰至，颇知此情，乃曰：“彼此歃盟，不可无证。兄姻缘得意，妾亦有所托者。”即折髻上玉簪，以半与生，祝曰：“君情若坚。”以半与凤，祝曰：“姐志若白。绿鬓成交，苍天无。”生、凤笑而收之。生感凤意，口占《清夜》词一阕云：

兰房兮春晓，玉人起兮纤腰小。誓固兮盟牢，黄河长兮太山老。    莺愁兮蝶困，绿荫荫兮红。密约兮虽都，苦沉梦兮难醒。

凤亦以词答生，词名《点绛唇》。

默步庭阑，无端又被狂郎见。排莺狎燕，顿使酥胸颤。    订说盟言，半怯桃花面。情洽处，且休留恋，早中金屏箭。

生回间，鸾见，挽生手，同至寝所，恣行欢谑。枕席中所讲会者，千态万状，虽巫云辈，远拜其下风矣。事阑，日已西向。鸾起，挽生而坐。自含五和香，以舌舐生口中；或使生吸茶，又自接唇而饮。□□之情，实未有如鸾之极者也。是夜，复留生。生颇倦，婉辞而出。鸾疑有他就，终不快于巫云。

生自说盟之后，虽常会凤，或携手，或联肩，或笑狎赓歌，或花月下对膝以话心事，无所不至，但语一及淫，则正色曰：“妾岂淫荡者耶？妾果淫荡，兄亦何贵于妾！”每每不能相强而罢。一日，房前新荷盛开，谓生曰：“出污而婷婷不染，垂实而颗颗含香，真所谓花之君子也。”生曰：“凌波仙子，香色俱倾人矣。然当娇红嫩绿时不趁一赏，则秋风剥落，虽欲见，得乎？”又一日，与生并坐，秋蟾忽持新蛾来，两尾相连，四翅绰约。因谓凤曰：“物类钟情，卿何固执？”凤掷蛾不语。生亦愀然曰：“大丈夫欲为一蛾不可得，虚生何为！”语虽感伤，而凤终坚守。

是夜归馆，适月朗风清，因作诗以自怨云：

相逢不若未相逢，赢得心牵意亦忡。

独立小栏凭往事，汪汪两泪泣西风。

当初邂逅望成欢，今日谁知恩意难。

镜里好花溪映月，不能入手即能看。

佳期不偶惜芳年，设尽盟言也枉然。

情重几回心欲裂，青灯夜雨梦魂颠。

着意寻花花正酣，相思两字用心探。

伤情无奈口惶处，一嗅余香死亦甘。

吟一句，嗟叹一句，不觉以闷郁之怀，感风露之气，二鼓就寝，寒热迭攻。明旦，不能起，馆童言于夫人，夫人命求汤药以治之。然生素脱洒，今患此，心益躁则病益剧，留连三五日，犹勿药也。巫云、娇鸾俱遣人问候，惟凤若不知者。正忆忖间，秋蟾在目，且持蜡丸一枚奉生，曰：“凤姐多致意。”生曰

：“吾病不在丸，子必知之。当复凤，如不弃盟，时来一顾，九泉无憾矣。”蟾欲回，见几上所存诗稿，并拾以报凤。

凤得凶信，又味诗词，情意飘荡，心甚忧之。傍晚，密与蟾亲往问其疾。见生，执其手曰：“兄达人，何不幸罹此？”生曰：“一卧难起，自谓不得复睹芳容，此亦孽缘所羁，不自悔也。但夙愿未酬，使我饮恨泉下，卿亦独能恹然乎？”语未终，泪随言下。凤亦带泪谓生曰：“妾身不毁，则良会可期，兄宜自爱。”亲出红帕，与生拭泪。见生面冷，又自以面温之。临别时，依依不能舍。乃解绡金束腰与生，曰：“留此伴兄，胜妾亲在枕也。”含泪而去，且顾且行。

生虽未得通风，然而脂香粉色，殆领会尽矣。况其意念□□，生亦感释，病为之少瘥。生匿不闻，欲凤再至。越日，果来。近床问曰：“两日颇快否？”生曰：“痴病恹恹，未知此身孰有，敢望快乎！万一复理巾栉，当索快于吾卿，不识周旋之意何如耳。”凤欲宽生，乃曰：“恭喜后，惟兄是从。敢执前见以负罪耶？”生不胜喜，病亦渐愈。

初起，即往候凤。凤见生，喜爱过于平日，因谓生曰：“兄在患时，妾心胆几裂，夜不解衣者数晚。忧兄之情，行止坐卧不释也。今幸无恙，绵远之期可卜矣。”因出词以示生：

缘乖分薄，平地风波恶。得意人而疾作，两处一般耽搁。书斋相问痛泪魂，孤衾拼与温存。忍别归来心戚，一线红泉偷滴。右调《青玉案》

生亦出词，乃谢凤者也，词名《南乡子》：

病起识红尘，患难方知益故人。扣含娇经解处，情真。一枕酥香分外亲。报德愧无因，惹我相思恨转新。骨瘦不堪情事重，伤春。绿暗红稀再问津。

彼此看讷，情话绸缪。生不觉兴动，欲求凤会。凤不允，生曰：“卿言在耳，今又背之，守信者当不如是也。”凤曰：“妾非爽信，但兄新愈，当迷云溺雨之时，能保其情之不少纵乎！倘有不虞，虽曰爱兄，实害兄矣。妾忍见耶？”生闻凤言，历历可听，亦不甚强之。

又越两日，生意无聊，本欲会鸾一叙，然意重情坚，不觉足为心使，沉吟之间，寂至凤室。以指击门，不应。生怒，排窗而入。凤方在围屏中拥炉背灯而浴，见生至娇羞无措，即吹灭灯。生从黑中抱住，曰：“正欲情胜，何相拒耶？”又以手摸其乳，小巧莹柔，软温香腻，虽寒玉酥鸡豆肉，不足以喻其妙也。因逼之就枕。凤度不可解，因诳生曰：“夙世姻缘，今夜必偿兄矣。所虑者，兄花柳多情耳，万一抛人中道，使妾将何所归？必当对天证誓，然后就枕未晚也。”生以为然，乃曰：“此素愿耳，何难之有。”即舍凤自誓。凤徐理衣，诈呼：“秋蟾觅火！”竟从小门遁去。灯至，誓完，而凤已去久矣。生彷徨怅望，不能为情。秋蟾为生新愈，恐复激恙，因慰之曰：“凤姐裸裎灯下，是以害羞，然

心实未尝昧也。公子无欲速，则好事何患不成？今妾欲留公子，恐得罪凤姐，未敢也。不若游至新妙姨处一遣，何如？”及至，云已睡熟，不能进矣。急辞蟾投鸾，鸾尚未寝。见生闷闷不言，问之亦不答，鸾又促膝近生，曰：“对知心人不吐露心曲，何也？”生难以实告，诈应之曰：“才梦见杨太真试浴，正戏狎间，为风竹所醒，不得成欢。然而情状态度，犹隐隐在腔子中，所以恋恋不已若此也。”鸾曰：“果郁此乎？妾虽不及太真，情则一也，即当与兄同浴，以解此怀。”乃命春英具汤，设屏秉烛，各解其衣，挽手而浴。生虽负闷，然当此景，情岂不动？即抱鸾于膝，欲求坐会。鸾亦任生所为。灯影中残妆弱态，香乳纤腰，粉颈朱唇，双湾雪股，事事物物，无非快人意者。生于此时，不魂迷而魄扬也哉！浴毕，即携手共枕，戏谑无所不至，而情事未可以言语形容也。

生早起就外，思凤之念犹未释然。乃画美女试浴图，写诗于上，以道忿怨之意：

灯前偷见一娇娥，试浴含羞脱绮罗。  
怯露芙蓉新映水，舒香荷芰啸凌波。  
云迷弱质欢情杳，月暗残妆梦想多。  
旧日相思合愈渴，兰汤不共待如何。

生方掷笔，适凤使蟾候生起居，且曲为谢罪。生曰：“吾当面责之。”即持画而入。凤见生，掩口笑曰：“苟非遁去，几入虎喙。”生亦笑曰：“狗盗之谋，何足为幸。”因出所题与观。凤曰：“高才妙味，具见之矣。但今虽迷暗，岂无虚朗之日乎？”生曰：“卿之操志，心领已深，第中热若难忍耳。譬之于酒，醇醪在手，何忍弗醉，未有不取而吸之者也。譬之于花，芳葩在前，何忍望香，未有不嗅而攀之者也。苟为不然，至愚且负甚矣，人将不重嗤之耶！今卿具醇醪之美，芳葩之娇，而仆又非愚而负者，此其所以欲一吸且攀也，何自蹈守株缘木之行，徒作其人也哉！”凤曰：“妾非忍心，虑在远耳。兄知酒矣，独不知一泼不能收耶？兄知花矣，独不知一开不能蕊耶？兄固非薄幸者流，妾实念及于此，若徒逞目前之欲，则合盃时将何以为质耶？是以今日之守，亦为兄守也，兄何不谅之甚。”生曰：“是则是矣，吾恐媒妁未偕，归期在迩，一会且未知何日也，何合盃之可望乎！”

生言愈恳，凤不能当，即抑生于怀内，曰：“兄何钟情之极！”生亦捧凤面，曰：“向使病骨不起，则国色天香又入他人手，而温存款曲之情今将与卿永绝矣，此情安能不钟也。”凤又顿足起，曰：“芳盟在迩，岂敢昧心。万一事不可料，有死而已，不忍怜香惜粉以负兄也。兄何出此言哉。”生不得已，乃难凤曰：“适呈拙题，敢请一和。以刻香半寸为则。香至诗成，永甘卿议。不然，虽翹于天，鳞与渊，亦将与子随之。心肯灰冷耶？”生料凤虽聪慧，未必如此敏也。

不意得命即成，无劳思索。

夜静人阑浴素娥，曲凭深处解香罗。偷看舞燕冲红雨，戏逐轻鸳起绿波。意重不妨言意淡，情真何用讲情多。红泉一点应难与，无奈东君欲速何。

香未至刻而诗先就，生亦无如之何，乃仰天叹曰：“大丈夫死只死矣，何向儿女子口中取气耶！”即拂袖而出。生虽不得志，然亦直凤之言，高风之节，未尝不私自叹赏，而爱慕之心益加切矣。

自是，生久居鸾处，将及旬余，绝不与凤一面。巫云间或会焉。凤则常使人问候，殆无虚日。时四月二十三，夫人初度辰，召宴亲戚于忠烈堂，生亦在焉。内则巫云辈五六人。外则叔侄辈六七人，垂帘为蔽。优乐尽歌舞之美，水陆极龙凤之珍。聒耳充目，无非富丽者也。内有褚晴岩者，夫人侄也，亦事举子业，与生话甚投，因对弈赌酒。生棋虽优，然心眼常在帘内，连负三局，罚酒六大杯。凤恐致醉，密使小鬟视生。罢弈，生方收局，褚复逼生投壶。手虽把箭，而心愈属凤，故矢皆落地，又得酒四大觥，而生渐醉矣。凤见生，扬言恐失礼于人，急检王所合干葛丸，贻生嚼之。三咽后，清爽如故。生得不及乱者，凤之力也。席罢，夫人先寝，事托巫云为理。

家人俱散，时近二更，生知无碍，即直造凤所。凤方坐床脱绣，见生至，且惊且喜，曰：“兄久忙，何暇至此？”生曰：“被斥之人，无颜求见。今蒙不醉之德，故来谢耳。”凤曰：“果非妾，兄将不胜甚矣。”生移身近凤，曰：“曲蘖所酿，不过醉面，至于情意所绊，实能醉心。仆因卿，醉心甚矣，顾乃吝不一醒，何耶？”凤曰：“兄果执迷，必欲以情事相尚，则秋蟾，爱婢也，亦颇俊艳，荐以代妾，何如？”生曰：“卿误矣。燕石满囊，不若粒玉之能宝；骀蹄盈厩，何如一骥之可良。病入膏肓，心力俱困。若曰荐代如蟾者，虽得不死于卿前，凄凄子子，如穷鳞毙翼之所归。意在卿也，岂爱婢哉！”凤意稍解，但默默不言。生又进曰：“天下有强奴悍寇，始虽甚恶之，及其输情纳款，匍匐所哀之时，未尝不屈法怜宥。然则仆之于卿，亦可谓输款甚矣，而卿意不少怜，岂奴寇之不若乎？”凤见生言恳恳，乃曰：“兄意既如此，妾敢固爱？但姑待明夜可也。”生兴正发，即抱住，曰：“仆肠颇短，不能优游以待。且人定回天，何况于子。”乃力推仆枕。凤亦不敢相却，任生解衣。翡翠衾中，轻试海棠新血；鸯鸯枕上，漫飘桂蕊奇香。情浓任教罗袜之纵横，兴逸那管云鬟之撩乱。生爱凤娇，带笑徐徐；凤怜生病，含羞怯怯。肺腑情倾细舌，不由得香汗沾胸；绞绡春染红妆，难禁娇声聒耳。从今快梦想之怀，自是偿姻缘之债矣。是夜，生为情欲所迷，将五鼓才睡。当旭日红窗，而生凤犹交颈自若。秋蟾恐惧人来，乃揭幔低声曰：“阳台梦尚未醒耶？”生、凤乃惊觉，整衣而起。凤急饰妆，娇姿愈艳。生在旁大喜狂溢，乃缀《乐春风》一词以庆之：

锦褥香栖，幽闺春锁。几番神思蓬瀛，今得身游梦所。风流何处值钱多。兰蕙舒芬芳，桃榴破颗。娇羞袅娜，情重处，玉堂金谷皆左。才识得，一刻千金价果。

凤观毕，曰：“妾之蒲柳，不避淫污，一旦因兄致玷，诚以终身付之也。若曰暮暮朝朝，甚非所愿。惟兄谅之，则万幸矣。”亦口缀前词以复焉：

鸾镜才圆，鹊桥初渡。暗思昨夜风光，羞展轻莲小步。杏花天外玉人酡。难禁眉攒，又何妨鬓，情谐意固，管甚么，褪粉残红无数。须常记，一刻千金价果。

是夜，娇鸾席散，欲得生一罄酒兴，乃自往邀生，至则野渡无人，几窗寂寂而已。因忿生不先会己而赴巫云，不知生在凤处也。于是欲决意谋云，而未得其便。一日，会台州人归，以军功报夫人。鸾乃重贿使，诈传王命：“早暮衙内凄凉，可送新姨作伴。”使者得贿，果如计语夫人。夫人亦怜王在外，信而从之，即使云去。云患涉险，又以生故，不欲行。正踌躇间，生忽趋至，云曰：“何来？”生曰：“闻卿被召，时决有无。”云曰：“诚然。”生曰：“去则去矣，仆将何依？”云曰：“一自情投，即坚仰托，正宜永好，常沐春阳，奈事不如人，顿令隔别，虽曰后会有日，而一脉心情，不得与鸾、凤辈驰骋矣。”生曰：“事已至此，为之奈何！”乃相与执手嘘唏。而夫人以明当吉日，又使小鬟促云整妆。生夜即留宿云所，眷恋不可悉记。

早起，凤持纱衣一套，桂饼、梅丸各二封以贶。云因谓生曰：“凤姐与我，自从奉接闺帏，情同己出，况以公子之故，敢负斯心。汝百岁良姻，此行可力任矣，善自绸缪，毋生嫌隙。但不知他日待我何如事！”言讫泪下。凤与生亦大恸。正惜别间，报“夫人来送”。生即致意而出矣。然自巫云去后，夫人以凤无所托，命鸾与俱，家事代云分理，是以人之出入、门之启闭，亲为防闲。鸾欲独任生情，今反两不得便，心窃悔焉。行亦怏怏失意，且遭连雨，益难为情。是夜，伏枕不安，漫成诗词各一首：

熟梅小雨故连宵，旅馆愁来不待招。  
笔砚病余功课少，家乡云外梦魂遥。  
檐声逼枕添惆怅，灯影怜人伴寂寥。  
新绿满园虽可意，久虚寻赏任风摇。

对孤灯悄然，对孤灯悄然。夜阑人倦，雨声滴破相思怨。这情绪可怜，这情绪可怜。展转不成眠，懒把罗衾恋。想伊儿妙年，想伊儿妙年。肠断心灰，务谐姻眷。《香柳娘调》

不料夫人劳役太过，忽卧一疾，不能起。凤方侍汤药，而鸾密使春英报生。生乃以侄礼问安。回至太和堂散步。自思曰：“此中旬日不登，风景入目顿别

。不意鸾突在后，相见各喜。鸾促而行，生逡巡不敢进。鸾曰：“老母伏床，余皆无虑，兄宜宽心。”同行间，宛然凤寝旧路。至则二闺紧贴，仅间一壁耳。坐谓生曰：“向夜自走候兄，意成不偶，何也？”生曰：“想缘醉梦中，知罪，知罪！”又曰：“那人去后，颇劳兄念耶？”生曰：“相思情爱，何人无之？苟为不然，薄幸甚矣，卿亦何取于仆？”鸾不能对，乃出饼果，与生并体而食。正细话间，报：“凤姐请议药方。”生即告出。鸾曰：“暮夜无知，愿兄着意。”生曰：“中门锁钥，谁则任之？”鸾曰：“自有处。”

生及昏时，潜入太和堂，正欲叩门，鸾已先嘱英候矣。至，谓鸾曰：“今何能此？”答曰：“才与凤约，每夜轮伴老母，庶可节劳。幸吾妹如议，妾可常常而见，兄可源源而来。妾之为兄，无不尽意如此。”生不暇备谈，即与就枕。时方清和，狂荡甚过，千态万状，不能悉明。乃以头枕生股，手抚生腮，曰：“观君丰神，情趣，色色可人，真大作家也，恨相见之晚。”生曰：“但得此身在，永远可期，何晚之有？”语毕，鸾体颇倦，竟熟睡。生忆春英在近，不无动情者，乃径舍鸾，索欢于英。英曰：“鸾姐性酸，不敢仰就。”生曰：“向无子，焉人今日？纵知，且不较，况在梦乎。”英感生情，即如命。交接时亦甚有趣。生虽战后，而眷恋新人，愈发豪兴。且其牡丹一朵，样是可人，貌固不及诸美，而此实为最胜者也。生留连不忍去，英促之，复就鸾所。鸾亦瞑目不觉。东方白矣。临行时，鸾又约曰：“后夜莫推佳会。”

生至园亭，默忖“轮伴”之言，思欲与凤一款。及晚，密启中门，私趋内室。但见二闺杳然无人。生乃独卧凤床，垂帟自蔽。候至更余，凤来，起幔见生，半惊半笑。生亦笑曰：“待卿久矣。”凤曰：“正欲见兄，决一大事。”生曰：“何以教我？”凤曰：“一自见兄，情颇难制，说盟不已，又辱私奔，虽其反己怀惭，而事原夙定，不足追也。奈此来老母染病，俗言‘喜可破灾’，求婚者日无停议。妾在女流，不敢自白。兄，丈夫列也，事将安图？”生曰：“托迹门来，即承二大人俯爱，正愧一无所报，而可以此情闻乎？卿固慧人，若以己谋之，则势便而机投，倘谐所言，勉当恪遵，虽死不避。”凤低首蹙容，半晌不语，乃谓生曰：“此事若图之老母，鸾姐在侍，必难允谐。为今之计，兄急索尊翁一书、聘物一二件，竟送父任。老父素喜兄，而新姨又力赞，事想八九矣。苟得父命，纵母有别议，而妾可执以为词，岂不万全也哉？”生喜曰：“此良策也，明当东归，一如卿议。”凤因命蟾备酒，自捧觞，谓生曰：“此酌一则饯别，二则永诀。盖妾之一身既寄兄手，万一天不从人，妾宁碎玉而沉珠，决不忍抱琵琶过别船也。此行勉旃，不可草草。纵老父未许，老母他从，亦当再来一会，莫使万种恩情竟成疏渺，则妾死无憾矣！”言毕，悲咽不胜，泪下如雨。生亦愀然泣泪，唯唯承命。是夜虽与凤并头交股，奈欢心为离思所拘，未及构情

而鸡已唱矣。凤乃枕上成绝句二首以送生：

比翼初分肠断猿，离愁欲语复吞言。  
相思好似湖头水，一路随君到故园。  
送别余情分外浓，行行独泛酒旗风。  
明朝此际凄凉处，凤枕鸾衾半截空。

生即辞凤，入谢夫人。娇鸾知之，急使春英留生。生托以“家尊有书远召，故不敢违。多致意鸾姐，事完，当复来谒也。”鸾度不可留，乃送细果二盒、巾绢十衣为饯行之敬。

生抵家，备以王爱留之情、凤永谐之意，曲道于父。父不胜喜曰：“此吾责也。”即为书及白金百两、彩缎二端、金钗环各二事，遣人往台求婚。

王得书，谓巫云曰：“吴兵部家求凤姐亲，汝为何如？”云曰：“簪缨世胄，才茂学优，何不可之有？”王笑曰：“吾亦久蓄此意，但不欲自启耳。今当乘其来求索，以为赘，则吾老亦有托矣。至于花烛之事，且待贼平荣归，亲自校点也。”因以聘礼送归夫人，答书许焉。人还，生大喜如醉，因作《西江月》以自庆：

久待西厢明月，今方愿遂乔。已知鸾凤下湘潇，何用信传青鸟。    晓苑  
飞花有主，春田蕴玉成瑶。云桥再渡乐良宵，正是姮娥年少。

生欲再往复凤，生父止之曰：“前以客礼留连，今初聘结，不宜轻造，姑俟有便而往可也。”生郁郁不敢违。居家两月，人事、书史俱不介意，参前，侍侧，一凤之外无余思也。

不意巫云自别生后，朝暮思忆，食减容消，成一郁疾。王千方求治，毫不能愈。临终时，召小鬟，谓曰：“吾病已属膏肓，势在难救，然而取死之故，汝必知之。今亦不足言，但前有鞋词，我身且不保，留之何用！汝持归，万福公子，我不能再见矣，当与凤姐永好耳。”言讫大悲，目亦寻闭。鬟急呼叫，意无济。王乃从厚葬殓，募僧追荐，举柩寄安国寺中。虽甚痛悼，亦无知之何矣。

家中夫人受聘之后，病患日减。一日，时当七夕，乞巧于庭。二娇以夫人新愈，筵极丰洁，又使英、蟾辈歌诗侑觞，而夫人终若不豫。娇鸾请之，因答曰：“凤事告吉，可谓得人，吾无忧矣。但汝父监军，未乞骸骨，汝年方壮，孤节难终，怀抱间所未释然者，犹坐此耳。汝自成欢，毋吾以也。”是夜，皆不乐而罢。

二娇回房，鸾独长叹不卧。英私问曰：“娘子彷徨，得非忆吴公子乎？”鸾不答，但首点之。英曰：“何不招之使来，徒自苦耶！”鸾曰：“招之使来，置凤何地？”英曰：“天下莫重者父母，所难者弟兄。今娘子与凤姐一脉所存，何不成以恩义，结以腹心，彼此忘怀共事也？”鸾曰：“然日登凤凰之台，时处潇湘

之馆，岂不快哉；顾乃各立门墙，自生成隙，此夺彼进，时忧明虑，不亦愚耶！”鸾又曰：“汝言唯良，开我蒙蔽多矣。”即相与诣凤，曰：“我汝骨肉，犹花两枝，本则一也。倘不见别，当以一言相告。”凤曰：“遵命。”鸾曰：“予与吴生有不韪之爱，自拟终身以之。不料六礼先成，予亦窃幸。但今一去三月，颇烦念情，欲招之，则于妹有碍，欲舍之，则于心不忍。两可之间，敢持以质也。”凤恍然曰：“不敢请耳，筹之熟矣。予之得配吴君，论私恩，姐当为先，执公议，妹忝为正。必欲相较，则分薄而势争。不若骨肉同心，事一君子，上不贻父母之忧，下可全姊妹之爱，不出户庭，不烦媒伐，而人伦之至，乐自在矣。但愿义笃情坚，益隆旧好，大小不较，无怀二心。妹之所望于姐者此耳，何必郁郁拘拘于形迹间哉！”鸾曰：“妹果成我，我复何忧。”即为书邀生。

生托以他事，赴焉。及门，夫人待之，礼加于昔。出就池馆，有感风景依然，漫成一律云：

园亭复得启窗扉，案积凝尘手怕挥。  
池净萍开鱼自跃，梁空泥落燕初归。  
深知一遇生难再，况是三奇世所稀。  
景色依然情事重，栏杆倚遍夕阳微。

是夜，二娇度生必至，设酒以待。更初，生果入谒。鸾迎，谓曰：“新女婿来矣。”生答曰：“旧相知耳。”相笑而坐。语中道及姐妹同心事，生喜曰：“情爱之间，人所难处也。二卿秉义，娥、英不得专美矣。”然亦自惭曰：“而僭获奇逢，谨当毋倦盟心，少酬知己，二卿其尚鉴之。”鸾、凤皆唯唯。酒罢，生欲就凤。凤辞曰：“凡事让长，妾不敢先。”生倾鸾，鸾又曰：“奉礼新人，义不可僭。”相逊者久之。生不能主，乃曰：“鸾娘不妒，凤卿不私，既在兼成，尤当兼爱。”即以一手挽鸾颈，一手拍凤肩，同入罗帏中。二娇虽欲自制，亦挫于生兴之豪而止。于是枕长枕，披大被，二美一男，委婉若盘蛇，屈贴如比翼，彼此行春，往来递爱，殆不知生之为生、鸾凤之为鸾凤也。

一日，新雨初收，凉风微动。生觉寂困，乃趋凤闺。凤方昼卧一榻，生欲乱之，才起裙，不料鸾至。鸾即低声抚生曰：“兄欲何为？”生曰：“刻心人阻我高兴。”乃舍凤狎鸾，推到于榻头，取双莲置之两臂，立而猎之。兴趣不能状，情逸声娇。凤竟惊觉。生复逼体私凤，力拒不从。正持案间，鸾曰：“凤妹独作清客耶？”乃助生开，纵情大战。事毕，鸾指生柄，曰：“斯何物也？尝能授人如是？”凤笑曰：“竖肉。”盖以生字“汝玉”也。生答曰：“非此不能补缝。”盖以“凤”字同音也。鸾大笑而起。

一日，夫人以生馆寂寥，命迁之太和堂侧，意便供值，而不知益近娇所矣。鸾约凤携觞往贺，至，则生谓曰：“胜会难逢，不可独乐，虽英、蟾亦宜侍坐

。”二娇许之。酒至半，生令其取绯色，多得者为状头，余者听调。不料生果得五绯，而凤仅得一。乃使英执壶，蟾把觞，而鸾侑食，凤则歌以劝生：

蛟起渊兮鸟出幽，红妆侍兮绿蚁浮。人生佳会兮不常有，及早行乐兮为良谋。古人有见兮能达，不甘利禄兮优游。邀明月兮歌金缕，披清风兮醉玉楼。惟此二物兮何友，取诸一襟兮奚求？堪嗟白驹兮易过，任汝朱颜兮难留。百年兮纵然能寿，其中兮几日无忧。所以偷闲兮及时买笑，赏心兮何惜缠头。殷勤把盏兮愿拼酩酊，岂可碌碌徒效蜉蝣。

歌罢，鸾曰：“今赌拳，当便宜行事，何如？”生曰：“可。第无悔。”二娇欲难生，而胜算又为生得。秋蟾则在无算，生即抱蟾于怀，以手弄其乳，命鸾进酒，与蟾同饮，一吸酒，则一接唇，戏谑无所不至。生因大醉，众美扶挟而寝。

一日，中秋后晚，鸾凤宴生于卧云轩之庭中。饮至二鼓，星月愈皎。生曰：“仆与卿等相与，乐则乐矣，未曾通宵。今夕颇良，不若再陈狼籍之杯盘，检点将阑之兴趣，席地而坐，互韵而歌，倦则对月长憩，醒则洗觞更酌，略分忘形一乐，可乎？”于是设重，铺绣褥，用矮几置菜果，罗坐其上。时凤履青金点翠鞋，生爱其纤巧俊约，则捧上膝头，把玩不忍释；又脱以盛杯流饮，笑傲戏乐，人间之所无。生兴不能遏，欲求凤会。凤曰：“清光皓色中，何可为此？”生曰：“广寒求此不能得，岂相妒耶。”生夜大醉，诸美亦被酒回房，时漏五下矣。

自后朝出暮入，习以为常。一凤一鸾，更相为伴。或投壶花下，或弹棋竹间，或携手联赅，或连袂对酌，生之一身，日在脂粉绮罗中优游，而他不暇顾矣。因作《芳闺十胜》以自赏：

云鬟

梳罢香丝扰扰蟠，笑将金凤带斜安。  
玉容得汝多妆点，秀媚如云若可餐。  
雅色腻，雀光寒，风流偏胜枕边看。

雪股

娟娟白雪绛裙笼，无限风情屈曲中。  
晓睡起来娇怯力，和身款款倚帘栊。  
水骨嫩，玉山隆，鸳鸯衾里挽春风。

凤眼波

水溶溶一点清，看花玩月特分明。  
嫣然一段撩人处，酒后朦胧梦思盈。  
梢带媚，角传情，相思几处泪痕生。

### 蛾眉

淡月弯弯浅效颦，含情不尽亦精神。  
低头想是思张敞，一抹罗纹巧簇春。  
山样翠，柳般新，菱花镜里净无尘。

### 金莲

龙金点翠凤为头，衬出莲花双玉钩。  
尖小自怜行步怯，秋千裙里任风流。  
穿芳径，上小楼，浅尘窄印任人愁。

### 玉笋

春葱玉削美森森，袖拥香罗粉护深。  
笑拈花枝能索巧，更怜留别解牵襟。  
机中字，弦上音，纤纤红甲漫传心。

### 柳腰

娇柔一捻出尘寰，端的丰标胜小蛮。  
学得时妆宫样细，不禁袅娜带围宽。  
低舞月，紧垂环，几回云雨梦中攀。

### 酥乳

脉脉双含绛小桃，一团莹软酝琼醪。  
等闲不许春风见，玉扣红绡束自牢。  
温比玉，膩如膏，醉来入手兴偏豪。

### 粉颈

霜肌不染色融圆，雅媚多生蟾鬓边。  
钩挽不妨香粉褪，倦来常得枕相怜。  
娇滴滴，嫩娟娟，每劳引望怅佳缘。

### 朱唇

胭脂染就丽红妆，半启犹含茉莉芳。  
一种香甜谁识得，殷勤帐里付情郎。  
桃含颗，榴破房，衔杯霞影入瑶觞。

是月，台贼得平，且靖峒堡塞百余处。王以功领封敕归。至家月余，欲与生、凤完礼，不料奔走宴驾之事甚劳，箭疮顿发，流血数升而死。遗命嫁鸾，夫人则托生终养。

凤闻云死，固自痛惜，今又遭丧，哀毁愈切，绝不许生一会，虽见，亦不戏一语。生重其孝，不敢相夺，时在太和堂纳闷。不意小鬟自内出，见生，唱礼后即垂泪曰：“新姨自公子而亡，公子不为新姨而戚，何耶？”生曰：“子不知

耳。自去经年，指望再续旧好，今忽闻变，泪从心饮，苦自神知，欲求一面，无由可得，纵死以俟，戚亦难以尽我矣。”鬟恍然曰：“公子情义如此，无怪吾姨之死犹恋恋也。”生急问曰：“曾有言否？”鬟曰：“余无嘱，惟愿与凤姐永好耳。且寄红鞋一只，书一束，不知何意。”生急索之，鬟曰：“在我奁中，容即奉也。”生曰：“随取何如？”鬟曰：“可。”乃相与至巫云旧房。但见床几依然，箱橱积垢；及视鞋词，事

迹如昨，怀人忆古，不觉凄然。生乃流涕大恸，鬟亦对泣。

生徐拭泪，抚鬟曰：“我无云姨，亦不能至此。今日不料寸报毫无，意成永别。云姨不可见矣，见汝犹见云姨也，敢欲与子重缔新欢，少偿旧恨，阴灵有见，谅在喜全。”即欲求速，鬟曰：“主母果有意，但文鸳不足以托彩凤耳。”生曰：“固情夺分，何伤，何伤。”鬟曰：“纵无伤，亦与二姐有碍。”生曰：“英、蟾且命自荐，何碍于子？”鬟笑而不答。生即挟至床中，为彼脱衣解带。相狎时，甚能承受，勇于秋蟾过多。生笑问曰：“原红已落谁手？”鬟应声曰：“昔时为老主所得。”生曰：“惜哉！娇海棠何忍枯藤缠耶！”鬟亦笑曰：“枯藤朽矣，海棠又傍乔木矣。祸福难凭，世情固不测如此。”生因伤感，不得尽兴而起。书馆莹莹，乃作挽云诗一章：

亿别依依出画栏，谁知复见此生难。  
湘湖月缺波痕冷，巫峡云消山色寒。  
绣架寂寥针线断，妆奁零落粉脂干。  
灯残酒醒猿啼绝，空向西窗泪眼漫。  
是夜，宿于鬟处，鸾凤寂不知也。

三七后，生因告归，报父，欲举墓祭之礼。岂期娇叔士彪者，素流荡险恶，溺情花酒中，家殖殆与王同，因此败落，王每讽诲，则以为轻己也，心甚衔之。王亡，举一子求嗣，欲利所有。夫人虑其不诚，不许，且以有婚辞。彪怒，乃诬生因奸谋命，竟鸣于官。官得士彪私，将产业一半与彪，以半与夫人蟾老，断生在逃不究，二娇则令改嫁。生闻，奈公案已成，竟不能白。士彪大喜，以娇为他妇，则许聘缔。鸾谓凤曰：“萧墙起变，骨肉相残，大事去矣！将若之何？”凤勃然曰：“难测者外来之变，能定者吾心之天。今虽挫拂间关，正义之秋，见节之日也。妹当与姐协力同心，坚盟守礼，万一恶叔悔悟而改，贪官罢黜以行，则卧云之会，终为可期。苟或不能，有死而已。”鸾曰：“妹有此志，我亦窃效微末，虽不能为贞节人，免使呼为淫劣妇足矣。”言论之间，悲惨特甚，乃相与大泣。自是，朝暮依依，唯生是念。而生在家，亦惟鸾、凤是图，奈断案之后，士彪严为关防，虽苍头孺子，不许私出入，恐与生有所约也。将及年余，竟不能通一纸。生欲抱义与逞，生父又力阻之，是以两相耽搁。二

娇居处怨慕，所自排者，惟形之于诗词耳。有《四景闺怨》，录于后：

寂寂香闺昼掩门，飞花啼鸟两销魂。  
眉峰愁重应难尽，事到伤心谁与论！  
蔷薇一架雨初收，欲候归舟频上楼。  
无奈梁间双燕子，对人何事语绸缪？  
晓来强自试新妆，倦倦金莲看海棠。  
不是幽人多懊恼，可怜辜负好春光。  
开遍棠梨倚遍栏，无端瘦得带围宽。  
花前赋就相思句，留与归来仔细看。  
窗下新裁白苧衣，等闲红瘦绿成肥。  
游人不是迷歌舞，飞尽杨花尚未归。  
风定帘垂日正迟，篆烟袅袅午眠时。  
簟凉好梦谁惊觉，小院新蝉噪柳枝。  
幽栏新笋渐成竿，独对南薰忆旧欢？  
露却酥胸香粉湿，倩谁与我掩齐纨？  
惭愧红颜果薄缘，风流让与并头莲。  
兰汤自解丁香浴，怯怯娇姿不似前。  
小庭梧叶乍惊风，立尽清阴盼落鸿。  
自信别来多寂寞，一缄犹胜未相逢。  
好事蹉跎一梦如，应知今日悔当初。  
芭蕉绿满芙蓉放，十约佳期九度虚。  
览镜消容为念君，恩情何忍等秋云。  
黄花不似愁人瘦，人比黄花瘦几分。  
南楼待月负良宵，枫冷江空去路遥。  
无限凄凉蛩话彻，孤灯明灭泪痕消。  
锦幕生寒怯翠环，天涯目断几云山。  
相思最是伤情处，野寺寒钟香蔼间。  
老干舒香已报春，不禁情动两眉颦。  
金樽未举心先醉，惟有梅花是故人。  
挑尽残灯拨尽灰，芙蓉帐冷共谁偎？  
孤愁一段无凭着，斜倚薰笼梦几回。  
芳心一点玉壶冰，谁肯轻捐万斛情。  
携手何时重赏雪？卧云轩下话平生。

鸾见诗，谓凤曰：“妹有是心，予独无情乎？然诗妙矣，吾不能和，当以曲

賡之。”亦成《四景题情》一套于左：

降都春

情浓乍别，为多才，寸心千里萦结。暗想当初，背地香偷曾玉窃。如今惹下相思孽，倒不如无情安贴。满怀愁绪，几能勾对他分说？

出队子

兰芽长茁，又见春光早漏泄。莺莺燕燕飞成列。凝眸都是伤春物，娇滴棠梨，何心去折！

集贤宾

花飞碎玉飘香屑，凭栏目断天涯。猛听黄鹂声弄舌，唤起我离愁切切。狠心薄劣，闪得我罗裙宽折。无聊也，自且把珠帘半揭。

黄莺儿

枝头梅乍结，困人天，微雨歇。南薰独对枉自嗟。冰弦懒拨，香泉懒啜。端为恩情一旦撇。心哽咽，泪湿纱衫，相看都是血。

玉抱肚

情乖爱夺，盼佳期，顿成永绝。空堪羨，并蒂荷花；怎支吾，暮蝉声送。兰汤浴罢鬓云斜，倩谁将我腰脱！

山坡羊

满地舞旋红叶，欲待题诗难写。近日临妆，不觉娇姿怯。亲瓜葛，梦与同欢悦。又被西风忽动檐头铁，顷刻惊开原各别。闷也，拍瑶台灯灭。怨也，掷菱花拼碎跌。

五供养

西厢待月，挨几个黄昏时节。相思滋味逐头断，秋来更彻。是谁家砧杵声频，捣得我忧心欲裂。芳盟尽属空，好事翻成拙。楚岫云遮，高唐梦蝶。

忒忒令

绣闺寒侵，把兽炉慢。叹蓝关，人阻截，几番间揉碎梅花，揉碎梅花，惜孤衾，香自洁。怕寒鸦，啼渐越。

饶饶令

愁结板桥霜，梦冷茅檐雪。书翠流红事已赊。甚时得破镜圆，断簪接？

尾声

相思担重苦难车，拼与他珠沉玉缺，你不见程姬，贞且烈。

是岁丁丑，至元三年也。民间讹言朝廷拘刮童女，一时嫁娶殆尽。有赵应京者，新荫万户官也，家极富，性落魄不羁，好鹰犬博弈，素慕娇名，碍生，不能启齿。今闻讹言，乃以金五百，夜贿士彪，欲求娶凤。彪性贪，竟许之，且使老婢告夫人曰：“我因一忿，以致参商。每念寡妇孤儿，不忍一见。不若

另觅东床，别联新好，使老有所托，幼有所归，不亦可乎。况吴生官断，义难复全，彼必重婚，我何空守？”夫人未及对。凤即应曰：“噫！是何言欤！吾叔利人之有，不义；割人之爱，不仁；既许而又背之，不信。吾与吴生，父母主盟，媒约议礼，情义所在，人皆知之。今欲悔约而谋倾，固非君子厚德之道，亦岂妇人从一之心。拜复吾叔：吾头可断，吾身决不可辱也。”婢以此言达彪。彪知不可强，乃嘱赵子曰：“凤姐情义不屈，计取为宜。择一吉辰，尔多带从仆，以亲迎为名，从则可矣。如其不然，始以官势逼之，断以温言诱之，娇年幼质，必有所动，当不久负执迷也。”应京大喜，候日举行，不料为老仆抱其不平，竟走报凤。凤私度曰：“老贼所为，险恶无比，吾力既不能制，吾名又不可污，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将欲自尽，乃作书遗生曰：

难妾王娇凤敛衽拜大文元汝玉夫君大人辱爱下：始而说盟，君心既已属之妾；既而成礼，妾心亦已属之君。正议鱼水百年，不料风波一旦。使我有容不整，有花不簪，玩月反助清苦，吟诗适动幽思，一景一情，无非役吾神、扰吾梦者也。然犹早暮依依，不即为兄轻生者，盖冀彼有所悔耳。既悔，则乐昌复合、延平再还，隐忍之罪，不犹可赎也哉。岂意怙恶不悛，变中生变，移花于别种，割我良缘；辍玉于他田，断兄雅爱。当此时也，欲拼一死，慨兄面之未瞻；欲待苟全，痛妾名之已辱。故与其丧节以捐名，不若死者之为愈与？其徒死而不足以偿千百年之恨，又不若姑存自待，万一得见之为尤愈乎？生不可，死不可，进退两难，会离莫测，虽微躯弱质不足以伴贤哲者心，而断玉联金，尚犹在目也。兄忍蔑视而不为之痛耶？情缕缕，笔难遍传，聊上一缄，敢求来会，则妾死生有所诀矣。敢书，敢书。

生得书骇愕，即兼道赴之。又不敢显然自进，乃匿于昔日浣衣之老姬家，持金为礼，使得通焉。挨至鼓余，二娇乃遣春英辈密开小门，放生私入。相见时，各各大恸，但不出声。凤因谓生曰：“愚姊妹幸与兄遇，恩爱已非一朝，准拟长松可依，朱弦得托，三生偕老，家室优游。讵意门墙起变，半路相抛，使海义山情，冰消瓦解。故今请兄至者，非他意也，将欲与兄一面，少释终天，必不忍冒耻辱身，甘作因风之柳絮，顺水之桃花。兄自此后，亦当善自珍养，候事少息，与吾姐伉俪百年，实妾至愿，万毋为妾以伤贵重也。”言讫，悲咽不胜，泪痕如线。生含泪曰：“好事多磨，佳期难偶，自古然者。今之所值，想亦仆命所该，何忍反累。”凤又谓鸾曰：“老贼属意在我，势不俱生，我死则无事矣。”生曰：“无累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哉，必当出力与之较焉。”

正彼此论间，春英谓生、凤曰：“天下事，权则通，泥则病。一时奋激，徒作沟渠，于事何益？不若默忍潜病，再图欢庆。”生恍然曰：“计得矣。昔相如

窃文君以亡，辜生挟瑜娘而走，古人于事之难处者，有逃而已。今当买舟湖下，与凤姐乘月东归，僻径潜踪，待时舒志，彼求不得，纵有恶谋诡计，将何施哉！苟便可乘，续谋兼并，犹未晚也。”众美皆曰：“善。”于是托邻姬周旋，略捡妆资，与娇鸾掩泪而别。舟行时，鼓已三矣。

途中无聊，有联句《古风》一首云。生为首倡，凤次之焉。

露气侵衣月在河，吁嗟好事反成磨。  
世间只有相思苦，偏我相思苦更多。  
今夜兰房灯火绝，大声唱别愁千结。  
归心一似恋帆风，叠叠重重急且咽。  
水静天空云惨凄，人离家远梦魂迷。  
依稀重缔生前愿，往事伤心怕再提。  
怕提往事姑拥膝，夹岸苹芦秋瑟瑟。  
一篙撑出波涛中，免使鲸鲵受尘口。  
悠悠世态古道残，人心尤险行路难。  
孤根此去托肥土，笑杀王郎成画虎。

越日至湖，觅居凤凰山中，隐僻深幽，虽生父不觉也。

士彪以娇凤之变，自激而成，然势不能救，徒悔而已。鸾虽与谋，亦困于孤立之苦，风晨月夕，思怨之情，不可胜记。聊录数章，为好事者一览。

春愁睡起不胜悲，往事颠危谁持口？  
魂逐游蜂身似借，肠牵飞絮意如痴。  
泪痕隐血心从落，脸气生香手自支。  
几度更深眠未稳，伴人惟有漏迟迟。  
别时记得共芳尊，今日犹余万种恩。  
绣妒鸳鸯闲白昼，书空鱼雁盼黄昏。  
一番对月一成梦，几度临风几断魂。  
挑尽残灯凄切处，薄衾香冷倩谁温！  
晓妆台下思重重，懊叹何时笑语同？  
情傍游丝牵嫩绿，意随流水恋残红。  
当年自恨春如锦，今日应知色是空。  
回首雕栏情况恶，闲愁千里付孤鸿。  
锦帐朝寒只爱眠，相思如水夜如年。  
新诗篋衾惭吟雪，旧事凄凉怕问天。  
酒去愁萦心一寸，梦回神绕路三千。  
人情变幻难凭计，何处鸾胶续断弦！

空庭草色翳苔茵，无奈深愁一样新。  
凤髻乱盘浑似懒，蛾眉淡扫不如人。  
梦中得合非真乐，帐里无郎实是贫。  
起傍花荫强排遣，数声杜宇更伤神。  
凭栏无语怨东风，愁遇春归恨转浓。  
一枕凤鸾魂杳杳，半窗花月影重重。  
□环声细千般懒，脂粉容消万事慵。  
纸短话长题不尽，殷勤寄取早相逢。  
碧桃深处听啼莺，一似声声怨别轻。  
翠凤有情欹绿鬓，彩裙无力□红缨。  
杨花未肯随风舞，葵萼还应向日倾。  
种种幽情羞自语，安排衾枕度初更。  
无端日日锁双蛾，缕缕愁来叠似波。  
空忆高情疑是梦，难禁积恨欲成魔。  
堪嗟好事全终少，深憾佳期不偶多。  
拂鬓自怜还自叹，名花无主奈如何！

是岁，伯颜以罪徙龙兴，乃复科举制。生曰：“此吾明冤之一大机也，当不可失。”即辞凤赴试，果领乡荐。及亲策，又中左榜。左丞相别儿怯不花，素喜生才，竟选生为翰林承旨。生以未娶，奏闻朝廷，诏赐归娶。至家，贺者填门。生欲议日毕姻，凤谓曰：“人情处安乐，不可忘患难，向与我姐说盟，协意事兄，今妾先举而倍之，置我姐于何所？不若并妾送归，使老母上主，迎兄至家，与愚姐妹花烛，庶不失吾父赘兄之意也。亦且名正言顺，恶叔何辞！”生曰：“此论甚当。”即为书达鸾，兼送凤回。

夫人、娇鸾闻之，大喜，乃择十月戊戌之吉——至正三年也，迎生行入赘之礼。乘鸾后，生谓鸾、凤曰：“平生素愿，中道一阻，不料复有今日，天乎？人乎？但士彪之忿，未能少雪，岂丈夫耶？”凤曰：“彼虽不仁，分在骨肉。若乘势而窘之，无有不便，但睥睨芥蒂，不惟情涉于薄，亦且量为不弘。故曰：‘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正大丈夫也，何留心于小小哉。”生喜，举杯大酌，因浩歌一绝云：

拜罢天墀胆气粗，归来醉倩玉人扶。

龙泉三尺书千卷，方是人间一丈夫。

吟未终，春英报曰：“叔叔才上缙，竟绝咽矣。”生笑曰：“此天假手以快我也。”不料彪子见父之变，愧赧痛掉，亦相与投池中。急使人救援，得一最幼者。其余三子，皆夫人为之发丧，各各从厚殡殓。

家事悉生掌握，因谓夫人曰：“错蒙厚爱，累罪良多。孰意天眷儒生，僥登一第，且人亡事白，两姓万全，岂非至幸者乎？若竟恋夫妻之爱而怡乐于外堂，使堂上者一无所恃，人子之情，不能愬然而无所系也。不若同至家中，处夫人于别院，所存房产，悉与彪叔之子，则在我有父子之养，在夫人有母子之欢，在孤有得所之托，将不两得也哉。”夫人曰：“我年老志短，所为事一依公子。”生乃择日命驾，一家起行。官民有送生者，列鼓吹笙。舟中风景，不能尽述，有《临江仙》词以道之：

心事今朝除悒悒，只怜云绕家乡。豪情骑鹤任翱翔。手扳仙苑桂，身惹御炉香。极目烟霞迷画舫，一天紫绿斜阳。远山偏向望中长。将何酬美景，宿酒醉新妆。

至家，生父甚喜，即设宴宴夫人。酒罢，生偕鸾、凤寝。鸾与生笑语自如，独凤俯首凭几，若有所忆者。生问曰：“我与卿历尽艰辛，幸得至至此，正宜求乐而反含忧，何耶？”凤不答，但潸然泪下。生惶悚曰：“仆果有罪，请试数之，何烦自苦如此。”凤曰：“兄知今日聚合之乐，独不念昔年引见之功乎？”生曰：“云姨盛德，今虽欲报，安从施哉？”凤曰：“念我虽非抱育，然而恩情契重，则胜姑也。幼年刺绣既沐提携，壮岁姻亲又承吹赞，本欲托我以终身，不料去而不复返。尔我于朱楼倚阁中吟诗酌酒，使彼孤魂旅柩流落他乡，麦饭香花，欲依无主，于情于分，安得不哀！”言毕，又泣。生抚抱曰：“是我责也。非卿言，几作薄幸徒矣。然亦不难，明当遣人移柩至家，建醮以报，慎毋劳卿忧抑也。”生即使人往安国寺迁棺。往返月余方至，则请玄武观刘真人为法主，起建水陆斋七日。生、凤亦薰沐虔诚，昼夜不懈。醮毕，择后园空地筑圻以厝。

是夜，生因连日事扰，暂憩外书斋中，倦倚醉床之上。方闭目，梦见巫云徐步而前，貌饬如故，曰：“别来忧恨，一旦感疾而亡，后会成虚，盟言难续，追思痛伤，然亦禄命所该。”语未终，生即抱住曰：“久思无觅，今从何来？汝不死耶？”云曰：“冥司以妾无罪，留妾在子孙宫中，候阴例日满，托生贵家。今蒙公子水陆超度，复授妾为本司掌册之官，侍伴天妃，安闲逸豫，得不入鬼尘寰者，皆公子惠也。今特致谢，聊释别来之情，嗣后不敢见矣。”含泪欲去。生又抱定，曰：“子既成仙，何妨再见？”云曰：“公子未知也。冥司立法，比世尤严，毫有所私，重罚不赦，公子善自珍爱，我检簿籍，有二贵子，合生汝门，不必我念，我当永别矣。”生急持其衣，云乃顿袂而去。生惊觉，余香犹在。生趋报凤曰：“鬼神之事，昔尝议其佛氏之诬，以今观之，信有之矣。”凤问故，生以前梦悉为诵之。凤曰：“若如此，我不负云姨矣。”及言得子事，凤又拊掌曰：“果娠三月，未知璋瓦何如。”再问鸾，鸾亦怀娠同日，各大笑。生乃备牲醴致奠，鸾、凤则共作文以哭之：

呜呼！以姨之贤，禄宜未艾；以姨之德，寿将天假。胡为乎云散秋空，雪消春海？何为乎玉兴埋，花飞香碎？呜呼！姨虽逝矣，鸾将安赖，痛哉！凤虽在矣，姨何能爱。徒使帐锁余香，镜空鲜黛，无地通恩，有天难戴。呜呼！痛针刺之犹存，想音容之恍在。恨彼苍之无凭，夺玉人之何迈。是以肠断欲联，眼枯无奈。盼山知怨，望云兴慨。呜呼！仰仙魂之遥遥，望炉烟而长拜。苟或灵其有知，愿芳苹之略采！

后至正四年十月朔日，鸾、凤各生一子，俱在同时，闻者无不为异，因呼为“三奇、二绝”，乡间传诵不已。有好事者作词美之，不及尽录。

生慕果报之理，乃弃官营修，寡欲养气，开义井于路，造赈仓于家。族有寒微者助之，人有孤寡者给之，筑街盖殿，塑佛饭僧。凡有便于人之事，虽损己为之，不惜也。

生以二子由神力所致，乃名其鸾出者为天与，凤出者为天锡。七岁能明经，及长，文武俱优。正欲赴举业之科，奈张士诚以兵陷湖，生复挈家避难于凤凰山，不求闻达。一门三代，聚乐怡怡。或著述群书，或调议世务，或讴吟于青山绿水之前，或饮酌于清风明月之下。耕食凿饮，别是人间，不知其有红巾草莽之乱也。

及至正二十六年，大明兵取杭嘉湖等路，生父子喜曰：“真天子出矣。急出报效，不失丈夫所为。有功即归，不可久恋取祸也。”生乃自荐。天与为李国公善长参谋，天锡为徐国公达部将。及攻略有功，我太祖封与为枢密官，锡为元帅之职。二子受命，不任而归。后李、徐二公使人迫之凤凰山，并祖、父不知去向矣。

### 【情义奇姻】

浙江杭州府，昔元时有一人，姓陶名定，由进士出身，授广州府同知，死于任中。夫人刘氏，止生一子，名启元，字春华，年一十九岁，随父任所，搬枢归丧。母守孀居。元生未娶，博览经书，贯通古今，不题。

却说熊梦龙者，与陶定乃连襟姨夫，亦进士出身，授北京给事，致仕还乡。而故刘氏，止生一女，名群娘，亦年一十九岁，丝萝未结，同母闺中守节。孝母之心，无所不至。一日，母叹曰：“汝父亡后，家事无人。而汝未嫁一夫，实老身之忧矣。”女曰：“事皆前定，老堂不必挂念。”

却说一日，生于书房回，见母。母曰：“吾儿经书如何？”元生曰：“不劳老堂忧念，若逢大比，谅可一跃矣。”母笑曰：“儿有此志，则老母无忧。人曰，汝与母亲者，惟熊姨。老身尚有伊在，熊姨止生一女，汝可去看顾问候，以表亲情。不然，彼谈我之薄幸矣。”元生答曰：“孩儿即往探问，不劳吩咐。”遂辞，往姨家，至厅堂相见。熊夫人曰：“先生芸窗勤笃，今日降舍，使老身喜之

不胜。”生曰：“家母常忧姨娘，昼夜惶惶，敬命不才造府，以表家母寸心之忧也。”夫人曰：“多承厚爱。”即呼其女曰：“元兄今在我家，汝系表兄妹，可出相见。”香桂答曰：“小姐梳妆未完。”少刻间，夫人又催曰：“可出相见。”群娘无奈，只得出室。轻移莲步，转至厅前，与元生见礼曰：“表兄降舍，有失远迎，望乞恕罪。”元生斜目一睹，见群娘：

绿衣红裙，倾城容貌；一点唇朱，即樱桃之九熟；双描眉秀，疑御柳之新芽；三寸金莲，纤纤玉指，虽西子文君，难与并立。

元生一见，魂归云外，魄散九霄。随即答曰：“轻造贵府，实在兄妹，勿责。”各叙礼毕，群娘偷目觑生，亦有眷恋之心。夫人曰：“先生不弃寒亲，可时常来往，看顾老身，如何？”生曰：“不必忧虑，如暇即造府问安。”二人虽有攀顾之心，奈母在上，群娘脸带桃色，萋萋而坐。生叙别，归家见母，达姨之言。转至书房，如醉如痴，书懒开卷，纷纷然魂去九天矣。拔笔题一律云：

冤债相逢一话间，牵惹魂灵飞半天。

本效张君求崔子，未卜他心似我心？

题毕，过数日，难挨相思之苦，升堂见母云“姨前嘱托之事”。母曰：“儿有此心，他日青云何愁。”生遂辞母，又至姨家。姨在堂上，见生至，见礼曰：“果是读书君子，不失前言。”夫人唤香桂，请小姐相见。小姐只得出，见礼坐定。夫人曰：“老生年迈，不能久陪。以后往来，小女相陪。”言罢转入后堂，命看午饭。生与群娘坐有一时，各无一言。少刻吩咐香桂斟酒，对坐而饮。四目相睹，各有心而不敢言。饭毕，生告归家，展转思量：“群娘无邪意，何能戏之。”梦魂颠倒，捱至明日。复到群家，入绣房见群娘。群娘见生至，忙侍礼曰：“兄有何见教，来忙也。”生曰：“无他，昨失辞令堂，敬来请罪。”群笑曰：“小妹昨已禀老母矣，不劳挂意。”生曰：“多谢，多谢。”群娘唤香桂看茶，遂取椅与生坐。群娘问曰：“兄通何经？”生曰：“敝经毛诗。”女曰：“其经诗句清爽，令人观之畅然。”生惊曰：“妹曾观过此书否？”女微笑曰：“略展视数行。”生笑曰：“有此妙人。”生自思：“此回四傍无人，若不以一言戏之，其缘何日就矣。”即问曰：“适间贤妹云，毛诗句清爽，妹能效窈窕淑女，生不能如君子之句，天何以有偏乎？”女闻言变色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妾本不当陪，奈表亲之情，何其以淫诗见教。缘由前定，兄谈不合理也。”生被群娘面叱数言，渐惭于而上，无言可答。女曰：“妾有俗事，待请家母相陪。”生惊告曰：“不佞一时醉酒失言，冒渎贤妹。抢白难当，又欲鸣于令堂，致不佞于何地。乞宥元罪。”群娘见生，进退无措，只得回嗔作喜曰：“兄此言，何敢告于家母。实妾有尘事，故未得陪兄。”生又曰：“既如此，不佞告辞。”女曰：“见家母再回。”生曰：“无颜见矣。”遂辞群娘而归。

却说夫人，出问群曰：“元生过午，何以不辞去矣？”群娘答曰：“因家有事，适者，来童赶归。欲辞老母，儿见彼意去速，辞其不劳，遂去矣。”母曰：“陶兄乃读书之人，吾儿不可慢矣。”母子之言不题。

却说元生，回至馆中，想前之言，恐群娘诉于母。又想其事不成，不觉数日，形容渐瘦，饮食少进。来童传于夫人，夫人惊慌，忙至书馆看生。问曰：“吾儿身体如何？”生曰：“寒热往来，心有所系，饮食不能进矣。”母曰：“吾儿来往不惯，莫非这几日去姨家问安，受其风寒，得此病么？”生急答曰：“姨娘惜不才如珍，此病不才之命也。”母曰：“宽心，待请一医士调之，谅数日即愈矣。”生曰：“不肖受病，累及老娘，此亦不孝矣。”夫人出，呼来童去请医官医治。少刻请到，乃一省名医。入见夫人，夫人曰：“小儿偶沾风寒之疾，病在书馆，望先生妙剂，后当奉谢。”遂命来童，取出白金五两，以作开手。医官即偕来童，入书馆看生。诊脉良久。生问曰：“病证若何？”医者曰：“先生芸窗攻书，为何亦有此疾？此症乃感七情，有伤思慕，欲火甚多，恐一二服之药，不能取效也。”生自思群事不成，千服想无效矣。又问医者曰：“命脉何如。”医者曰：“命门之脉沉细，心经之脉滞火，先生如不宽心养病，恐挨日久不便。待小弟聊贡一服，试之何如？”辞出书馆，至堂前。夫人问曰：“先生看小儿病症若何？”医者曰：“令郎公子贵恙，乃七情有感，寒邪入内，小生不能治之。告退，夫另请高明医者疗治。”夫人曰：“先生高明，何故见推。自古百病皆药，何小儿沾此疾，便无药矣？”医者曰：“夫人若要全令郎无事，除非买莺莺草，便能消其心火。其病自愈，别药莫能疗矣。”夫人曰：“只要小儿病痊，难千金不惜。”遂取出白金十两与先生，代买莺莺草医小儿。医者微哂曰：“此药即千金不能有也。”夫人曰：“先生识此药，何不能买？”医者曰：“此药在令郎心中未吐，夫人问令郎，使来童买来，医之即愈。”医者辞退，夫人不住腮边之泪，至书馆看生。泪曰：“老身自伊父亡过之后，止生有汝一人，今日身受重病。适者，医官看汝，辞不能医。为母恳求药引，止言莺莺草一味之药，能治汝之疾，又言千金不得，此药汝自识怀于心中。汝今且言，使来童求之。倘至病危，为母者靠何人？”言罢，流泪不止。生自思，此医者，真神人矣。长叹曰：“老母不必挂心，谅病不日必痊，生死前定。”夫人无奈，只得出书馆，又使人去求医者，不题。

却说熊夫人，见这一月间，元生未来。问家童，云：“陶先生病重，以此未来。”夫人闻其言，大惊。唤香桂，请小姐商议其事。夫人曰：“汝兄常来我家看顾，今沾重病，命在须臾。他与我家，亲亲故旧，不以人问安，恐旁人谈母子无亲。”群娘曰：“俺家无男子可去，不若孩儿看家，老母自去，看看回来不妨。”夫人曰：“老母去，留汝在家不便，不若我儿去看便回。”群娘曰：“孩儿

闺门绣女，移步问病，恐人谈笑。”夫人曰：“彼我亲情，汝尔表亲，去之不妨。”群娘无奈，只得唤梅香呼轿，遂到姨家。见姨娘，姨娘曰：“小姐光降，不然老身亦要造府见令堂，何其无亲。吾儿命在旦夕，今汝至，略展老身之忧。”群娘曰：“令郎贵恙，谅亦不妨。倘有不便，则妾之母子，亦无靠矣。”问曰：“令郎卧房何处？”夫人曰：“在书馆。”即同群娘，至书房看生。群娘进前，施礼曰：“兄长贵恙，小妾母子有失问候。恕宥，恕宥。”生开目，见是群娘，长叹曰：“命合如此，有劳光降，恕失远迎。勿罪，勿罪。”夫人曰：“小姐在此少坐，待老身聊具水饭，过午回。”遂出，命安排饭食，不题。

却说群娘，问生曰：“先生身上如何？”生曰：“寒热往来。”又问曰：“饮食如何？”生答曰：“少进。”又问曰：“行坐如何？”答曰：“有所思。”又问曰：“睡中如何？”生答曰：“不寐。”又问曰：“何致如此？”生怒曰：“汝能为医者医人么？”群娘脸上微红，无言可对。生又曰：“汝若能为医者，小生他日倘得青云际会，不忘贤妹之恩也。”群娘会其意，长叹不言。生又曰：“不佞病源，自到尊府一睹娇容，三回五次，未敢一言有邪矣。前者聊戏，犹作不知进退，冒渎贤妹，面叱自惭。惟恐达之令堂，忧悔无及；又慕尊容，魂不守户，两感其疾。病体将危，贤妹肯垂救陷阱之人乎？倘得见怜，没齿不忘。如其不然，则生死归九泉，岂干休无怨乎。”言罢泪下。群娘亦泪而答曰：“草木尚自知春。前者兄言，何敢见怪。奈妾乃闺门绣女，不敢失身。少有不才，上辱先君，妾一身致之何地，千载流其臭名。念妾乃与兄系表亲，与其一心思求苟合，不若令人通母知之，求谐佳配，岂不美哉。乞兄宽眷贵体，候恙痊愈，妾誓不他适。”生曰：“贤妹清谈，开愚肺腑。奈远水不救近火，恐事不由人，旦夕如梦。汝再适乎，吾无怨乎？”群娘曰：“今幸令堂未在，妾脱睡衣一件，金戒指一对付兄，犹若见妾。病痊之日到舍，妾有议论。”生得群娘睡衣，亦解睡衣与群娘，身上稍宽，伸手扯群娘抱定玉脸相偎曰：“倘得天容，愈日造府，勿失前言。”群娘曰：“妾若失言，四体不全，狗而散。惟恐得李忘树耳。”言罢泪下。生曰：“贤妹今日之情，盖天地之恩。若得平步云梯，有弃前情，天地不容，骨肉如粉。”二人虽未云雨，情意盛浓。

夫命梅香，请小姐过午。二人眼目送情，只得分别出馆，过午而回。

却说元生，得群娘美意，心下稍宽，欲火渐消。不过数日，病已痊愈。升堂见母，母曰：“吾儿今日安然，老身无忧矣。”生曰：“不肖身沾贱疾，有累老娘忧愁，恕儿不孝之罪。”母曰：“前你病之日，姨娘使群娘看汝，汝今安痊，理合去他家谢之才是。”生曰：“不肖即往叩谢。”遂辞母，去姨家见姨。夫人曰：“贵恙欠安，老身失问罪。”生曰：“有劳令爱降舍，多多有慢，姨娘宥罪。”夫人曰：“小女在绣房，先生可去相见，老身聊具小菜，可过午而回。”生趋绣

房，与群娘相见，喜不自胜。群娘曰：“兄今容颜如旧，妾无忧矣。”生曰：“复生之德，终身难报，贤妹勿食前言，至人于地矣。”女曰：“妾虽女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兄用意攻书，倘得名成利就，枕席之欢有期。”生曰：“许愿不如还愿好，既有前言，必有今日，望贤妹发救命之恩怜之。”女曰：“苟合夫妻，恐人谈论，母知不当稳便，兄宜谨之。许兄之事定矣。”再三推阻不肯，只得情言温存，未能沾身调戏。见生欲动手，群便变色。生思不能得勾，乃长叹曰：“红粉佳人，铁石心肠，白面书生，挨求屈膝；丈夫空立三光之下，求一红颜未能得勾，反受轻弃何耶！”忿忿然而起，欲去，女扯其衣告曰：“妾敢有失前言，天理不容。奈兄贵恙初安，倘妾轻付一身于兄，未能安兄，反实害兄。兄有危处，亦有怨乎？”生曰：“若得一刻之爱，须就死无怨。”因嗔作喜，抱群娘于怀内，解脱香罗带。群娘无奈，只得与生行其云雨。玉体全偎，百般调情。有诗一首为证：

染病初痊访旧人，旧人推阻累伤情。

伤情不惜强求会，求会从今永结姻。

云雨罢，生揖而谢曰：“今得贤妹错爱，须死不忘。”女曰：“妾今一身，付君终身，从此相倚。兄若念妾，后有好处，切勿效王魁之徒，使妾有白头之叹矣。”言罢泪下，生亦泪而答曰：“再生之德，无可报矣。复蒙不弃，何敢有忘。倘获寸进，重婚再聘，骨肉不得还乡。惟恐去后，贤妹依令堂严命，另配他人，致生思慕无时，孤房自想，生死不由，如之奈何。”言罢，亦泪如雨。女曰：“家堂慈爱，凡事皆由小妾，何况婚姻之事。兄但放心，妾有改变，身受万刀之下，骨肉粉碎而分。”生曰：“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咒罢。

却说夫人，命香桂请小姐，同元生过午，二人升堂，饮食间眼角传情。酒毕，生辞姨，归家见母，禀姨娘相待之情，回书馆攻书。

不过数日，文宗余考至杭州，学官差人催陶生赴考。陶生辞母登程，小试幸中案元。下科，元生回至家庭见母，母曰：“幸有科名，可即择日起行。”生曰：“不肖文学未全，况家中老娘，无人侍奉，安可为名利两字，终为不孝之人。”母曰：“儿言须是，争奈一科不去，耽搁三年。不若请姨娘母子，搬来我家，以为相倚。吾儿放心前去如何？”生曰：“若得如此，儿稍放心。惟恐姨娘不肯。”母曰：“姊妹之情，不妨。”即遣来童，去熊夫人家，禀过前事。熊夫人闻知大喜，同群娘商议，收拾急用之物，封锁家庭，命老仆看守，同群娘来见夫人，各各欢喜。择七月十三日起程，元生曰：“老母得姨娘来家相陪，略无忧虑，冬温夏清，敢托贤妹代之何？如不弃受托，方敢起行。”群娘微笑而答曰：“兄但放心怀。兄之母，即妾之母。早晚事之，不劳挂念。”生曰：“若得如此，吾无忧矣。倘有寸进，不忘贤妹之恩。”遂辞母、姨登程。

却说群娘，进前禀母曰：“兄今日往省赴试，孩儿具有饯酒，欲于长亭饯行，未知允否？”母曰：“礼当如此。奈汝闺门绣女，元兄白面书生，又沾表亲，恐人议论。”群娘又曰：“儿闻长亭左侧有一庵，置酒于庵内，略表寸情，便回不妨。”母见其不可阻，只得随女所为。

来日，陶生遣来童，收拾琴剑书箱起程。至长亭庵中，群娘同香桂至，殷勤斟酒，双手相持奉生，欲言又忍。生亦回递一杯奉群娘。四目相迎，徘徊眷恋。群娘作送行诗一律云：

长亭万里路迢迢，不忍离怀单自劳。

万种深情无说处，一杯饯酒蕴心头。

纵有红颜如不见，须念家中丑女流。

但愿高堂齐安乐，此行准定着官袍。

生亦作一律，以答之云：

复生恩情岂敢忘，一刻夫妻天地长。

倘得丹桂连根掇，怎效□□薄幸郎。

二人不忍分别，流泪无声。各于袖中，取手帕拭泪。生推群娘登轿，群娘让生上马。两不忍别，双双辞去。元生马行十步九回头，群娘停轿□目送，同香桂回家不题。

却说陶生到省，温习经书，幸中乡试七名。作家书一封回报。直到京城会试，联登进士。殿试上表一章奏云：

臣启元奏乞恩养亲还乡旌烈事：臣父先年，叨膺进士。蒙除广州府知府，在任身故。止生臣一人，扶柩还乡，同母守节，昼夜攻书。老母六旬，履虚目昏，逼臣应试，臣难分别。母子未决之间，幸见怜于姨母。姨丈熊梦龙同父进士，恩除北京给事，还乡身故，止生一女，名群娘，未偕良配，同母守节，玉洁冰清。闻臣母子不忍分离，群娘同母来家，甘愿代臣子职，侍奉臣母，臣才放心应试。叨蒙圣恩，复取臣为进士。臣年二十有二，内无室家，别母孤单，风烛难定。乞恩赐臣还乡娶妻，养亲尽孝。母终天年，复尽臣职。忠孝两全，大彰陛下劝孝之仁。臣幸甚，臣母幸甚，烈妇幸甚。臣不胜恳切，无任感戴之至。

元帝览表，御笔批云：

知府之子，给事之女，男无室，女无家，理宜配合。男母寡，女母贞，例应旌奖。群娘未配，先奉箕帚，当成孝妇之列。启元所奏情切，恩赐成亲，养母终年复任，来京擢用。二母氏，各封一品夫人。群娘封为孝夫人。

择日辞朝，谢恩。

却说元生得旨，喜不自胜，衣锦还乡，报知母、姨接旨。元生拜母、姨相

会，与群相见，稟母择日成亲。生私与群曰：“新人是旧人。”群笑曰：“新旧难辨别。”生曰：“交合即见，定不似前岁，竟竟忍痛。”二人各笑而别。择于十二月十六日成亲，双双升堂拜母。洞房花烛，销金帐中，何乐莫大乎！此正是：金榜挂名，洞房花烛，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后陶生生二子，皆为显宦。群娘夫妻二人，寿至七旬，以终天年。拔笔聊记一传省眼，只此而已。

## 卷之五 下层

### 【天缘奇遇】

祁羽狄，字子，吴中杰士也。美姿容，性聪敏，八岁能属文，十岁识诗律，弱冠时每以李白自期，落落不与俗辈伍，独有志于翰林。每叹曰：“乌台青琐，岂若金马玉堂耶！”下笔有千言，不待思索。诗歌词赋，奇妙绝倒。且善钟王书法，又粗知丹青。时人目为才子，多欲以女妻之，皆不应。其姑适廉尚，督府参军也。姑早亡，继岑氏，生三女，皆殊色。长曰玉胜，次曰丽贞，三曰毓秀，随父任所，皆未适人。尚以衰老，乞骸骨归。时生以父爱，家居寂寥，郁郁不快。或散步寻诗，寄身林壑，或操舟访隐，傍水徘徊。

一日，与苍头溜儿入市，见一妇人，年二十余，修容雅淡，清芬逼人，立疏帘下，以目凝觑生。生动心，密访之，乃吴氏，名妙娘，颇有外遇。生命溜儿取金凤钗二股，托其邻妪馈之，妙娘有难色。妪利生之谢，固强之。妙娘曰：“妾觑此郎果妙人也。但吾夫甚严，今幸少出，但一宿则可，久寓此，不宜也。”生闻之，即潜入，相持甚欢，极尽款曲。即枕上吟曰：

深深帘下偶相逢，转眼相思一夜通。

春色满衾香力倦，瘦容应怯五更风。

妙娘曰：“妾亦粗知文墨，敢以吴歌和之。”

别郎何日再相逢，有时常寄便时风。

一夜恩情深似海，只恐巫山路不通。

歌罢，天色将曙，闻外叩门声急。妙娘曰：“吾夫回矣。”与生急拥衣而起，开后门，求庇于邻人陆用。用素与妙娘厚，遂匿之。

用之妻，周氏也，小字山茶，见生丰采，欲私之，生应命焉。茶曰：“吾主母徐氏新寡，体态雅媚，殊似玉人，坐卧一小楼。焚香礼佛，守法甚严，但临风对月，多有怨态，知其心未灰也。妾以计使君乱之，可以尽得其私蓄。”生谢曰：“乱人之守，不仁；冀人之财，不义；本以脱难而又欲蹈险，不智。卿之雅情，心领而已。”言未毕，一少女驰至，年十三四，粉黛轻盈，连声呼茶。见生在，即避入。生问：“此女何人？”茶曰：“主母之女文娥也。”生曰：“纳聘否？”曰：“未也。”

文娥入，以生达其母。母即自来呼之，且自窗外窥生。见生与茶狎戏，风

致飘然，密呼茶，问曰：“此人何来？”茶欲动之，乃乘机应曰：“此吴妙娘心上人也。今碍有夫在，少候于此。”徐氏停眸不言久之。茶复曰：“此人旖旎洒落，玉琢情怀，穷古绝今，世不多见。”徐氏佯怒曰：“汝与此人素无一面，便与褻狎，外人知之，岂不遗累于我！”山茶亦佯作愠状，对曰：“妾但不敢言耳。言之，恐主母见罪。”徐氏诘其故。山茶曰：“此人近丧偶，云主母约彼前来偕老。”徐母惊曰：“此言何来？”茶曰：“彼言之，妾信之。不然则主公所遗玉扇坠，何由至彼手乎？”徐氏即探衣笥中，果失不见，徘徊无聊又久之。山茶知其意，即报生曰：“娘子多上复：谨持玉扇坠一事，约君少叙，如不弃，当酬以百金。”生揣：“事由于彼，非我之罪也。”乃许之。盖徐氏三日前理衣匣，偶遗扇坠于外，为山茶所获，至是，即以此两下激成，欲俟其处久而执之，以为挟许之计耳。

近晚，生登楼，与徐氏通焉。缱绻后，徐氏问曰：“扇坠从何来？”生曰：“卿之所赐，何佯问也？”徐氏曰：“妾未尝赠君，适山茶谓君从外得者，妾以为然，故与君一叙。今乃知山茶计也。”徐氏悔不及，明早果以百金赠生行。生留一词以别之，名《惜分飞》：

乘醉蜂迷莺不语，只是妙娘为主。玉坠凭谁取？又成红叶偕鸳侣。两地风流知几许，自喜连遭奇遇。愁对伤处，何时得共枕，重相叙。

徐氏恨山茶卖己，每以事让之。茶不能堪。遂发其私。徐氏无子而富，族中急嗣，因山茶实其奸，鸣之于官。受官嗣者贿，竟枉法成案。徐氏以淫逐出，文娥以奸生女官卖。徐氏耻而自缢。生闻之，不胜伤痛，作挽歌以吊之曰：

胡天不德兮，歼我淑人。情轻一死兮，我重千金。花残月缺兮，玉碎珠沉。俾生长夜兮，梦断芳春。遭此仇兮，何所伸？欲排云前代诉兮，奈力寡而未能。心耿耿兮思素思，神恍惚兮怀素情。泪潸潸兮滴翠巾，愁郁郁兮欲断魂。千回万转兮，痛我芳灵。灵其有知兮，鉴我微忱！

生且泣且歌，不胜哽咽，乃散步林外，少放闷怀。不意新月印溪，晴烟散野，泉声应谷，树影坠地，生乃还步，踽踽独行，凄惨愈切。忽闻后有环珮声，生回顾，见一女子冉冉而来。后随有女童，一掌扇，一执巾。生以为良家子也，意欲趋避。乃遥呼曰：“祁生何为避耶？”生疑为姻戚，进步迎揖。然芳容奇冶，光彩袭人。生惊讶，未遑启问，女即曰：“妾玉香仙子也。朝游蓬岛，暮归广寒，拂扇则风行千里，挥巾则云幔九霄，非俗女也。因与君有尘缘，到此一相会也。”生闻其言，疑为鬼魅，不敢近，但唯唯求退而已。女笑曰：“妾乃不如徐氏耶？君子日后奇遇甚多，徐氏不足惜也。”即携生手，同还生家。生闻其香气清淑，爱其纤指温润，亦不甚怪。然而夜深人静，重门自开，灯灭帘垂，明辉满室，生虽疑，不能却矣。与之共枕，颇觉绸缪。至五更，二女童报曰

：“紫微登垣，壬申候驾。”女即整衣而起，与生别曰：“后六十年，君之姻缘完聚，富贵双全，妾复来，与君同归仙府矣。赠玉簪一根，叩之，则有厄即解；小诗一首，读之，则终身可知。”言毕，凌空而去。生望之，但见云霓五彩，鸾鹤翱翔，生始信其为仙也。即视其诗，乃五言一律：

君是百花魁，相逢玉镜台。  
芳春随处合，夤夜几番灾。  
龙府生佳配，天朝赐妙才。  
功名还寿考，九九妾重来。

生与玉香方合，精采倍常，颖悟顿速，衣服枕席，异香郁然。人皆疑其变格，而不知其所自也。

时廉参军致政归，泊船河下，闻文娥官卖，即以金偿官，买与次女丽贞为婢。是日，生至讲堂，适闻廉归，惊曰：“此吾至亲，别十年矣。”即趋谒。廉闻生至，急请入，各以久疏慰问。廉尚曰：“尊翁捐馆，幸有子在。况子，英发士也，但愿早遂青云，以慰尊翁之志。”生谦谢久之。廉呼岑氏出，且曰：“祁三哥在此，非外人也。”岑氏谓三女曰：“三哥有兄弟情，可随我见之。”惟丽贞辞以“晓起采茉莉花冒风，不快”。岑氏与玉胜、毓秀出见。生拜问起居，礼貌修整。岑见生闲雅，念：“得婿若此人，吾女何恨？”而胜与秀亦熟视生。生目玉胜妆艳，毓秀丰美，亦觉戚戚焉。廉问：“丽贞何在？”岑曰：“不快。”廉曰：“一别十年，今各长成，宁不一识面耶？”命侍女素兰催之，不至。再命东儿让之，丽贞不得已，敛发而出。见云鬓半蓬，玉容万媚，金莲窄窄，睡态迟迟。生立俟之，自远而近，停眸一觑，魂魄荡然。相揖后，以序坐。岑以家事诘生，生心已属丽贞，惟唯唯而已。顷间，茶至。捧茶者，文娥也。生见文娥，文娥目生，两相疑喜。茶后，继之以饭，岑与三女皆在座。岑曰：“三哥不弃，肯时来一顾乎？”廉曰：“吾欲以家事托子，子宁即去耶？”三妇皆赞之。而丽贞又曰：“三哥倘以家远不便，凡有所需，一切取之于妹。”生以丽贞之言，深为有情，即以久住许之。

是夕，寄宿东楼。生开窗对月，惆怅无聊，乃浩歌一绝以自遣云：

天上无心月色明，人间有意美人声。  
所需一切皆相取，欲取些儿枕上情。

生所歌，盖思丽贞“一切取于妹”之言也。歌罢，见壁间有琴，取而抚之。作司马相如《凤求凰》之曲。不意风顺帘间，楼高夜迥，而琴声已凄然入丽贞耳矣。丽贞心动，时姊妹皆睡熟，乃密呼小卿，私馈生苦茶。生无聊间，见小卿至，知丽贞之情，狂喜不胜，不能自制，竟挽小卿之裙，戏曰：“客中人浣汝解怀，即当厚谢。”小卿力拒，不能脱，欲出声，又恐累丽贞；久之，小卿知不

可解，乃问曰：“小姐辈侍妾多矣，倘见爱，惟君所欲。”生亦知小卿执意，乃问之曰：“必得桂红，方可赎汝。”桂红，乃玉胜婢。小卿曰：“桂红为胜姐责遣，独宿于迎翠轩，咫尺可得。”

生与小卿，挽颈而行，果一女睡轩下。生以为桂红矣。舍小卿而就之，乃惊醒。非桂红，乃素兰也。兰在诸婢中最年长，玉胜命掌绣工。一婢拙于绣，迁怒于兰，因而逐之，不容内寝，怨恨之态，形于梦寐间也。见生至，怪而问曰：“君何以至此也？”生不答，但狎之。兰始亦推阻，既而叹曰：“胜姐已弃妾，妾尚何守！”遂纳生。生本亦风流有情，而兰亦年长知味，鸳衾颠倒，不啻胶漆。生密问曰：“丽贞如何？”兰曰：“天上人也。”曰：“可动乎？”曰：“读书守礼，不可动也。且君兄妹，何起此心？”生愧而抱曰：“对知心人不觉吐露心腹。”既而问：“桂红与谁同寝？”兰曰：“桂红，胜姐之爱婢也。此人聪慧，与文娥同学笔砚，今君以情钩之，亦可狎者。”生喜，至天明就外，作一词以纪其胜：

素兰花，桂红树，迎翠轩中，错被春留住。乖巧小卿机不露，借风邀雨，脱壳金蝉去。一杯茶，咫尺路，却似羊肠，又把车轮误。且向桂花红处吐，攀取高枝，再转登云步。右调名《苏幕遮》

生早与素兰别时，天尚未明，遗汗巾一条，包玉扇坠并吊徐氏词于一角。小卿来唤素兰，见而拾之，私示文娥曰：“此祁生物也。”文娥观词，不觉泪下。丽贞理妆，呼文娥代点鬓翠。文娥至，则秋波红晕，凄苦蹙容。贞怪而问之。娥不能隐，以实告曰：“吾母死，皆为祁生见妾曾甚意，妾为言此人无情，今见其吊母词，始知钟情于吾母，是以伤感不觉泪流。”丽贞索词观之，叹曰：“真才子也。”取笔批其稿尾曰：

措词不繁，著意更切。愁牵云梦，宛然一段相思；笔弄风情，说尽百年长恨。诚锦心绣口，可爱可钦；必金马玉堂，斯人斯职。然而月宫甚近，何无志于姮娥？乃与地府通枕，实有愧于才子。

其所批者，傲生锐志功名，弗劳他虑；即令文娥持送还生。时廉有族中毕姻，夫妇皆往。生见文娥独来，携而叹曰：“儿何以至此耶？”娥惟嗟叹，道其所以，乃出扇坠、吊词还生。生曰：“汝从何得之？”娥曰：“小卿自迎翠轩得之。今丽贞姐使妾奉还。”生且愧且谢。既而，见所批，又惊又喜，叹曰：“世间有此女子，羞杀孙夫人、李易安、朱淑贞辈矣。”读至末句，叹曰：“吾妹真姮娥也。仆岂无志耶！”因以末联为有意于己，乃以白纱苏合香囊上题诗一首，托文娥复之。

聊赠合香囊，殷勤谢赞扬。吊词知恨短，批稿辱情长。愧我多春兴，怜卿惜晚妆。月宫云路稳，愿早伴霓裳。

丽贞见诗大怒，挞文娥；待父母归，欲以此囊白之。毓秀知之，恐玷闺教，使二亲受气，急令潘英报生。时英年十七，亦老成矣，虑生激出他变，缓词报曰：“秀姐知君有诗囊送人，甚是不足，乞入，亲谢之。”生笑曰：“秀妹年幼，亦知此味耶？”牵衣而入。秀已待于中门，以故告生。生惊曰：“何异所批！”秀曰：“彼傲君耳，非有私也。”生茫然自失。秀曰：“玉胜姐每爱兄，与妾道及，必致嗟叹；今在西鹤楼，可同往问计。”生含愧而进。玉胜见生，远迎，曰：“三哥为何至此？”秀顾生，笑曰：“欲坐登云客，先为入幕宾矣。”胜问其故。秀曰：“兄有‘月宫云路稳，愿早伴霓裳’之句，遗于丽贞姐。贞姐怒，欲白于二亲。今奈之何？”玉胜笑曰：“妾谓兄君子人，乃落魄子耶？请暂憩此，妾当为兄解围。”即与秀往贞所。

贞方抱怒伏枕，胜徐问曰：“何清睡耶？”贞乃泣曰：“妹子年十七，未尝一出闺门。今受人淫词，不死何为！”胜与秀皆曰：“词今安在？”贞不知胜为生作说客，即袖中以诗囊卷出。胜接手，即乱扯。贞怒，起夺之，已碎矣。贞益怒。胜曰：“三哥，才子也。妹欲败其德，宁不自顾耶？”因举手为丽贞簪花，低语曰：“三哥害羞，适欲自经。送人性命，非细事也。”贞始气平。胜乃回顾素兰，曰：“可急报三哥，贞妹已受劝矣。”

兰往，见生徘徊独立，而桂红坐绣枕旁，亦不之顾，乃以劝贞事报生。生喜而谢之。兰挽生，曰：“妾原谓此人不可动，君何不听？”又背指红，曰：“可动者，此也。为君洗惭可乎？”生又谢之。兰附红耳曰：“祁生反有意于子，今其惭忿时，少与款曲，何如？”桂红张目一视而走。兰追执之，骂曰：“我教汝绣，汝不能，则累我。我一言，即逆我。汝前日将胜姐金钏失去，彼尚不知，汝逆我，我即告出，汝能安乎？若能依我，与祁生一会，即偿前钏，不亦美乎？”桂红低首无言，以指拂鬓而已。兰抚生背，曰：“君早为之，妾下楼为君伺察耳目。”生抱红于重茵上，逡巡畏缩，生勉强为之，不觉鬓翠斜欹。

兰下楼，因中门上双燕争巢堕地，进步观之，不意胜、秀已至前矣。兰不得已，侍立在旁，尊胜、秀前行。生闻梯上行声，以为兰也，尚搂红睡；回顾视之，乃胜与秀。生大惭。胜大怒，即生前将红重责，因抑生曰：“兄才露丑，今又若此，岂人心耶！”生措身无地，冒羞而出；无奈，乃为归计。

明日，见廉夫妇，告曰：“久别舍下，即欲暂归。”廉夫妇固留之。生固辞。乃约曰：“子必欲归，不也强矣。待老夫贱旦，再劳枉顾，幸甚！”生谨领而别。途中无聊，自述一首：

洛阳相府春如锦，乱束名花夜为枕。  
弄琴招得小卿来，迎翠先同素兰寝。  
文娥痛而哭吊词，丽贞题笔一赞之。

牵惹新魂发新句，转眼生嗔欲白之。  
绝处逢生得毓秀，恐玷闺门急相救。  
潘英邀我中门待，西鹤楼前惭掩袖。  
玉胜频呼入幕宾，相迎一笑问郎因。  
郎须少倚南楼坐，此去因先慰丽贞。  
丽贞见妹欢情复，桂红巧绣娇如玉。  
素兰观燕往中门，胜秀登楼皆受辱。  
一场藉藉复一场，两处相思两断肠。  
春光漏尽归途寂，何日同栖双凤凰？  
丽贞小字阿凤，故末句及之。

生去后，三女皆在百花亭看杜鹃，东儿报曰：“祁君去矣。”胜与秀相对微笑，丽贞独有忧色，停眸视花，吁叹良久，无非念生意也。玉胜不知，问曰：“妹子尚恨祁生耶？祁生果薄幸，昨触妹，又辱桂红。被污之女，不可近身，已托邻母作媒出卖矣。”贞曰：“彼辱妹，姊尚容之；彼辱婢，姊乃不容耶？”玉胜语塞。盖胜久欲私生，惟恐二妹忌之，又恨桂红先接之也。

贞是夕凭栏对月，幽恨万种，乃制一词，名曰《阮郎归》自诉念生之情，每歌一句，则长吁一声。文娥等待侧，皆为之唏嘘。

闻郎去后泪先垂，愁云欺瘦眉。情深须用待佳期，郎心不耐迟。    香闺静，寄新诗，眼前人易知。寸心相爱反相离，此情郎慢思。

生归，不数日，为仇家萧鹤者所诬，发生父未结之事。鹤以官豪，捕生甚急。生夜渡，欲往诉当道，为守渡者所觉，执送萧氏。萧层堂叠室，将生禁后房，待事中人至，即送官理。生夜静忿郁，无以自慰，忽忆仙子“玉簪解厄”之言，乃祷拜，吟一词：

撒人长恨几时休？两眼不胜羞。男儿壮年多困忧，何日一抬头？    辙中鲋，笼中鸠，望谁周？横铺铁网，高展金丸，毕何仇？《诉衷情》

萧之妇，余氏也。乃世家女，名金园。其夫名震，往京听选。金园独居，闻户后歌声悲切，明早，使侍女琴娘访之，始知生故，叹曰：“与父有仇，子复何罪？”私遣琴娘以甘露饼十枚馈生。生谢曰：“此活命恩也，他日当衔环以报。”自后，琴娘时以饮食饷生，生媚意敛谢。琴娘悦之，因与之私，复乘间语金园曰：“此生温如良玉，十倍吾主，今禁此，情甚可哀。”琴娘意欲释之。金园曰：“昨亦梦神女命救此人，且云他日与汝皆当为彼侍妾，纵无此理，甚可疑也。”遂往窥之，果见生丰姿颖异，气宇温容。抵夜，以别钥启锁，匿入闺，共枕恣欲。五更时，赠以白金十两，金钏一双，汗巾一条，与琴娘暗开重门，泣而送之，且以梦语生。生曰：“岂敢望此！仆有玉扇坠，今以赠卿，日后果有幸

会，当以此为记。”遂拜谢而去。

翌日，萧觅生，生已行矣。竟走京师，伏阙奏辩，为父雪仇。时赵子昂为翰林学士承旨，力赞生孝，得发御史观音保等勘问。萧惧，出万金营求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之解纷息事，然亦不敢害生矣。

生由是避祸入山，发愤攻书。山下有名龚寿者，年六十，善相法，见生状，知其不凡也，每以柴米给生，相遇甚厚。生感以恩，乃书一联于壁云：

远移萍梗宜无地，近就芝兰别有天。

又书一联以自傲云：

身居逆境时勤读，心到仇家夜梦亲。

生去后，丽贞虽念生，不过形于咏叹而已。而玉胜则慕生之甚，言动如狂。每强扶倦态，对镜画眉，不觉长吁一声，两手如坠。日就枕席，饮食若忘，梦中忽忽如对人语，及醒，则挥泪满床而已。闻贞有《阮郎归》调，令素兰索之，贞不与。胜知其必为生作也，亦自作一调，名《桃源忆故人》，亦道望生之意：

思思念念风流种，心为愁深如梦。绣衾象床如共，羞把寒衾拥。桂红楼上春心动，悔已多情残送。却笑自家愁重，番作巫山梦。

廉至旦日，遣人邀生，知生受诬奏辩，嗟叹久之。及生入山读书，廉遣人送白金五两，白米六包，与生少资日用。玉胜自忖曰：“祁生发愤，招之则不来，然其意惟在丽贞，诈招以贞书，或得一面。”乃具书，私付去人，有戒之曰：“此丽贞书，密与之。”

小妹丽贞衽端肃拜：畴昔之心，岂敢自昧；掷诗之忿，实惧人知。月色空梁，不见知心到眼；风声泣树，徒知弱态伤神。近知往复大仇，识英才之可羨；今又入山愤志，知力学之有成。但情在寸心，终难自慰，人遥千里，岂易相通！满目云山，何处是凤凰栖止；一天星斗，几时成牛女欢期？顷刻相思，须更长欢。倘兄肯顾片时，小妹终身佩德，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备。妹贞再拜启

生得书，惊喜雀跃。然发愤之始，义不可行；欲复书，又恐廉知，但私寄曰：“为我多附谢小姐，书已领教矣。”生是日旧态复萌，几不自制，大书绝句于壁：

海样相思思更深，一封珍宝抵千金。

书中总有颜如玉，未必如渠满我心。

一日，龚老访生，见壁上绝句，问曰：“君有所思乎？读书之心，如明镜止水，倘有所思，则芥蒂多矣，安能有成？”祁生不觉汗颜。龚复慰曰：“少年人多有此弊，况君未娶，宜不免此。老夫相君目秀眉清，天庭高耸，必享大贵。

倘不弃，老夫有一小女，名道芳，颇端重寡言，亦宜大福，他日愿为箕帚，何如？”生愧谢不已。

是岁，生起小考，补郡庠弟子员。

后数日，生整衣冠，往拜廉。廉一家慰贺。三女出见，皆曰：“恭喜！”即宴生于怡庆堂，竹歌交作，酬酢叠行。至晚，银烛满堂，侍女环立，廉夫妇已醺，而生犹未醉。岑命三女以次奉生酒。玉胜举杯近生，语云：“妾有言，幸君弗醉。”盖欲私生也。生不知，应曰：“已酩酊矣。”丽贞举杯戏生曰：“新秀才请酒。”生亦笑曰：“何不道新郎饮酒？”贞愧而退，怒形于色。毓秀见贞不悦，及举怀奉生，乃曰：“兄何以言，使贞姐含怒？”盖生以前所寄书有情，故量其易而忽之，不知其为玉胜计也。夜深散罢，生被酒，寝外馆。胜自往呼之，生不醒。胜恐馆童来觅，长吁而返，闷倚银，形影相吊，口占一词，且泣且诉：

何事无情贪睡，席上分明留意。指日望郎来，要说许多心事。沉醉，沉醉，不管断肠流泪。调名《如梦令》

生明早入谢酒，廉夫妇未起，独丽贞立檐前喂鹦鹉，亦未理妆。生前，戏曰：“蒙见召，今至矣。”丽贞默然。生曰：“何其不践书中之言乎？”贞曰：“妾未曾有书，兄何诈也？”生出书示之，乃玉胜之笔。贞大怒。生见贞不梳不洗，雅淡轻盈，清标天趣，如玉一枝，因笑解其怒，而突前抱曰：“纵非子书，天缘在矣。”时生精魄摇荡，心胆益狂，盖欲一近贞香，而死亦自快也。贞力争不能脱，乃定气告曰：“妾非无心者，但兄妹不宜有此。况兄未有妻，妾未受聘，何不一通媒妁，偕老百年，非良便乎？”适鹦鹉见生将贞抱扭，作人声詈曰：“姐姐打，姐姐打！”其声甚急，生恐人至，脱贞而出。

然生之入也，玉胜乘人未起，早就生寝，欲了此念。见生不在，即为诗一首以示之：

深院春风急，吹花入翰林。

无缘空去也，留此寄知音。

玉胜留诗而出，过中门，闻行步声，遥视之，即生也。以手招生，生急至。胜曰：“无情郎从何来？”生以丽贞寄书事告胜。胜曰：“实妾为之，非贞也。”即邀生同入含春庭后，就大理石床解衣交颈，水渗桃花，并枕颠鸾，风摇玉树，香滴滴露滋金盖，思昏昏骨透灵酥。

时红日渐高，毓秀已起，恐生苦宿酒，令东儿馈生以茶。东儿至生馆，但见一诗在几，寂无人迹。东儿取诗还报曰：“祁生不知何往，但见几上此纸耳。”秀观之，叹曰：“胜姐作不规矣。”

时生与胜交散，各喜不为人知。胜理妆后作一词以纪其乐云。名曰《蝶恋

花》

风动花心春早起。亭后空床，一枕鸳鸯睡。归到兰房妆倦洗，几回又掬相思水。但愿风流长到底。莫使人知，都在心儿里。郎至香闺非远地，幸郎早办通宵计。

胜以词使素兰寄生，且嘱生将几上诗毁之。生见词甚喜，然几上诗未之有也。生语兰曰：“向曾许桂红，代偿金钏一双。”并和前词，以复胜：

蝶醉花心飞不起。转过春亭，又把花枝睡。昔因采桂羞难洗，归家掬尽相思水。今日好花开到底。苦尽甘来，尽在心儿里。又愿春光同两地，胜如云路平生计。

兰笑曰：“‘春光两地’，君得陇又望蜀耶？”生曰：“非子不能知此趣也。”兰复胜，胜以为几上诗生匿之矣。

不意毓秀以诗示丽贞，贞亦以胜假书之故告秀。二人谋，欲露之。丽贞又念败生之德，不复在坐，欲行欲止，持于两疑。秀曰：“今母昼寝，以书置母枕旁，母起见之，但知姊之私荡耳，不复知我计也。况纸上又无称号，亦岂累祁生耶？”丽贞曰：“善。”秀往置之，立候母醒。文娥窃知秀事。私达于生。生曰：“事急矣！”入告于胜。胜曰：“秀立床前，何以窃之？”生曰：“秀之所为，贞使之也。文娥，则贞好也，托文娥以贞命呼秀，秀必出矣。今先使素兰隐于门后，俟秀出，兰即入取之。”胜曰：“计虽妙，奈文娥不肯何！”生曰：“娥之母，我故人也。彼念其母，必肯念我。”呼文娥语之，果如命诣秀，曰：“贞姐有言，急请一面。”秀出见贞，贞亦昼寝；秀急候母，诗已去矣。秀以文娥诱之，使贞责之。文娥惧，乘夜而逃，不知所之。玉胜得诗而恨二妹之共计也，作《风雨恨》一篇，以记其怒。

风何狂，雨何骤，妒花不管花枝瘦。花瘦亦何妨，深嗟风雨忙。风不歇，雨不歇，同枝花，自摇折。幸得东皇巧护遮，风风雨雨曲栏斜。花枝不放春光漏，依旧清香到碧纱。

一日，丽贞在碧云轩独坐凭栏，放声长叹。生自外执荷花一枝过轩，见贞长叹，缓步踵其后。贞低首微诵曰：“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生轻抚其背，曰：“明月是谁？”贞惊，起拜，遮以别言，但问曰：“此花何来？”生曰：“自碧波深处，爱其清香万种，故下手采之。”贞曰：“兄便能摘水中花耳。如天上碧桃，日中红杏，不与兄矣。”生曰：“碧桃、红杏，恨未开耳。倘香心少放，敢不蜂蝶凭虚向花间一饱耶？”贞曰：“饱则饱矣，但恐饱后忘花耳。”生将荷花掷地，誓曰：“如有所忘，即如此花横地。”贞含笑以手拾花，戏曰：“映月荷花，自有别样红矣。兄何弃之？”正谈笑间，玉胜自门后见之，欲坏丽贞，报母曰：“碧云轩甚有风，娘可往坐。”岑至轩，见生与贞笑语迎戏

，乃发声大怒。自是，贞不复出，生亦远避西园矣。

生依依此情，每日入梦寐之态，形之于诗：

长夜如年客里身，短衾消尽枕边春。

晴江寂寞无心月，乡梦连年得意人。

几度觉来浑不见，却才眠去双相亲。

空亲恍惚非真会，赢得相思泪满巾。

又五言一绝，又梦丽贞所作也：

闲题心上事，空忆梦中人。

那得温如玉，殷勤一抱春。

胜即败贞，尤不能忘秀也，乃诱秀曰：“西园莲实茂盛，妹肯往一采乎？”秀未老成，乐于游戏，即欲往。胜曰：“妹与东儿先往，我收拾针线即来。”秀果先去。胜度秀与生会，不免接谈，乃告其母曰：“秀往采莲，乞令人一看。”岑每溺爱秀，闻秀出，即呼丽贞，同往西园。及至，见生与秀共拍一蝶，奔驰谑笑；生将得蝶，秀与东儿就生共夺之。岑骂曰：“此岂儿女事耶！”生大惭，知岑必见疑，乃告归。

秀见贞随母，以为贞计也，甚恨之，反诉于玉胜。胜以为得计，复执之，秀深信矣。自是，秀以心腹待胜，事事皆胜听矣。

胜是夜招生共寝，生以屡败，不敢往，以诗别之：

花开漏尽十分春，更有何颜见玉人？

明明马蹄谁是伴，野桥流水闷愁云。

胜得诗，知生决行，以玉臂一副、簪一根、琴一囊、锦一匹并和生诗以赠之：

细雨斜风促去春，有情人送有情人。

偷闲须办来时计，莫使红妆盼白云。

生回，虽感胜厚情，尤以丽贞为念，心甚怏怏。居家无聊，饮食俱废，临风对月，凄惨不胜。有一友，姓霍，名希贤。见生不快，扯生往妓家一乐。妓者王琼仙，生旧人也，见生至，甚喜，戏曰：“贵人邻曲，何久不来？”生不答。琼仙又叩之，生唯唯而已，虽樽俎间琼仙以百计挑之，生但低首吟哦，情思恍惚。琼仙固留生宿，生不得已，应之。枕席间，生毫不措意。琼仙欲动其心，夜半呼一妹来，并作一床，恣意承顺。生虽云雨，意自茫然。琼仙曰：“君似有心事，何不对妾一言？”生告之丽贞未就之故。琼仙曰：“非廉氏阿凤乎？”生曰：“何以知之？”曰：“昨在竹副使家侍宴，有一客欲为某公子作媒，是以知之。今君遇此，妾等不敢近矣。”生曰：“廉有三女，长女未聘，何先及次女？”曰：“必欲求之，多在长女。”言未毕，溜儿驰报曰：“宗师案临，宜往就试。”

生归，即赴试。廉知之，遣人馈赆。三女皆私有所赠。生登领，作词分谢之。词名《画堂春》，谢廉尚参军：

孤身常托旧门墙，此恩海洋难量。又将丰赆实行囊，书剑生光。深夏暂违颜范，新秋便揖华堂。时来倘试绿罗裳，展草垂缰。

谢玉胜词，名曰《玉春楼》：

含春笑解香罗结，相思只恐旁人说。腰肢轻展血倾衣，朱唇私语香生舌。无端又为功名别，几回梦转肝肠裂。属卿休作倚门妆，新秋共泛归舟月。

谢丽贞词，名曰《小重山》：

杨柳垂帘绿正浓。碧云轩内，情语喁喁。玉人长叹倚栏东。知音语，惹动芰荷风。猛地见慈容。总然多好意，也成空。相思今隔小山重。承侍觥，尽在不言中。

谢毓秀词，名曰《卜算子》：

惜别似伤春，春住人难住。蝴蝶纷纷最恼人，总把春推去。记取碧苔阴，胜似青云路。愁压行边忆心人，未走先回顾。

生择日与溜儿就程。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寄宿一旅舍。溜儿先睡，生温习经书。夜分时，闻隔墙啼泣悲切；四鼓后，闻启门声。生疑，生潜出俟之，见一女子，年可十五六，掩泪而行。生尾之。至河上，其女举身赴水。生执之，叩其故。女曰：“妾家本陆氏，小字娇元。为继母所逼，控诉无门，惟死而已。”言罢，又欲赴水。生解之曰：“芳年淑女，何自苦如此！吾劝若母，当归自爱。”女曰：“如不死，有逃而已。”生怜之，欲与俱去。但溜儿在旅舍，欲还呼之。女曰：“一还则事泄矣，则妾不可救矣。顾此失彼，理之常也，愿君速行。”生见其哀告迫遽，乃弃溜儿，与女僦一小舟，从小路而行。

一日，天色将晚，舟人曰：“天黑路生，不宜前往。”生从之。停舟芦沙中，与女互衣而寝，情若不禁，生委曲慰之。女曰：“妾避死从君，此身已玷，幸勿以淫奔待之，庶得终身所托矣。”生指天日为誓。女喜，作诗谢之：

啼愁欲赴水晶宫，天遣多情午夜逢。

枕上许言如不改，愿公一举到三公。

吟毕，生方欲和韵，女侧耳闻船后磨斧声急，与生听之，惊起。问曰：“磨斧为何？”舟人应曰：“汝只身何人？乃拐人女子，天使我诛汝。”盖舟人爱娇元之美，欲诛生以夺之也。生惊怖，计无所出。乃舟人已有持斧向生状。生跃入水，口呼：“救命！”忽芦丛旁有人应声而起，即以长竿挽生之发救之。生不得死。舟人见生救起，随弃舟下水逃去。而娇元亦无恙，反得一舟矣。

二舟相并，举火问名。舟中有一妇，问曰：“君非祁生乎？”生曰：“何以知之？”妇出舟相见，乃吴妙娘也。妙娘丧夫，改适一巨商，商与妙娘载货过湖

，亦宿于此。商问妙娘曰：“汝何识祁？”妙娘曰：“亲也。”商以为真，遂相款焉。

明早，妙娘私馈生白金一铤，生谢别。然不能操舟，与娇元坐帆船，惟风所之。行一日，止十余里。

近晚，泊湖上。娇元方渐米为餐，岸上忽呼曰：“死奴至此耶？”生起而视之，乃昨逃去舟人也。生知不免，即跳岸疾驰，几为追及。舟人尾生终日，饥不能前，故得免焉。

生纵步忙投，不知所之。遥见一丛林，急投之，乃道院也。生叩门入，见一道姑，挑白莲灯迎问所自来。生具述其故。道姑曰：“此女院，恐不便。”生曰：“殿宇下少憩，明早即行。”既而，又一青衣至，附耳曰：“此生颇飘逸，半夜留之，人无知者。”道姑恍然，乃曰：“先生请进内坐。”生进揖，问姓，道姑曰：“下姓沙，法名宗净，年二十有七。”有道妹曰涵师，年二十有二，亦令见生。因与共坐，清气袭人，香风满席。生见涵师谈倾珠玉，笑落琼瑶。思欲自露其才，乃请曰：“仆避难相投，自幸得所，皆神力也。欲作疏词，少陈庆扼，不亦可乎？”涵师曰：“先生有速才能即构乎？”生曰：“跪诵而已，何假构耶？”涵师喜，即引生拜于禅灯之下。生起焚香，应口而读，声如玉磬，清韵悠然。

伏以乾坤大象，罗万籟以成一虚；日月重光，溥八方而回四序。尘中山立，去外花明。掷玄鹤于九天，遥迎圣驾；跨青牛于十岛，近拜仙旌。羽狄一介书生，五湖逸士。欲向金门射策，逆旅奇逢；谁知画舫无情，暴徒祸作。幸中流之得救，苦既迫而还追。四野云迷，一身无奈；两间局促，一死何辞。不意天启宿缘，竟得路投胜院清谈，满坐皓齿之素书，挑灯拂黄冠之羽扇。俨乎仙境，恍若洞天。拘禁不祥，瞻仰灵光之照耀；消磨多障，恭逢雅妙以周旋。谨拜清词，上于天听，祈隆阴祚，下护愚生。

读毕，师等赞曰：“君乃青云士也，奇才，奇才。”因举酒赓酌，稍及褻语。宗净举手抱生腮曰：“君虽男子，宛若妇人。”涵师曰：“夜深矣。”共起邀生，同入一白纱帐，共枕云雨，周而复始，各递温存，不惜精力。而涵师肌肤莹膩，风致尤富。自是，昼则以次陪生，夜则连衾共枕。重门扃固，绝无人知。

生一夕月下，步西墙，闻诵经声甚娇。乃朗吟诗以戏之。

沙门清月水花多，读罢禅经夜几何。

娇舌强随空色转，芳心皆作死灰磨。

玄机参透青莲偈，悔悟虑知白苧歌。

却与维摩作相识，不怜墙外病东坡。

隔墙诵经者即文娥也，昔逃出，乃入此庵为西院主兴锡之弟，闻生吟诗惊

曰：“此祁郎也，何以至此？”追思往事，不觉长吁然。不知是否，亦朗吟诗以试之：

为君偷出枕边春，王胜愁消毓秀嗔。

说却红尘今到此，隔墙好似旧时人。

生闻诗甚疑，呼涵师问曰：“此墙外何人？”曰：“西院一新来弟子也。”生明早潜访之，见文娥，相持悲叹，各问来故。生曰：“仆累卿逃，不意又复见卿，真夙世缘也。”文娥之师兴锡见生，悦而匿之。过一二日，又过宗净处，两院羁留，乐而忘返。不意溜儿为陆氏失女，执送于官，竟成疑狱，而生久居院中，试期已过，亦为色所迷，不复他念矣。生与涵师等，剧饮赋诗，不能尽述。姑记其一二，以例其余。

与兴锡谈玄

若海回头便是家，春惊铁树报琼花。

日光飞出尘中马，风力平收水底霞。

丹灶有烟终是火，蓝田无玉岂生芽。

从今洗髓留玄骨，不向玄门觅艳葩。

题性弦斋壁

不是凡民不是仙，壶中日月洞中天。

青山绿水皆为伴，野鸟名花尽有缘。

林壑寄身闲似鹤，斋居养性莫如弦。

羽衣华发成潇洒，坐看芳溪放白莲。

题宗净山房

两两山禽报好音，垒垒白石点疏林。

谷中鹿豕防人眼，壁上藤萝碍日阴。

无伴空悬徐孺榻，有香还抚伯牙琴。

凭渠海沸天雷发，净拂蒲团抱膝吟。

一日，两院道姑，皆往一寡妇家作斋事，独留文娥伴生。欲私之，娥曰：“妾见众道姑淫纵，日夜不免，但妾居此甚苦，得君带归，敢惜一共枕耶。”生曰：“我在此甚无益，思归切矣，岂忍弃卿。”因搂娥撤其衣，举身就之。时文娥年十七岁矣，一近一避畏如见敌，十生九死，痛欲消魂。不觉雨润菩提，花飞法界。事毕，生曰：“卿他日归，肯为丽贞作媒乎？”娥曰：“贞甚有情况，今年长，亦易乱之。君肯归，不必虑也。”自是，生与娥密为归计矣。众姑自斋回，见生有归意，百计留之，无以悦生者。适有女童持礼来，揖众姑而去。生问：“何人？”宗净曰：“前作斋事家使女金菊也。”生微笑。宗净疑生悦菊，即语之曰：“君肯安心寓此，当及其主母，况此婢耶。”生问：“主母为谁

？”净曰：“辛太守之妻陈氏也。年虽四十，而貌甚少年，今寡居数月矣。前作斋事，今择本月十五日，到院炷香，我辈当以酒醉之，强留宿院，睡熟时，君即近之。倘事谐，则太守有一妾，名孔姬，亦一网跨下矣。”生如其言，至十五日，陈果被酒，假宿院中。宗净以鸡子清，轻轻污其便处，如受感状。陈醒觉之，疑为男子所淫。撤帐急呼金菊。不意菊亦被诱别寝，但见一灯在几，生笑而前。陈叹曰：“妾欲守志终身，不意为人所骗。”生捧其面劝曰：“青春不再，卿何自苦如此。”即解衣逼之。陈亦动情，竟纳焉。生多疲于色而精力不长，陈久寡空闺而所欲未足，乃纳生曰：“妾乘间暗归，君可随我混入。”生如其言，抵陈氏家。孔姬尚睡中，陈欲并乱之，以杜其口，即枕前语曰：“汝觉否？我带有伴客相赠。”孔姬见生，即有忿怒状。陈以势压之，终不肯从。生与陈，处十余日，终碍孔，不得肆志。生乃以一春意于孔寝壁以动之。孔姬览之心动。遂与孔通，取素罗巾，调《浣溪》一词，以谢之。

一日，宗净与涵师等谋曰：“我辈欲留祁君，故以陈夫人悦之。今祁君乃恋陈，欲相争，必得其财。祁与彼绝，必来我院，不两利乎？”兴锡曰：“祁君，智士也。倘事泄先行，我辈空望矣。必先令一人，假宿于彼，以好言温之。我辈夜半围门，里通外应，斯无失算也。”众称善，欲择一人先往。文娥自忖，此计生必不能脱。况生复入院，众人羁留，必无归计。乃进计曰：“弟子与祁乡里，初必不疑。弟子愿以抄化为名，入陈寝所，为众师内应。”师等信而遣之。文娥往见陈于萱寿堂，方与生并坐，而孔姬坐生膝上，情甚稠密。文娥曰：“久居于此，郎君乐乎？”复以眼私拨生，生乃舍陈等，独步亭后。文娥尾生，告曰：“今晚事坏矣。”生问其所以，娥尽告以故。且曰：“妾与君归期到矣，急为归计，庶可自全。”生点首数次，计无所出。娥曰：“行倒跌法何如？”生遂悟，往语陈曰：“院中邀仆一茶，去当即来，卿意可否？”陈曰：“何妨。”乃使金菊随去，促之早还。生与娥、菊同就路。娥曰：“夫人欲郎早还，菊姐可先往，令院中速办何如？”菊又推娥先往。娥曰：“人不识妾，与祁君行不妨。子同祁君行路，则人疑矣。”生知娥意，亦力赞之。菊信而先行，娥乃挽生，即从别路远遁。菊至院，久候不至而返。师等谓陈卖己，而陈又为院中潜匿，互相成仇隙，自是各相谋角矣。

时祁生与文娥得脱归，即投廉宅。廉自溜儿成狱，知生路中失所，以为不相面矣，今复得见，而又见文娥，举家甚喜。及丽贞、毓秀出，争问：“久寓何地？且何以得遇文娥？”生一一道其所以，众皆惊叹。及不见玉胜，生问其故，乃知嫁竹副使子矣。怅然久之。至晚就馆，百念到心，抚枕不寐，乃构一词，名曰《忆秦娥》：

空碌碌，春光到处人如玉，人如玉，旧时姻缘，何年再续？阿凤犹自眉儿

蹙，文娥已许通心腹。通心腹，几时消了，新愁万斛？

生晚睡起，才披衣坐床上，闻推门声，开帐视之，乃毓秀也。秀笑语生曰：“胜姐多致意，出阁时肠断十回，魂消半晌，皆为兄也。有书留奉，约兄千万往彼一面。”生见秀窈窕，言语动人，恨衣服未完，不能下床，乃自床上索书。秀出书，近床与之。生即举手钩秀颈，求为接唇。秀力挣间，忽闻人声，始得脱去。生开缄视之，书曰：

兄去后，妾顷刻在怀。仰盼归期，再续旧好。不意秦晋通盟，相思愈急。故人千里，会晤无时。幸秀妹为妾心腹，劝妾且从亲命。妾尝亦劝秀善事吾兄，莫负少年。秀亦钟情者也。妾与兄枕边私爱，帐内温存，今皆已付秀矣。兄善为之，妾复何言。但此心常悬悬，欲得一面。兄无弃旧之心，妾有倚门之望。诚肯慨然再顾，实出寻常之万万也。

胜在家时，与秀为心腹，每以生风致委曲形容，秀必停眸拊胸，坐起如醉，惟以生不归为恨。及是，生得书，知胜之荐秀也，乃舍所遗珠翠，自进还秀，且以胜书示之。秀佯怒曰：“我亦如胜姐耶。”撇生而去。

生无聊，往坐迎暄亭。天阴欲雪，寒气侵人。文娥过亭，见生嗟叹，以为慕丽贞也。正欲动问，贞早已至生后。生不知贞来，长叹一声，悲吟四句：

风触愁人分外寒，潸然红泪湿栏杆。

冻云阻尽相思路，梅骨萧萧瘦不堪。

丽贞轻抚生背，曰：“兄苦寒耶？”生惊顾，一揖，应曰：“苦寒不妨，苦愁难忍耳。”贞因拉生共拥炉。生坐火前，以箸画灰，愁思可掬。贞佯问曰：“兄思归耶？”曰：“非也。”又笑而问曰：“为那人不在耶？”生曰：“眼前人尚如此，去人何暇计耶？”贞曰：“妾未尝慢兄，兄何出此言！”生曰：“仆每失言，卿即震怒，尚非慢乎？”贞笑曰：“信有之，今不复然矣。”生曰：“彼此有心，已非朝夕，千愁万恨，竟诒空言。今试期又将迫矣。一去再回，便隔数月，卿能保其不如玉胜之出阁乎？”贞低首不答。生因促膝近贞，恳其不言之故。贞叹曰：“妾一见君，即有心矣，岂敢自昧？但恐鲜克有终，作一笑柄耳。”生长叹曰：“事虑至此，终不谐矣。”适文娥自外执并蒂橘二枚进曰：“二橘颇似有情。”生曰：“有情不决，亦安用哉！”贞笑曰：“决亦甚易，但恐根不固耳。”文娥知二人意，因谓曰：“妾知贞姐与君思欲并蒂久矣，但君欲速成，贞恐终弃，是以久疑。妾今为二人决之。”谓：“二人各出所有以订盟，作一长计，不可亦乎？”生曰：“善。”即剪一指甲付贞，祝曰：“指日成亲，百年相守。”贞乃剪发一缕付生，祝曰：“青发付君，白头相守。”文娥曰：“妾请为盟主。”因取橘分赠二人，祝曰：“决成连理，并蒂同春。然佳期即在今晚矣，有背盟者，妾当道出。”贞首肯之。

生喜而出，纵笔作一词，名曰《好事近》。

好事谢文娥，便把眼前为约。准备月明时，获取个通宵乐。天生双橘蒂相连，唤醒相思魄。得到锦衾香处，把亲亲抱着。

生把笔间，适潘英持一盒至，云：“秀姐馈君金橘。”生启盒，又见一诗：甜脆柔姿渗齿秀，数颗珍重赠祁郎。

肯将此味心常记，愿付高枝过短墙。

生见诗，知秀亦有允意，惊喜过望。潘英索生和韵以复，生狂喜不能执笔。英促之，生曰：“诗兴不来，奈何？”英又促之，生曰：“汝为发兴，可乎？”英不答。生闭门，换英入幕，狂兴一番，不觉过度。英曰：“来久矣，恐见疑。君既无诗，当自入谢之。”生有恍惚态，英苦促之，乃迎风而行。至秀所，秀已为母呼去矣。生又迎风而出，遂患寒热。又思赴约，愈觉憔悴，疾益加甚。

是夜，秀与贞各料生必来，两处皆待。明早，知生病，咸往视之。生咄咄不能言，惟流涕而已。贞、秀执生手，各悲咽不胜。贞伏生胸前，慰曰：“天相吉人，兄当自愈。好事多磨，理固然也。”顷间，岑氏至，二女退。岑命以汤药治之，生少愈。廉知之，谓岑曰：“子有恙，可移入迎翠轩，便于调养。”

迎翠轩，益近二女寝所。一日，岑之父母庆寿，请岑并二女。岑以家事不能尽去，而生又养病内轩，无人调理，命秀掌家，与贞同去。生自是得秀温存，无所不至。生病十去八九。

一夕，以淫事戏秀，秀约曰：“灯灭时，兄可就妾寝所，妾先睡俟之。”及秀将寝，愧心复萌，而又念生新愈，恐逆其愿，乃呼东儿诈睡己之床，且戒之曰：“倘露机，汝即一死。”东儿从之。及生至，以为真秀也，款款轻轻，爱之如玉。生呼之，不应；以事语之，不答。生以其害羞，不疑。至早，求去，生挽之，且曰：“举家无人，何必早起？”留之数四，天将明矣。生开帐视之，乃东儿也。生微微冷笑，东儿亦含笑而去。

生起，见秀，戏曰：“卿非纪信，乃能诳楚。”秀谢罪不已。生曰：“东儿作赠头可也，卿能免耶？”秀不答，惟曰：“天寒，少坐可乎？”生曰：“可。”秀命潘英治酒，与生对饮，每杯各饮其半，情兴甚浓。生以眼拨东儿出。东儿转手闭门而去。生抱秀，劝与之合。秀曰：“待晚。”生曰：“晚则又倩人耶？”半推半就，觉酒兴之愈浓；且畏且羞，苦春怀之无主。榴裙方卸，桃雨乍班。生恋秀娇，倾心颠倒。虽精神之有限，奈欲罢而不能。顷之，东儿至。生拂衣而起。东儿叹曰：“今得新人而弃旧人耶？”生以东儿自谓也，乃谢曰：“焉肯忘卿。”东儿曰：“妾何足言，彼荐秀者，其可忘乎？”生曰：“此玉胜之德也，铭心刻骨而已。”东儿曰：“既不忘，曷不一顾？”生曰：“来日即往矣。”

时岑与贞归，生又属望于贞。不意玉胜亦知生之在家也，令人以诗招之。且托秀促生必至。

一别流光已数年，相思日夜泪涟涟。  
新愁寂寞非嫌夜，旧事凄凉却恨天。  
罢网新丝蛛尚织，梁巢泥坠燕还联。  
谁知情重内流客。不管离人在眼前。  
生见诗，即往拜谒。

时副使在任所，惟妻小在家。而副使之继妻颜氏，名松娘，妾王氏，名验红，皆以淫荡相尚。见生与玉胜会面时悲咽相对，情甚凄惨，乃谓胜曰：“令表兄何必流涕？少留于此，与汝常得相见，不亦便乎。”胜喜，语生。生亦私喜，乃就寓于新翠轩。

近晚，一女童持玉环紫绦一事奉生，曰：“妾，南薰也。奉主母松娘命，约君一叙。”生以亲故，不敢承命。南薰以绦作同心结，纳生袖而去。既而，又一婢女至，捧紫绫绢缀金剔牙赠生，曰：“妾，金钱也，主之爱妾名验红，托为致意，君勿惊讶。”生曰：“适松娘有命，奈何？”金钱曰：“君今先往松娘，会后辞以避嫌，以就外宿。妾与验红谨候于此。”生如其言，登时潜入内寝。松娘已具酒饭于别室，邀生共坐，叙温存，杂谑浪，至夜分方就枕。生恐验红久待，力辞就外。松娘曰：“一家以妾为主，何避之有？”着意留之，至鸡鸣时始得脱身。急投外寓，则验红已就内矣，惟金钱倦睡生榻，生问：“验红何在？”金钱曰：“久待不至，倦而返矣。”生怅然若有所失。验红不遂所欲，乃寄一词以招之，名《隔浦莲》。

红兰相映翠葆，郎在香闺窃。云重遮娇月，巢深怨栖鸟。睡蝶迷幽草，频相告。鸳鸯同池召，郎年少。通宵不起，何故恁般颠倒？有约偏违幽兴，独捱清晓。今本望郎至，任他殷勤，即须撇了。

生得词，至晚会验红于外寓。松娘使人招至，生不至，知为验红所邀。自度色衰，不能胜红，乃集侍女南薰等十人，佩以兰麝，饰以珠玉，衣以锦绣，加以脂粉，宛然如花，纵欲纵淫，惟求快己。

验红知生不能挽回，谋于金钱。钱曰：“晓云虽处子，颇谙情趣，妾当以春心挑之，倘事谐，则母子争春，情自释矣。”红曰：“善。”令金钱以计挑之。晓云每夜半窥其母之所为，亦颇动心，及红之挑，但含笑而已。

一日，晓云书一诗于几。红得之，喜曰：“计在此矣。”  
无端春色乱芳心，恍惚风流入梦深。  
泪渍枕边魂欲断，倩谁扶我见知音？

晓云学于玉胜，字迹颇相类。红得云之笔，即命金钱付生，促以成事。生

方与松娘对坐抚琴，金钱促步近生，若听琴状。适松娘起盥手，钱即以诗纳生袖，且附耳曰：“那人诗也。”言毕而生。生视诗，以为玉胜之作，正虑胜以他就为非，每悒悒焉，又见诗，急赴胜处。

胜方午睡东兴轩。胜惊醒，见生，叹曰：“兄已弃妾矣，何幸回心一顾耶？”生谢曰：“此心惟天可表，岂敢弃卿，但为春色相羁，不容自措耳。”胜曰：“春色相羁，今何以得至此？”生曰：“思卿久矣，适卿又赐佳章，如不脱身一会，罪将何赎？”生且言且狎，胜有却生状。生一手为胜解裙，且劝曰：“姑叙旧耳，何相责之甚耶？”胜乃笑而从之。既而，问生曰：“妾有何章？”生以诗示之。胜曰：“此晓云笔也。云有此作，欲自献矣。但母之爱女，兄谨避之。”言未毕，金钱笑至，附生耳曰：“那人被验红留住久矣，可急往。”

生别胜往见红，即索云。红戏曰：“先谢媒，方许见。”生自指心，曰：“以此相谢，何如？”红即挽生入后轩。岂料松娘俟生不至，知在红所，自往招之。出外门，及寝所，寂无人迹。进入小轩，见生方窘云，而红替兴于侧，不觉天理复萌，怒形于色，然所爱在女，而所惜有生，惟与红相戾而已。红恃素宠不惧，挽松娘袖，骂曰：“上不正，则下乱！汝欲何为？”松娘怒，以手披红面。生与云跪泣，力劝不能止，乃为玉胜夫竹豪所知。豪，放荡士也，怒生乱其妹，欲谋杀生。

生方愧罪，避宿后园。豪使人俟生就寝，暗锁其户，夜深人静，欲举火焚之。玉胜知其谋，料豪不可劝，乃捐金十两，私托锁户者放生出，仍锁户以待火。夜深火发，救者咸至，豪以为生必死，而不知生之预逃也。

生乘夜渡河，次日至午，方抵廉宅。廉方会客，赏牡丹。生至，客皆拱手曰：“久慕才名，方得瞻仰。”生逊谢就坐。酒半酣，客揖廉曰：“名花满庭，才子在坐，欲烦一咏，尊意何如？”廉目生就命。生乃操笔直书，杯酒未干，诗已脱稿。

烂缦花前酒兴起，诗魂拍入花丛里。  
露洗珊瑚锦作堆，风薰蝴蝶衣沾湿。  
平章宅里说姚黄，沉香亭北呼魏紫。  
淡妆浓衬岂相同，朵朵绣出胭脂红。  
更有一枝白于面，恍似倚栏长叹容。  
春光有限只九十，莫把芳心束万重。  
名葩种种皆难得，十家根固千年泽。  
挥洒惭无草圣工，推敲便有花神力。  
兴高何用食万钟，诗富不愁无千石。  
且歌且舞拂芳尘，海峤霞铺锦绣茵。

轻翠簇妆浑解语，点首东风欲咫尺。  
万恨莫辞金谷酒，一樽且近玉楼春。  
春光莫别花皇去，花皇且挽春光住。  
日日花前酒满杯，满杯春色花催句。  
诗酒春花同百年，何用浮生悲未遇。

众客视毕，抚掌叹赏。有一老长于诗者，赞曰：“此四声各六句体也，诗家最难，长庚之后，绝无此作。祁君一挥而就，岂非今之李白乎？”皆举杯称羨，尽醉而罢。

廉持诗入，示岑曰：“子真天才也，他日必有大就。我欲效温峤故事，将丽贞许之，可乎？”岑曰：“妾有此意久矣。”时文娥、小卿在侧，一驰报生，一驰报贞。贞正念生，忽得此报，喜动颜色。生得报，狂不自禁。是夜廉以酒醉，与岑早寝。生伺潜入，以指叩贞户。贞开户见生，且惊且喜，各以父母意交贺。生因牵贞袖求合。贞曰：“兄郑重！待婚礼成，取洞房花烛之喜，不亦善乎？”生曰：“天从人愿，事已决矣。况机不可失，尚相拒耶？”遂抱贞就枕，贞不能阻。六礼未行，先赴阳台之会。两情久协，才伸锦幔之欢。春染绡绡，香倾肺腑；恍若鸳侣，何啻鸾凤。诚仙府之奇逢，实人间之快事也。天明，生就外，贞以玉如意赠生。生曰：“卿欲我如意耶？”一笑而别。生喜，作一诗以自道云：

佳期私许暗敲门，待黄昏，已黄昏。喜得无人，悄入洞房深。桃脸自羞心自爱，漏声远，入罗帏，解绣裙。枕边枕边好温存，被已湿，钗已横。爱也爱也，声不稳，尤自殷勤。惟有窗前，明月露新痕。近照怕及花憔悴，花损也，比前番，消几分？《江城梅花引》

自是早出晚入，极尽缱绻。举家皆知，所未知者，廉夫妇也。

光阴迅倏，又及试期。生辞廉夫妇及秀、贞赴科。贞私赠甚厚，不可悉记，惟录一词，名曰《阳关引》：

才馆同心结，又为功名别。一声去也，愁千结，心如割。愿月中丹桂，早被郎攀折。莫学前科，误尽了良时节。记取枕边情，衾上血。定成秦晋同偕老，欢如昔。最苦征鞍发，从此相思急。安得魂随去，处处伴郎歇。

生途中惟以贞为念，至旅邸，郁郁不宁，寝食皆废，作乐府一首，名曰《长相思》：

长相思，心不绝，思到相思心欲裂。罗帏素月清不寐，泪如悬河积成血。山可崩，海可竭，人生不可转离别。别时容易见时难，长叹一回一鸣咽。

时有同赴科者，名章台，寄居花柳间，生因访之。章喜生至，拉一妓，名玉红，伴生。生虽同枕，若无情者。明日，又换一妓曹媚儿，生亦如之。又明

日，换一妓乔彩凤，生亦如之。至于名妓马文莲、苏晚翠、赵燕宠、陈秋云、姚月仙，日易一人，轮奉枕席，生皆不以介意，惟以丽贞是念。然章台与生同席舍，欲利生之笔，必求一可生意者。至一院，众妓方聚戏，内一妓张逸鸿笑曰：“昨晚妹子梦新解元是故人祁姓者。”生惊异，揖而问曰：“令妹为谁？”曰：“桂红。”生求见，妓曰：“适一赴举相公请去，今晚不回矣。”生乃就宿逸鸿以待之。明日，桂红归，即玉胜婢也。因红与生私，怒而出之，媒利厚谢，私卖与妓家。至是，得与生会，凄惨不胜。既而，贺曰：“昨梦君为榜首。”生喜而谢之。是夕，与桂红寝，幸得故人，少舒忧郁，乃浩然吟一首云：

栖鹤楼中采嫩红，百花丛里又相逢。

姻缘想是前生定。故遣功名入梦中。

章台见生与红款厚，以为生溺于红，捐金百两，娶红以赠生。生知其意在代笔，遂拜而受之。三场后榜，生果第一，章亦在百名内。

时笙歌集门，宾客填坐，忽一家童秀郎者，忙奔报曰：“廉参军事发，合家解京，危在旦夕，窘中有书持奉。”生为之惊倒，急开缄视书，曰：

即殿元子諝行台下：尚有官时，右丞相铁木迭儿欲娶小女丽贞为妇。尚以彼蒙古人，不愿从命，竟触其怒，欲致尚以死。近赣州蔡九五作乱，岂以玉胜翁竹副使与彼同谋为不轨，遂破汀州宁化。尚久废弃，毫不与闻，今乃坐已知情，陷以同党。蒙上合家拿问。尚为权要所仇，分在必死，但家小辈不知下落耳。幸足下高科，必膺显擢。次女丽贞，愿操箕帚，其余乞念骨肉至情，一体照亮，九泉之下，必拱手叩谢也。身罹国法，锁禁甚严，情绪万千，笔不能尽。再拜。

生视书，每读一句，则长叹一声，泪下如雨，即持书入示桂红。红亦捶胸哭曰：“流落烟花，得君留恋，自喜故乡可归，相见有日，何不幸复遭此耶？”遂促生早上春官，以探消息，且曰：“妾随去，与小姐辈一面足矣。”岂生以榜首各事所系，淹留月余，才得就路。

及至京，廉与竹氏父子皆以谋逆弃市矣。两家女子丽贞、毓秀、晓云，皆没入宫为婢。其余家小，各流三千里。生得信仆地，气绝而苏者数次。桂红再三慰解，生终不能已，乃设醴牲、作文遥奠廉于逆旅。时延口二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

呜呼！以翁之德，宜受多福；以翁之贤，宜享厚禄。胡为乎位止参军，胡为乎老见屠戮？呜呼！苍天既天酬贤报德之私，乃有林木池鱼之酷。每读翁书，托其家属。今二女入宫，余丁甯北，叹箕帚之无缘，痛贞、秀之难赎。云散长空，月沉西陆；春归掖庭，雪消阡陌。呜呼！翁真千古之冤，岂止一人之狱！翁视内亲，情由骨肉；今翁已矣，不可复续。聊举清樽，遥陈哀曲。呜呼痛

哉！侄不能挽天以雪冤，宁不临风而长哭！

祭毕，生愁苦无以自慰，遣秀郎访问两家寄迹之地。店主皆曰：“入宫者入宫，流散者流散。只有一白面女子，身俊而雅，眉秀而长，香肩半匀，金莲甚窄，临入宫时留一缄，祝曰：‘新科祁解元来京，即与之。’”生知为丽贞缄也，急遣秀郎以谢意索缄。生得缄开视，乃一诗也：

八幅湘裙染血红，母流父死欲消魂。  
故人牵记鸳鸯梦，位显须开控诉门。  
自叹有天难共戴，应知无地再通恩。  
君心若似初相识，怜取蛾眉见至尊。

果丽贞笔也，托生复仇。生得诗，痛入脊骨，魂不附体。每月白风清，浩然长叹，触景题情，无非念贞意也。有和贞韵一律，极尽哀慕之苦：

淋漓衫袖血啼痕，不见多情几断魂。  
冷月笑人多伏枕，飞云为我渡长门。  
深仇可复宁辞力，偕老无缘竟绝恩。  
含泪羞消如意玉，倩谁传语赭袍尊？

玉如意，贞所赠也，生睹物思人，手不能释。每叹曰：“丽贞，吾掌上珠也，今安在哉！”

时京师知生未娶，欲婚之者多，生皆不应。桂红劝曰：“君取高科，岂有无妻之理？丽贞已入宫，无再会之期。他日仕途中议君溺于妓妾，不复婚娶，岂不重有玷乎？”生隐几垂泪，默然不言。红又柬曰：“君以万金之躯，乃耽无益之苦，事出无奈，可别求佳偶，何伫意于难得之从耻？”生惟长叹不答。红因出汗巾为生拭泪，委曲劝之。生喟然叹曰：“天下女子，岂有丽贞者哉？”红曰：“丽贞固不易得，但多访之。或有胜于贞者，未可知也。君何绝天下之无人耶？”生曰：“京城女子，我决不从。昔山中读书，感龚老之

恩，以女道芳见许，后遇丽贞，遂失约。而道芳尚未受聘，不得已，其在此乎！”桂红谢曰：“君可谓不忘旧矣。”即遣人归，以礼聘道芳。龚老以旧盟，遂纳焉，但复曰：“愿祁郎自重。余相祁郎当作三元，但眉生二眉，花柳多情，此亦阴鹭也。今已一元矣，后二元恐不可望。然连科危甲，位至三公，非世有者。幸以此言达之，以为他日之验。”

后生会试，名在第九。殿试拟居状元，但策中一段，颇碍权要：

挟宫恩而居辅弼，半朝廷之官以为己随；酷刑法而肆贪梦，倾国家之财以为己出。山移日食，地震山崩，良有以也。

时铁木迭儿以太后命为右丞，内外弄权，奸贪不法。见生策，大怒，遂以霍希贤为状元，而生乃探花也。将拜官，生辞不就命，愿请面奏。上召入，问

曰：“卿何为不欲官？”生奏曰：“臣家素守清白，世受国恩，黄门待制，刺史稽勋，各有功绩，著有简端。独臣父为萧氏所陷，致使被害。臣闻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今臣既有不共之仇，又与冠裳之列，岂不上有忝于朝廷，下有忝于祖宗中有负于所学？臣尚未娶，愿陛下念臣，一雪此冤，臣不惟不愿受官，亦愿终身不娶。”上闻之惻然，令侍御史往案其事。观音保知生微时已欲复仇，今不可挽矣。萧求于铁木迭儿，不能救，父子遂相继而死。

自是，金园、琴娘为众所欺，家日凌替，田产屋宇，消没殆尽。金园寄食于母家；琴娘遂为铁木迭儿所得，甚爱之。时赵子昂以诗画动天下，铁木迭儿每见子昂垂顾，必使琴娘捧砚，乞子昂之笔，子昂每呼为“掌砚儿”，铁木迭儿因赠焉，且曰：“长使为君掌砚。”子昂笑曰：“君子不夺人之所好。”铁木迭儿曰：“君之笔，予所好也。以予之所好易君之所好，何不可者。”子昂因画五马饮溪图以谢之。又尝呼琴娘为“五马儿”，盖以五马图所易也。

及祁生拜翰林修撰，为子昂同僚，子昂每劝生娶。生曰：“家贫无以为礼。”子昂甚怜之，叹曰：“天使孝子受此穷独耶？”一日，子昂留生饮，半醉，与生联句，呼曰：“五马儿捧砚来。”生心有诗，不暇他目，惟执笔而已。

香郁金樽绿似油，  
几番沉醉曲城头（祁）。  
香云有态时时变（赵），  
野水无情处处流（祁）。  
好丑原来都是梦（赵），  
穷通常事不须愁（祁）。  
英雄自古多磨灭（赵），  
且向花前一醉游（祁）。

琴娘时以眼视生。生忽见琴娘，遗诗不语。子昂曰：“君尚有所思乎？”生曰：“无。”子昂强之。生曰：“心事不敢言。”子昂曰：“如不言，罚以大觥。”使琴娘举觥于生前。生欲言不言，徘徊间，琴娘不觉泪下。子昂疑，强问所以。生不能隐，遂告以实。子昂叹曰：“为萧氏婢，亦有救人之心，可谓贤矣。然君之故人仆岂敢留？”即令肩舆送至生第。生感其恩，作词以谢昂焉：

玉堂风伯，醉后风流佳句得。忽见娇姿，泪眼凄凉捧玉卮。可怜病客，锦帐鸳鸯犹未结。重感瑶琴，不赠豪家只赠贫。名《减字木兰花》

生见琴娘，问：“金园何在？”琴曰：“还其母家矣。”生叹息久之。

时蔡九五作乱，上命浙江枢密使张驴讨之。铁木迭儿恶生，累荐生为监军使。生与张挥旌策马，直抵贼垒，三战三捷之，贼众溃散。生因经略贼营，收其辎重及所掳妇女三千，各审其籍贯，放还。是夜，生喜功成，饮酒数斗，击

剑而歌曰：

一击剑兮定四方，星沉斗转兮夜苍苍。辞翰墨兮陷锋芒，功名奏凯兮殿天子之邦。安得美人兮共举觞，见我一笑兮为我解征裳。

歌罢，见二军攘至帐前，相殴流血。生究其故，因放所掳妇女皆有所索，及一妇，自称宦家，且身无所有，军以势迫之，出一玉扇坠，二军争取，是以相殴。生见扇坠，叹曰：“此徐氏故物，乃我所赠金园者，何以至此？”即令追其妇。妇至，即金园也。金园归母家，因贼至出逃，途中为贼所获。生纳之。

明日，生以捷书上闻，捷书中有一联云：

臣等，衣暂试于一戎，月连飞于三捷。鯨罪已戮，见东海之无波；氛气尽消，仰太阳之普照。起捷书至，上方侍太后，太后捧捷书读，叹曰：“军中有此笔，必出才子之手。”因问承旨赵子昂，子昂曰：“此修撰祁羽狄笔也。此人自幼未娶，学识高才，且为父复仇，孝行可嘉。今为监军使。”太后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此人既孝，则事君必忠，一战破贼，乃其小试耳。然而至今未娶，何也？”子昂曰：“家贫无以为礼，是以未娶。”太后与上叹曰：“使臣子贫而无妻，皆朕之罪。待班师，朕给以宝钞，再赐宫人四员，事彼归娶，以彰朕厚赏之恩。”遂即降旨班师。

生至京，得闻上意，密谋于宦官续元晖曰：“上欲赐臣宫女四人，臣，吴中人也，有初入宫者，亦吴人，廉氏名丽贞，乞查访，得赐，当效犬马。”晖曰：“鄙人有梅竹图，得君佳句，即效力如命。”生即题曰：

漏泄春光有此花，冻雷惊动亦萌芽。

九天雨露冰姿莹，咫尺云霄凤尾斜。

青锁晓临闻禁笛，紫宸朝罢玉冲牙。

高堂清逸悬图处，不比寻常力士家。

元晖喜，即入宫。及出，见生曰：“宫人十余，不能尽齿颊，将安得耶？”生不言久之。继而喜曰：“我有玉如意，乃此人旧物，君持入宫。彼或见此，必自诉也。”元晖持而复入。过一侧殿，果一宫人见而问曰：“此物何来？”晖曰：“此吾友所赠也。卿何相问？”宫人曰：“友为谁？”晖曰：“祁修撰也。”曰：“非羽狄乎？”曰：“然。”宫人问未完，即流泪。晖曰：“卿非廉氏丽贞否？”贞惊曰：“君何识妾名？”晖告其故。贞大喜，即与毓秀、晓云共以金赠晖，皆求赐出。旁一宫人，亦关中女也，知贞等谋，亦愿出金求赐。晖并许之。及生见上，上果赐焉。

生受赐，谢恩还第，惟以得贞为念，不意秀与云皆与焉。相见时，抱头号哭，悲泪交集。贞、秀与云收泪相拜谢。其一女尚掩面呜咽，生怪而问之，乃

陆娇元也。自为舟人所逼，即欲赴水，舟人恶之，卖与一富家，富家有女该宫人，其母不忍，乃匿其女，而出元代焉。元自湖口别生，经历万苦，不意复得见生，是以惨甚。生再三抚慰，同载而还。

锦缆牵风，开橈漫水。白云江上，咿咿一棹笙歌；碧树滩边，泐泐半帆山争。心悬离合，情集悲欢。生命钩帘设宴，言笑怡然。酒半酣，生抚丽贞肩，叹曰：“我与卿不意今日有此会也。”贞曰：“吾入宫时留诗奉君，已有‘无地通恩’之叹，今幸合为一家，昔日之盟庶不负矣。”生曰：“仆和卿韵亦有‘偕老无缘竟绝恩’之句。今事出于无心，而夙愿已从。则少年时遇玉仙子赐诗一律云‘相逢玉镜台’，盖与卿等会也；又云‘天朝赐妙才’，盖今日上之赐以卿也。其言验矣，吾与卿等焚香拜空以谢之。”及众拜起，见双鹤绕舟，半晌而去。生喜，即命酌酒。琴娘起舞，桂红雅歌，毓秀点板，金园吹箫，晓云拨箏，娇元捧壶，丽贞执爵，共劝之曰：“今日之乐，亦非寻常，愿君酩酊。”生曰：“诚奇会也，固当一醉。但无诗不可以记胜，予为首倡，卿等继之。”

把酒欢良会，犹疑构寐中（生）。

姻缘天已定（云），

离合散还同（贞）。

历难投金阙（元），

留恩免剑峰（园）。

狂雷中露发（秀），

深院隔墙逢（红）。

梅老莺初壮（贞），

衾寒日已东（琴）。

玉堂金挂绿（生），

粉脸昔题红（贞）。

痛母心千里（秀），

私恩拜九重（云）。

何方吴与赵（琴），

谁料始能终（元）。

歌舞惭多辱（红），

兴衰觉乱衷（园）。

大家须一醉，何必诉穷通？

生曰：“琴娘之‘吴越’、金园之‘兴衰’，尚有恨耶？”琴、园谢以无心，各举爵奉生，生饮之，不觉沉醉。乃即舟中设长枕大被，众女解衣拥生而寝。生眷恋之情，人各及焉。

明早，过陈夫人宅，生登涯访之。陈甚喜，令孔姬出见，视生微笑，各理旧情。不意陈族中及外人皆知之，生乃避嫌还舟中。时差人馈答往来，凡三日，道姑宗净等知之，恨生不至，且与陈因生结仇，绝不往来，难以就陈见生，惟与众道姑怅恨而已。

时有道士刘志先，乃蔡九五党也，有妖术，因蔡败逃匿院中。宗净素知刘有术，请计于刘。刘曰：“不难，夜即诛陈。”众之不信。是夜，祁生以绞绡帕寄诗于陈，陈方坐灯下读书诗，因呼孔姬，语曰：“祁君以此寄诗，情亦切矣，奈不可近何！”

数载相思窈窕娘，临风几欲断愁肠。

而今久泊孤舟待，咫尺无缘到枕旁。

孔姬未及答，忽户外有兵戈声。方欲趋避，忽然见一人长丈余，手持双斧，身披甲冑，发赤面青，形状甚怪，向前喝曰：“谁为陈氏？”陈疑其盗，跪而告曰：“妾，陈氏也。将军用宝，任将军取之。”其人曰：“奉刘元帅令，取汝首级，焉用宝为。”言罢，斩陈首悬腰驰去。

孔姬合家惊倒仆地，不知所以。至晨乃苏，率婢辈同奔生舟，告以故，生遂匿焉。即令人访陈氏事。首级血流一路，直至院中。生知陈与院中不和，必为道姑所谋，托官府追究。各道姑惧祸，皆指刘。刘知不可脱，遂拥众作乱，杀伤官兵，不可胜计。

官府以变闻。上遣枢密使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章即生之同科友也，将与刘战，请计于生。生曰：“此人久处道院中，道姑必知其术，可先擒之。”章台令甲士擒宗净等数十人。章究其术，众云“不知”。及加以酷刑，惟叩头流血，毫无所言。生往救之，宗净等已付军法，惟涵师与锡未受刃，急令止之。生曰：“愿代君讨贼，以赎二人之命。”章曰：“君能破贼，何惜二奴。”即令涵师与锡还俗归生。

生从容问锡曰：“此贼在院所为何事？”锡曰：“无他事，惟剪纸作戏具耳。”生曰：“戏具何状？”曰：“其状如甲冑之士。”孔姬在旁应曰：“杀陈者，即甲冑士也。”生即入军中。令曰：“人各持狗血一升，贼至，先以血冲之。”生乃自束戎装，以仙女所赠玉簪插于冠顶，且祝曰：“玉香仙子曾云簪能解厄，今与贼战，宜卫我矣。”祝罢，即捣贼营。贼望生顶红光贯天，威风刮地，不觉失声而溃。生令烟中冲以狗血，贼皆仆地。生就视之，皆纸人也。生命以火焚之，刘志先乃伏诛。死党七十余人，前舟人谋生者亦在内，生并斩之。遂与章别，发舟南还。章台崇酒于樽，作词以送之：

千里故人，一尊席上，笑口同天。念五六年前，三千士内，随君骥尾，得占名魁。君受皇恩，妙龄归娶，一棹笙歌碧水隈。青霄立，见中天奎壁，光动

三台。如君海内奇才，七步风流气似雷。况韬略兼全，两番灭贼，他年麟阁，预卜仙阶。沙燕留人，潭花送客，把手高歌一快哉。苍生望，愿早携鸳侣，共驾回来。

时生归娶，妾媵女十余人矣。及道芳入门，恭敬自持，丽贞等甚畏之，而奴辈不敢乱步。此亦大家之风范，才子之家箴也。生忆溜儿在狱，令人赍书至娇元母家，其父即以书告官，言“女在，与溜儿无干。”溜儿归，生以琴娘配之。

生娶毕还京，恨铁木迭儿之肆恶，纠同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劾其“逞私蠹国，难居师保之任”。上不听。铁木迭儿遂谋陷生，因出生为边方经略使。生即戎服跨马，以肃清边为己任。临行，吟诗以自誓云。

三尺龙泉吐赤光，英雄千载要流芳。

长驱直捣单于窟，烈烈轰轰做一场。

生到任点军，残缺死者甚众。生查其妻小遗孤，编为一册。册内有一人与生同里者，观其名，即陆用也。用以狡诈主母至死，遂问军。生以军令取用，时用以阵亡，其妻山茶入见。生问曰：“汝夫既死，只身何托？”山茶叩首告曰：“幸吴妙娘夫亦以贩卖官盐，问军到此，今其夫亦战死矣，而妙娘尚有私蓄，是以相依在此，苟全性命。”生曰：“妙娘湖上之恩，乃我再生之主也。”即令入见。时分虽尊卑，而情同离合，会晤之顷，不觉泪下。生问妙娘：“归否？”妙泣曰：“恨无路耳。”生乃匿以为妾；山茶则以秀郎配之，将名概除之，以绝查究。妙娘曰：“妾少为情客妻，壮为军人妇，年逾三十流落于此，幸君带归，不死足矣，敢奉衾枕耶？”生曰：“吾为重臣，美女如族，非爱卿色也。第卿乃始交之人，又有湖上之惠，岂为薄幸郎，身贵便忘贱耶？”是夜，挽妙娘同寝，喜甚，作《重叠金》词：

少年一枕吴歌梦，春光怕泄惊相送。许久忆芳容，相逢湖水中。 赠金知惠重，铭刻心尝颂。今日是天缘，难将贵贱言。

生即得妙娘，即起马巡边，梯山航水，自北而南，名震蛮夷，威如雷电。一日，过廉、竹所流之地。廉夫人岑氏、竹夫人松娘已疾故矣，所存者，玉胜、验红及各婢耳。见生至，皆放声号哭，生亦恻然。玉胜挥泪问曰：“闻二妹、晓云皆得侍左右，妾等不知生死，君宁忍耶？”生曰：“卿等暂止此。待还朝，当为卿复仇。卿等与贞、秀会有期矣。”胜等拜谢，祝曰：“此地非人所居，况无男子相卫，早一日归，乃一日之惠也。”

生自戍边，功名重天下。上颇知贤异，擢生为招文馆大学士兼平章军国中书左丞相。后以英宗被弑、迎立晋王功，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生乃劾其“诬杀忠良，奸贪不道，至陷廉、竹家小”。自是

，玉胜、验红并两家婢妾，皆从生矣。铁木迭儿恨生，使其欢为御史者，亦劾生“享大爵而以事夷君为耻，诈巡边而以故军妇为妾”，盖指吴妙娘也。上不听。生喜，归语道芳。道芳曰：“功名富贵，皆有定数，人亦何为！”时丽贞侍侧，从容进曰：“妾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君之谓也。君见欹器乎？满则覆。今君满矣，愿急流勇退，保摄天和，行歌花鸟，坐拥琴棋，不亦乐乎？”生闻之，豁然大悟，乃抱丽贞置之膝，两脸相亲，豁然叹曰：“久沉宦海，得卿提醒。大丈夫弃功名如敝屣，视富贵如浮云，安用担惊受恐，拖朱紫为傀儡态耶？”恳乞天恩，力求致仕，赋诗《浩然》而归。

浩然长笑一临风，解带于今脱鸟笼。

此去溪山访明月，不来朝陛拜重瞳。

诗书事业原无底，将相功劳总是空。

尘外逍遥真乐地，早携仙侣醉花丛。

生归，又娶美姬二人，曰碧梧，曰翠竹，及丽贞、玉胜、晓云等共十二人，号曰“香台十二钗”。婢辈山茶、桂红等及新进者仅百余人，号曰：“锦绣百花屏”。珮环之声，闻于市井，麝兰之气，达于街衢。生每夜暮，皓齿轻歌，细腰双舞，笙歌杂作，珍馐若山，红粉朱颜，环侍左右，虽南面之乐，不过是也。宅后设一圃，大可二百亩，叠石为山，器篱为径，峻亭广屋，飞阁相连，异木奇花，颜色相照，四景长春，万态毕集。生行游，必命侍妾捧笔砚，每至一处，必加题咏。然亦不能悉记，而吴中传闻者，止二三词而已。

《题绣谷堂》词名《临江仙》

帘卷华堂名绣谷，高山翠列如屏。四围风送珮环声。奇花千万种，松林两三层。山外有山山外水，水边山顶皆亭。绿荫斜径小桥横。眼前堆锦绣，何处问蓬瀛？

《题筠溪轩》词名《浣溪沙》

香销篱黄金地堂，风生水榭竹荫凉。小窗飞影印池塘。浪泼春雷鱼欲化，竹围山径凤来翔。暑天水簟即潇湘。

《题曲水流觞》词名《天仙子》

春晓辘轳飞胜概，曲曲清流尘不碍。玉龙昨夜卧松荫，云自盖，山自载，偃仰屈伸常自在。浮觞更把兰亭赛，别是人间闲世界。恍如仙女渡银河，溪虽隘，行偏快，只用先生坐待。

园内凿池，仅百余亩，内设六岛，每岛皆有楼、台、亭、榭，其制各异，石桥相连，下可舟楫，谓之“西池六院”。一院则使二妾居之，二妾则使六婢事之。每院笙歌，昼夜不绝。

一夕月夜，生与道芳驾小舟遍游池岛，命各院八窗洞开，垂帘明烛，箫鼓

低奏。清风徐来，水月相荡，时执棹者吴妙娘也。生命为吴歌，随波宛转，声若洞箫，各院皆以清笛应之，俨如鹤唳松梢，不觉尘骨皆爽。生乐甚，命酌酒，与道芳对饮。因举手托道芳腮，戏曰：“今夜夫人兴动矣。”道芳正色应曰：“夫妻相敬如宾，何戏狎如此！”生曰：“夫人乃铁石人耶？”舟过一院，匾曰：“碧香琼馆”，贞与云所居也。生因以手招贞，贞与云登舟。生曰：“才得罪夫人，二卿为我谢之。”贞举爵劝道芳，芳却之。贞跪下，芳急扶起，曰：“贞姐自重，即当强饮。”继而，晓云亦举酒跪奉。芳亦扶起，谢曰：“量不能矣。”生笑曰：“量颇容人，乃不能容酒耶？”芳又强饮之。西南一院，隔栏遥呼曰：“妾未尝见夫人饮，愿下执壶。”生视之，乃玉胜、金园也。令取小舟渡至。亦各捧酒奉道芳，芳力辞。玉胜、金园劝曰：“妾等樗材，恩承賸木，久涵饮德之恩，恨无涓滴之报。今借花献佛，望夫人少饮。”生亦劝曰：“来意至诚，亦当少进。”道芳乃啜其半。复强饮之，不觉香肌醉软，睡态渐增。生命卧榻设重茵绣枕，扶道芳寝。乃与丽贞推篷坐月中，飞觞浪饮，纵棹遍游各院，笙歌愈觉嘹亮。生曰：“与卿等联句可乎？”众曰：“可。”

筵开画舫夜初长（生），绝胜当年醉白堂（园）。水底明河斜转影（胜），至连新月细生光（贞）。诗盟不就君须罚（云），……

生抱云戏曰：“卿今夜欲罚我乎？尚记得床后小轩不能禁否？”云笑曰：“此为验红所诱耳。”生以手插入云怀，摩弄其乳，春兴勃然，欲狎云于坐中。云曰：“夫人在坐，愿公少待。”生曰：“汝畏夫人乎？我当先狎夫人。”乃舍云而就榻，将欲解道芳衣；生醉后性急，忽动道芳佩玉一声，道芳惊醒。生抱而戏曰：“如此良夜，适兴何妨。”道芳起坐，曰：“侍妾满前，明月照目，不意海内名公、朝廷重宰，乃儿戏一至此耶！”生不答，惟求相合。道芳怒起，拂衣登岸。贞等劝生曰：“夫人性重，欲与聚首，在妾院中可也。”生曰：“然。”率贞等邀道芳同宿，使众妾即环侍左右。明日，生酒醒，但见玉人如砌，香雾冲帘，生心荡然。恣意纵欲。芳谏曰：“公非少年矣，愿当自惜。”生笑曰：“老当益壮，何惜之有？”

自是，淫乐无所不至，或吟咏，或局戏，或清淡，皆与众妾在焉。一日，月上忘归，尝有诗云：

共榻清淡花雾浓，并头联句月明中。

起来一笑同携手，绣谷堂深烛已红。

或宿一院，则各院送茶，婢辈皆待生睡，方敢散归。或生少出，则各院明烛待之，香薰翠被，任生择寝。或生浴，则众妾环侍如肉屏。或天寒，必三妾共幔。生之家事，各有所司，生不自与，惟吟风弄月、逍遥池岛而已。

一夕中秋，月明如昼，生方与众妾泛舟，忽见西南祥云聚起，鸾鹤旋飞

，空中隐隐如有鼓吹。顷间，红光照水，香气逼人。生与芳等视之，见一女子立涯上，呼曰：“祁君，妾复来矣。”生停舟相接，乃玉香仙子也。玉香自袖中出丹一帖授生，且曰：“令家人分服之，皆可仙矣。况道芳乃织女星，贞乃王母次女也，余皆蓬岛仙姬，不必尽述。今俗缘已尽，皆当随公上升。”言毕而去。

生自是飘逸有登天之志，绝欲服气，还精固神，举足能行空，出言可以验祸福。人皆异之。后携芳、贞等入终南山学道，遂不知所终云。

## 卷之六 下层

### 【传奇雅集】

幸时逢，字会卿，江右世家也。年方弱冠，性温，貌美丰容，洒落不羁，博学于韬略，尤究心焉。叔，仲华，常语人曰：“此吾家千里驹也。”甚钟爱之。有姑，适须尔聘，徙居洛阳。姑早亡。继娶元氏，生行云一女，年二八，姣好，质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素闲静，寡笑语。间一笑一语，令人消魂。足仅三寸，世所未有。举步轻盈，能关飞动。性极慧，能察人意中事。真绝品也。尚未适人。

一日，生将往谒之。命仆童文儿，收拾琴书随行。既至，因入谒。尔聘见之尽礼，遂引生至中堂，呼元氏出。拜问起居，礼貌修整。元氏见生闲雅，心念：“得婿若此人，吾女何恨。”聘问：“行云何在？”侍女金菊以未理妆对。聘曰：“一别数年，今各长成，宁忍不识一面乎？”即令金菊促之。行云不得已，敛环而出。香风一至，仙子迎帘，云鬓半蓬，玉容万媚，金莲窄窄，睡态迟迟。生立俟之。自远而近，停眸一觑，魂魄荡然。相揖后，以序坐。元氏以家事诘生，生心已属行云。惟唯唯而已。聘谓生久不相见，款留备至。生虽迫于家事，而以行云故，即以久留许之。

是夕，馆生于堂之东，去堂二十余步。生归馆，惆怅无聊，乃赋《蝶恋花》词一阙，书于粉壁之上。

此身似入蓬莱岛，邂逅相逢，娇姿真窈窕。懒对诗书成懊恼，有情争奈无情好。才上藤床和衣倒，花藏深院，蜂蝶难寻到。孤帟悄悄自煎熬，失锁驹猿魂漂渺。

不意行云返室，亦厚属生。呼侍女小桃曰：“幸兄卧否？”桃曰：“不知也。”云语之曰：“汝往厢房窥之。”去良久，归云：“郎君独坐微吟，题于壁间。妾谛视之，乃《蝶恋花》词也。”遂口占一过。云心动，密令小桃，私馈生苦茶。小桃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侍女之姝丽者。乍见之，已情思不定。知行云之情益狂，喜不自制，竟挽小桃裙戏曰：“客中人，浼汝解怀，即当厚谢。”小桃力拒，不能脱，惟低首无言，以指拂鬓而已。生抱小桃入幕。小桃曰：“来久矣，恐云姐见疑。”即整衣而去。

自是，生出入中堂，周旋廊庑，终日得与云游从。因察其动静，见云言笑举止，常有疑猜不足之状。知其赋情特甚也。求所以道情达意之便，而未能得。

一夕，尔聘与元氏早寝，云移步东轩，徘徊明月下，若有所思。生偶至，见其秋波滴沥，云鬓轻盈，脸衬鲜霞，肌凝瑞雪；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皓齿。谓生曰：“风差劲，兄衣厚否？”生恍然曰：“能念我寒，而不念我断肠耶？”云笑曰：“何事断肠？”生曰：“予自遇子后，魂飞魄扬，竟夕不寐。每见子言语态度，非无情者，试以言子，则子必变色以拒之，予莫测子之心。予将归矣，子明以告我。”云因慨然，良久曰：“妾非草木，岂谓无情，方寸中被兄萦乱久矣。然终不显然就兄者，诚以私奔窃取非善计也，只自招人议耳。”生曰：“子言固然，通之媒妁，能保其必谐乎？”云曰：“妾心已属于君，生死以之，肯流落他人手哉？”即脱指上玉记事一枚，系青丝发一缕，与生曰：“兄当以结以为图，以苟合为戒。”正话间，金菊持灯至，生怅怅而出。夜不成寐，因赋《如梦令》一词自悼：

明月好风良夜，梦到楚王台下。云薄雨难成，佳会又为虚话。误也，误也，青着眼儿干罢。

词成，忽觉寒热顿生，明旦不能起。尔聘为之迎医，小桃私报行云。行云甚忧之，密与桃，亲往问疾。生见云至，身弱如柳，吹气胜兰；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滢艳；翻若惊鸿，婉若游龙。真有玉杵玄霜，天风环珮之气味也。执其手曰：“一卧难起，将不得复睹芳卿矣。但夙愿未酬，使我饮恨泉下。”语未终。泪随言堕。云亦带泪谓生曰：“妾身不毁，则良会可期。兄宜自爱。”亲出红帕，为竹拭泪。临别时，依依不能舍，乃解刺绣抹胸，与生曰：“留此伴兄，胜妾亲在枕也。”含泪而去。生展视之，奇香满座。感其意，病为之少差。

越二日，生得家书，以叔命召，不得已辞归。行云顾念之极，而形之词章，不可一一纪也。生归，心亦时刻属云。

一日，独坐不乐，与仆童巧儿入市。见一妇女，年二十余，奇葩逸丽，淑质艳光。立疏帘下，以目凝觑生。生心动。密访之，乃和氏名雪容。素恃其色，每于帘下沽娇。生命巧儿，取金凤钗二股，托其邻母，私馈之。雪容曰：“妾觑此郎，妙人也。况吾夫又出未归，敢不承命。”生闻之喜。灯时潜入，容解衣从之。香肌微就，艳蕊作斑。珊瑚上鬟乱髻偏。绣帏中浪翻红滚。酥胸汗透胭脂润，凤眼朦胧玉腕联。若不知身在人间矣。次早，有一女子至，以姐呼容。容谓生曰：“此吾妹雪华也。”遂出与言者久之。生意其佳丽，突至华前。华见生，即掩容背立。生进揖因而睨视，果然眉清眼媚，体秀容娇，飘逸若风动海

棠，圆活如雾施荷盖。低回展转间，进退无主。景态万千，不可尽述。唯翠枝振振而已。容曰：“吾妹年幼，见君畏惧乃尔。”生笑，华遂欲引去。容近前曰：“此生旖旎洒落，玉琢情怀，穷古绝今，世不多见。”华未及答，而容趋出。生以手阖门，华失措，跌仆于地，生扶之起。华羞涩无任，以扇掩面，呼容不应。顿足曰：“姐姐误我。”生强狎之。翻覆之际。如鹤蚌之相持。良久华力不能支，被生松开纽扣，衣几脱。华厉声曰：“妾非姐比，君持妾如强寇，欲一概污之。妾力不能拒矣，妾出即当以死继之。”言罢僵卧于席，不复以手捍蔽。生少抑其兴，呼容至。容诱之百端，华不得已曰：“待晚。”至夕，容携华手付生，生执其手，温软玉洁，狂喜不能自制，乃与容、华同就寝所。生为华解衣，而容亦自脱，三人并枕。

容华颇能诗，生索其吟咏。华吟曰：

国色天香花一枝，相逢犹是未开时。

娇姿尚未经风雨，全赖东君好护持。

容吟曰：

帘外风微月色低，惟情摇动帐帷垂。

轻狂好似莺穿柳，过了南枝又北枝。

一日，生方窘华而容赞，闻外叩门声甚急。容曰：“想吾夫回矣。”即与生开后扉，求庇于邻妇经氏。经素与容厚，遂匿之。雪华亦归，不复与生见矣。经氏小名青霞，眼色媚人，夫亦客他郡。见生丰采，欲私之。生方得其庇喜从命焉。青霞曰：“吾主母宣氏，名似真，新寡，年二十许，云发丰艳，蛾眉皓齿，坐卧一小楼，守节甚严。但临风对月，多有怨态。君何以计乱之。”言未毕，闻女声呼青霞。生问为何人，青霞曰：“主母之姑蕊玉也。主母无嗣止蕊玉姐相伴。色若花娇，容如月彩，锦袖春葱，凌波莲步，鬓挽乌云，眸疑秋水，无瑕可摘。至于清歌宛转，声越霓裳，闻者为之消魂。”生曰：“纳聘否？”曰：“未也。”蕊玉亦疑其室有人，以达宣氏。宣氏曰：“姑为闺女，勿再往。”乃自出于窗外窥之。见生与霞戏狎，风致飘然。密呼青霞问曰：“此为谁？”青霞欲动之，乃乘机应曰：“此雪容姐心上人也。今以其夫在，少候于此。”宣停眸不言。久之，青霞复言曰：“此生，温如良玉，十倍吾主。”宣氏不答，徘徊无聊。又久之，青霞知其意，即报生曰：“娘子多上复，约君少叙。”生曰：“诺。”近晚，生果登楼，见宣氏双鬓绀绿，香唇激丹，星眸月面，其容飘飘，奇辉逸丽，备尽窈窕，突前抱而求欢。宣氏纳之，解衣交颈。宣氏曰：“君不弃妾，何留此以尽其欢乎？”生曰：“固所愿也。”自是，蕊玉亦不避生或与并坐，或与笑语，飘洒出尘，如秋水芙蓉，莹净不染。生甚惑焉。宣氏一日饮生，生求玉歌。玉歌喉一啜，响遏行云，设有钟鼓笙竽并奏而莫能乱。生益惑焉。然蕊玉不

解人事。暇时，生以纸牌角胜，稍及褻语，玉微笑。生因举手近之，玉曰：“奈彼在，何？”指宣氏也。自是，生始留意，特恨无间可乘耳。

未几，宣之弟补博士弟子，以輿迎宣氏。宣以家事付蕊玉，且嘱其厚遇生。时牡丹开盛，生取数本置之楼。命碧莲治蔬果，与玉对席而饮。玉酒半酣，生强兴顿发，将玉莲置之怀，酒斟满卮，逼玉饮其半，乃自饮之。情思甚浓。生以眼拨碧莲出，莲转手闭门而去。生乃抱玉求合，玉含羞无言。但见登床之时，倾情怜惜，云雨之际，着意护持。遂作口歌曰：

鸾凤相交颠倒颠，武陵春色会神仙。  
轻回杏脸金钗坠，浅蹙蛾眉云鬓偏。  
衣惹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红鲜。  
销金帐里情无恨，绝胜人间小洞天。

越五日，宣氏归，被酒早寝。生揭帐视之，但见桃花映面，绿鬓倚烟，困思朦胧，虽善画者，不能模写也。生即解衣，潜入衾内。生留几月，外人颇疑之。生恐事发，至夜分与宣氏、蕊玉掩泪而别。行于中途，月明如昼，闻一室内，啼泣声甚悲。又闻启户声，生疑甚，立俟之。见一女子出，不施粉黛，雅淡轻标，如玉一枝，含泪而行。生尾其后，至河边，其女放声一号，举身赴水。生急执之叩其故，女曰：“妾本家贲氏，小字如琼，为继母所逼，旦暮不能自活，惟死而已。”生解之曰：“芳年淑艾，何自苦如此。吾劝若母，当归自爱。”琼不从，再三解救。琼曰：“如不死有逃而已。”生邻之，与之同归。比明，生喜不自胜。至夕，挽之就枕。解衣间，琼甚羞涩。琼谓生曰：“妾避死从君，此身已玷，幸勿以淫奔待之，庶得终身所托矣。”生曰：“吾与卿偶逢中路，亦是天缘，尚或昧心，天日为誓。”生珍之如玉。琼父元庆，梦女之亡，意其死于河，甚悲痛之。其妻怒曰：“此不孝女，死且晚矣，念之何以耶。”其事遂息。生虽屡有所遇，而心仍属行云，欲束行装，再游洛阳。叔谓生曰：“河南禄友良，乃吾外兄弟亲也。吾慕其为不羁之士，与之结社有年矣。当共子访之。”生因随行。禄友良娶连氏，生女紫英。弟友彦，娶慎氏，生子子文，女紫芝。及生与叔至，以亲且契也，皆出见，举家甚喜。生见紫英，玉质仙姿，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论。紫芝尤奇，花貌芳妍，有海棠着雨、芙蕖出水之娇；丰神雅淡，有梅花缀雪、玉兰晕月之清肌；肌体纤膩，有莹玉凝脂、明珠散彩之辉；仪度幽扬，有矫鸿拂燕、流水行云之态。真人世仙品也。目摇心荡，不自禁制。英芝亦流视生。生与叔延留数日，乃告归，谓其弟曰：“诸子失于训诲久矣，旁求西宾，无可意者。幸生学贯天人，盍留之，以发其蒙乎？”彦然之，独留生在室，择日设帐。

英芝见生丰采颖异，气宇温融，亦颇念之。生虽就馆，而眷恋之心恒在

，每寻便至内庭，数与英芝遇。而诸妾属目，未尝敢以一邪言相及，唯一揖而退，终怏怏不快。

一日，友彦为子文约婚，生整衣冠入贺，造慎氏。出至重堂，转出堂后，循曲巷，欲观紫芝寝室，迷路而回。至清凝阁前少憩，时芝正坐阁中，低鬟束，双弯着绣鞋。生即屏身户外，窥于隙间。为侍女小春见之，报与芝。芝大愤，起欲白其母。生甚愧。告芝曰：“向入贺，适内阁路迷至此。兄妹之情宁忍见窘。”芝曰：“男子无故不入中堂，况可直入人家闺阁乎。今且恕兄，后勿再至。”生连揖不已。芝笑曰：“聊恐兄耳，勿劳深谢。”生趋而出。

一日，紫英在碧云轩，独坐凭栏。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来。英不起，亦不顾生。生乃掷花于地。英曰：“兄何弃掷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晕，知其意何在？故弃之。”英曰：“东皇固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生曰：“已荷重诺，无悔。”英笑曰：“将何诺。”生曰：“试思之。”英见生言词恳切，颇亦感动。睨视生移时，欲言自止，徐引身而去。生怅然而返。中途遇阳春，阳春乃紫芝侍儿，鬓发鎬衣，不事妆束。然杂群女中，自是夺目。生探囊中金数星与之，冀得其传递简帖，潜通殷动。阳春笑而受之。临行谓生曰：“妾有吴绫帕，郎君试为情诗录其上，我当持与之观。苟无怒意，其情可挑而动也。”生曰善，乃邀春于阁中。方欲构思，见春侍立，星眸含俏，云鬟笼情，彼此互观，欲思交动。乃谓春曰：“诗兴不来，春兴先到，奈何？”即挽春就枕。春不得已，任生。春欲行，索诗，生一挥而就。

蛟绡元自出龙宫，长在佳人玉手中。

留待洞房花烛夜。海棠枝上试新红。

春袖帕入见紫芝，佯坠帕于地。芝拾而观之，见诗曰：“此必幸生所为，尔何自得来？”春以生授之为对。芝收置怀中，嘱春勿泄。

一日，友良以宝剑赠生，生拜而受之。次早入谢连氏，遇紫英于堂西小阁中。英时对镜画眉未终，弱兰侍焉。生近前谓之曰：“兰煤灯烬耶烛花也？”英曰：“灯花耳。”生曰：“若是则愿以一半遗我书冢。”紫英举手分煤，油污其指，因牵生衣戏之，生笑曰：“敢不留以为贄。”英因弱兰在侧，变色曰：“妾无他意，君何戏我！”生见英色变，恐连氏知之，即趋出，珍藏两份之煤于枕中，因作《西江月》词以纪之。词曰：

试问兰煤灯烬，佳人积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来的，郎衣拭处轻轻。为言留此表深情，此约又还未定。

一日生就外馆，紫英知生不在，乃潜出抵生轩。见几上《西江月》词，叹曰：“天上才子也。”生偶辍讲而归，遇紫英。见其常服，不加新饰，鬟垂黛接，双脸断红而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情不克制。遂闭其门，抱之曰：“吾慕子久

矣，邂逅相逢，岂非天意乎。”英力争不能脱，乃定气告曰：“丑陋之质，固不敢辞。君能保人之不至此乎？若有所觉，妾无容身之地矣。”时生情魄摇荡，心胆狂逸，盖欲一近英，而死亦自快也。持之益力。英见生洒落不群，半推半就。觉逸兴之渐浓且羞且畏。风雨催残难禁，莺声聒耳。顷之，紫英整衣而起，就窗前理妆，与生并肩同行出书斋，恋恋不忍舍去。然终恐人知，自是，不复见生矣。

一日，生步聚景园至爱月亭，见紫芝伫立亭下，光容鉴物，艳丽惊人。似珠初涤月华，如柳乍含烟媚。兰房灵濯，玉莹尘清。视池内鸳鸯，久不移目。援笔以赋之。未毕，望生至，急引身而去。几上文具不及收。生前进，见词名《卜算子》也。词云：

秋日映寒塘，风弄文禽影。翠鬣红毛尽不如，时向波心整。

生遂续芝未尽之句，以挑之云：

韩魄独凄凉，有恨无人省。只为多情托此生，花下频交颈。

书罢投笔而去。芝见生续其词，语有微刺之意，笑曰：“此狂生也。”将怀之袖，而生复至，遂将原词各分其半，步生前还之。生举手够芝颈，求为接唇。芝力争推阻，云鬓皆乱。忽闻人声，芝得脱去。生无聊，归馆，日以芝为念。而芝亦钟情者，时以阳春致殷勤焉。

一日，生偶遇之，相与笑语。生因索芝佳期，芝不对而去。俄而小春持一盒至，云：“紫芝姐馈君金橘。”小春丽容弱质，慧性柔情，亦妙品也。生思不近小春，则芝终不可得。乃谓之曰：“吾正念汝，汝今至矣。”春视其颜色知其发言之意。正欲趋出，生起而阻之，欲与狎。春不允久，生以一手抱之于床，一手为解下衣带。春自度难免，因曰：“以贵人而思及妾，妾何敢拒。但妾实不堪。”久之，方言曰：“郎君惟尽己之欢而不肯怜妾。妾几不复生矣。”春去，生启盒，见一诗：

甜脆柔姿渗齿香，数颗珍重赠檀郎。

肯将此味心常记，愿付高枝过短墙。

生得诗，知其有允意。惊喜过望。至夜，窬垣而入，遇小春，春曰：“紫芝姐命妾，候君久矣。”生即抱春，更欲狎之。春曰：“妾今伤弓之鸟，不敢奉命。”生因问：“芝姐安在？”春曰：“去此不远。”二人挽颈而行。至内室，见芝方开窗，倚几而坐。衣红绡衣，下丝白裳。举首明月，若重有忧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抚窗而入。芝忽见生，且惊且喜，生即推之就枕。芝乃取白绒软帕付生曰：“兄试验矣，可谓海棠枝上拭新红也。”任生解衣。芝因视生曰：“日后相遇，幸勿以言为戏，惧他人之耳目长也。”因口占《菩萨蛮》词以赠生词云：

夜深偷展纱窗绿，小桃枝上留莺宿。花嫩不禁摇，春风卒未休。 千金

身已破，脉脉愁无那。特地嘱檀郎，人前口谨防。

生亦口占以和之：

绿窗深贮倾城色，灯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罗帏，春心不自持。 雨云情散乱，弱体羞还颤。从此问云情，何须问玉京。

顷之，芝谓生曰：“妾之侍儿，俱不足畏。惟弱兰乃侍英姐者，今夕与二春共卧，恐泄其机于人，君当幸之。”生曰：“何如女也？”芝曰：“体度轻扬，丰标猗旖，人乍见若朝霞，飞炫夺目。超二春而上之。”生悦，因余兴未尽，遂趋兰所。兰倦而贪睡，任生所为。次夕，生至芝室，芝出牙牌示生曰：“此妾所时弄者。当事此以娱夜耳。”生欣从之。芝负十筹，生即求坐会。芝以手护持，愁态动人。自是，暮隐而入，朝隐而出，同处于芝室，凡二月，无有知者。

忽得须尔聘书，欲生一见。生顿起行云之思，即以书示芝，相与凄惨不胜。芝曰：“从一而终妇道也。妾既委身于君矣，此行须早图之。”生曰：“时逢丈夫也，岂不能谋一女子，愿子勿疑。”明日，生辞友良归。紫芝知之，泪如雨下，恨不得与生交言而别。生亦以未见英，不遂所愿。至家，以尔聘见召，语于叔。居数日别如琼，遂往洛阳离浙而行。不二日，将达尔聘舍矣。生所乘马疲惫不能前。遥见一道院，甚壮丽。生造焉，适有女妇在内。一妇似初笄，身衣缟素，愁眉娇蹙，淡映春云，雅态幽闲，光凝秋月；似西子之淡妆，宛文君之新寡。一女年正及时，华髻饰玲珑珠玉，绿衣杂雅丽莺花。一点唇朱，即樱桃之九熟；双描眉秀，疑御柳之新钩。露绽锦之绛裙，恍新妆之飞燕。一女年最幼，花容妩媚。柳腰轻盈，层波细剪；明眸膩玉，圆槎素颈；翠裙驾绣金莲小，红袖鸾绡玉笋长；对月两仙子，凌波双洛神。侍妾数人，环列左右。生窃视之，目荡心驰，自以为奇遇。轻履阔步，走过其前，卒然进而揖之。三女回避莫及，各欠身施礼。忙移莲步，迢迢而去。生询于居民，知其为进士元叙之女，长名连城，新寡。次名翠娥，幼名巧珠，皆未纳聘。叙与生父同举进士，直于尔聘亲也。生因谒之。叙曰：“幸凤鸣有子如是乎？”凤鸣，生父字。命夫人宦氏出见，又令三女出拜生。女知生来之意有在也，皆为引去。叙谓之曰：“故人之子若辈以兄事之，避者何也？”三女唯唯听命。叙因留生在室，不虞其他。

未几叙病，生往问之。径步至中堂。连城独立，即欲趋避。生进而言曰：“妹能知我乎？子非为铺啜而来也。”连城曰：“寸草亦知有春，岂特妾。但妾寡妇也，何敢荐侍枕席耶。”生曰：“卓文君妹所知也。”言未竟，闻人履声，连城趋入。生至叙卧轩，叙托之求医。生承命而出。作诗云：

谁教静处恰相逢，脉脉灵犀一点通。

最恨粉墙高几许，蓬莱弱水隔千重。

次日，生以药进，复至中堂。值侍女月香，因询连城寝室。香指示之，生

径造焉。城方停针独坐。见生，且骇且愕。生兴发，不复交言，遂进前搂抱求合。半推半就之际，适芙蓉至，谓夫人召城姐。芙蓉慧巧倜傥，亦艳质也，连城趋出，生乃抱蓉，即欲私之。蓉见生丰姿俊雅，词气悠扬，不觉心动，故赧色目生而言曰：“文鸡堪托彩凤乎？”生曰：“何害为之。”解衣并枕而卧。事毕，生询以三女孰优？蓉曰：“城姐娇艳，翠姐绰约，而珠姐兼之。”生曰：“乍见时，莫辨为珠姐。”蓉曰：“甫十五，眉细而长，眼光而润，不施朱粉，红白自然，常作懒鸦鬓。袅袅婷婷，甚是可目。”生曰：“诚仙姬也。”生惧人窥觉，潜身遁去。

次日，生入视叙，连城在侧，尚有羞容。叙命城款生坐。生凝目视城，城亦时转秋波。须臾，叙就卧，生即辞出，连城送之至堂。天将暮，阒无人迹。生曰：“愿可副矣。”城曰：“倘复值芙蓉奈何？”生语以故。连城笑与生同入寝所，仓卒不暇解衣。自是偿姻缘之债矣。欲求终夜之会，连城曰：“再为兄图之。”因送生出。自是，要结翠娥，巧珠，三人同心。而侍女唯芙蓉、月香留伴，其他多言者，皆以计脱去矣。生每至连城寝所，恣行欢谑。娥珠属垣窃听，春心勃然。中夜，翠娥或长吁。连城知其情，与生密谋。一夕暗启门，引生入翠娥卧内。时翠娥方在背灯而浴，如玉一枝，嫣然出水。见生至，娇羞不知所措。即欲吹灯。生从黑中抱住曰：“正欲趁汤，何相拒耶。”翠娥度不可解，欲出声，恐有所累，乃诳生曰：“兄花柳多情，恐抛人中道，必当对天证誓，然后就枕未晚也。”生以为然，即舍娥自誓。娥徐理衣，竟从小门遁去。生徨怅望不能为情，复投城所。连城亦在解衣而浴，生虽负闷中，当此景情，岂不动心。即解衣抱连城于膝。翠娥自遁去后，时刻念生，行忘止，食忘饭，然深畏人知。数日果病，巧珠以其情达连城，生知翠娥病，遂造其室，见娥倚窗而坐，桑枝垂垂，弱羽依依，遂口占一诗云：

罗帕薰香病裹头，眼波娇溜满眶秋。

风流不与愁相约，才到风流便有愁。

因问何以得疾？含羞不言。生求合欢，翠娥以指书十五。巧珠笑曰：“姐已许郎矣，何择日乎？”生曰：“愿妹怜我。”巧珠娇羞满面，避之不得，被生抱怀中。连城曰：“妹年幼，勿惊恐之。”是夕，生不复出。连城命月香设酒果类，四人连席，相与欢饮。翠娥不胜酒力，顿觉神思沉酣。生扶之就寝。连城为之解衣，巧珠布枕衾。翠娥半醉半醒，娇香无那，目城欲语。城悟，嘱生曰：“慎勿轻狂。花初吐也。”生曰：“敢不如命。”娥因谓生曰：“妾本宦家，幽居绣阁，将图结王谢之姻，不意见崔张之事。但微躯已托之君，始终恩爱，其庶几乎？”生曰：“勿虑，决不为薄幸之人。”时樵鼓已二更。生曰：“感城姐为冰人，吾往谢之。”遂开连城户。城尚未寝，曰：“郎爱新人足矣，何劳至此。”生

抱连城曰：“卿德如山，涓埃无效，当以此心铭之没齿。”连城附耳曰：“三妹虽幼，亦可以情动者。今独宿东床，兄盍往诱之。”时巧珠已醒，只得诈睡。生坚意求欢，珠幸着里衣，悉力以拒之。生固请其期，珠但答以后会有期。连城恐声迹外扬，呼生且已。

越数日，生与连城、翠娥，共计谋巧珠，令月香诱珠至，生潜形于连城室内。巧珠与翠娥并坐，述生往事。言笑顷之，巧珠欲行。翠娥挽之曰：“可宿此。”巧珠不逆其诈，解衣与娥共卧。夜分，巧珠睡酣，翠娥起，生潜入珠之幕。珠半醒半睡，以为翠姐也。及蝶至花前，乃始惊觉。巧珠曰：“贱妾陋躯，为兄所破。静言思之，有媿面目。但君乱之，君终之，毋使妾为章台之柳，则幸矣。”生曰：“子非薄幸人，不必过为之虑。”乃于枕上，占《唐多令》一阕以赠巧珠。词云：

深院锁幽芳，三星照洞房。蓦然间得效鸾凰。姊妹诉情犹未了，开绣帐，解衣裳。新柳未揉黄，枝柔那耐霜。耳畔低声频嘱咐，偕老事，好商量。

巧珠亦依韵，和以酬生：

少年惜红芳，文君在绣房。马相如赋就求凰。此夕偶偕云雨事，桃浪起，衣裳。从此退蜂黄，芙蓉愁见霜。海誓山盟休忘却，两下里，细思量。

月余，曲尽绸缪之欢。岂料，尔聘知生久寓之叔家，复以书召之。生辞三姬之行之置，即往辞叔。临别，三女无限伤情。皆欲其早结，同谐所愿。生至洛阳，见尔聘，聘设宴待之。罢宴，尔聘私谓元氏曰：“会卿人杰也，终不久居人下。我欲效温峤故事，将行云许之可乎？”元氏曰：“妾有此意久矣。”时小桃在侧，驰报生。生喜动颜色，择日纳采，尔聘许之。方思就婚，不意海寇强擒虎作乱，残害生灵，威震寰宇，官兵累战不能克。生之友，国之臣荐生于上，上即令之臣持节拜生为大将军，将兵十万，即日就道。生虑军中无良将，中道竖旗募勇士，得广人龙焉。生而眉白，目有赤光，有神力，能开铁台弓，矢无虚发。得戈千斤焉，单人独骑，百万军中斩将搴旗，无出其右。生喜曰：“此两人者，皆万人敌也，得一足以安天下，何忧乎擒虎哉。”鼓兵而进，与擒虎战于雍丘。贼将中无有与广、戈比伦者，人无斗志。生因大破之，擒虎就诛。虎之将全荣临刑，其女年仅十五，出云以身代父。生见其女，朱颜绿鬓，明眸皓齿，容色风度，夺目惊心，乃异人也。不忍置之死地，遂以诛戮首恶，罔治胁从意，制表上之。诏可其表，且令班师。荣得免于罪，稽首谢曰：“小人无以报君，愿以此女为君妾。”生悦纳其女，以千金酬之，荣不受而行。生令是子坐于侧，异香袭人。生奇之，因问曰：“子何名？”女曰：“玉环。”生曰：“玉环不足以状子，其玉香仙子乎。”至暮，与之同帐。早起，生出令回军。至京，朝见上

，上大悦，封戢宁侯。问生聘何氏女？生以须氏对，即赐金莲珠络灯四朵，宫娥四人，令生归娶。迎鸾之夕，华彩眩目，音乐盈耳。行云至第，更阑宾退，生求合，云羞涩不从。生曰：“天如人愿，得遂洞房花烛之喜，尚相却耶？”云徐解发髻，若远若近，娇怯宛转，殆弗能胜。生因赋诗云：

海棠开处燕来时，折得东风第一枝。

鸳枕且酬交颈愿，鱼笺莫赋断肠词。

桃花染帕灯先透，柳华蛾黄尽未迟。

不用同心双结带，新人原是旧相知。

生得云，若鱼得水，宠遇特甚。一日，云谓生曰：“勇略震主者，身危。今海内升平，干戈不试，奈何久握兵柄，不为善后计乎？”生大悟，具奏，乞归旧里。诏从之，赐金千镒，为生盖造居室，极其华丽，生于室后，设一圃，大可二百亩。叠石为山，编篱为径。峻亭广屋，飞角相连。异木奇花，颜色相照。四景长春，万态毕集。流觞曲水，丹灶石床。虽以一举也。既成，生同行云、如琼、玉环、玉卮游于其间。

后历百余年，白下顾氏，有幼妓，名翩翩，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薄施脂粉，淡扫蛾眉。虽托身微贱，眼空一时，羞与俗士偶。忽一少年谒之，翩翩出见。细视少年，容貌如玉，举止安详，婉然豪门丰度。不觉神驰，令母款之宿。赴枕时，翩翩佯推暗就，带笑含羞。玉手抱持，香肌颤动，自喜遭此奇遇。屡询少年姓字，终不之语。但口歌云：

倚翠偎红春复秋，当年谈笑觅封侯。

而今了悟长生术，戏掇名花醉玉楼。

翩翩未解其意。月余，少年辞去。翩挽之不可，乃矢志谢客。好事者传诵此歌，犹疑幸生在人在间云。（大尾）